

评康殷文字学

夏 渌

汉字主要是劳动人民的群众性创造。汉语的音义是它的内容，图画形体只是形式，是两者结合的矛盾统一体。它反映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聪明才智和伟大心灵。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评康殷文字学

夏 涑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评康殷文字学

夏 祿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6.125印张 215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内含精装200册)

ISBN 7-307-01034-8/H·34(平)

ISBN 7-307-01057-7/H·36(精)

8.20(平)元
定价: 11.00(精)

序 言

一、为什么要评论康殷文字学？

康殷先生经荣宝斋出版了三部文字学专著：《文字源流浅说》1979年第一版，印数四万册；《说文部首》1980年第一版，印数六万册；《古文字学新论》1983年第一版，印数一万册。书中还提到《古文字形发微》的晒图本和复印本印数不详，单就以上三书初版即达十一万册，印数是空前的。对比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出书的情况，唐兰先生的《殷虚文字记》1934年作为北京大学讲义出版石印本，拟加印二百本公开发行，因芦沟桥事变未能实现，至先生身后1983年正式出版，第一版仅一万二千二百册。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印了六千五百册。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商史论丛》，是一部极有影响的著作，据说当年在成都华西坝印行，只有两百部。康殷先生的文字学著作，就数量而论，是无与伦比的。

以上三书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康殷先生于书法、绘画皆有很深

的造诣，书中文图并茂，插图足以引人入胜，曲成其说，另外他以开拓者自居，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号召，并且自成体系，对初学文字学的青年人特别具有吸引力。一位在考古专业教文字学的同行告诉我：康先生的书学生人手一册，学生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解，对老师的正确意见就很难听进去。他希望我能对康书作比较系统的评论。

我拜读了康殷先生的三部书，对他的基本理论“望形生义说”，认为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他考释的许多古文字认为是脱离语言实际，单凭图象提供的印象为说，许多是不足取的臆说，给文字学的初学者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和迷惘。但是叫我加以评论，我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在古文字学界接触到许多同行，对康殷先生的高见，多不敢苟同，但各人手中的工作一时放不下来，希望有人作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后在胡厚宣老师的鼓舞下，我开始尝试这项工作。83年列入武汉大学出版计划，定稿请胡厚宣教授审定，提了宝贵意见，我又三易其稿，反复修改，还是自觉难以胜任这项任务，为了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发扬学术民主，

将自己不成熟的见解公诸于众，希望能起互相交流的作用，也欢迎康殷先生批评指正。

二、康殷文字学的基本特征：

用康殷先生自己归纳的一句话说，就是“望形生意”。本来注重汉字具有的形义的特点，并没有什么错，但他把来源于图画的文字形义放在首要的地位，把来源于语言的音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就本末倒置了。他在理论上强调了“望形生意”，并未完全排斥考释文字中对语言文献材料的运用，但在实践中对许多文字的理解，是单凭图形提供给他印象立说，多不考虑语言的因素。例如他释“册”为“列石”，根本不考虑汉语中有没有“册”作“列石”的佐证；释“𩇛”为“车上跳舞”的“舞”，也不管古汉语有没有“𩇛”作“舞”用的文例；甲骨文“𠂔”，他单就形体与甲骨文“走”作“𠂔”相近，释为“走”，不考虑卜辞文例：“……辰卜贞：𠂔，𠂔不𠂔，不𠂔？”（前4.29.4）子𠂔是习兄的王子名，𠂔是𠂔的异构，画家都知道小孩头部与身体的比例较成年人为大，所以突出“子”的头顶，至于画一足、两足，并不

影响形义。《甲骨文编》误释为“吳”，康殷先生订正为“走”，都是单凭“望形生意”造成的错误。从实践看，康殷先生的文字学是和另一流派“唯声派”对立的“唯形派”，他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只从文字的图画印象出发，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文字来源于语言的音义的因素。

造成以上两大流派失读的根本原因是对于汉字的性质和语言文字有关的基本理论不够明确。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它是作为语言的书写工具而存在的，离开了语言就根本不是文字，图画和文字的区别，主要在于它是否和语言紧密联系，能加以通读的书写符号，尽管与图画一模一样，它还是文字。如金文中被称作“圆形文字”的“魚”字，画得逼真，象图案画一样优美，但“魚父乙”上下连文，已经是纪录语言的文字了。

语言和图画都早已存在了，时间以百万年计，文字却不过只有几千年、万把年的历史。语言是口耳相传，听觉型的交际工具，它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经过若干万年的实践和摸索，才取材于图画的线条和形象作为纪录语言的符号，使它转变为“视而

可识，查而见意”的“手书目识”视觉型的交际工具。把语言用文字书写在竹木片上，就可以传递到很远的地方，经历很久的时间，有了文字，人类才进入了“文明时期”。

古代汉语基本上是以单音词为主的一种语言，一个音节就代表一个词，一个比较完整概念。所以古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代表一个词，我们称之为“方块汉字”，实际是将原有的汉语词汇的一个音义配上一幅图画的形式，约定俗成，加以固定下来，作为交际工具，就产生了早期的象形文字。换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来源于语言的音义和来源于图画的形义相结合，形成音义和形义对立矛盾的统一体，就是文字。语言的音义是文字的内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形义是文字的形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两者的对立矛盾，就是文字不断发展的内因。

康殷先生以他画家的眼力，作为他理解文字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尽管他很有才华，用功也很勤奋，但一接触到考释文字的实际，往往“望形生意”，逞其题想，不可收拾。如释“冥”为“用双手掩合穿门”（太阳关禁闭）；释“昏”为“用人俯身以提日之状”

(手提太阳，岂不怕烫？)；他还释甲骨文“𡗗”为“督”，说是“手执斧头以斫取日光”（日光岂能斫取？）。他夸耀说：“字形表示一种大胆的假想。”他类似的罗曼蒂克“假想”很多，厚诬古人说是某字的造字初谊，其实是自己“望形生意”所产生的幻觉和臆说。造成这些错误而不自觉的根本原因是他“唯形论文字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脱离了文字的语言因素，脱离了创造文字者的生活实际和历史实际。如果他注意一下书写这些甲骨文的商代卜人在卜辞中崇拜太阳的文例，人们把太阳视为天神，十分敬畏，就不致于“望形”而“生”如此猥亵太阳的种：“假想”了。

文字，即使是象形文字，也毕竟不同于图画，它不能直接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只能代表语言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辅助工具。任何一种文字都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有人认为方块汉字可以直接用“形”来表示“义”，并不需要通过语言，显然是错误的。片面强调“望形生意”，可能基于“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可以直接表达思维，而不必通过语言”的认识。超语言的文字从来不曾有过。

三、怎样评论蔡殷文字学三书？

我接触到的只有《文字源流浅说》（以下简称《浅说》）、《说文部首》和《古文字学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三书，初稿是顺次加以揭示讨论，以后发现各书重复的很多，有的大同小异，我们就不一本书一本书，一页，一页去作评论了。我们把重点放在《浅说》的字例考释上，他书的考释为辅；通过考释字例的实际，上升到《新论》为代表的有关理论上，他书的理论为辅。

《说文部首》一书，除了具体的部首的理解有误外，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尊重原著，名曰“说文部首”，却不依照原书的小篆形体，而字工用金文的笔型加以改造，写成了《说文》书中所谓的“籀文”、“古文”一类，或者古人称为“蝌蚪文”的不伦不类的形体。这对初学者，特别是尚未见过《说文解字》原书的读者很不妥。作者有权认为原来的小篆形体雷同于金文，应加修改订正，但应该说清楚原委，或者将原来各体与修改后的字体并列对照，让读者明白它们的差异，不能“以假乱真”，篡改原著。另外，也不应该擅自更改五百四十部的原来顺序，尽管

《说文部首》原有的排列顺序，是否合理，有无改进的需要，可以研究讨论，但许书既以为“始一终亥”和“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作了固定的安排，后人就没有权利擅自加以改动。《说文》本是豈、豆的顺序，康书更改为豆、豈的顺序。

笔形除了参考金文笔势加以改换，使原书的小篆失真外，字形也作了不少修改，试举例如下：上、止；彳、彳；非、非；耳、耳；牛、干；胃、𦉑；驥、騊；臣、自；瞿、瞿；盾、盾；羽、羽；罗、罗；月、肉；泉、泉；号、号；弱、弱；囧、囧；亨、亨；系、系；𠂔、𠂔；皿、皿；商、商；勿、勿；简、简；苜、苜；民、民；𡗗、𡗗；龜、龜；墓、墓；易、易；金、金；屈、屈等²，有的据金文改正了篆文的讹变，但讹变已经文字发展为某阶段的历史事实，改动它不仅掩盖了真相，给初学者造成误会。至于本来篆文不误的，仅按私意修改，就更没有道理了。如“邑”上的方块作：口，古文字是“丁”也是“城”的象形文字，和“口”作：曰，是有很大区别的，口代表城墙，擅自改为从口的字，形义来源就给破坏和涂改了。

关于《说文》部首解说方面的失误，也不少，如把象形的“簋”初文作：𠂔，《说文》讹变为“𩰫”，他还是沿用旧说，释为“表示由豆所盛食品发散出的香味。即香的本字。”金文文例中不少以“𩰫”作“𩰫”的实例，器形也证明确是“𩰫”。康殷先生株守“望形生意”之说，不重文例的语言材料，所以他虽然鄙视许慎和《说文》，但他实际重复许书的错误的地方还是不少，以后我们还会提到的。许多基本部件和结构而成的文字，康殷先生错误理解后，又在另书中反复出现，我们为了避免重复，重点放在《文字源流》的有关字例中加以评论。

本书的安排是：《说文部首》一书“点到即止”，不一一举出它的失误。重点放在《浅说》的实例中，然后上升到理论，联系他的《新论》和有关文字学的见解。如果还有必要，我们附录一些比较系统的不同见解，便于读者有所对比和取舍。本书内容大致是“序言”。一、康殷书中的文字考释举例；二、康殷“望形生意”和其他文字学理论；三、散论（与康殷先生见解不同的理论，或不同的文字考释体系）。

序言的最后部分，我想说明几点：（1）本书原稿约四十万字，由武汉大学出版社聘请胡厚宣教授审定，胡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和长辈，是他作为著名专家到我唸书的大学演讲，我才第一次引起了对甲骨文的兴趣，以后从事古文字研究，一直得到他的关怀和教导，他在百忙中详细阅稿，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原定83年出版，几经易稿，最后遵从出版社意见，压缩字数，调整内容，来不及再请胡先生过目，在此向胡先生致歉，并表示衷心的感谢。（2）我对康殷先生的基本文字学理论“望形生意说”和一些具体文字的考释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对他个人并无成见和恩怨。他曾是一位南下干部和美术家、书法家，为我的研究生时代的导师容庚先生画过精采的油画像，是容师的座上客，容师虽不大赞同他有关文字学的高见，但对他的才华是很器重的。康先生回北方后容先生还为他不幸的遭际感慨系之。十年动乱期间，康先生曾惠赠我油印本的文字学著作，我对他的刻苦勤奋，富于开拓性，都由衷地佩服，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提出不同的看法，请康殷先生

批评指正，也请读者和同行师友批评指正。
③7 必须向康殷先生和读者承认，我虽然不能苟同康殷先生有关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他许多具体古文字的考释，但要我一一加以评论和作出比较公允的论断，我的确是限于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反正是学术争论，不必急于作结论，让时间和公众去考验谁是谁非。论康殷先生的成就和创见，我看还是不少的。如释“宀”古文：介、冂为“宀”的初文，如果不是别人已经说过，而是他首先发明的，我看比《说文》释部首“宀”为“交覆渚屋也。”更有道理，足补古人之失。另外他对传统文字学的权威和当代文字学大师，都富于批判的精神，这种敢于和权威挑战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他提出的许多疑问和质疑，往往切中要害，虽然他自己的理解也不一定对，但发现问题，指出前人的失误，也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限于篇幅，我们重点放在评论他的失误和不足上，这很抱歉，希望读者更加客观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评诂他在文字学领域的功过得失。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无益于学术研究，应当实事求是，平心静气讨论问题。

武汉大学 学术丛书

- 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 国际经济法概论
- 国际私法
- 比较宪法学
- 中日战争史
- 随机分析学基础
- 流行的拓扑学(上·下)
- 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
- 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上·下)
- 文言小说高峰的回归
- 汗简注释
- 敦煌吐鲁番文学初探二编
-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
 历史初学集续编
- 文坛是非辨
- 犯罪通论
- 国际强行法与国际公共政策
- 光纤孤子理论概论
- 评康殷文字学
- Banach空间结构理论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齐民友	王仁卉	查全性
陶德麟	王玄武	王启兴
马克昌	朱雷	刘纲纪
牛太臣	吴贻谷	陆永良
汤在新	张虹	陶德麟
郭吴新	樊民	王仁卉
彭斐章	齐民友	田德诚
王 桢	汪向明	卓仁禧
杨弘远	查全性	赵藻藩
张尧庭	路见可	
黄俊杰		

天	41.24
29807	





夏淦 原名王先智，1923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杭州。杭州一中的学生，抗战流亡四川，毕业于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和进步文艺工作，主编《诗激流》，出版过诗集《钟声》，曾在育才文学组任教，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中国文学家辞典》。

解放后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高等学校政治课讲师五年，后考入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从容庚、商承祚两师习古文字五年。1962年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1983年晋升教授，参加过《汉语大字典》的撰写工作十年。发表过几十篇专业论文，印行过《学习古文字散记》、《随记》、《琐记》等三个论文专集。

责任编辑 赵 捷
装帧设计 马重慧

ISBN 7-307-01034-8/H · 34
定价：8.20元

目 录

序

1 - 11

- 一、评康殷考释古文字字例
- 二、散论

1, 释脊	1 - 3
2, 释晴	4 - 6
3, 释旦	5 - 6
4, 释𠂔	7 - 8
5, 释昔·腊	8 - 11
6, 释𠂔	12 - 14
7, 释𠂔	15 - 15
8, 释𠂔	16 - 18
9, 释冬	19 - 21
10, 释媿·冥	22 - 24
11, 释昏	25 - 27
12, 释昼	28 - 32
13, 释囧	33 - 39
14, 释取	39 - 42
15, 释盟	42 - 45

16, 释盟	46 - 51
17, 释温	52 - 56
18, 释朔	57 - 58
19, 释申	58 - 61
20, 释云	61 - 63
21, 释旬	63 - 66
22, 释章	67 - 70
23, 释良	71 - 72
24, 释卓	73 - 75
25, 释是	76 - 79
26, 释米	80 - 81
27, 释夏	82 - 87
28, 释夏成	88 - 92
29, 释戮(伐)	92 - 92
30, 释并、逆	93 - 96
31, 释蹶	96 - 97
32, 释成	98 - 99
33, 释戲·挥	100 - 103
34, 释易·易	104 - 107
35, 释阜(皂)	108 - 109
36, 释倒、持	110 - 112
37, 释入(奶)	113 - 114
38, 释襁	115 - 117

39, 释土·释埜	118 - 120
40, 释畴·释隰	121 - 130
41, 释畴	131 - 133
42, 释羽	134 - 135
43, 释束	136 - 145
44, 释曹	146 - 149
45, 释橐	149 - 150
46, 释克	151 - 153
47, 释皮	153 - 156
48, 释革	156 - 158
49, 释帝 (浸、侵、归)	159 - 168
50, 释官	169 - 172
51, 释官	173 - 174
52, 释造	175 - 176
53, 释師	177 - 179
54, 释師	179 - 181
55, 释市 (帛)	181 - 183
56, 释矫	184 - 190
57, 释束	190 - 193
58, 释蘭·释烂	194 - 194
59, 释艦 (舰)	195 - 195
60, 释般 (寇)	196 - 197
61, 释凡	198 - 200

62 ,	释同 · 兴	201 - 201
63 ,	释前	202 - 202
64 ,	释方	203 - 205
65 ,	释般	205 - 206
66 ,	释丹	207 - 207
67 ,	释夙 · 夙 · 宿	208 - 209
68 ,	释席 · 簟	210 - 210
69 ,	释帝	211 - 214
70 ,	释对	215 - 216
71 ,	释牙	217 - 219
72 ,	释屯	220 - 221
73 ,	释民	222 - 223
74 ,	释臣	224 - 228
75 ,	释戩	229 - 231
76 ,	释童	232 - 233
77 ,	释竟 · 競	234 - 235
78 ,	释辛	236 - 243
79 ,	释商	244 - 246
80 ,	释丙	247 - 257
81 ,	释燕	258 - 259
82 ,	释边	260 - 260
83 ,	释樂	261 - 265
84 ,	释侖	266 - 266

85 , 释旨	267-268
86 , 释册	269-274
87 , 释册·寨	275-279
88 , 释力	280-281
89 , 释嘉	282-282
90 , 释幼	283-284
91 , 释爭·援	285-287
92 , 释耦	287-287
93 , 释劬	288-288
94 , 释坂	289-289
95 , 释功	289-289
96 , 释玉	290-296
97 , 释玉	297-298
98 , 释宝	298-300
99 , 释郊	301-303
100 , 释玩	304-306
101 , 释母(黄)	307-307
102 , 释家	308-310
103 , 释巫·舞	311-313
104 , 释琴	314-315
105 , 释孙	316-317
106 , 释姓	318-319
107 , 释孟	320-322

108, 释孔	323 - 326
109, 释用·甬	327 - 331
110, 释周	332 - 333
111, 释国	334 - 337
112, 释邦	338 - 339
113, 释在	340 - 344
114, 释戡	344 - 348
115, 释品 (躡)	349 - 354
116, 释句	355 - 358
117, 释辰	359 - 363
118, 释农·稼	364 - 369
119, 释帛	370 - 372
120, 释于	373 - 376
121, 释夸	377 - 377
122, 释零·迂	378 - 378
123, 释平	379 - 380
124, 释杆	381 - 382
125, 释粵	383 - 387
126, 释万	388 - 391
127, 释倂·再·再	392 - 394
128, 释蒿	395 - 395
129, 释聖	396 - 398
130, 释倂·倂	399 - 399

131	释错	400 - 400
132	释梅	401 - 401
133	释施	402 - 402
134	释屿·举	403 - 403
135	释辘·资·辘	404 - 405
136	释髀	406 - 408
137	释笥	409 - 414
138	释巢	415 - 415
139	释祗	416 - 417
140	释段	418 - 420
141	释段	421 - 423
142	释父	424 - 425
143	释雹	426 - 426
144	释穆	427 - 430
145	释雁	431 - 432
146	释三·释彡	433 - 434
147	释衣	435 - 439
148	释罐	440 - 443
149	释圉 (圉)	444 - 445
150	释罾	446 - 446
151	释古	447 - 449
152	释刀	450 - 450
153	释警	451 - 453

154, 释殷	454 - 455
155, 释摩·药	456 - 457

散论	458
----	-----

《简论汉字在宏观上的发展 ——简化、部件化和形声化》	459 - 473
-------------------------------	-----------

《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	474 - 492
---------------	-----------

后记	493
----	-----

评康殷考释古文字字例

1, 释啓:

康殷先生(以下为节有篇幅, 先生二字或四字省略)释啓谓: 𠂔、𠂔甲, 释啟, 有开门引进日光, 用以表示晴朗之意, 或示有把日光象门户一样的打开之意, 啟、啟亦声。说文讹作啓, 解作“雨而昼姓也”, 实际上从形、意和声来分析, 𠂔才是姓、晴字的初文。……而𠂔却正是表示……正规的晴本字。后世另造姓、晴来代替𠂔、啓。(浅说P.367)

又谓: 𠂔甲, 啓。估计初意表示把太阳比喻为有门之物, 把它的门打开, 就能把阳光放出来, 于是也就是晴了, 或示开门见日之意, 啟亦声。即晴本字, 篆另造姓……许误分为二。(新论P.133)

许慎实在不能“起地下而为自己辩护”, 但康殷说“啓”为“晴”初文、本字, 啓、晴原为一字, 是许慎“误分为二”, 是完全没有依据, 也是十分错误的。

啓和晴在甲骨文中已经是两了不同音义的字，两者在晴天见日头的意义上讲，是同义字，汉语中同义词很多，有的原是一词或一字分化出来的，有的义近、义同，却并非一字。啓和晴显然是两了形义来源不同的字。

康殷把太阳比喻为“有门之物”，实在太富于想象力了，与殷人崇拜太阳和我们民族对太阳的传统观念不符，恐怕全世界的初民都不会把太阳视作“房屋”一类“有门之物”，实在太离奇！

《说文》：“啓，雨而昼雺（晴）也。从日啓省声。”释义不很确切，但无大误；析形，不足之处在于评慎不知甲骨文“𠄎”和“啟”（啓）是一字繁简异体，故应作：“从日从𠄎，𠄎亦声”。卜辞文例中阴雨天转晴叫“啓”，也写作“𠄎”和“啓”。“𠄎”字，从又开户，是用开门表示开启之意，古籍中夏后启，也作夏后开。早晨夜幕降落，日光照临就叫“启明”。阴云遮住太阳，雨过天青，云雾散开，露出太阳，叫启。从开门，开启一切事物，直到古人用为天气开朗的本语的“启”，音义和形义的来源，并不深奥。

癸卯贞：由甲辰雨，乙巳阴，丙午既？

(乙156)

丙申卜：翌丁酉祿伐戠？明雨，大食日
戠，一月。(庫209)

壬戌卜：雨？今日小米允大雨，征伐姜
日佳戠。(佚276)

戊戌卜：其雨，翌己卯戠，不允云？

(乙445)

卜：兹夕雨？庚子祿三番，云霪(密)
其既霪(祈)，戠。(燕2)

不允其雨？(續4·23·9)

今夕霪？不霪？(粹649)

癸巳卜罐貞：今日霪？(金125)

翌日戌，王允田，大霪？大吉兹雨。允
大霪。(邲3·37·5)

《集韻》：“啓，霽也。”陰雨轉晴叫
啓，不限于白天黑夜，形义来源当为云雾散
开见日、见星之意。啓和晴意近同，但是两个
形义来源不同的字。晴，甲骨文作：晶、星，
是天上见星的表意字，以名转为“姓”、“晴”
的形声字。康殷似不知甲骨文另有“星”
字和“晴”是一字，才设想“啓”和“晴”
原是一字，说文误分为二。下面让我们证明
晶、星、姓、晴为另一形义来源的字。

己，释晴：

《说文》：“晶，精光也。从三日。”
又释：“𠄎，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生声。”星在晶部，晶是意符，自然知道晶代表“星”，不过没有明说。说“晶，从三日”是析形，并无大误，日亦星，星亦日，古人是非知道，可以讨论，但释“日”为：“太阳之精”，释“晶”为“精光”，𠄎省作星、𠄎省作晨，日星并为发亮体的内在联系还是知道的。晶为星的象形初文，是我们通过卜辞文例才知道的。甲骨文“星”即“晴”字，原殷书中似佚“晴”字而误以“𠄎”字为之。“晴”的形义来源为“见日见星的天气”与“天开日见”意近而结构和读音实异。
晶、星为一字，一为象形字，一为后起形声字，即加上“生”作声符。甲骨文有：品、品、品、品、品、品、品、品；𠄎、𠄎、𠄎、𠄎；从晶的字有：𠄎、𠄎（爰录释“汉”，象天河之形）；𠄎（暉、醒）。

今秋品（晴）采菴？（粹878）

贞：𠄎（晴）？（乙4227）

贞：今夕其𠄎（姓）在享？（金404）

贞：翌戊申毋其𠄎（晴）？（柏12）

以上文例的“晶”、“星”读“晴”。

七日己巳月旦……有新大品（星）并火……
……。（后2·9·1）

辛未，有所新品（星）……（前7·14·1）

戊申……有所……未咎（星）（28357）

以上文例“晶”用为星体的“星”。

癸酉卜火：癸卜咎火……？（乙9001）

“火星”连文，也有读“火晴”的可能，文例不全和有不识的字，难于确定字义。







3，释旦：











旦，释旦，实即旦形的“线化”，从日丁声，篆省作旦……金文改作旦、旦、旦、旦，象旭日初升，下面还粘着于地面之状，许解旦“从日兄一上，一，地也。”非。






（康殷《说》P. 364）








许慎据篆文旦，这一发展阶段的字形说字，本不误。说“粘着于地面”，于海上观日出，或有太阳与水相联的奇观。认为甲骨文旦，从日丁声之说，见于于省吾教授《殷契骈枝》一书中，《甲骨文字释林·释旦》没有重申其说，是否因为形声字一般说，较象形表意字为晚，因而放弃了甲骨文“旦”

为形声字之说，惜于老已逝世，不能向他再请教益，于老门下专家辈出，或有说之。

我在《小屯南地甲骨》G24片发现两个“旦”字，一作，一作，知为省文。卜辞为：“辛亥卜：翌日壬，至食日不雨？至食日其雨？食日至中日不雨？食日至中日其雨？中日至郭兮不雨？中日至……兮……？”（屯南G24）

，是“日从田上兴起”的表意字，从日从田。田可以简化作，为方阵形，陈本作陈，田陈音义相通，古文字中多“田”有作的迹象（雷、疆等字所从田，或有作、等形。如果有人以为字所从的田为，中间所陷是泐文，那末我们可以找金文部件中确有作的旁证。

《散叔簋》：“散叔段于西宫”字右侧不清，左侧从从示比较清晰，以声类求之疑为“塙”古字，从得声。这个“旦”字从日从田是无疑的。非泐文，田较日为大，不画所陷于口内，口字就不会那么大。

金文、、、、、，可以理解为白天黑夜交替之际的象形表意字，●代表黑夜，《扬簋》如此，●不代表地。

4. 释昃

𠄎、𠄎、𠄎、𠄎 甲，释昃，从日，从𠄎。𠄎……用侧身、卧倒、歪头的人以比拟侧日——红日西斜，𠄎或示斜日所照出的人影之状，楷作𠄎，与甲文同……（浅说 p. 365）

𠄎 甲，释昃，藉用倾斜的人形，以比喻太阳正犹此人形一般的倾斜不正之意（否则，日为圆形物，无法表示倾斜），卜辞中用𠄎字表示日已过午，犹如现代北方方言说“太阳不正了”之意。（新论 p. 133-134）

从以上康殷释昃，可以看出他“望形生意”的结果是“𠄎”由“日”和“𠄎”两个部件组成，由人形的倾斜比拟红日西斜。为了迁就其说，他有选择地列举了以上甲文，对𠄎、𠄎、𠄎等形，则避而不论。

就多数字形而论，昃字从日从大，大或倾斜、平置、立置，代表日脚过午，人影侧于一方。汉字发展形声化的结果，篆文作：𠄎，《说文》：“昃，日在西方时侧也。从日仄声。”许说据篆文立说不误，需要补充的是仄亦兼意符，《说文》：“仄，侧倾也。”𠄎、昃和侧、仄是同一语源的字，音义上有内在联系。康殷评论许说谓：“又误解作‘从日

反声'的形声字。同时反又是廂的省文，仅作仄，很难表示完整明确意义，许又颠倒本末。徐锴指为俗字的昊，正与甲文同。”

(浅说P.365)“仄”为“廂”(昊)的省文是康殷自己的见解，不应强加于许慎，诬其“颠倒本末”，似失公允。言俗字“昊”与甲文同，也无据，甲文矢作：𠂇、𠂈、𠂉、𠂊、𠂋，象人侧首弄姿之形，与“昊”字所从的𠂇、𠂈、𠂉、𠂊、𠂋等形相差甚远，即使有了别的昊字从矢，也不能扭转从大的事实。大字既代表人和人影，从矢只说明了别的人影是侧首作态的。康书举的𠂇，也可证明从矢之说无据。康说“廂”象日照人，投人影于屋，表西日已斜。硬把发展了的形声字拉回到原来的象形表意阶段，“投人影于屋”用来“表西日已斜”，也是脱离生活实际的。金文𠂇，可以理解为从日从矢的字。

5. 释昔、腊：

𠂇、𠂈甲，释昔，可能是象在日光下晒制乾腊肉条之状，把一条条肉晒乾是要几时间的，因而殷人卜辞称几天之前为“昔”，后世又把“昔”的时间拉的更远，以为古、昔了。字后移𠂇形于日上作：𠂉、𠂊……

(浅说 p. 366)

康殷著作中流露出对许慎和《说文》的蔑视，称之为“大儒”，自己则愿以对立面的“法家”自居，但实际在考释古文字时，又往往为许说所拘束，陷于困境，难以自圆其说。《说文》：“𩚑，乾肉也。从残肉，日以晞之，与𩚑同意。籀文。”

许慎据籀文𩚑立说，“日以晞之”不应“日在肉下”而应“日在肉上”，显然以𩚑为𩚑之本字，是附会之说。康殷既采用其说，又掌握了甲骨文有𩚑、𩚑、𩚑、𩚑和𩚑、𩚑。𩚑两体，就推论说“后移𩚑形于日上”，以便维护许说“乾肉”的形义来源。

首先，甲骨文𩚑、𩚑两体并存，难以确定𩚑早于𩚑，客观一点看，“𩚑”从日从𩚑，两体并存，𩚑在甲骨文中代表“乾肉”的可能性不大。其次，对𩚑“望形生义”应该是“波浪汹涌，洪水滔天”的形象，也就是发大水的“水灾”为代表的“灾”字。我们不同于康殷的是除了“望形生义”，还要有语言材料即文例书证加以验证，而后者较前者尤为重要，即图画的形式必须与语言的音义相结合，而音义是文字内在矛盾的主要方面。

𤇑是乾肉还是“災”字，请以甲骨文卜辞为证：贞：並亡𤇑（灾）不表众？（合2.35.1）

贞：众有𤇑，九月漁？（前5.45.5）

壬寅卜旅贞：王其往翟于諄亡𤇑？

（河708）

乙酉卜宾贞：今日王其步……见雨亡𤇑一月？（续6.10.4）

戊子卜宾贞：王逐鷖于沚，亡𤇑（灾）？元日，王往逐鷖于沚，允亡𤇑（灾），获鷖八。（存2.166）

……旬亡祸？九日象辛……有𤇑（灾）王跽（坠）……。（粹1580）

𤇑亦作𤇑、𤇑、𤇑、𤇑，与其他：𤇑、𤇑、𤇑、𤇑、𤇑、𤇑，并为灾难的“灾”卜辞多通用，形义来源于水灾、火灾和兵戈（灾），曹操《短歌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生产力低下，初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有限，回忆起往昔的日子，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种工生死攸关的苦难。十年动乱，知识分子仅所谓触及灵魂，已使许多人终生难忘，更何况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用𤇑和日描绘他们的往昔是很自然的。叶玉森《说契》：“契文作𤇑，

𣎵，𣎵乃象洪水，即古𣎵字，从日，古人弦不忘洪水之𣎵，故制昔字取谊于洪水之日。”用夏禹治水的传说代表中国古史的往昔，也是符合经传史籍的。叶氏以籀文𣎵为“腊”。金文《徐王鼎》有𣎵，是从肉昔声的字，并没有“昔”作“腊”的文例。《召（召）鼎》：“昔饗岁”、《师鬲簋》：“在昔先王小学”，“昔”皆用为往昔之意。

金文乾肉、腊肉的象形字不作𣎵，而作𣎵，因象乾肉形，上有毛，并加声符兼意符的𣎵于下，既注音，又指示腊月打猎所获猎物，为腊肉的主要来源，古人有制备腊肉过冬和举行腊祭的习俗。

𣎵、𣎵 《师鬲簋》 𣎵 《鬲季鼎》 𣎵 𣎵 (腊)

《师鬲簋》：“余用作𣎵𣎵尊𣎵”，孙诒让曰：𣎵当为腊之省，《礼记》郑注：以田腊所得禽祭也。《鬲季鼎》字形，为置腊肉于肉架、尊俎上的形状，可见古文字的乾肉、腊肉象形文字部件本作：𣎵、𣎵、𣎵，与𣎵、𣎵（灾）无关。昔作𣎵是音假的关係，与意无关。卜辞文例，昔后多连以干支，代表过去的某日，也没有用作“腊”的例证。

日，释晕

画、画甲，释晕，……按即阴雨、阴暗的本字，后来很晚才作形声的阴、陰，加卪以示“山陰”，而非指气象的变化，……而作为画的后起字，是曇会意，以曇字代心形，后声转为驼合切，晕以華為声，与云同也，也读陰，……后世借陰以代曇、晕……。

(浅说 367-368)

康殷在画^上注有：金、晕、曇三字，而以金为首，意思是这三个字“象浮云蔽日之状”，所以本来全都是一了“画”字，即陰字。理由是“望形生意”望“画”为“浮云蔽日”，自然可以“生”出“金”、“晕”、“曇”三字来。其实这三个字是形义来源不同，并无内在联系的三字字，至少在甲骨文中它们已经是各不相干的三字字。我们一了、一了加以论证，本节首先释“画”（晕）：

画、画、画、画、画、画、画（甲）

叶玉森以为即周礼眡祲掌十辉之辉，乃晕之古文，日光气也，心象日旁云气，四面旋卷。《甲骨文编》谓：“其说近似”，加以著录。

《史记·天官书》：“日月晕适，云风，

此天之容也。”集解引孟康：“晕，日旁气也。”又有“晕珥”“晕气”等名目，内容很复杂，有太阳本身能量变化产生光气变化，有云气折射产生的“五彩覆日”的现象，既视者从而分辨“气气”、“祥祲”之兆。晕，也从太阳扩大到月亮，凡是日月因天气造成形象不明，都叫“晕”，《天官书》：“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

𣎵，表日月为光气所围，庾信：《象戏赋》有“月轮新满，日晕重围”之句。𣎵是晕的象形表意字；晕，《说文》：“日月气也。从日晕声。”是𣎵的右起形声字，是一字字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从日月光气产生日月眩晕，引申扩大到人的头晕，事物的不明光气，韩愈有：“梦觉灯生晕”、苏轼有：“花心起墨晕”之句。

从卜辞文例看，𣎵（晕）指天气朦胧，日月为云气或风沙所围绕，若明若暗，似见非见，有天气浑浊、昏暗，日月不明朗的广泛含义。

辛未卜：翌壬帝不雨？壬𣎵（晕）。（合115）联系上文知卜问壬申这天雨否，验辞谓壬申这天“天晕”，太阳若隐若现。

癸巳卜贞：今其有祸？甲午画。（柏2）

……乙酉画，旬癸巳翌，甲午雨。（25323）

……酉画，止雨……（佚750）

……旬……各云……入画（甲256）

辛未……癸：今夕……画日……鬼（前4·8·5）

联系卜辞文例，“昏”字皆作“日头低落”表意的“黄昏”、“晨昏”的“昏”，日月不明，天气“昏暗”的“昏”作“画”。“画”为“暈”本字，含义中有一部分被形义来源不同的“昏”所取代。有关“画”字的卜辞文例，多与雨、风相联系，云层厚，日月昏暗或风沙前后或有天雨气象。

阴天指云雾笼罩，不见太阳，暈，指太阳被云层或风沙阻隔，时隐时现，透过云气，仍见日影，若画字所描绘，程度上是有差别的。画（暈）指太阳朦胧；会（陰）指不见太阳，“暈”指“云层密布”、“云层很厚”，虽不见太阳，与“陰”有共同处，但着眼点是不同的。“陰”的着眼点“天陰不见阳光”；“暈”的着眼点“云层密厚”。形义来源都不相同，在古汉语中的用法（即词义）也完全不同。见下节“释暈”、“释会”，康殷先生往往把近义词、同义词拉扯一气。

7, 释曇:

甲骨文: 𠄎、𠄎、𠄎、𠄎, 从日下有云, 联系卜辞文例, 夏承焘释“曇”。

《说文》: “曇, 云布也。从日云会意, 徒含切。”《玉篇》: “曇, 黑云兒。”陆云诗赋有: “曇曇之而叠结兮, 雨淫之而未散。”曇字与黝字往之通假, 是同一语源的字, 同音的词多有浓厚、深黑之意。

饘, 《礼记·礼运疏》: “厚曰饘, 希曰粥。”醴, 《集韵》: “厚味也。”醴, 《集韵》: “厚味也。”醴, 《说文》: “深视也。”潭, 《正韵》: “水深也。”抚, 《说文》: “深击也。”……

卜辞文例:

……勿殷(啓)其……𠄎(曇)……(燕488)

丁亥卜: 𠄎(曇) 𠄎……今夕……(2404)

乙酉……雨𠄎……雨……各……雨……(2479)

……王卜……𠄎𠄎……旬亡禍……固曰

吉。(存2.974)

甲骨文“𠄎”为“陰雨”的“陰”, 我们将于下节讨论, 显然: 𠄎(曇)、𠄎(曇)、𠄎(曇)三字的形义来源是不同的, 通过文例对比, 更加明确它们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字。

8. 释会

康殷《浅说》P. 367-368: 回下云: “象浮云蔽日之状, 按即阴雨、阴暗的本字, 后来很晚才作形声的阴、陰, 加卩以示“山陰”而非指气象的变化……”

上说实误。甲骨文“陰雨”的“陰”作: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为一字, 主要是从卜辞文例内容确知的, 另外也从“食”有𠂔、𠂔两型, 从入与从𠂔的字多相同, 因为“入”为人体下肢的“腿”初文, “𠂔”“𠂔”为腿下的阴影, 阴、影本一字。𠂔为阴的最简化形体, 借用为“今天”的“今”后, 篆文加“云”的义符作“𠂔”, 表示“云布天阴”, 山之北、水之南叫“陰”, 所以加“阜”旁, 以后“陰”代替了“𠂔”和多种多样的“阴”。多种多样的“阴”, 形义来源不同, 但往之音同义通, 用为“天阴”的“阴”。

𠂔、𠂔(陰) 从入(腿)从了, 了为屮的象形初文, 此为男陰的“陰”, 吕不韦为秦太后求大陰人, 陰, 男势也。“𠂔”也是屮的同音象征字, 故𠂔亦为男阴的初文, 在卜

辞中多假为“阴雨”的“阴”。

甲骨文“女阴”的“阴”作：𠂔、𠂕，有去上肢，简化作：𠂖、𠂗、𠂘，见于甲骨文𠂙、𠂚（媿初文）和𠂛（荫）的部件及独立的𠂘字，代表女阴的象形表意字，也有借用为“天阴”的“阴”，用与“𠂙”同的。

癸……旬亡祸？……有……逆己卯……日𠂙（阴）
……雨。（林2.15.8）

……贞：勿……作妇……𠂘（阴）？（林1.6.1）

楚系古文字的𠂙、𠂚、𠂛、𠂜，四释集，其实也是“阴”字，地名为“楚工尹迁阴于下阴”的“阴”。“阴尹”、“阴厨”皆管楚王阴事、后宫厨房的内官、御膳之居，朝廷南向称阳，后宫居北称“阴”。

𠂘为“今”初文，代表阴影及有关的许多字，以及“入”为“腿”初文，及其有关的许多字，我们将在地文系统讨论，这里集中介绍甲骨文𠂙作“天阴”的有关文例：

𠂙（云）𠂙日𠂙（阴）（乙2.18）

至壬𠂙（阴）（乙84）

不往𠂙（阴）？十一月。（乙95）

壬辰卜：其焚又𠂙十风抑……风社𠂙（阴）？

（乙194）

丙辰卜：丁巳其食？抑？允食。(2307)

戊寅，食不？(乙350)

戊戌卜：食？翌日己抑既不克云？(2445)

丁未食？戊申卜：己其雨？不雨既巾？

(乙449)

雨自北，雨二日，食。庚辰五月。

(京都3099)

翌甲啓？甲罹？(续4·36·8)

旬日其雨？其于丙辰罹，不雨？(粹815)

戊辰，帝不令雨？戊辰，允罹。(乙1579)

翌丁酉裸戊易日？丁明罹，大食日既。

(库209)

庚寅卜：翌辛丑雨？罹？(后2·25·6)

……改？……日食，征之。(京2923)

庚申我戊易日？庚申明罹，王来金首雨
小。(乙6419) 又面：翌其明雨？不其明雨？

今日其雨？至于丙辰罹不雨。(粹819)

……至，终日罹雨。(库664)

……日允雨，乙巳罹。(拾7·12)

丙辰卜：丁巳其食(阴)抑？允食。

翌癸卯，帝不令风？夕食(阴)？(22452)

……未卜寺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有食，

甲罹(阴)不雨。(丙56)

9. 释冬

與也有把日光封闭起来，因而寒冷之意，篆变作𠂔，……（浅说 p. 369）

④晚周铭文冬，古文从终与冂异穿相似，晚周？人似乎有意识的置日于牢畜舍内，把它封闭起来以示无阳光的寒日——冬季。这些字都充分的发挥了古人对控制大自然的幻想，并非直接象形；（新论 p. 133）

康殷没有系统研究过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直至篆文的历史发展系列，也不知它具有两字以上形义来源（以人体的踵，人腿终止的部位打上指示符号，人以首、元始，以踵终，引申为终，及终止的一季冬；以丝或绳终端打上指示符号，引申为冬。），总之没有吃透𠂔、𠂔、𠂔字的形义来源，误篆文𠂔与篆文𠂔(牢)，《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的𠂔为一物，不顾甲金文“牢”皆作：𠂔的形体，杜撰了“太阳坐牢、关禁闭之说”，还强加给古人。

𠂔、𠂕、𠂖、𠂗、𠂘；𠂙、𠂚、𠂛、𠂜。
𠂔 揅续 90，不从牛，知𠂔为“𠂔”初文，增牛羊以表意。𠂖 21315，𠂖与晚出的篆文𠂖略近，也终有区别，不能承《说文》之误，将“𠂔”

的外框附会为“冬省”，所以轻易上许慎的当，是因为方法上片面地强调“望形生意”所致。如果，联系语言资料，“𠂔”与“冬”是两个字音义不相干的字，即使形似或同形，也能加以区分。例如“入”与“六”完全可以同形作：𠂔，但在古文字结构中有有的字代表人身体的下肢，由𠂔省去上肢而成；有的代表屋舍，由𠂔（廬）演变而成。“冬”也好，“𠂔”也好，都要从它们各自的形义来源和各自的发展系列去作全面的研究。康殷先生经常凭“眼力”和“灵感”，捕风捉影，孤立、静止、片面地“望形生意”，难免为文字偶然有形近、形似，甚至完全同样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造成许多主观的臆说，“太阳开门”“太阳坐𠂔”“提取太阳”“研取日光”等，都是他方法不当造成的幻觉。

𠂔的“从丝（或纆）终端打指示符号”的形义来源：有甲骨文𠂔、𠂔（系）亦作：𠂔（屯南29）可证。我所释的为“踵”初文一说，𠂔字形从𠂔省上肢的简化规律（大有变为入不下二三十例，详另文），主要是卜辞文例有由“踵”引申为“踪”、“跬”的证据，是形义和音义结合的研究成果。

10. 释魄、冥：

𠄎。𠄎甲，不释，郭释冥，幻想用手把
𠄎穿，夜幕合拢起来，蒙蔽日、星，以示幽
暗之意，与后来的冬字作𠄎之意相同。篆讹
作：𠄎，𠄎即非一𠄎一介一𠄎转讹。许误解
“……从日、从六，𠄎声。日数十，十六日而
月始亏幽也”，亏他能由“六”上立说，实
际上阴历十六日月色最明，要把字改从七，
或廿九……才能巧圆其说吧？（浅说P370）

𠄎甲，冥 设想方法与冬相似，用双手
掩合穿门以示夜幕把月、日之光封锁、遮闭
起来，以表示黑暗无光、晦冥之意，设想非
常巧妙、大胆，出今人意表。这一组从日构
成幽字，详拙《微》释日文（新论P133）

康殷先生的大胆设想，强加于古人，不
但“出今人意表”，恐怕古人也会惊叹说：
“亏康先生想得出来！”

关于冥字的形义来源，古人以许慎为代
表的说法，如上所揭示，显然是依讹读后的
篆文立说，错误以极。“禁闭太阳”之说，
却是康殷先生“望形生意”的杰作，有很大
浪漫性和随意性——双𠄎穿、又是夜幕；又
是月亮、又是太阳。凭眼力和灵感信口开合。

甲骨文有：𡗗，上从“入”（腿）即产妇（母体）的下肢，口（丁、顶的象形等）代表顺产婴儿头先降生，非为助产保姆接生的双手，实是一幅“分娩”的简笔写实画，形义结合音义考虑，当是娩子的“娩”的象形表意字，“娩”（娩、魅）是它的后起形声字。籀篆，《说文》：“娩，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以为是会意字。今为“娩”的初文。

卜辞“娩幼（男）”、“娩女”连文，为生养子女的含义很明显。郭沫若先生误释“幼”为“嬰”（音阿）意为“嘉”；释𡗗为冥，假借为“娩”。卜辞“幼”也作“幼”、“力”，以母亲生掌犁（力）的小子会意，是性别“男”的专字，“男”在卜辞皆作爵称（田功得爵）用，以后“幼”为“男”所兼代，“幼”遂消亡。文例“不幼唯女”可证。

甲骨文“冥”的象形表意字作：𡗗、𡗗，表双手在地牢、暗处摸黑之意。卜辞多用为地名，疑为商楚交通要道的冥山、冥阮，在河南信阳县东南。卜辞有：“王入于冥？”、“呼商伯于冥？”、“冥受年？”、“唯冥人？”、“贞：冥亡来警？”冥当是寻事据点。

𡗗、𡗗、𡗗、𡗗、𡗗、𡗗，以上“娩”

的初文，𠂇为母体下肢，即“腿”初文。古文字中许多“入”是由“大”省去上肢简化来的，如：𡗗→𡗘、𡗙→𡗚、𡗛→𡗜、𡗝→𡗞、𡗟→𡗠、𡗡→𡗢、𡗣→𡗤、𡗥→𡗦、𡗧→𡗨、𡗩→𡗪、𡗫→𡗬、𡗭→𡗮、𡗯→𡗰、𡗱→𡗲、𡗳→𡗴、𡗵→𡗶、𡗷→𡗸、𡗹→𡗺、𡗻→𡗼、𡗽→𡗾、𡗿→𡗻、𡗼→𡗽、𡗾→𡗿、𡗿→𡗿……

𡗿与𡗿，在甲骨文中是井然有别的，我们分析𡗿为𡗿初文，上从“入”的部件，还可以从“𡗿”字得到旁证。𡗿，《说文》：“𡗿，𡗿也。从子在下，𡗿声。”所谓“𡗿”是“𡗿”→“𡗿”（𡗿）与“入”作“𡗿”“人”交叉同形的误解。甲骨文“𡗿”作：𡗿（乙6690）、𡗿（佚136）；金文《王子申匚》“𡗿”（子）作：𡗿 上部𡗿为下肢并画有脚趾，产子，𡗿为𡗿接生的双手。

最后一个问题是甲骨文𡗿，更多的书作𡗿，腿作𡗿，不成了“罗圈腿”么？实际是象形表意的𡗿，形声化后，将上部改为𡗿声的形声字，𡗿象两手摸黑，为“冥”之初文。

金文𡗿简化为𡗿新的表意字，𡗿，实为生育的“𡗿”本字，上象母体，生人表意。《国语·越语》：

“将免者以告。”《汉书》：“妇人免乳大故。”

11, 释昏:

𠂔、𠂔、𠂔甲，释昏，用人俯身以提日之状表示日已落地下，天色已昏黑、昏暗之意，从日从氏，氏即人俯身提物状。篆作昏，许解“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声。”解形都不确。……(浅说P366)

用须要人手提欲坠之日之形的𠂔以示日昏。(新论P.128)

康殷先生关于“昏”字的理解，相当离奇古怪，出人意表。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即人与太阳赛跑的神话寓言，还是把太阳与人当作对手看的，已经够富于想象力和罗曼谛克的了。想不到康殷先生竟会把太阳看作人们俯身可以提取的东西，太阳竟如此藐小空虚，人竟如此强大有力，实为中外神话中有关太阳史料所未闻。

甲骨文𠂔，容师释“以”，或形义来源于人提物表“致”、“用”等意。但是𠂔是否人字，还难以确定。“提日”之说，于字形是难以成立的。退一步按康说去思考，太阳提在人手里，当比“打灯笼”明亮千万倍，怎么不产生光明、热烈一类的含义，而产生“昏暗”的意思呢？实在费解。

许说的确有不少荒唐的见解，但它作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本经典著作，还是保留了不少正确的内容，可资借鉴的资料，不应像前辈文字学家那样盲目崇拜，也不应怀疑一切，采取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加以否定的态度，应该实事求是，汲取精华，扬弃糟粕。

《说文》释“昏”，还有可供我们研究讨论的地方。析形为“从日，𠂔省”，古文字中“𠂔”和“𠂔”是有内在联系的字，很可能原是一字，以后分化为二，字书中眠、眠；祇、祇；𧈧、𧈧；抵、抵；𧈧、𧈧；纸、纸；𧈧、𧈧……皆原为一字。《说文》：𧈧，巴蜀山名岸胁旁着（挂）欲落堕者曰𧈧，𧈧崩闻数百里。象形，丿声。杨雄赋：“响若𧈧𧈧。”《杨雄解嘲》作“响若𧈧𧈧”，𧈧或作𧈧，𧈧、𧈧自然是一字。

𧈧，古音可读支，二字互用，尸象山胁，丿为支撑的“支”，即人，支撑的人（𧈧）下为了牢固往一垫一块石头作人（𧈧）就是𧈧、𧈧的初文。垫石不垫石，都是支撑，音义不变，原是一字，以后分化为二字，在读音和字形上才严格加以区别。民族的𧈧，原为同姓的嫡祖以后分支为支族的含义。𧈧为

抵拄之支撐并砥石，音义并有“下”的含义，日与氏（即低）会意，太阳下落，表一日的暂时，是可以理解的，昏时引申为昏暗的意思，也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的。

《甲骨文编》采取于省吾教授说，释为𠂇、𠂈、𠂉、𠂊、𠂋读作底，有致意，为康殷和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从字形看，这是提携的“提”的象形字，真正的“底”是另外一字，作𠂌（前7.39.2）、𠂍（后2.21.5）



















壬申卜：翌歲亡？ (前7.39.2)



..... 日氏女久 (后 2.21.6) 或

为……朕奴…… 金文作：𠂔。

१. २. ३. ४. ५. ६. ७.





















与甲骨文_甲显然是两个不同形体的字，当然它的形义来源不限于《说文》一说。甲骨文“昏”字作： (佚 292)、 (粹 715)、 (甲 558)、、、，从日从氏比较明显，从尸、巾的可能性不大。在甲骨文盗的部件中，、、、、、、、、、、、形近，但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林义光《文源》：“本义当为根柢，氏、𠂔双声，𠂔象根，其钟也，姓氏之氏亦由根柢之义引申。”录释发初文。


12. 释昼

𣎵、𣎵甲，不释，郭释督。字形表示一种大胆的假想——手执“王”箭头以斫取日光……金省作𣎵、𣎵，在文中多用以表示某种色彩，又由字声推测，疑即朱色朱之初文。朱盖借朱声代之，那么𣎵形初意即执斧斫日以取日光熿赫的朱红色，表示色彩，与后人诗句“踏天磨刀割紫云”的幻想，十分接近。（新论 P. 134）

另一书中释：象假拟用辛小刀截割日之状？概有截取部分红日，用以表现日光的朱红色彩之意——反映着初民控制大自然的一种大胆的幻想——疑是朱字初文，古音朱叔声通。……后知郭老释督。（浅说 P. 357）

康殷释𣎵为“朱”初文，又从郭老说释“督”，字书无“督”字，形音义皆不详。释“叔”音通“朱”的前提条件是𣎵是叔字。“𣎵”从又持𣎵（𣎵、𣎵）掘取土豆之字，与康殷分析的“持王箭头”、“用辛小刀”实不合，释“𣎵”为斧钺是吴其昌臆说，语言中没有“王”作“箭头”的迹象，字形结构中也没有“王”作“箭头”的确凿证据。吴大澂释“王”为“旺”初文，形义和音义俱

合，金文“金”字作：、、、，金旁作：、，（鉞）为原料，为铸件，从王，表示炼金的旺火，《说文》从土埋金是从掘矿、淘金的角度造字，此为炼金的角
度造字，劳动人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造字，详拙文《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从而认出了甲骨文“金”字作：、、。康殷释“金”谓：是最初的“金”字，象箭镞鏃，土象箭头。、岂不成了箭镞鐏接在箭背上，“望形”不准，就唯“生”出正确的含义。为鉞、冰、鉞初文，象金块原料是对的，但不是“金”字，金文“冰月”字作：，可知也是冰块的“冰”，线条讹作：。金文中也作：，圆形器皿中结冰与金鉞同形，音义自有内在联系，古代以金鉞为财物可以赏赐。鉞三，即版金三枚，考古有实物可证，与文献资料合。

郭老释“辛”为刀具，的形体是倒斜刀具，也与斫取之说不合。“斫取太阳”实在过分“大胆”，不合古人崇拜太阳的习俗。商人称祖妣大甲、祖乙……，以十干为庙号，视祖先为太阳神下凡，斫取太阳等于斫取祖先神灵，亏康殷先生“想得出来！”

𡗗、𡗘、𡗙、𡗚、𡗛、𡗜、𡗝 甲 𡗞 𡗟 𡗠 𡗡

𡗞 篆

联系字形和卜辞文例，以及古文字发展的系列，这个甲骨文是“昼”字。现从形体结构分析，大致有两了以上的形义来源：(1)以𡗗为代表，从又（手）在王（火）上侧，王为火旺的本字（吴大澂说），以手向火表示灼热之意，与“𡗘”同一语源，𡗗为灼的表意字，下从日，旁有热气，这个字似从气温的角度，表示“昼日”、“白天”的含义。(2)以𡗙、𡗚为代表，上部从又持耒（找）掘取块根食物，下从日，旁有热气，这个字形似从劳动生活的角度，表示白天人们从事挖掘、拾取食物的时间——白昼，上古采集和农耕经济，早出晚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白天觅食之时为“晷”（昼）郭沫若先生释从日从叔。康殷先生亦从之，但理解为“斫取日光”的“朱”（色彩）。从日从叔，也是“昼”的会意字，叔，金文作：𡗛，《说文》：“拾也。从又朱声。汝南收芋为叔。”徐曰：“收拾之也。”《诗·邶风》：“九月叔苴。”注：“拾也。”日光照射拾掇生活、觅食的时光会意——白昼。(3)金文和篆

文形体以書为代表，《说文》：“畫，日之出入，与夜为界，从畫省，从日。”从日夜划分的角度表意。三种不尽相同的形义来源，怎么知道它们会交汇一起，代表同一的文字语词呢？那就只有依靠形义和音义的结合，依靠文例，用它们所书写的语言材料来判断词义。卜辞文例是：

貞：𠄎𠄎（昼）𠄎（裸）？（粹499）

……𠄎（昼）𠄎（比）祀？（粹498）

𠄎𠄎（昼）𠄎（裸）？（撫续31）

……𠄎（昼）……王受祐？（粹497）

𠄎𠄎（昼）𠄎（裸）……卅，在宗父甲？

（京都1812）

𠄎𠄎（昼）𠄎（裸）？（庫1147）

单凭以上的文例还是不够的，还要联系和对比有关的卜辞：父己岁，𠄎暮裸？𠄎夕裸？（后1.5.12）𠄎晨裸？（粹436）貞：暮裸？癸丑卜行貞：翌甲寅后祖乙岁，朝裸𠄎用？（庫1025）举行裸祭卜问朝、暮、夕晨的一日中的时间，结合上举字形结构的内容，释为“昼”读卜辞为“𠄎昼裸？”就比较切近了。天资睿敏，学力深厚如郭老，分析字形到“督”为止，未能突破其音义，失

关键在于手头有无语言资料，方法上是否片面强调“望形生意”，而不与语言材料相结合，盲目自信自己的“眼力”和“想像力”，把“幻觉世界”当作文字科学领域开辟的新境界，还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失误“归功”于马列主义的正确，实在令人震惊。

康殷先生在释“𠄎”（太阳有目）、“𠄎”（置日于𠄎）、“𠄎”作：𠄎（太阳坐𠄎）、“𠄎”【人形倾斜比喻太阳，不预有正立的人形的𠄎（燕394）、𠄎（前4.9.1）】、“𠄎”（斧头斫太阳）后，声称：“以上五字字形都显示出古代人民控制、征服大自然的幻想和欲望，由此可见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人用想像和藉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政治经济学导论》是何等的正确，而这几字大约也可算是证实这了科学名论的最古老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吧？这些全凭幻想虚构出来的字，自然难算象形，而是会意。”（新论134）

从康殷先生的理论，到他考释古文字的实践看，“唯形论”的致命弱点是单凭图画提供的表面印象，脱离了文字是记录语言工具的内容实际，他所谓的古人“幻想虚构”的字，其实是他自己的虚构贴上马列的标签。

字。其次，囙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有文例，应该以所谓“牛耳”字通读之。再其次，囙作为部件，在许多文字结构中出现，应该以“牛耳”音义解释它们的形义来源。这些起码条件都办不到，“牛耳”说是难以成立的。

是否“牛耳”？请读者自行对照以下揭示的字形和有关图案。《说文》提供了“俱永切”的读音，以“烟”即烟、炯的读音衡量，比《说文》提供的“读若犮”和“贾侍中说读与明同”为有据。从有关文字结构部件考察，请读者对比，有所取舍。



青铜器图案、文字，



新石器陶文



甲骨文部件



金文及部件



这了基本上是圆形的图案发展起来的象形文字，是一团火，一团球形的电火，转动的燃烧体，是人们在雷电中见到的现象，也是古时钻木取火，木棒在圆孔内转动生火的

写照，它是光和火运动的一种状态，和太阳一样象征光明和神圣，在文字结构中作部件与“日”同意，可以互相替换。试列举如下：

㒹、𠄎，甲骨文“𠄎”，篆文𠄎从日，𠄎声。《说文》：“旦明，日将出也。”是和“光明”有关的字，从甲骨文形体看，是𠄎斧敲击碰石“打火”，发出火花的表意字，可能是撞击产生火星的“星”本字，引申为“明”，由发火之始，引申为旦明一日之始。

康殷释：象用“𠄎”砍取牛耳状，旧误释为𠄎，误以牛耳形为日。《说文》和各家都错了，按唯一正确的说法又该是什么字呢？

(㒹、𠄎、𠄎、𠄎、𠄎、𠄎 甲骨文“明”又从囙或从日，是否又是“误以牛耳形为日”呢？《说文》以月照窗牖之说不可取，但释“明，照也”还是基本不误的。康殷释明字从囙从月的，该不会说是“用月亮割耳朵”吧？他把这个很早就见于甲骨文的𠄎，讹为“后来一段时期通用的”字，杜撰了“从月盟省声”的“𠄎”为形声字的奇谈怪论。其实“𠄎”是不是“盟”字，还大有问题，盟从血从明；明，从月，盟省声。“明”的声音又从何产生呢？牛耳朵能作读明声的字么？

𩇛、𩇜 (粹 1570 正文面) 𩇝、𩇞、𩇟 (甲)

𩇛、𩇜、𩇝、𩇞、𩇟 金 𩇠 篆 “雷，阴阳荡动，

雷雨生物者也。从雨，𩇠象回转型。”

从粹 1570 片“雷”字，知所从的“𩇠”实是“𩇡”（𩇢）的变形，“明”也有从𩇢从田两体，𩇣也有𩇣、𩇤，从𩇢从田两体。“𩇢”在“雷”字结构中代表球形电光、电火，是不含代表“牛耳朵”的。

𩇢、炯、𩇣、𩇤，是一字孳乳，音俱永切，有光明一类的含义。

𩇢，说作𩇣，简化作同，又加火旁孳乳为炯。炯，《说文》：“光也。从火同声。”《广韵》：“火明兒。”《集韵》：“或作耿。”《集韵》：“炯，炎然也。”和炯音近的还有煖字，疑是音义有关的“𩇢”的另一后起形声字，换一句话说，“𩇢”是“煖”的象形本字。

“煖”，《说文》：“然火也。从火𩇢声。《周礼》曰：‘逆吹其煖，煖火在前，以焯焯龟。’”《广韵》：“火烧，亦火灭也。”《周礼·春官·大司马》：“凡卜以明火燕燂逆吹其煖契以授卜师。”这里所说的

燧契，是指阳燧取火烧着的荆枝，灼龟前吹气使它炽烈。从囙的字形看，钻木取火豎立转动的木系，海南岛黎胞叫“公”代表阳性，被钻的木片，上有圆孔叫“母”代表阴性，转动木系阴阳摩擦生火。这个过程就是《说文》说的“然火也。”燧、循古音近，《正韵》：“循，摩也。”《韵会》：“循环，谓旋绕往来。”囙象“木燧”循环转动摩擦生火的形象。也代表撞击碰石和阳燧取火初始的火星火种，也是更早的雷电引起森林然烧的火球（球状电火），人工造火以前，取火于自然界。⑤从燃火的含义引申为光明等一系列的有形声字，内涵极其丰富。

原始人类对太阳、对火的崇拜，从燃火和光明的含义产生一系列光明美好的含义的有形声字，它的词根就是“囙”（炯、燧）。

俊（人美）、骏（马美）、峻（山高）、浚（水深）、愎（改也、信心也）、唆（司告，后稷是也）、腹（赤子阴也，人种）、馐（熟食）、鸩（似凤，鸟之美者）、稷（稻稷，禾密兒）、竣（完成）、蹇（蹇，安适的姿态）、逡（月远，行有次第）、鮪（狼鳧）、狻（狻猊，狮子）、趨（进）、鍍、

鐏（穿木鐏也，钻凿，器之坚利者。鐏为钻木取火工具，与回、囿、煖也有音义联系。

卜辞文例：庚寅贞：王米于囿么祖乙？（粹227） 己巳贞：王其登南囿米虫乙亥？ 己巳贞：王米囿其登于祖乙？（甲903） 己巳贞：王囿其登于……？（散37·2） 乙未贞：王米虫祖丁……于囿？（后1·25·7） 己卯贞：在囿何来告葬王？庚辰贞：在囿何来告葬？（掇续106） 戊寅卜字贞：王往以众黍于囿？（前5·20·2）

囿，作地名，疑即耿，下释“耿”加以申论。另外一种用法：辛酉壬午王贞：援不其（凶）？（佚577） 戊午卜：小臣不其妣？癸酉田甲戌女。（乙缀49） 音义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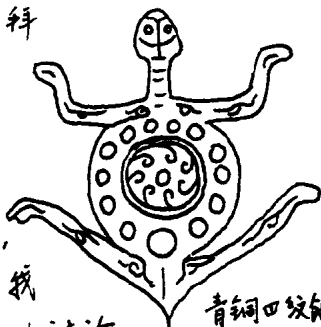


青铜“囿”纹饰

什么内在联系，倒是在一个
人形的耳朵上有此图案，
这个字是“耿”的初文，我
们在以下的章节中专门加以讨论。

“囿”字，对照附图的青铜
器图案，显然与原始的太阳、

火与光的崇拜
有关，和牛
耳看不出有



青铜“囿”纹饰

金文文例凡两例：《戈父辛鼎》：“戈
 圀庸弔作父辛宝尊彝。”戈圀有读“国俊”
 的可能，卜辞“戈”有读“国”的，“王戈
 受年？”（乙4718）似读“王国”，又“戈
 人”似即“国人”。也有可能“戈圀庸弔”
 连读为多音节之人名。《陈侯鼎》：“陈侯
 作朕妣圀母媵鼎。”《周书·圀命》：“穆
 王命伯圀为周太僕正，作圀命。”正义：字
 亦作𠄎。《说文》𠄎下云：“周书曰伯𠄎，
 古文圀字。”金文《伯侯父簋》：“伯侯父
 媵叔妣𠄎簋。”𠄎、𠄎二字当为𠄎之讹字，
 它是“圀”的谐声字。

14. 𠄎：释𠄎：



《金文诂林附录》：周法高曰“如李说
 象人首戴面具之形，则𠄎字也，亦作𠄎字，
 荀子非相‘仲尼之状，面如蒙𠄎’注：‘𠄎，
 方相也，四目为方相，两目为𠄎。’” P.159

康殷谓：“象戴大耳怪兽形面具的人形。
 𠄎即𠄎，一般象牛耳，见盟，𠄎，𠄎讹作𠄎。

说文解作‘惊走也，……’又另作𦔻。”

(浅说 P. 131-132)

原殷鞞因有牛耳，是从盟字和这了他来定作𦔻（𦔻）字来的。这里他又盲从《说文》，放弃牛耳说了，既是牛耳，字应作：𦔻。

𦔻

《金文编》：说文所无 伯侯父盃。隶定作：𦔻。《伯侯父盃》：“伯侯父媵叔姁𦔻盃。”叔姁𦔻的𦔻与《陈侯鼎》的媵固的固，参照《周书·固命》伯固，古文𦔻，知𦔻、𦔻皆𦔻讹字，𦔻（𦔻）是固古文。它是从𦔻字发展而来的，是一了字，铭文：𦔻尸作父己降彝。𦔻为姓氏，以音固求之，当为“耿”之初文。《毛公鼎》：“亡不闻于文武耿光，”字作：𦔻。《禹鼎》：“犛禹又成耿对扬武公不显耿光，”字作：𦔻。

《说文》：“耿，耳著颊也，从耳，𦔻省。杜林说：耿，光也。从光，𦔻省。”

“耿”的形义来源已经说不清楚，我们通过以上图形文字、金文𦔻的研究，知其关系为：

𦔻 → 𦔻 → 𦔻、𦔻 → 𦔻(耿)

用火光和图形文字的大耳表示原来的繁

体字的音义，是一个简化过程，是一了“耿”字的繁简异体。

④、⑤是一个祖先神灵猪形大耳上纹有“囧”字，表示猪耳的光明之祖、光明之神之耳部。康殷如果忠实于他的“望形生义”说，应该是“大耳”为特征的“猪耳”，而不是什么“牛耳”。“猪耳”上有“囧”字图案，表示这位大神以“囧”为姓，是光明之祖、光明之神。联系后出文字，是“耿”的古字。康殷把“猪耳祖神”耳上“囧”文图案（火球形）说成“牛耳形”，并释“囧”为“牛耳”，这就是他失误之由，脱离语言音义，不顾文字体系和发展历史，仅凭自己“眼力”捕捉的孤立、片面的图画印象，把猪耳看成牛耳，把火球形的“囧”字，又不顾音义释为“牛耳形”。

耿，《广韵》：“介也。介训大，亦作𡗗。异体𡗗。”《说文》：“火光也。”《广韵》：“辉也。”《书·立政》：“以观文王之耿光。”《晋语》：“其光耿于民矣。”注：“耿犹昭也。”

《左传·闵元年》：“灭耿。”注：“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括地志》：“在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故耿国。”耿姓，汉有耿弇、耿况。

耿姓的祖神，正面人形，面部有黥文，两大耳上也有火团黥文，联系文献资料，当是传说中的“夔”，《山海经》中的“帝俊”。
《大荒南经》：“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姚姓与金文中的妣姓相合。又云：“羲和者，帝俊妻，生十日。”《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帝俊是日、月之父，是火神，也是光明之神，是鸟图腾集团的祖神，是一位伊若上帝的尊贵大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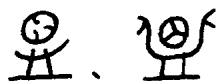
15. 释盟

𠄎、𠄎、盟、盟，正作盂盂？中立着一只牛耳之状。见盟、盟、明字所从的𠄎、𠄎、𠄎、𠄎都是𠄎形之省。……（浅说 P. 373）

𠄎甲 象立牛耳于盂中以盟之状。金作𠄎，𠄎讹为𠄎，篆讹作盟，𠄎讹作𠄎，又由盟声分转为温，……殊不知𠄎不过是一只牛耳朵而已。（新论 P. 341）

康殷释盟字上面的“𠄎”为牛耳，也是牵强附会的。他于“明”下曰：古风俗重盟，盟时要用‘朱盂玉敦以立牛耳’，‘杀牲歃血’。但是“𠄎”作“牛耳”诸形，多是

经他画家笔下加工润饰过的形体。大多外廓皆作圆形，极少数写作：白、由形的，只能视作与别不规范的形体，何况更象桃子，要论是耳朵，如前释“𪛗”（耿）中所说，更象猪耳，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猪八戒才以大耳为特征，若是牛魔王以牛角为特征，也不以牛耳为标志。下面请看文字实际：



金文三例无一作“牛耳形”。各家从《说文》释为“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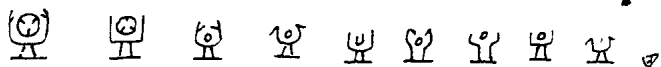
从文例看：《井侯盃》：“邵朕福盟”读为“盟”，“福盟”连文是难通的。《刺斿鼎》“其用显龢寗妣日辛”读为“盟将”也是难通的，盟是活人之间信誓约束，祭将祖先寗妣日辛，用盟字似不妥。末一例《盟弘卣》：“盟弘”为作器人姓名，“盟姓”亦未闻。《说文》：“盟，从囙从血”与甲、金文字形亦不合。金文中另有“从明从血”的盟，盟，省作：盟，才是“盟”。此“盟”字从血从囙，囙亦声，当为“饒”字初文，也与簠、饒相通，铭文读“邵朕福饒”，福、饒同意，都是“祭餘肉食”之意，《礼·祭统》

“古之君子曰：尸亦饩鬼神之餘也。”《说文》
“饩，食之餘也。”《玉篇》：“熟食。”
古代熟食亦美食，相信一切是祖先保佑的结果，把祭享放在首位，子孙的饮食，视为先祖先的福，是祖先血食之餘。《六书故》：
亦作饩。《说文》饩，饩本字，训“具食也”。
《玉篇》：“熟食也。”《集韵》：“饩，饩也。”
铭文“饩鼎”为“饩食将享”之意，姓氏盟
(饩)似读“耿”。

以上读“盟”为“饩”，是据金文铭文
和字形结构分析立说的，即使不能成立，完
全依照《说文》旧说，“盟”为“盟”本字，
从囧从血，也没有“立牛耳于盘中”和“囧”
为“牛耳”的意思，康殷一方面蔑视许说，
一方面自己不少失误，又因《说文》引起。

联系卜辞文例：甲辰贞：其大饩自上甲
盟(饩，饩食)用白骍九，下示元牛？(粹79)
丙寅卜……贞：兹羊盟(饩)子？(存2·1492)
贞：王旁祖乙……盟(饩)岁，亡尤？(师友
2·230) 口卯卜王：父辛大饩(饩)，裸，亡
尤？(京津755) 丁未贞：其大饩，王自上
甲盟(饩)用白骍九，下示元牛？在父丁字
卜。(掇续64) 另外：大史裸告于盟室？

(中大248) “𡩺室”文例不下十餘例，旧释“盟室”或“血室”，似确有可商。依字形



的变化，字从皿从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囙作声符，字读“饊”的可能也是有的，“饊室”似为“饊祭祖先的场所”，读为“饊室”也是可以的。

试举若干卜辞文例如下：

己巳卜祝贞：𡩺告于𡩺室其後？（前4·33·2） 贞：翌辛未其于𡩺室三大宰？

（铁176·4） 辛未其于𡩺室五大宰？七月。翌辛未其侑于𡩺室十大宰？七月。……其举于𡩺室蚩小宰？（金466） 贞：裸祓于𡩺室亡尤？（铁50·1） ……卜出贞：大史其裸告于𡩺室？十月。（京都1272）

𡩺又为用牲之名，似可读“饊”（饊）：

𡩺廿牛不我？（甲2382） 𡩺三羊？（前8·12·6） 来庚寅裸，𡩺三羊于妣庚？（后1·21·10） 辛亥裸禦百宰，𡩺三宰？（存2·282） 戊寅卜：𡩺三羊？戊寅卜：𡩺牛于妣庚？（晋1988） 丙寅卜……贞：其致羊𡩺子？（存2·1492） 乙卯卜大贞：𡩺子……十牡？（粹251） 饊子为人牲。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甲. 不释

象残破，损坏的𣎵、𣎵（鼓）形，“𣎵”已残损、和𣎵都插进鼓腔里，表示鼓腔已破散。卜词里用𣎵字以表示小灾难之意，如“之夕𣎵”，概即此夕（夜）将有小灾、困难、损失等。由形、意分析，殆即後來周金文的戲字，其初文作：𣎵、𣎵 以𣎵、𣎵，以表示此鼓为𣎵、斧所毁之意，又加虎省声。……（浅说 P. 549）

康殷说“𣎵”就是“戲”字，是破鼓，代表小灾难，从形体分析，到音义，都没有什么依据。

从金文“戏”字看，𣎵是结构部件，从篆文看，《说文》：“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𣎵𣎵声。”𣎵字《说文》释为：“古陶器也。从豆𣎵声。”金文《申殷》：“九𣎵祝”，𣎵部件作𣎵，也从豆𣎵声。豆与𣎵以音同，遂被兼代。

𣎵字，与其说是“破鼓”，还不如说是“破豆”，卜辞文例也不是“小灾、困难、损失”之意。“之夕𣎵甲子允𣎵。”（27795）

很可能读“之月翌(朔)甲子允戡。”是说甲子这一天，正当这一月的头天，真如龟卜所示，战胜了敌人。依康殷读为“之夕戏，甲子允戎。”他把𠄎(戡)与𠄎(戎)混淆不分。结果把“打胜仗”当作“灾难”，把他说的“破鼓”的𠄎(戏)，推衍出灾难的含义，实在是经不起大量卜辞文例内容检验的。

甲骨文的𠄎，象器皿之形，联系《说文》提供的部件形体𠄎比较接近。《说文·金部》：“𠄎，酒器也。从金，𠄎象器形。𠄎𠄎或有金。”𠄎是罇罍一类酒器的象形文字，读大口切。以后被同音的斗、豆所兼代，《诗·大雅》：“酌以大斗”，作为酒器本当为𠄎，旧诗：“太白斗酒诗百篇”，斗酒本当作𠄎酒。斗为量器，以音同兼代了酒器的𠄎。《广韵》：“𠄎，音鉦，礼器也。”《古音转注》：“石经毛诗：‘酌以大𠄎，以祈黄耆’，今文作星斗之斗，非。周礼作豆，盖此字之讹。”《正讹》：“𠄎字从此，隶作鉦。”

𠄎，《说文》：“斫也。从斤从𠄎。”
《集韵》：“音琢。”

𠄎，《说文》：“遇也。从鬥，𠄎声。”

𠄎读音与豆同，有豆、叔两读，如豳、

首本为一字。𦣻，《说文》：“衣至地也。从衣𦣻声。”有竹南切与都木切两读。

甲骨文的“月𦣻”，并多缀以干支，似指月初、月始，即月首、月头，而且与周人不同的是以国月十五或十四为月首，今以首字识之，举例如下：

七日己巳月𦣻(首)，有新大星并火。

(通432)

三日乙酉月𦣻(首)，丙戌允有来入齿。

(通436)

七日己未月𦣻(首)，庚申月有食。

(金594)

乙酉𦣻，旬癸巳𦣻(首)，甲午雨。

(乙5323)

辛丑月𦣻(首)，壬寅王亦终夕疾。(菁2)

乙巳卜贞：龟得妊？王固曰：得。庚午月𦣻(首)，辛未允得。(乙5269)

癸丑卜贞：自今至于丁巳，我𦣻𦣻？王固曰：丁巳毋其𦣻，于来甲子𦣻。旬又一日癸亥，车弗𦣻，之月𦣻(首)甲子允𦣻。

(乙7795)

癸巳卜贞：旬亡祸？甲午𦣻(首)，乙未，𦣻𦣻𦣻在𦣻。十月。(簋地4)

癸卯卜寺贞：句亡祸？甲辰大猷风，之月豈（首）乙巳，[殷]莘[羌]五人，五月在享。

（綴合 133）

乙丑卜般贞：甲子豈（首），乙丑，王梦牧石廩，不唯祸？唯祐？贞：甲子豈（首），乙丑，王梦牧石廩，不唯祸？唯祐？（丙96）

甲申卜贞：噩患有病？旬又二日乙未，噩允患，百日又七旬又六日庚寅，噩亦有病，乙未月豈（首），丙申其（凶）。（佚123）

甲寅豈（首），乙卯王有（梦），不（唯祸）？（外288）

甲豈（首），乙王有（梦，不唯祸）？（清华91）

“甲寅豈，乙卯”可以看作“甲豈，乙卯”和“甲豈，乙”，月豈即月首，与周人的月朔略似，不同的是周人以月晦初一为“朔”，商人以月圆（卜辞作月圀）为“豈”（首），这一天也是用于祭祀，举行种工仪式的日子。

辛巳，壬午王贞：援不凶？（佚597）

戊午卜：小臣不其妣？癸酉四，甲戌，女。（乙綴49）

圀即炯初文，意为明，似与“月豈”同意，请对照另一生育卜辞：

壬寅卜般贞：好娩妣？壬辰典（首），
癸巳 娩，唯女。（丙249；乙2333）

我们订商人以国月为月首，理由是商人崇拜太阳，故尚国月；卜辞中“月且”有月食的记载；“月且”与“囧”并见。

陈梦家《卜辞综述》谓：“夕且之义，不外乎指夜间有星无云，或无星有云。”

（P.246）但联系上举卜辞文例，有能见月食和新大星并火的大好晴天，“之月且，允雨小。”（续4.6.1），卜辞内容多数是疾病生子、战争戡敌、作梦等，与天象阴晴并无必然联系的内容，实际“之月且”与“干支某日且”只是记日的一种方式，让以太阳十干为序的“旬”，与月相有所联系。

且除姓氏、地名外，较多的另一种用法就是祭祀用牲，並以声类求之，似当读“𠄎”，文献中也用𠄎、𠄎、𠄎等形声字为之。

辛丑卜：𠄎（𠄎）三羊，册五十五牢？

（佚872）

翌甲辰𠄎（裸）禦，𠄎（𠄎）+𠄎？（佚180）

丁子卜寺贞：癸年于口𠄎（𠄎）+勿牛，
册百勿牛？（佚126）

……寺……子擇于母癸（𠄎）𠄎，小宰又及女

一? (22249) 反女为人牲, 即女俘。

丙午卜贞: 豕八羊果裸卅牛, 八月用?
(京都83)

商人是否也有“豕日”用牲“告豕”, 如周人有“告朔之饩羊”? (论语·八佾) 但卜辞有: 贞: 用二小宰于典? 贞: 勿用二小宰于典? (合248) 商人在月初有一定的宗教习俗, 则是迷信的心理所难免的, 有哪些禁忌? 有哪些礼仪和活动, 还有待发掘研究。

豕, 在卜辞中作地名的文例:

呼田于豕? (序1263)

在豕 (坊间3·16)

豕示 + 卩。 (晋455)

还有些“豕”字的用法尚难确定的, 如: “贞: 多豕出田?” (京津491)

“甲辰贞: 豕女?” (2405)

我们把豕(豕)和豕(首)分为两个字加以通读, 它们之间有无某种联系? 从字形看有: 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豕等与田部件有关的中间过渡形体, 从语音看“豕”为“豕”初文, 从豕的字可以读“豕”, 也可以读“豕”、读“豕”。月豕和月炯是否一码事, 豕为“朝”初文, 都有可能。







17, 释温:






 金, 旧释盟,  盟, 温





后④讹为⑤—变人形为入, 尖变隶为篆, 全字作: 盟, 分化出另外的新字, 盟、温与盟二声古音可通, 许更引官溥: “从皿食因”故为“仁也”之说为解, 纯是美化封建统治的“巧说”。(浅说 P. 542-P. 543)

康殷因许说之误, 提出了自己“盟”字由“盟”字讹变来的看法, 依据是凭他的眼力看④中的人, 和⑤中入近似, 所以④变成了⑤, 而且盟、盟二字古音可通。这也是他“望形生义”捕捉句部片面的印象主说的典型例子。④本作⑥, 为球形电火和钻木生火的“着火”形状, 疑有“炯”与“灼”两读, 康殷“望”为“牛耳”, 又“望”出“④”变成了“⑤”, 所以“盟”(温)与“盟”(盟)本来是一个字“讹变”出来的。这样毫无左证的假设, 实在太大胆了。

盟, 篆文作: 盟, 从皿从因, 官溥说: “从皿食因”的说法是牵强附会, ⑤是人在“皿”中, 俯视的印象, 口代表皿的边缘, 如我们平时从上方看地上面盆的边缘一样。照

甲骨文“员”作：、，鼎上的口、口代表鼎口上缘，是从鼎上俯视的印象，鼎口是圆的，所以产生“圆”的含义，“员”是方圆的“圆”本字。同样“盟”字皿上的口，代表皿口上缘，是人从皿上俯视的印象。不是“因”字，而是“人”在“皿”中的俯视印象，表示“人”在“皿口”之中，即在皿中，它是从甲骨文演变来的，经篆文，到隶书，是和“盟”字毫无关系的独立发展系列。

、、、、甲 盟 篆 温 隶

陈邦怀先生《殷虚书契考释小笺》引隶书石刻汉代《鲁峻碑》：“内怀温润”，温字作：，释甲骨文为温。罗振玉曾释这个字为“浴”，从“望形生意”的角度看，罗较康望得准些，但从文字发展的系列看，陈说最为有据。、象人在盥盥中洗热水澡，表示温暖的含义。《鲁峻碑》隶书的温字，是将甲文“温”部件化，由皿、人、水三个部件组成，人在皿上，水从皿中取出，变成水旁的字。温和的态度，被视作仁爱的表现，《说文》：“温，仁也。”是引申义。

“显”（温）虽然缺乏重要的金文环节的形体发展资料（这里并不排斥今后发现的可能性），但从甲、篆、隶的纵的系列看，它是客观存在的与“显”字无关的字，从音义训诂的角度看，它也是相对独立，内容丰富的另外一个字。《辞源》著录“温”字有“暖和”（书证为《礼·曲礼》：“冬温而夏清。”）等八个义项，“温文”、“温克”等数十个词条。人们生活中冷热之间温的概念既然存在，为什么不能缔造相应的文字，而象康殷杜撰的“显”仅？是“显”的讹字，写“显”字写错了，才错出一个“温”字来，唯一的理由是他看人变成了丌、㊦变成了㊧，没有其他任何旁证。康殷文字学的特点正是单凭图象给他的印象立说，抓住一点、半点，不顾其余，对好奇心强的初学者，有很大的迷惑性。下面我们再从甲骨文横切面，和造形体有联系的文字，论证它们的形义和音义。

甲骨文𡗗、𡗘，从日从显，是从“显”孳乳产生的表示天气温和的字，《集韵》：“𡗗，音温，日出而温也。”联系卜辞文例：

丁巳卜尹……今𡗗𡗘（𡗗）衣？之日允
……衣。（粹496）𡗗字也可能是“日显”

二字，因占空较大，若为二字，读今日温纱衣？~~册~~，郭沫若释“编”，今联系文句和结构，经纬粗疏如册简，册为栅本字（一义为简册，一义为栅栏）有“纱”的读音，改释纱縠之“纱”，縠为纱之表意字，纱为縠之后起形声字。温暖天气，殷王改换轻纱裋衣，足证~~温~~或~~显~~确为“温”古字，商代已存在。

贞：其显？（后1·7·11）

贞：其显？（前6·41·6）

……其显…… 贞（矫）……（佚646）

甲戌卜旅贞：卜死虫今显，裸？（存1·1591）

甲子卜大贞：告于父丁，虫今显，裸？

（佚881）

贞：卜岁……显，故？（菁9·17）

以上卜辞“显”（温）字，有可能指天气变化的“温”，也有的可能是中医病名的“温”，和瘟疫的“瘟”。联系~~显~~的卜辞：

贞：小子有显？贞：小子亡显？贞：祖

丁若小子显？贞：祖丁弗若小子显？（乙3422）

甲申卜即贞：卜岁其显？（存1·1592）

……即贞：祖乙……其显？（明藏345）

辛未卜尹贞：岁显？（京都1339）

虫田脊不显唯之有遣？（后2·3·1）

贞：于盥用？贞：于盥用？（前1.51.1）

“盥”可能代表“瘟神”，他词曰：“于河用？”此“盥”为用牲对象。

甲骨文还有从肉从盥的祭乳字：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卜辞文例大多是“贞：王室脔亡尤？”（前2.5.2）同版有“王室𩚑亡尤？”大约是一种祭享方式，从字形分析，从肉从盥，盥亦声，当为“脔”字，《广韵》：“脔，肉，肥炙。”以肥脂细炙的“精肉”献祭或名之曰脔，甚至是野蛮遗俗的以“人肉”为祭，都是可能的。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风俗改变了，相应的语言、文字也被淘汰了，但它作为古文字某一阶段的“化石”、“沉积”来看，它确实是以“盥”为部件存在过的字。康殷先生凭一时的“眼力”和“灵感”，否定“脔”字古文字的存在，一口咬定它是“盟”或“盟”的讹字，即写“盟”字写错了才产生的一个字，是不符实际的。

另外，罗振玉释𩚑，也是“望形生意”产生的“浴”字，文意既不合，有作：𩚑的，（河301）洗澡，人是不合倒置的，人为肉食。

18, 釋朝

康殷《浅说》(P. 374)“霸”下云：朱
 兕甲文。“甲骨文应有表“月魄”的“霸”
 字，《小屯南地甲骨》一书晚出，《甲骨文
 编》书未及收录，我在摹写该书过程中始
 见之，今加补正和试行考释。

卜辞为：“……田朝伐……擒戮，不雉众？”（屯南873）为战争卜辞，田朝为此次战争的主帅人名。

“朝”字从月从革，当为“月魄”的“霸”初文。

《说文》：“霸，月始生魄然也。从月𠂔声。”

《增韵》：“月体黑者谓之霸。”《前汉·

律石志》：“死霸朝




也，生霸望也。”可見

甲骨文从月从革为月体

黑白有所变革会意，以后转变为形声字。

《玉篇》：“𡗗，雨也。”疑“霸”从雨，霸声。𡗗、霸一字，霸为月魄本字，𡗗为假字，霸行而𡗗废，甲骨文保留了原字。




《郑虢仲殷》：“唯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
 铭文中“霸”字写作：   金
 宰同霸可证。

19. 释申


    甲   金


并释申 象闪电光蜿蜒伸展之状。……
 许氏胡语出“神也，七月含气成体自申来。
 吏以辅时听事，申旦政也。”不但把申神化，
 而且还把他那时贪滥酷吏的“吏治”也神化
 了。现世大师解申为“一线联结二物之形”
 “古有重意”，也许“一线”指电线，“二
 物”指阴阳电吧？……（浅说 P.380）


 申 象闪电形。借声以为申、伸字，
 同时盖亦兼取闪电是蜿蜒伸展最长而最神速
 意。（新论 P.192）

康殷在其书中往往站在所谓“法家”的
 立场上对他所谓的“腐儒”许慎大张挞伐，
 也对他称的“当代大师”，竭尽挖苦能事，
 这也是一时的“潮流所趋”吧！全盘否定许
 说，如许慎提供的“电”和“神”的内在联
 系，实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直接从闪电看出“闪电是蜿蜒申展最长而最神速意”而产生“申展”的感受，是不符实际的。一闪之间，神速则有之，最长云云，则无之。许慎《说文》将阴历七月和雷电联系，雷电又和神灵联系，正是从他当时的社会实际，认识实际出发的，反映了电和神在古人心目中是一码事。

自然界的闪电，象形文字作，古人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以雷电毙人为天神震怒，申张正义，产生“申”（伸）的含义。产生原始的宗教和天神观念，都是顺理成章的。现代科学发达了，雷雨触电，不会再视为天神惩恶的报应，两千年前的许慎，在著作中反映了传统的天神观，带有迷信色彩，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不必苛责于他。他本来不是王充那样的唯物主义者。他提供的电与神的关系，于语言文字和宗教起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是有参考价值，不应抹煞的。

让我们先举金文中“申”读为“神”的例子：西周《大克鼎》：“覲于”，容师《金文编》：“神，不从示。”

《杜伯盃》：“其用享考（考）于
（申）祖考”，同上例“申”为“神”初文。

《此鼎》：“用享存于文王（申）”。

金文中“神”和“申”原是一字，即以雷电代表“神”，以后才加“示”旁，这是汉字“部件化”和“类化”的需要，也是文字记录语言要求精确和定型化的结果。许慎《说文》：“申，神也。”正是反映了这一语言文字的事实和古人宗教观念的实际，而且还有帮助我们通读甲骨文的现实意义。

《殷契粹编》第477片：“又
十牢十伐——大甲申？”郭老于
考释中说：“大甲”下著一“申”
字，未解何义，若
为“甲申”连文，
则于“大”字亦无
说。

郭老提出的难题，

按照《说文》：“申，
神也。”和金文“申”
读“神”的用例，读为
“大甲神”即可。卜辞不
但大甲，祖乙以及女性母
妣，都有称“神”的。试
举文例如下：



粹编
477片

且(祖)乙申(神)殳? (28674正)

且(祖)乙允殳。(28675反)

小屯陶文54 有“申殳”当读“神殳”。

丙牛于母癸申(神)殳? (28661)

贞: 殳妣癸申(神)? (28076)

壬戌卜贞: 王岁大庚殳妣壬申(神),
亡尤? (明424)

翌于丁神? (京都2548)、施卯……吉
酉(酒)神……登人? (掇续282)、翌辛
酉(裸)告小神? (尊463) 翌岁迺神?

(邲三下40·4)、一牙卯于神妇? (27164)

“神”字皆以“申”为之, 是对商人宗教和
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史料, 没有许慎在《说
文》提供的“申, 神也”的线索, 即使天资
聪颖如郭沫若院长者, 也是很难通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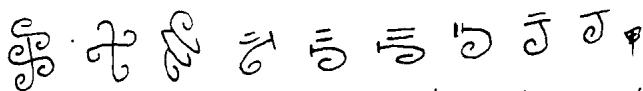
20, 释云

𠄎、𠄎、𠄎、𠄎、𠄎 甲 释云

即卜辞𠄎字, 可能象舒卷飞动的云气形。
前人说卜辞用为𠄎字。后用为云。《说文》
作云, 以为云字古文, 篆又加雨作雲。

康殷偏旁语言, 单从字形获取表面印象

使他对形体比较简单的“云”和“勹”分不清楚形体和音义上存在的差别。“勹”和“勹”，显然起笔形状是不同的，一作“勹”，一作“勹”，仅仅收笔作“勹”相似或相同，怎么能把它们简单定作形义来源相同的一个字呢？如果明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理论，重视语言材料，以来源语言的音义为文字的主要内容，就不会停留在文字形体的外壳和形式上，为表面现象所困惑。“勹”和“勹”的差异，通过卜辞的辞例，作为“云”和“勹”的两个不同文字记录符号并不难加以区分。“云”和“勹”，是两个形义来源各不相同的字。



从以上甲骨文提供的从繁到简，从象形趋向表意的形体变化看，它的形义来源于自然界“天云”的象形表意，与《说文》释山川气也，基本相符。

上揭繁体的甲骨文“云”，旧不识。

𣎵 𣎵 日 𣎵 (乙 18) 𣎵 (对) 假借为“𣎵”, 茂也。

上辭似可讀：“云對日月？”（乙8）

之夕雨，庚子裸三畜，子^祭（密），其既祈，
降。（燕2）而成卜：云（云），寧……雨？不雨？

(28518) ... 𠂇 𠂇 (希) 日 𠂇 ... (合79)

戊戌卜：其阴，翌己，抑皆不兄云？（乙445）

……自东，云自南，雨？（铁172.3）

贞：兹云其雨？（序1331）

卜辞也有：“贞，燎于二云？”（林1.14.18）

“贞：燎于帝云？”（续2.4.11）“己卯卜：燎于四云？”（序972）“癸酉卜：又燎于六云，六豕卯羊六？”（后1.22.3）等文例，词义待考，但显然“云”并非“旬”意。夏涿疑卜辞中“云”有可能读为灵魂、鬼魂的“魂”，二魂、四魂、六魂的具体含义尚不详。“毫云”凡两兄，似当读“毫魂”。

21. 释句

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象用手指回抗摩器物的形状，从又（手）迴转形，疑为“搯”和“尉”的初文，搯为𠂇的后起形声字。《说文》：“搯，摩也。从手省声。”是制造陶器过程中，用手在陶坯、陶模上按摩的形状，先是陶器不动，手在周围按摩，以后发明了陶钩，置器物上随钩转动，人以手搯摩之，可以原地不动，省力得多。这种围绕圆匝运转的机械叫“钩”。

“钧”从金（代表金属材料）从匀，而“匀”是意符兼声符，有周匝转动和从而产生的平均、均匀之意。陶钧旋转摩制陶器，使之平整均匀，是陶工经验为基础缔造的有关文字。它的基本部件就是匀、勻。

金文“勻”作：勻，是甲骨文：勻增加日旁，表示十干一循，周匝一转，有如陶钧一转。《说文》：“勻，徧也。十日为勻。”许说从金文勻，误为“从勺日”。

金文“勻”作：勻，𠂔为鉞初文，代表金属原料；也是冰和餅的初文。𠂔线条化、瘦笔作：二，金文演变为：勻、𠂔，篆文讹误为“从勺二”的勻。勻（勻）从陶钧假借为平均、均匀的“勻”和“三十斤为钧”的重量单位，再加金旁为钧，以后专作陶钧和重量单位的钧。《正字通》：“陶人模下因转者为钧。”《说文》：“三十斤为钧。”《觚觥》：“錫金一勻”，勻为钧本字。

音韵、韵律的“韵”，本作：韵，勻是声符兼意符，劳动人民一边劳动，一边按照劳动的节奏唱歌，首先从陶钧有规律旋转发生的摩擦声中得到启示，将诗歌的旋律、节奏叫“韵”，以陶钧的“勻”作它的词根和形

义和音义的来源。文学、艺术渊源于劳动，是千真万确的。

金文“军”字本作：𠄎，后讹作：𠄎，篆作：𠄎，《说文》：“圉圉也，四千人为军，从車从包省，军，兵车也。”也是将𠄎误为𠄎了。古代驻军，战车环绕驻地设防，是“军”的形义来源。也可能“军”是“运”的本字，军需给养，以车运行，借为军队的“军”后，再加“辶”旁作：逕（运）。

𠄎，《说文》也讹作：𠄎，释：“帛也。从𠄎从合，合亦声。”当从金文订正。从𠄎的字中𠄎，帛编也。从𠄎并声。估计也是从𠄎的讹字，但金文中没有确证，只有存疑。

𠄎讹为𠄎的字，多在金文晚期已开始，许慎据篆文说字，不能苛责于他，我们今天能见到丰富得多的古文字资料，实事求是地纠正他的一些错误，是应该做到的，如果仅仅是嘲弄和挖苦一番，于文字学发展并无多大积极意义。以下让我们举些𠄎字的文例：

……曰若，在行𠄎，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在冬月。（乙15）𠄎，于省吾教授释𠄎，夏承焘释“𠄎”为“𠄎”即“鋤”本字，鋤地亦是开垦之意。547日为一年半，盖作实证冬字。

……百廿又旬四日丁巳，王征？（佚801）

……帝雨二旬又六日……（存1.108）

五旬又一日庚申，朕鬲（命）。（25397）

癸未贞：旬亡祸？（粹1417）

癸未卜贞：旬？十月。（28496）

“搯、尉”都是“为”的右起形声字，是同一语源的字。《正韵》：“搯，音旬，手相安慰也。”《正字通》：“凡以恩相抚，以心相恤皆曰搯。”“尉”，《说文》：尉，从手接其下也。……又持火所以尉中绾也。”尉为𢇛初文，以𢇛斗运转𢇛烫平整衣帛，与搯有共同的含义，𢇛气为慰，《说文》训安也。

卜辞：丙子卜贞：亡于祖乙？（25783）
丙辰卜贞：亡于丁十牛十羊？（前1.53.3）
戊子卜：于多父亡？（铁151.2）贞：亡多父？（殷3）……辰卜王贞：亡于多子？（林1.14.5）壬申卜率：亡多子？（明1018）
丙午卜古贞：亡此祸？贞：勿亡？（27199）

以上诸例“为”字，皆可读慰、搯，有安抚、慰藉之意。又=今水，裸河燎？十月为在鬥。（甲1152）为当读“巡”谓巡狩。

不通过形义和音义的结合，只望外形，“浅尝辄止”，很难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内容。

22, 释章





𠄎_金

释章 表示用“𠄎”雕刻刀刻成田○形的“环章璋”玉器之意。由玉器的“环章”的文彩、花纹，引申为文章、花纹……等意。右讹作：𠄎，𠄎变为𠄎、𠄎，……（用𠄎小刀刻制玉器，只能示意而已，坚玉只能琢磨，不能刀刻的。）
(浅说 P. 310)

康殷也指出《说文》：“章，毕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的误解。但他自己从篆刻玉之说，也不自便，兄上抬符中的自白。当然他将𠄎望成小刀，田望成“璋”，也总归自圆其说的。而且他的新说看来往之比《说文》旧说更为有据，初学者听了更是叹服。但是成年人就会想一想，刀彫的玉器那么多，为什么不是“环”而是“章”呢？“环”从玉叢声，叢有因意，可以理解，“章”在音义上难道没有什么内涵么？《易·垢卦》：“品物咸章”注：“章，明也。”《正韵》：“章，著也。”“章”又是“彰”的本字，它如果是“璋”这种玉器，那么是否有“明亮”、“显著”的特点呢？而且“𠄎”是刀具吗？璋作田○形吗？

即使从“望形生意”的起码要求看，因“璋”金文作“章”，而以“章”的形义来源为“璋”，用辛小刀形田来表示，已经难以成立，因为“璋”既非圆形玉器，也无孔可以穿辛作串状。《诗·大雅》：“济济辟王，左右奉璋。”传：“半圭曰璋。”《辞源》谓“其形犹如圭之上端斜削去一角，”显然与辛穿透的田形不符。“辛”望成“小刀”也只有“别具慧眼”才行。常人是很难领会和赞同的。

我大学时代的文字学老师，《中国字例》一书的作者高鸿缙先生，他释金文“章”为：“辛”与“日”的“穿合结构”，看来有他独到的见解，我曾加以申说，写了《试论古文字的穿合结构》一文，载《汉字的源和流》（湖北辞书出版社，86年10月第一版）今将《释章》一节摘要介绍如下：

高鸿缙先生释“章”谓：“由日与辛穿合而成。”“日”代表太阳、白天、阳光，不会有异议。“辛”是“新”即“薪”的组成部分，甲骨文作：、、、，象人用斧斤砍柴火（炊薪）之形，它是“薪”的本字，古人深知保护环境，屋院前后种树，

每年砍下新枝供炊爨之用，不动老本，来年再生再伐，所以“薪”引申为新旧的“新”，再加草头作“薪”代表本义。从甲骨文所示砍下的部分是“辛”（其实代表新枝，辛也有枝的古音，梓从辛得声，𠂔从𠂔，读标识的志，𠂔是𠂔的省文，是意符兼声符），即“老树上砍下的新枝”。《释名》：“辛，新也。”《律书》：“辛者，言万物之新生，故曰辛。”辛、亲、新、薪，原来是一字孳乳。原始人类很早就习惯用石斧砍下树枝作标识，所以“辛”在古文字结构中，往往代表“标志”的“识”。甲骨文“识”作𠂔，表示武器上的款识标记。知识的“识”加了口旁作：𠂔，以后又加言旁作“識”。卜辞中𠂔也用作旗帜的“幟”。

至今农村集市贸易，农民还往往在自己需要出售的商品上插上树枝或草圈作标志。商品的“商”从“辛”，童、妾、竟、業等字从辛或从𠂔，无非说他们曾经在头上插过标志，是从奴隶人口市场购买来的奴隶出身的身份。郭老以“辛”为黥墨刺字的刀具，在奴隶额面上刺字，也是打上标志，也有事类根据，但是用刀刻字，究竟没有插上树枝

方便和普遍。从历史发展看，以树枝“辛”作各种标志，较奴隶社会刺字黥墨作奴隶标志，时间更早，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何况从奴隶主追求声色享乐的角度看，对好端端的心爱的“孩童美妾”，横施黥墨于头面，损坏其容颜，也没有什么必要。总之，从情理和文字形体看，“辛”作为刀具是缺乏有力证据的。（甲骨文，岂不成用斧砍小刀？）

“章”的本义是“彰”是“明”。《尚书·洪范》：“俊民用章”注：“章，明也。”《伊训》：“嘉言孔彰。”《广韵》：“彰，明也。”《正韵》：“彰，著也。”，章、彰为一字孳乳。作为乐章、文章，渊源于殷代的章甫、章服，崇拜太阳的殷人，用五采辉煌的图案施于冠服，区别阶级地位的高低，突出贵族身分的显赫。《周礼·仪礼》：“章甫，殷道也。”注：“章，明也。”

“章”字，从日从辛，是“穿合结构”，正好表述“辛”（标志）在先天化日之下“彰明较著”（显著、明白）的含义。至今，现代汉语中：徽章、图章、校章、勋章、规章，以至章程、章法等的“章”字，许多都还保留了叫人看了“明白”的基本含义。

23. 释良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 释良

形未明。篆仍相承作：𠂔，未讹。许误解作“从𠂔省”。金文家遂误以𠂔为良。

(浅说 P. 614)

康殷既承认“形未明”，即以他的“望形生意”没有凑效，字还是未知数，但他却斗胆作出：篆文未讹和许慎解释又错了的结论，对自己未明的事物怎能分析它的是是非非呢？

叫我“望形生意”，我会认为甲骨文𠂔和𠂔是两个字，而不是一了字。

𠂔字从《，从口，代表水流河川，淹没或冲击城市，是甲骨文部件𠂔、金文部件𠂔、𠂔，或篆文𠂔的古字。《说文》：“𠂔，四方有水自𠂔城池者，从川从邑。𠂔，籀文𠂔。

这个𠂔字和𠂔字都是“穿合结构”，结构体例相同，将两字读为一字，是很自然的。特别女旁的𠂔，𠂔读释作娘；犬旁的𠂔释作狼，另有獠字，是容易当作内证、旁证的。

总之，从卜辞文例看，如𠂔作人名，没有作𠂔的；子𠂔作人名也不作𠂔，两字形体

虽然相近，用法却各异，姑分为二字，释邕之古文，从《（同川）》与口（城）穿合结构。

良、良、良、良、良、良、甲 良、甲郎

良、良、良、良、良、良、良 金

讹变之迹，从良到良，从良到良，从良到良，是很清楚的，说篆文未讹，是因为未明它的形义来源。说穿字很简单，良字原由“日”和“申”（申即电）两个部件组合，关键是它也是“穿合结构”。用康先生的话说，十分大胆和富于想像力，闪电穿日而过，一截子在日上，一截子在日下，日被日拦腰遮断了，没有高鸿缙先生提供“穿合结构”学说，和发现同体例的一些字，是较难看出“良”字结构中包含着“日”和“申”两个部件的。

“良”由“日”和“电”两个发光体穿合组成，本身代表明亮、光亮的“亮”是不难理解的。“良”即“眼”、“娘”、“朗”的本字，人们喜欢光明，厌恶黑暗，引申良（亮）为“美善”之意。后又假“亮”代光明的“良”字，“良”的形义来源就淹没了。

24. 释卓

𠩺 金见籀字 𠩺 金

释卓，在𠩺旨下加
 丿形，意未明。或示借旨声为字之意，即说
 文讹作𠩺，误以丿为甲，因讹为𠩺，解作：
 “高也。”又误谓出：“早匕为卓，匕尸为
 印，皆同意”之说。自欺之甚，不足为训。
 汉分作卓，楷作卓，都胜许氏篆。

(浅说 P. 610)

康殷评许慎《说文》对卓字的形义来源
 释为“早匕为卓”有不同看法，不同意许说，
 是很有见地的，但他说“在𠩺下加丿形”以
 𠩺为旨，也是不确的。古文字“旨”为甘旨
 美味，从口或从曰（甘），不从日，不应以
 楷书说古文字，我曾在《古代食人之风》一
 文中释𠩺、𠩺、𠩺、𠩺为“食人”味美的表
 意字，𠩺，为两人通统吃掉的表意字，也在
 “望形生意”之列，但应力求考释的文字，
 能经得起语言检验。让我们共同探讨“卓”
 字的形义来源。①《武大学报》84年4期刊。

《说文》提供的：“卓，高也。”正是我
 们结合形义和音义的重要依据。甲骨文，𠩺
 从日、从丿（𠩺）；金文部件作：𠩺，

金文“卓”部件稍变，从日从千，还是穿合结构。𠂇、𠂈作数字的“十百为千”的“千”用，它是借音字，如蝎子的蝎为千万的“萬”一样。从字形分析，是在人体的腿骨上打一点或一画，指示“骨”的部位，疑为“骨”和躯干的“幹”初文，骨、幹为千的右起形声字。从干的“奸”，干古音与千音近，为区别词义，各有小变。

农民起早摸黑，到田地里干活，经常是在晨曦中，天还朦朧，直到太阳照腿骨，太阳照屁股了，以表“日上三竿”，天已大明，同样刻画了日高天明的景象，不同的只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取材略有不同，不影响音义的变化。

篆文关于“卓”字，形义来源的分析，确有失误，大约把金文形体误析为“𠂇”即“𠂈”的上部，又将“日”与“千”的下部误合为“早”，从而产生了许说“早匕为卓”。学术问题，康殷先生可以讨论，似不必作为“自欺欺世”，非常激动，许慎作官不大，当了“浚长”，管一段水利工程吧，活着时并没有机会出版，身后还是儿子到处叩头说情，得以流传，苛责于他，似乎言重了。卓，

从日从丰，都是“穿合结构”。丨、丰为杙的初文，代表直立的木杙、标竿，太阳已经爬高，从标竿看，已经“日上三竿”，天大明了，从日高引申为一切事物的高超、高明，本意日高则明，即“大天白亮”之意遂晦。

卓，是“晔”的本字，专用作高意后，再加“日”旁，尊乳为“晔”，《玉篇》：“晔，明盛兒。”高明，由具体的“日”上“标竿”，抽象为“卓绝”、“卓异”、“卓犖”、“卓尔不群”等超然出众的含义。

字形分析，卓字从日从丰，以日高天明表意，也反映在古汉语词汇中，如“卓午”，《李白戏杜》：“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卓午指正午，是立竿测日，太阳中天，日影聚于竿底，称“卓午”。又有“卓锡”一语，锡为锡杖，僧人所持的禅杖，卓，柱立。因而在文学语言中高僧的居停称作“卓锡”。元诗：“道林卓锡旧种此，彷彿于今八百年。”“卓锡”也是从古代树立标杆测日的习俗延伸出来的。苏轼诗：“无地容锥卓，年来转党贫。”卓训树立是《辞源》所立六义项之一，结合卓字形体，它的形义来源，就不难理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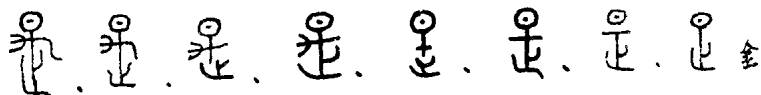
25, 释是



𠂔、𠂔、𠂔 金 释是 未见于甲文，
早金文，概亦周人文字，多出现于西周中季
以后的铜器，疑即爱季之爱的𠂔、𠂔、𠂔的
省讹形，省去头身，借爱声以为是，古声近
同，晚周更省作𠂔，篆同，许误作“从日正”。
详拙微一释爱……暖。（浅说 P.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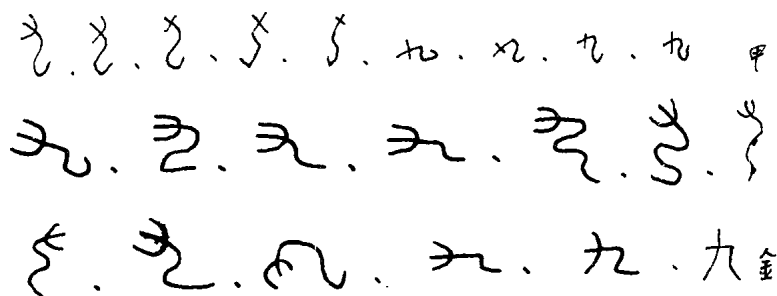
“是”的形义来源，还是未解的难题，《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显篆文对照金文，发展脉络是清楚的，析形“从日正”，是不能令人信服和满意的。前辈学者亦作了一些探索，郭沫若谓：是亦即匙，象匙形，从又或一，以示其柄，手所执之处也，从止，乃趾之初文，言匙柄之端挂于鼎唇者，乃匙之趾，故是与匙实古今字，是假为是非若彼是字，而本义废矣。（金考P.240）

高鸿缙师以为：古文从习（手）遯日光，从止，止为脚，有行走意，是之本意当为审谛安行。（字例 3.15）康殷说亦是一家之言。










分析部件，从日从九从止，九变为又。

故高师有“遯日”之说，“九”是“是”字形义来源的关键。它的变化之迹：𠄎、𠄎、一、一，是很清楚的，一与止相连，产生了篆文“从日正”的说法。日为太阳，止为趾，各家除郭老说趾外，并无异议。



从甲骨文、金文“九”字形体看，是一种蜿蜒的爬虫形状，结合音义和“龙的传人”的历史背景看，“九龙”即“句龙”，也就是“龙子无角者”的小龙、幼龙“虬”（虬）。“虬”借为数字“九”后，甲骨文以𠄎、𠄎、𠄎、𠄎……以尾内端和无角，区别于龙。龙、虫是一码事，从龙图腾的观点看，“一切有生之物都是‘虫’”，《大戴礼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有介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连人都是“裸虫”，还有什么动物不是虫呢？
虬，既是幼龙，句龙，小马叫驹、小狗叫狗、
小鸟叫鸢、小猪叫豮、小水叫沟、小泽尘垢亦
作垢，……它们是同一语源的词，小虎也叫狗。
连小人的昵称也叫“狗子”、“阿狗”。狗和
人的关系是动物中最古老和最密切的，“九”
作为象形文字，代表虬龙，也代表“狗”，如
，象狗匍匐地面，金文宫室的“宫”作
，也作：、、、、……，即宫
加“九”，代表有狗看守的深宫、宫禁。铭文
《伯肅卣》：“伯肅作厥寗室室。”寗
室即宫室。《参盂》：“鬲于参宫。”即参
宫。《金文编》宫与寗、完列为二字，从发
展看，原为一字，后分为二，仍可通用。

在“是”字最早的篆字形体中，日代表
阳光，又指犬助人狩猎搜索猎物，止即趾，
代表捕捉、追踪的猎物蹄迹，联系音义，“是”
是“跂”（蹄）的初文，追踪蹄迹时，要辨
别真伪是非，排除干扰，所以引申、假借为
是非的“是”，也虚化为“这”（此）指
示代词的“是”，都和狩猎“审误”蹄迹有
关。引申抽象为“是”后，再加“足”旁为
“跂”，异体作：“蹄”、“蹠”。

古代以渔猎为生的居民，或者说处于洪荒环境中的祖先，有很强的判断行踪足迹的能力，如果是毒蛇猛兽的踪迹，就要逃避或防藩，如果是可供食用的动物，就要判断出种类、数量、行进速度等，加以追捕猎取，乃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功，依人类感觉器官的眼睛，具有胜于耳朵、鼻子的感受能力。

“是”是“睪”的初文，表示动物的蹄通行踪，从而也孳乳一些音义有关的字，如睪（蹄）：“理也，审蹄也。”媿：“妍黠也。”睪：“远视”，又同睪，看。睪：《说文》：“显也。”由判断睪迹，明了情况，转意为安全。提：“行兇。”提：“携也。”《诗·魏风》：“好人提提。”疏：“行步安舒而审蹄也。”提：“水清见底。”堤：“防也。”《康熙字典》：“物不安者曰堤，《淮南·论言训》：“瓶甌有堤。”寔：“止也，安止。”提：《正韵》：“福也、安也。”提：“丹黄色，土地和兵服的颜色。”睪，《说文》：“鸟之彊羽。”提：“衣厚提提。”

古文字睪，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动物睪迹，“九”有代表“狗”的可能，也有代表被追踪的其他动物行迹的可能。軌，驯车辙。内，《说文》：“兽足蹠地也，象形，九声。或作𨾏。”

26, 释米

𥽿，𥽿金 未明何形，待考。许：米，辨别也，象兽指爪分别也。尚难由古文字形中证实，辨认，而古文中也少有此类象形之例。（说文部首 p. 5）

以上是康殷对米字的见解，我们为了加深对“是”字形义来源的理解，对这个与狩猎与猎物踪迹有关的字，及由它组合的一些字作些探索，借以说明《说文》往：蕴藏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线索，视而不睬多可惜。

米，《六书正讹》：“本兽指爪，借为别辨字，凡審、释、悉、番之类从此。”

《唐韵》：“辨本字。”

米甲，象狗爪或其他兽爪学在地上的脚印，为了与“米”字区别，右写作：𥽿，引申为辨别的“辨”右，加田猎的“田”于下作：番，代表兽蹄迹。番又用作姓氏和轮番的番，再加“足”旁作：蹯，也作蹯。《集韵》：“番，兽足。”《说文》古文作：𥽿。谓：“兽足谓之番，从米，田象其掌。”田不象掌，与草加田作𦰩同意，表田猎之意。《左文元年》：“会熊蹯。”注：“熊掌。”甲骨文米，也借作：燔。米、番、蹯本一字。

𡵓、𡵔、𡵕、𡵖、𡵗、𡵘、𡵙









𡵓、𡵔 篆 《说文》：“𡵓，悉也。知𡵓諦也。从宀从米。”徐锴曰：“宀，覆也。米，别也。色覆而深别之𡵓悉也。”

按，𡵓、𡵔，本源于狩猎生活中，审辨区别禽兽的蹠迹。𡵓、𡵔即审蹠。𡵓字从宀，当为“入”字的误解，“入”代表人腿足迹，如“字”、“穴”、“冢”等字所从的宀，皆为下肢，详《古文字从大省变为入有关的字》（爰录刊于《武汉大学学报》89·6）米、𡵕为“蹠”的初文。《增韵》：“蹠，详也。熟究也。”宀，理解为居所，在室内留蹠人兽的蹠迹，就脱离了生活实际。











𡵖，《说文》：“详尽也。从心从米。”《广韵》：“谙究也；知也。”也是战斗生活或狩猎中，掌握敌踪或兽迹创造的文字，表示心中对敌踪瞭如指掌。

𡵗，《说文》：“解也。从米，米取其分别物也，从𡵗声。”米，为蹠蹠，审辨后疑问消释，引申为解释、释放等含义。

27. 释夏



 金 不释  即  形之稍讹。
 也即  的变形，金字即作  一手向上指
 日状， 上指日以示日光炎  炽——“夏
 日之日”……（浅说 P. 36）

康殷据业已考释的《鄂君启节》和印铍
 文字的“夏”，逆推下趾讹变为女之迹，大
 致无误，今将《金文编》夏字摘录于下：

我们对照一下，他的

“一手向上指日状”和他画的右附
 插图，实际可以看出他口头上奉行的
 的“望形生意”原则（尽管有片面
 性），在实践中往又是“生意绘形”、
 “按意择形”甚至在某些文字考释中
 “立意改形”。客观一点，全部著录

的金文，无一例是上指日的，日的高度无一
 例高于人体，第二、三例《鄂君启节》“夏”
 字，忠实地“望形”，应该是“手捧太阳”，
 难道画家的眼力看不出这点事实吗？当然不
 是，是因为受他自己方法上的“望形生意”



的局限性。“手捧太阳”不便“生意”，就选择他自己便于生意的形体立说，立说之后，又“画成其形”以迁就他“师心自用”的己意，不是把文字提供的形象作为重要信息和研究的出发点，去联系语言，去联系历史背景，去作多方面科学的综合研究，特别在文字内在矛盾的语言因素（内容）和图画因素（形式）的主次上，颠倒了顺序，把矛盾的次要方面（文字的形体）当作主要方面；把矛盾主要方面（文字的音义）当作次要方面，甚至根本不提，在他考释的文字中不知有多少，仅以说象什么形，什么什么状，完全不说它是什么字，例如前举“象形文字”的“耿”（𧇊），他就说：“象戴大耳怪兽形面具的人形。”说“𧇊”谓“一般象牛耳”（其实象猪耳），全不顾“牛耳”与“𧇊”音义上有什么联系。难道凭“眼力”牛耳、猪耳都不分吗？不，因为他先有了“盟”，即“盟”是“立牛耳于盘盂”的“立意”，再去“望形”，猪八戒的耳朵只好长到牛魔王头上去了。这是他的文字学基本理论上的缺陷，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他的理论，不知他煞费苦心的作多少“冥思苦想”，但大

多脱离语言实际，脱离历史实际，为初学者所仰慕，为习古文字的同行人所扼腕。

同一个金文“夏”字，同样是“望形生意”，康殷先生“望”出了：‘一手向上指日状，以示日光炎炽——“夏日之日”’。夏泳“望”金文中确有“手捧太阳”的“夏”字。我看叫大家“望”，“望”字面前人人平等，肯定会“望”出千奇百怪的说法，把“☉”望成“牛眼睛”，望成“乳房”都有可能，所以，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望形生意”，和完全不重视“形象思维”提供的文字信息，同样是不足取的。

“望”出“手捧太阳”，仅是一个起码的信息，如果匆忙凭“灵感”去“生意”，必然堕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一定要联系所有的“夏”字形义材料，语言文献材料，关于猕猴图腾祖先崇拜的传说、太阳崇拜的民俗等，一句话：字形结合语言材料和历史背景去研究。

𡗗 𡗘 𡗙

我在学习楚史的过程

中知芈姓在金文中作：𡗚。

姁与奶是一字，☉是☉的

省文，不是太阳是乳房“奶”，又是太阳又是

𡗚 𡗛 𡗜 𡗝

“奶”，因为楚人崇拜太阳（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的乐章），崇拜母性的生殖、生命女神（山鬼即山夔，鸟的是女猴王），把它画作生命泉源的乳房，把乳房画作生命泉源太阳，应该说是天才的印象派杰作。太阳毕竟只有一个，是两了省变来的，是一了乳房即“奶”，不是“日”，“奶”读“孃”省作“孃”，是楚姓的始祖母，从《山鬼》提供的形象看，是“夔”，是“猴猴”的“猴”。“猴猴”就是“母猴”，就是“楚人沐猴而冠”的“沐猴”。夔巫是楚先的发祥地，唐佚还“两岫猿声啼不住”，以猴猴作图腾，女性叫“猴”，转入男性中心改称“夔”，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神猴”、“神猴”，是炎帝和祝融的始祖，是生命生殖之神，也是火



神和太阳神。附长沙《楚帛书》一角，文字为“夔司夏”，也是“夏之神”的猴猴“捧着太阳”

给人
85

间送来光明、温暖，和植物的生长成熟，应该是“帛书”、“帛画”的含义。“夔”画的猿猴形状，与甲骨文合，与金文也基本一致，画上虽没有“手捧日”的情景，但在“夔司夏”的“夏”字作：𠂔形，联系上举《邳伯𠂔》金文看，确是“手捧日”讹变来的。另外画了茂密的“生命之树”表示夏天的特色，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

康殷先生经常挖苦《说文》，自己又经常承袭其旧说，上这位“大儒”之当而不知；也经常挖苦“现代大师”的“巧说”，但也经常迷信其巧说，如商代人们只知春秋二季，甲骨文中没有“冬”字和“夏”字等，都是和“民为奴隶，刺瞎眼睛”一类脱离历史事实的一家言的盲从者。

* * * * *

难道看不出树木茂密的夏日之象吗？难道看不出年和季的关系，年和季的差别吗？“牙”是“芽”的初文，“牙”声的字读牙和夏才对，为什么不读“牙”若“夏”而要读“屯”若“春”呢？主要是先抱有殷商时代只知两季而尚不知四季的成见。

丁酉卜寺贞：今耒王勿黍？……今耒王黍于南……入于南泚？（续1.53.3）

耒耒不受黍年？（粹881）

令众人黍，入羃方鋤田？贞：勿令众人？六月。（前7.28.4）

〔今〕丰亡祸？六月。（粹1388）





《说文》：“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齐民要术》引《记胜之书》曰：“黍者，暑也，种者不待暑。”又谓：“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四时月令》：“四月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夏至先后二日，可种黍。”种黍的季节不待暑天夏日，时令不饶人，耒当释牙若夏，还是释屯若春，联系生产音义自明。



丰还有作人姓名的卜辞，“王伐多牙若于上下？”（乙4119）“贞：翌甲午用多牙（夏）？”（乙7128）“贞：用侯牙自上甲十〔示〕？”（序1132）“牙”即亡国名夏人，顺理成章，释丰为“屯”，无所为说。



《三字石经》“夏”作：𡗗，与𡗗略同，𡗗、𡗗与𡗗的变化过程也是明白的。至于𡗗应从“夏”作为乐舞的角度去理解，非断股。

28. 释戡


 甲 不 释

象仗戡斧形而立，耀武扬威的人形，在卜辞里，都是殷王所祭祀的对象，甲文形很少，概皆此形之省去斧形之文，愚释为“夏后氏”之夏的本字，省而作，先秦作，概亦此形之讹文，夏人概即以此威武善战之人……为名，并非以一般人形的夏为名的。详《微》释夏。（浅说 p.35）

康殷书中以为“夏”，戡成为（夏二）、暖为（夏三），以“夏一”为“夏二”之省文，又是他滥用“省文”“讹字”的又一字例。只要两字有部分相同，少部件的一字，他就可以说成是多部件一字的省文。如前释的（𣎵、𣎵），他就说是“戏”的省文。完全不顾音义和文例内容，是否容许。

他释戡为“夏后氏”之“夏”的本字，即“夏”是“戡”的省文，他在两字之间还夹杂了一字，他来定作“𣎵”，释“𣎵”即“𣎵”。按他的逻辑，完全有可能释作夏后氏“夏”的本字，表示他是氏族酋长，以凭武力建立了王朝，戡、𣎵一字异体，总

之，如果不受语言材料的限制，“望形生意”有很大的随意性。他所以没有释“𣎵”为其他的字，是因为郭沫若已释：“有柴爨祀無敢𣎵（𣎵）”语句和词性不容许释作“𣎵”的本字，才改弦易辙释为“酌”（酌），但是从他“𣎵一”、“𣎵二”、“𣎵三”的排列顺序看，他原是安排为“𣎵二”的，大约这种更动，是见到了郭说之后才被迫作出的，否则顺序应排列在“𣎵三”之后。

铭文可以改变“望形生意”的初衷，卜辞同样可以证明康殷释“𣎵成”为“𣎵”本字无据，它们是音义用法完全不同的字。

“𣎵”用作动词的文例：贞：呼𣎵吾方：（前6.18.5）壬申卜般贞：以人呼𣎵吾……？（掇2.117）甲午卜亘贞：以与呼𣎵……？（佚378）呼𣎵……？（前6.18.6）癸卯……贞：令……𣎵成方，亡……？（75.18）

𣎵，从字形看是“𣎵”手执钺于身后，搞突然袭击的形状。联系文例内容，当为袭击、偷袭的“𣎵”本字。“𣎵”是“衣服上的罩衣，有垂衣的意思”，也有掩蔽之意（外衣掩蔽内衣），所以兼代了“𣎵”的本字。以三战争卜辞中的“𣎵”应读“𣎵”，意掩蔽。

另一类用法，就是康殷说的“都是殷王所祭祀的对象”。文例是：壬辰卜：其祭年或燎又羌？兹用。（续1.51.5）夏或以声类求之当为“契”，古籍中或作“高”。其祭年于契虫裸又大雨？（粹16）……卜：其祭年于契燎二牛？（名1.24.9）其祭雨于契燎九牢？（粹15）乙未卜贞：于契告籥（蝗虫）？（存1.196）贞：呼刚目……先、河、……契、……？（字3.40）戊申卜：燎于契雨？（南明423）乙亥贞：裸燎于契？（甲562）乙卯卜：不雨，契宗木率……？（南明442）于契宗裸又雨？（甲779）……

契，是殷家始祖，与河比次，设有宗庙，是求雨、告虫灾的保护者，无一例免祸于殷王的，宜是祖契，但卜辞数量偏少，疑尚有他称，实与契为一人，待考。按《殷本纪》：帝尝次妃简狄吞玄鸟蛋，因孕生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契于商，赐子姓。成汤是契的十四世孙，从契到汤曾八迁国都。

卜辞中“夏”（康殷说），各家多释“夏高祖”，王国维以为即夏，显然是契的长辈（是否生父可以讨论，因为帝偕有与夏为一人之说），说“夏”为“夏”与“夏”同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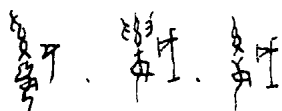
人，似不足信，因为提供的论据只有一条假设，即“夏”为“𤝵”省文。我们从卜辞作动词作“𤝵”（𤝵）的音义，推知“𤝵”作祖先人名当为“契”，他与帝喾是同性、父子关系，辈分不同，都和“夔”（狢猴）有关，但一藏钱，一无钱，无由说“夔”与“𤝵”是一人，“夏”为“𤝵”省文。

看见一丁不认识的字，只认识半边，就说它是那半边部件的繁体，半边是它的省文，这样行么？如果“𤝵”字不认识，就说它是𤝵的繁体，𤝵是𤝵的省文，这行么？胡厚宣教授释“𤝵”为“𤝵”繁体，“𤝵”为“𤝵”省文，除了字形有根据外，主要是经得起文献语言的考验。康殷望形生意，把“𤝵”释作“𤝵”，把“𤝵”混在“方”字一起，并认为“方”所象未甚明，疑是特殊的人形。𤝵象人颈加刀，表咔嚓之意；方、𤝵从刀，人和刀字形竟似，单凭“望形生意”，不联系文例，难免要望错。

前面释“𤝵”一节中，“手捧太阳说”（《邳伯𤝵》与别形体）是针对“手指太阳”说的，太阳之母手捧太阳儿子，也可通说，但就多数字形看，以“夔司夏”之“司”含义去

理解比较妥当，联系神话传说，是一位管理太阳和夏天的巨灵，巨灵的名字叫“夔”矣。

29. 释𣦵(伐)

 ... 甲 不释

夏注(对照卜辞文例，第一字为矣，“唯哉矣不征？”非𣦵字)象牵“𣦵”“𣦵”以受琴……字形与篆文𣦵较近，姑释为𣦵，或殺、剝……(浅说P402)

以“望形生意”主说，康殷以为杀琴奴隶的“𣦵”、“殺”字，是无可非议的。并释“矣”为“𣦵”省文，从而释“𣦵”似可信，但是联系卜辞文例，就不如胡厚宣教授释伐为喜，“伐”既可作动词杀人牲用，又可以作“人牲”的名词用，读“杀”就只适用于作动词的文例，难以通读作名词的文例。

裸崔至……卩小辛三辛又𣦵(伐)二？(殷50) 禽来𣦵(夏) 𣦵(伐)十二人？(佚151) 丁酉卜古贞：元执𣦵(濮) 𣦵(伐)？(前6.29.5)

作动词的文例：丙寅卜贞：王𣦵(伐)多牙(夏) [不] 若于下乙？贞：王𣦵(伐)多牙(夏) 若于下乙？(乙4119)。他例从略。

30, 𠂔、逆



圖



甲

並

釋

𠂔

即倒人形，古文每用此形以表示死人、被杀害、被刺盲……的战俘、奴隶之形，卜辞里用𠂔表示杀人以为“压胜”注“祭牲”咒杀意，如“王于宗门𠂔羌”即卜问“王在宗门处死战俘？”“弗𠂔紮”即卜问“要不要把捆绑的人弄死？”……都是动词。



象一人抗戈并辜一“𠂔”倒人将斫之状，……（浅说 P. 9-10）

秉殷还画了图表，表示右揭图形文字是𠂔和逆的繁体，而𠂔和逆的形义来源是“斫人之状”的右揭图形文字。𠂔、逆为省文。

他也引用了“逆羌”的卜辞文例，但是按他的望形生意“处死”的含义去通谈的。图形文字与“𠂔”之间，只有一个𠂔部件相同，就断定“𠂔”为其省文，即一字繁简异体，“某省作某”，是不足取的。试看卜辞文例：

𠂔𠂔娥？（乙8711）𠂔𠂔妣？𠂔𠂔戎？
𠂔娥？祭亥卜：𠂔𠂔？（乙8896）贞：呼取
𠂔？（乙6948）己巳贞：王来逆有若？己
巳贞：王逆紮有若？贞：王从逆紮？从逆紮

亡若？（邲3·44·10） 甲戌卜次：田南取逆弱？
（前4·53·2） 贞：禘其𤄎（凶）？（后2·10·4）
辛未卜般贞：王勿逆伐吾方，下上弗若，不
我其授佑？八月。（续1·36·5） 贞：吾方其
来，王逆伐？王勿逆伐？（金508） 辛…贞：
王其逆？王于宗门逆羌？壬戌贞：王逆禽以
羌？于滴王逆以羌？（甲896） 王于南门逆
羌？（南明730） 庚辰王卜在棘贞：今日其
逆旅以繫于东单亡灾？（存2·917）

以上文例没有一条具有“杀人”“被杀
害”“被刺首”和“处死”的含义。“王逆
羌”并非“王处死羌”，而是“王逆禽以羌”
大将禽送来羌奴，殷王亲去迎接凯旋的禽，
举行献俘的礼仪。王于宗门逆羌、于滴、于
南门不过选择举行献俘——羌在何处广场为宜。
以为是殷王去处死羌俘，实是误会；省略的
原意，殷王也不会忙着当刽子手去行刑。

其他，逆有作地名用的多例，也有作人
名的（上举禘其凶？）都看不出“死”意。
“王逆伐吾方”是吾方入侵，殷王出击迎战
之意。逆的本文是顺逆、逆反的“逆”，用
倒大来表示，引申为迎接，对方顺路来，反
方向去迎他，叫逆。逆境或有不顺意，不至

于要命有死人的含义。“逆”是常用词汇，有一定的稳定性。《说文》：“逆，迎也。”“乖，不顺也。”基本是正确的。《辞源》罗列了：①迎。②受。③预先。④倒向。⑤不顺。⑥反常。⑦叛乱。⑧拒。⑨奏事上书。一共九项义项，包括所有的词条，都没有康殷所说的处死之意。

康殷先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据他书上写的看，他“望形生意”看到了𠂔字部件中有了“乖”字，这半边手舒凶器，当然凭“眼力”看出了有“处死”之意，“处死”好说，具体是什么字，要联系语言材料要繁难得多，就用他惯于采取的轻巧方法，说“乖”就是它的省文，它就是“乖”的本字，从而“乖”“逆”的本文就是“处死”和其他类似的含义了。

他用他自己创造的方法考释了不少字，可以说“自成体系”特别对许多大家认为难以考释的字，他能用以上方法创造形义，使许多初学者叹服。当《说文》和“现代大师们”与他意见不合时，他就会用：“许因误解作‘不顺也’……‘迎也’……都非原意。”反正许慎和别人不会找他的麻烦。

康殷所引卜辞：“王于宗门弗羌”，并理解为“王在宗门处死战俘。”“弗弗絜”理解为“卜问要不要把捆绑着的人弄死？”从而论证“弗”有“处死”的含义，是错误的。我们把有关卜辞列举几条，就知道实际内容是殷王逆（迎接）部将禽凯旋献俘、献羌，不是“殷王处死战俘”。

辛丑卜贞：禽以（致）羌，王于门谢（谢）？（合1.9.4）王囙禽以（致）絜？（合2.31.8）畀禽往追羌？（前5.27.1）禽于……众……宗出……？（京1074）禽彝岁羌卅……于宗用？（林2.3.11）卜辞中有许多禽参加征战和亲自主持祭祀的纪录，显然是王亲国戚的大贵族，也许就是王叔或母舅，殷王迎接他胜利归来，谢他的出征（戡王事），是理所当然的。

31. 释蹶



籀文

康释弗非是。字从大，一手持钺，一手引倒置之敌人，表示击敌，使之僵

毙。蹶、蹶俱有僵毙之意。蹶与仆有音义联系，~~为~~倒卧地上的僵仆。蹶，《说文》亦训

“僵也。”《史记·孙子传》：“蹶上将。”注：“犹挫也。”《庄子·人间训》：“为崩为蹶。”《荀子·儒效篇》：“竭蹶而趋之。”注：“竭蹶，颠倒也。”俞文读蹶，似较读踬，尤为帖切，而且古人也有以此为姓氏的。《诗·大雅》：“蹶父之子。”“蹶父孔武。”疏：“知蹶父卿士者，以韩侯娶妻必于贵族，蹶氏父字。”

蹶，从战争蹶敌，扩大到疾病的《史记·扁鹊传》：“暴蹶。”，也扩大到自然界《左襄十九年》：“是谓蹶其木。”另一方面也从踬敌引申为行动敏捷和嘉美的含义。《诗·唐风》：“良士蹶。”传：“动而敏于事。”《尔雅·释诂》：“蹶，动也。蹶，敏也。”又“蹶，嘉也。”

蹶亦通擻，《说文》：“擻，手有所把也。一曰击也，投也。”《唐书·褚遂良传》：“擻高昌，纓突厥。”《韩诗外传》：“草木根茎浅末必擻也；飘风兴，暴雨坠则擻必先矣。”蹶字所从的𢇛，由𢇛获得音义，与𢇛同，《说文》：“𢇛，气也。从彡从𢇛从欠，𢇛，或省。”𢇛为表意符号，象形表意图形文字的蹶，也包括了“𢇛”的部件，故释蹶。

32, 释戕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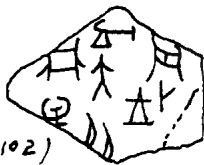
甲

不释

象以斧斫人，人

首飞落状，甲文失首，前人已知……象杀人状，
在卜辞中仅一见，或以多作 戕…… 戕、戕、
卜词也多用以表示杀人牲、行刑等，……

(浅说 p. 403) 康殷释 = 戕 (戕) 又附地释
为“戕”的 戕，谓多作此。看来戕、戕、戕
等，只要斧钺杀人的，他确实从图画形体
看出了大意，但具体说什么字，他写作戕，
暗透露是他所谓的“戕”（实际是戕）和
“戕”（实际与戕无失，详前释源），总之
和他考释大多数文字一样，停留在图画印象
的初级阶段，想要深入一步，就东拉西扯，
混杂不清。不知有多少不同内容的字，他都
以臆面舞说之，实际上是把内容丰富的古文字
，加以简单化和新的公式化（如他的有文
说）。



甲骨文 戕，从钺斫人头形，

文例：…辰卜：王 戕 站…… (京 3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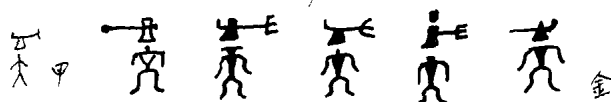
站是戕、剔的初文，象剔顺

京 3102

的奴隶，卜辞有：勿呼取站？（珠 23）又妣
庚五站十字？不用。（佚 897）戕（抗）站？

勿成站？（乙2594）站代表驯服的奴隶，平时供奴隶主役使，甚至供奴隶主作肉食祭品，卜辞中多有反映。“王笑站……”似可读“王成比”即“王盛饗……”之意。

《左传二年》：“以成宋乱。”注：“成犹平也。”《国语》：“吴晋争长未成。”《晋语》：“民无成君。”注：“成，定也。”《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丁，既是声符，也是代表敌人头顶的义符，结合甲骨文和金文提供的形体：





从砍下敌人头顶表示胜利和成就的象形表意字，简化为表意兼形声字的过程，是比较明显的。成作为姓氏，也是很古老的。

甲骨文的成（成）多作为大乙唐（汤）的美称，因为他是用武力讨灭夏桀，奠定商王朝的开国之君。周代的成王，也是以武力平定叛乱，奠定周代江山的君主。《周书·谥法》：“安民立政曰成。”成亦训毕、训终，从字形看，以斧钺砍下敌首表示战斗胜利和终结。

33, 释戏. 擗











旧释擗。象人跪坐执戈之状，作跪表示戒备之意，……许误解为“击蹠也”。字形何尝有什么“击蹠之形”？纯属子虚乌有之论。擗、𢇛形后省去人形，只作双手执戈的局部特写：𢇛甲、𢇛、𢇛金，并释戒。

(浅说 P. 444-445)

𢇛、𢇛，康殷推翻许说，改释为“戒”，这种探讨是值得尝试的，但康殷的尝试有将字形“加工减工”作简单化推理之嫌，根本的弱点，还是脱离语言的倾向，经不起语言文词的检验。

他在其书中曾释𢇛为“弄”，也就是人弄玉，后来省去人形，用双手表意，单从字形变化给人的印象看，无可非议。但事实上联系文例，𢇛却是“对扬王休”的“扬”字，它是𢇛的省文，是以玉为阳燧取火于日，“𢇛”省文。

他释𢇛为戒，也是从𢇛等于𢇛减去人形推测出来的，他把古文字的演变公式化和简单化了，把可能性当作了现实性。

《卣卣》的铭文是“既𦣞于上帝”，读“既戒于上帝”和上下文显然不合。从铭文的词义推敲，𦣞读为“献”是可以通读的。字从廌，从戈，象人舞动兵戈之形，疑为戏之初文。《说文》：“𦣞，三军之偏也。一曰兵也。从戈廌声。”人挥戈，不是当兵厮杀，是演习的性质叫“戏”，象形表意字作𦣞，以后形声化作“𦣞”。《广韵》：“戏，弄也。”

戏、献同音相通，《周礼·春官·两献注》：“酒尊名，饰以翡翠，郑司农说。或作献，亦作戏。”

古籍中“伏𦣞”亦作“色𦣞”，“民𦣞”亦称“民献”，“戏下”亦作“麾下”，看来戏、献、仪、麾、挥古音相近，得以通用。𦣞字以挥戈为戏表意，《卣卣》读“既戏(献)于上帝。”

《说文》：“𦣞，击蹀也。”已经难以理解，可能有传抄之误，也可能“击”为巫覡的“覡”假字，“蹀”本作“裸”，“覡裸”也是“戏”、“献”义。甲骨文还有𦣞，多为王子名，象人直立挥戈形，疑读“挥”。疑𦣞、𦣞本为一字，以后分化为二。



字从大从戈，島邦男《殷虛文字綜類》亦釋“𠂔”，疑誤為“揮”之初文，与𠂔原为一字，以后分化为二。揮戈為戲，正西人形和側面人形，蹲伏形和直立形，千姿百態無損于“造字本义”

《说文》：“挥，奋也。从手，军声。”
《广韵》：“振也，动也，洒也。”《正字通》：“挥，与麾、拂并通。”

卦字有关的卜辞文例：

(一) 執、燄 (揮) 用为人名:

丁巳卜 贞： 知 子 其 于 父 乙？

..... 旁 貞： 邦 子 獻 于 兄 丁？（鉄 254・乙）

贞：勿出于父乙室，子玆弓（彊）？

(22280)

呼子勢出于祖丁？（京津714）

庚：於其葬(凶)? (乙2343)

……青贞：子猷患风……？（存1.111）

唯出人多難？

贞：唯出祖多艱？（前 6.20.3）

(二) 璆为地名：

在場 (庫 383)

----- 往 ----- 新畧亡灾，文曰王往迓新畧
..... ? (南 2.2.12)

新金文作姓氏，见于《挥父辛觚》：
“挥父辛。”《挥父庚爵》：“挥父庚。”
《挥父癸觚》：“挥父癸。”

甲骨文中𠄎和𠄎字，显然已经用法各异，
是两了音义不同的字，今补充若干文例如下：

贞：𠄎其𠄎(献)？ (佚 779)

贞：𠄎方不其𠄎(献)？

贞：𠄎方𠄎(献)？ (前 5.12.5)

辛巳卜：王勿𠄎(献)？ (铁 89.2)

贞：余勿呼𠄎(夷)，𠄎(献)、𠄎(裸)。
既？ (续 5.10.6)

其𠄎(献)戈(国)城九？ (粹 1000) 也有
读“献戈九成”即“九十支戈”的可能。

金文铭文𠄎(戏、献)多作人名姓氏，如
《觚斝》：“口子锡觚𠄎廿朋。”“用作父
丁尊彝。觚(献)。”

《县妃斝》：“锡汝妇爵觚、琀玉璜
……”《段斝》：“命恭觚迄大则于段。”

《𠄎卣》：“既觚于上帝。”《𠄎尊》：“侯
锡者觚臣二百家刑。”

觚读戏、献；献读挥，比较切近。

34. 释易、𣎵

𣎵、𣎵……或又加人形作：𣎵、𣎵、𣎵 金

𣎵形讹为 日 或仍见祭示形，金文中已转为“对扬”意，冲淡、改变了原来的宗教迷信色彩。后定形作𣎵……或又繁作𣎵 金，说文讹作𣎵、𣎵……分作𣎵、𣎵、𣎵、𣎵、𣎵，篆有讹作𣎵，说文误以为阴阳字，误解……

……后定形作𣎵或作𣎵，篆文省分为𣎵以支代𣎵，说文“侮也”也又引作扬的“古文”；𣎵以手代𣎵“飞举”。𣎵的迟文又作𣎵存示形，又配𣎵形变作篆文𣎵，仍存祭意，说文：“道上祭也。”（浅说 P. 577-578）

康殷先生把𣎵、𣎵、𣎵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字，扯到一起，令人惊叹和难以相信。让我们丢开他乱七八糟的幻觉，从毫观材料出发进行研究，读者可以对照比较孰是孰非。

𣎵 《克鼎》 𣎵、𣎵、𣎵、𣎵、𣎵 金
𣎵、𣎵、𣎵、𣎵、𣎵、𣎵、𣎵 金

𣎵字主要部件有𣎵（𣎵）、日、玉、丁和𣎵。以《克鼎》的𣎵旁，日玉可的上下排列

为“标准型”，其他形式为变形、省形。

𠂔音接，是伸手接物操作或膜拜呼求的祈祷形。《说文》：𠂔，持也，象有所𠂔據也。读若戟。”“𠂔”下云：“𠂔相𠂔不解也，从𠂔是，𠂔是之𠂔不解也。”知𠂔即虎省文，康殷说“虎首”不确，甲文部件作𠂔象虎口啣人形，加虎身即作𠂔。野𠂔和老虎相接作殊𠂔斗，是剧烈的“𠂔”初文。𠂔为屈身形，𠂔为站立形，𠂔为前倾形，总之是“接”的象形初文，“接”是“𠂔”的后起形声字，与“𠂔”作𠂔是有区别的。

玉，是玉石，包括珠玉、天然水晶、钻石等。巫教视为“灵物”的种。矿石，中国自古有灵石崇拜，以玉为圣物、灵物的信仰。巫字，古文字作：𠂔，就是横竖交叉的两块玉，“灵”字从巫或玉，𠂔声兼意。为什么这样看重玉石，除了它本身的坚硬、色泽的优点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𠂔”字研究得到的信息，玉是人类用以取火的工具，是和太阳、火、光明联系的自然物。在𠂔字结构中代表“𠂔”，以后改用金属作“𠂔”。《说文》：“𠂔，阳𠂔也。”火珠、火镜之类皆是。又《广韵》：“𠂔，可取水于日中者。”

《周礼·冬官·考工记》：“金锡半谓之鉴燧。”注：“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

《秋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注：“夫遂，阳遂也。”疏：“取火于日故名阳遂，犹取火于木为木遂也。”利用透明体聚日光于焦点取火，《博物志》：“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号冰台。”璽、𠄎、𠄎、𠄎是持火珠、水晶之类“玉璽”（金文作璽、璽，另释）向日取火。

丂，多作丁，是“柯”的象形初文，是树枝、柯枝，“执柯伐柯”的“柯”，斧柄叫“柯”。甲骨文“𠄎”作：丂，上为刃部，丁为斧柄。老、考作：𠄎，丁为拐杖，“为长者折枝”充当手杖，柯枝、草葺都是发火引燃的好材料，𠄎不是屮（即草作十）、有𠄎、𠄎、𠄎、𠄎等变形，下部的丁、丫、丁于等形无非是“丂”的一类易燃物或丁的变形，康殷以偏概全，认为是“示”字，是不符实际的。

𠄎，是丁旁的附加笔画，代表日光透过玉（阳燧）的日光，也代表“丂”（柯枝）在日光焦点下引燃的火气。

总之，𠄎是鉴燧取水火于日的描绘。觚简

作“易”，孳乳出煬、陽、揚、穰、湯、飭、楊、場、腸、蕒、穡、穠、暢、暢、錫、錫、錫、嵴、筓、蹻、黜、傷、觶、鬻等系列的字。其中许多显然是有音义联系的，同一语源的字。金文多“对甌”连文，经书作：“对揚”，“甌”字以后被“揚”字所取代而消亡。“甌”字的本义因取水方法的变化，也逐渐被人遗忘，它的部分含义在其他同一语源的文字中得以保存下来。

揚，《增韻》：“發也，顯也。”《廣韻》：“舉也。”是從“𤇗”的發火、舉火、火星灼顯引申出來的。暘，《說文》：“日出也。”如火始燃。煬，《揚子方言》：“煬，炙也。”注：“今江東呼火炙猛曰煬。”以摩擦生火的木燧、碰石撞擊和釜燧生火，點燃引火物，到熾烈燃燒的過程叫“揚”（發揚的意思），從而產生光明、熱烈、高尚、雄健、陽剛之美。殷人崇拜的日叫太陽，一切美好的事物往往以“陽”名之，陽唐古音同，大乙美稱成湯，卜辭作唐。主室叫“堂”，朝代和都邑叫“商”，“賞”、“錫”（禧）并有美好之意。舊日釋皆誤，實為點木取火之煬。

康殷先生把觚、甬、 (17)、 连上，实误。

35, 释阜(阜)

康殷先生释𡵓，追索到𡵓、𡵓、𡵓，将𡵓理解作𡵓，搭上了𡵓、𡵓的阶梯，终于找到了源头甲骨文：𡵓，他隶定作：集，释“象双手持（倒、死）鸟祭丁状。”（浅说P.596）为了证明他的这类“望形生意”，实在离谱。我们也跟他逆追上去，先看他搭的这个过渡文字阶梯，踏不踏实，能否“慈航普渡。”

𡵓字，从𡵓从𡵓（或作𡵓）两个部件组合。𡵓是𡵓、𡵓的倒文，古文字“𡵓”作𡵓，此字下部𡵓，古文字“𡵓”即“腿”的初文，它往𡵓又是𡵓（正面人形）省去上肢的简化形体，卜辞“大乙”省写作“𡵓乙”，“大”省为“𡵓”的痕迹不下数十例。另外古文字中作意符，从大与从人往往相通，所以𡵓、𡵓看以视作𡵓、𡵓的省文，代表长发飘飞的形状。篆文作𡵓，《说文》：“𡵓，长发森森也，从𡵓从𡵓。”𡵓是𡵓字部件化后的后起表意字，由𡵓和𡵓两个部件表示𡵓的长发飘飞的形状。𡵓引申为人才标致的儒和轻儒。

𡵓倒置为𡵓（逆），𡵓倒置为另一同意字“倒”（古本作到），到、倒的初文𡵓。

𡵓，从𡵓从𡵓会意，是白色的反面颜色。

“青红皂白”、“皂白不分”的皂。《玉篇》：“皂，色黑也。”《左昭七年》：“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博雅》：“隶臣也。”《正字通》：“皂，俗皂字。”《说文》以“草”为“皂”本字，释：“草斗，柞实也，一曰豕斗子，从艸早声。”后来用“草”代替艸木的“艸”，“皂”的本文已鲜为人知。

《周礼·地官·大司徒》：“山林宜植物，宜皂物。”注：“皂，柞栗之属。”释文，“皂音早，本或作早。”《韵会》：“今世谓柞实为皂斗，柞即橡也，其房可以染黑，俗因谓黑色为皂。”皂衣、皂囊，以黑色为皂，来源甚古。殷人崇尚、崇白色，轻黑色，奴隶下层人民的衣服色黑，即“皂衣”，衣皂衣的贱隶也叫皂。《释名》：“皂，早也。日未出时，早起视物皆黑，此色如之也。”《北史》：“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济南风流菟雅。”

皂，或作皂，七，古文字作十，十亦为十即艸的省捷写法，“早”和“皂”从《释名》的说法看，音义上是有联系的。甲骨文有草，联系金文朝作：朝、朝、朝、朝，“早”为草的省文。皂和早只有音假关系，形体无关。

36, 释倒、挤

康殷书中释𠩺为𠩺演变来的，中间的过渡形体，他提到了𠩺、𠩺、𠩺等字，又提到了𠩺、𠩺、𠩺等字形，他有意施展他绘画的技能，将𠩺加工作𠩺，以符合他主观设想的“鸟”形，这种“小动作”对初学古文字的年青人来说，比较不容易发觉。详《浅说》P. 577，经魔法一般的联缀以后，许多不相干的字，都变成了“易”字。

在《浅说·释集》(P. 576-577)中，他从甲骨文𠩺、𠩺、𠩺、𠩺与金文“隻”(獲)为一字，并且在金文中𠩺与𠩺并列，埋下了𠩺、𠩺、𠩺皆读为“易”的伏笔。

他说：“𠩺甲，并释隻，前人云：‘卜辞用隻为獲’……然而并不全面，有些𠩺字都有祭意，他认为这些字“概𠩺形祭的有文，声读如易。”(浅说P. 576)

《金文诂林附录》中许多文字编者说：“字不可识”，盖亦“阙疑”之意也。当然不仅对有人作大胆的探索，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使考释有误，也有参考价值，后人研究，不重蹈覆辙。但科学的考释总要忠实于原来的字形，并且力求联系语言和历

史背景。今试从不同的思考补释有关文字。

𠂔, 𠂔, 有可能是𠂔、𠂔的倒形, 也有可能从匚, 刀声的字, 𠂔、刀古音相同, 古文字有大量“𠂔”省作“刀”的例子。著名的“留鼎”, 实际就是“召鼎”, 我在《语言研究·释留》一文中详加论证过。而且许多字, 由于群众造字, 本来不止一了形义来源。上文我释𠂔、𠂔为“倒”初文, 释𠂔为“阜”初文, 以下补释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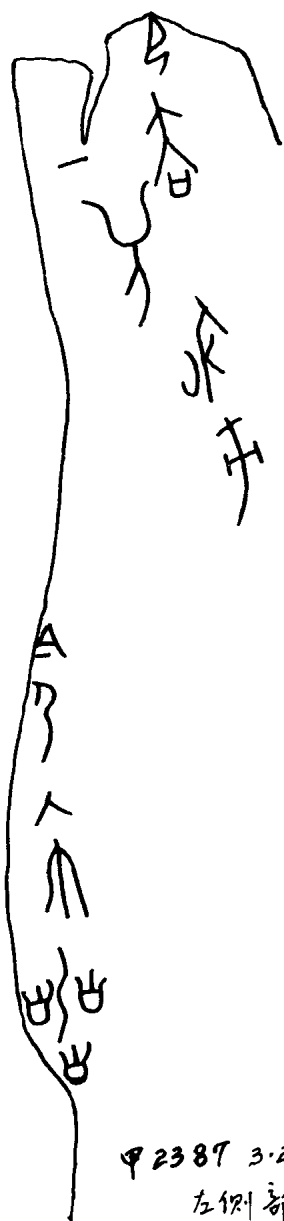


《倒父己考》: “倒作父己宝彝。”

李考定《金文诂林·附录》云:

“字不可识。”


这个字, 由𠂔和𠂔两个部件组成, 𠂔已见前说, 为𠂔之倒文, 或从匚(孟)刀声, 是颠倒的“倒”; 𠂔为合(盒)倒文, 合上推可以推到介类的蚌蛤的“蛤”初文, 人类先以“蛤”为盛物的“盒”, 以后自造人工的竹木盒子, 合上象盖, 下象盒底, 底盖相合, 引申为吻合, 适合, 合作的“合”, 加义符“皿”孳乳为“盒”代表本义。此铭文从倒合(盒)从𠂔(倒)𠂔声, 当为器皿倒置, 或倾倒外物的“倒”专字, 以后通统被形声字的“倒”所取代。倒由到孳乳而来。



甲2387 3.2.0225

左侧部分

左摹拓片《甲编》卜
骨2387：“……令去……
𠂔方？令夷入不𠂔？”
𠂔象刃倒文，可能为倒字，
假借为“持”或“搯”。

金文有《持父癸》
《癸》：“𠂔父癸”三
字，疑字从𠂔（父即斧，
象石斧形）𠂔（倒）声，表
石斧持物之意。《说文》：
“持，椎物也。”《诗·
小雅》：“忧心如持。”
持，有筑、敲、舂诸义。
异体作搯、搯。

金文𠂔和𠂔仅一兄，
从铭文看似为人名、姓氏，
本属“字不可识”之类，
有感于康氏略改其形作𠂔
状，并释为“易”，无以
证其非，特强作解人，
释为“倒”、“持”字，
未敢自信，略较康说
为有据也。

37. 释入 (奶)

康书中引了𠂔字，写作𠂔以接近他拟议中的𠂔鸟形，为了澄清𠂔字的形义来源，有必要讨论𠂔和入的形义来源。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

《金文诂林·附录》李孝定评论诸说曰：“𠂔字不可识。旧释𠂔、覆爵形、悬弓形、入之古字，并无理致。”

入的倒形𠂔，见于𠂔字的结构中，康殷释为“𠂔”（𠂔）字，实难取信。

𠂔 《𠂔父壬觚》

𠂔从𠂔从𠂔，𠂔可能是入的倒形，是否一字难以确定，但指一事一物的向上、向下的方向不同，是可以从图形观察到的。

举例说，我们说它是人奶，入是奶头向上，𠂔是奶头向下，作为“奶”的形义来源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𠂔、入是否是“奶”的象形文字呢？单是“望形生意”是不够的，有人望它为“鸟”形，有人望它为“覆爵”、“悬弓”等，当然要提供论据，在文字体系中要站得住脚。

从文字演变看，儿可以简化儿省去虚线部分作儿（胸段），也可以儿省去变作尸（伯晨鼎），当然金文“乃”字许多其他形体，可以视作侧面“奶”形的表意字，郭沫若释乃为“奶”初文，是完全正确的。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文的“将”字，旧释“析子孙”或“冀”或“異”等，甲骨文作𠂔，象人奉献人子于神灵之形，或加声符𠂔、𠂔，金文有冀，以形声字的形式出现的，故知为声的字，也有作冀的，反映了以“子”为牺牲品，它以𠂔文 奉献人子表意，后简化作将，从手持肉，献于神灵，《诗》：“我将我享”注：“将，献也。”《旧约》中有上帝要亚伯拉罕奉献亲子的故事。人莫不爱子，但为了部落、信仰，不惜奉献亲子，“将”古字反映这种“奉献”精神。儿在𠂔字结构中代表母乳，即“奶”是不难看清的。

𠂔，当为“奶”初文，《博雅》：“奶，引也，就也。”引申为《说文》的“因也。”字象婴儿引奶、就奶之形。“奶”为古姓，《前汉·古今人表》有“有奶君”，《夏本纪》：“少康娶于有仍氏。”奶、仍通用。

38. 释禳



康殷释“集”（隻），以为是“易”的初文。𪔐是𪔐的通文。“隻”是“獲”的初文，他把它扯进了“易”字的系列中，还自己设想了一个𪔐字，认为就是《说文》释：“道上祭也”的“禘”。（浅说 P.576）

《礼·郊特牲》：“乡人禴”注：“禴，强鬼，谓时雉索室殴疫逐强鬼。”

这了以鸟磔禳于示前消除灾殃的字，为“禳”，与“道上祭”的“禘”，形义上没有关系。“禳”字结构中没有“日”和“易”，“𪔐”字结构中没有“示”，也没有“鸟”，是两个形义来源和语义毫不相同的字。

请读者通过以下卜辞文例判断它是“磔禳除灾之祭”；还是“道上祭”？

甲辰卜贞：𪔐（禳）其病……？（续2.10.4）
此“禳”字，不从示，鸟也不倒置，当是《孟子》：“月禳一鸡”的“禳”初文，通假为“禳”，因为它们音义有内在联系，主要是从文例内容判断出来的。《甲骨文编》未收入𪔐字行列中，这个字不算典型的“禳”字。

弔(比) 区(政) 𤔔(禳)? (甲584)

辛酉卜: 虫乙丑禳, 其区禳? (明717)

癸卯卜贞: 牲禳……自唐? (陈26)

壬子卜: 虫今日禳𤔔? 弔禳𤔔? (京4030)

乙未卜: 其禳虎, 陟于祖甲?

乙未卜: 其禳虎, 于父甲禱? (掇2·77)

贞: 子安获鹿, 禳于……? (大北82)

甲辰卜: 禳子马自大乙? (粹135)

丙戌卜……贞: 巫曰禳贝于妣, 用若? 一
月。(零23)

……尚甲嘉日, 虫禳祝用? (宁1·199)

侑及妣乙禳? (丙54)

乙未卜贞: 王宾武丁, 禳, 亡尤? (后1·19·13)

癸卯子卜贞: 禱、禳祖乙二牛? (通163)

……其侑岁于祖乙禳? (南明564)

丙午卜旁贞: 牲禳于丁? 一月。(甲2402)

乙酉卜: 其祖父甲禳, 在兹修成?

于烈、祖父甲? (佚891)

贞: 王狩, 取唐禳? (通154)

王曰祖父乙禳……于白麓脣……宰丰?
(乙8688)

不否定王狩, 在道路上, 在猎取动物后有禳禱, 祓除不祥的行为, 但从所有的有关

卜辞看，是形形色色的磔禳、禳祓，不少是在宗庙祭祀常规中进行的，如：癸丑卜猫贞：王旬亡祸？在四月甲寅飢日戊甲曰祖祖乙禳。（前1.42.1）贞：勿取飢禳？九月。（河281）贞：翌乙丑亦禳于唐？（2754）显然都不是“道路之祭”。

我们主张文字形义结构的分析，和语言内容实际的高度结合，不简单凭印象作主观的“望形生意”。我们再看文献资料中反映的历史背景和磔禳的内容，看与字形和词义是非吻合。

《说文》：“禳，磔禳祀除殃也。从示襄声。”徐曰：“禳之为言攘也。”

《周礼·天官·女祝注》：“卻变异曰禳。”《礼·月令》：“季春命国人雩（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

𤔁，为“攘鸡”、“攘禽”之形，置于示前，是磔禳的迷信活动的写照。禳，具有原始巫术的性质，即用牲、禽作“替罪羔羊”，将本来该落到自己身上的灾殃，推让（让）给牺牲品，牺牲品的流血牺牲，承担了不幸，自己就免除了灾殃。让和攘原是一字，见《山王诸器铭文的：“进贤𤔁（让）能”。（释错误）

39, 释土·释埜

𡗗 甲 土 金 𡗗、𡗗、𡗗、𡗗 甲，并释土，多以土为社。象矗立地上的一根石柱形，概即所谓“树石”（Menhir），它是上古人所崇拜的“灵石”的一种。……古人立“土”，概亦各族、部落的疆界标志，因用土以称“疆土”，后转为田、土之意。……

（浅说 p. 583 - 584）

先有农业生产，才有对土地的崇拜，从而产生社稷的观念，康殷将顺序颠倒了。先有土，土神就是社，甲骨文是一个字，即土本身就是神，社是土神，不是什么“疆界石柱”，“社坛”主要堆土为之，后世即使立石为社，无非视石为土之一体，还是对土地的自然崇拜。析土（社）之形，不应以“灵石”说之，抛弃了“土”的本义；且以土块社坛说之皆可，特别文字是一个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孤立、静止地说“𡗗”是“灵石”，也许看不出多少破绽，一联系有关的文字，就难免不自相矛盾了。

生，甲文生（粹 1131）、土，《说文》：“生篆，进也，象艸木生出土上。”按康殷新说，是“灵石”上长艸木了。𡗗

封，金文作：封、封，甲骨文作：封、封，《说文》：“封诸侯土也。”不是分封田土，而是在“灵石”上种树封疆了。

甲骨文：𠄎、𠄎、𠄎、𠄎，于省吾教授释“坚”，夏咏释“坐”即“助”（鋤）初文，依康殷的理解，不知是否“双手礼祭灵石”？但联系文例：“王令多尹鋤田于西受年？”（京都2363）“令犬社族鋤田于虎？”（京都281）显然，于说或夏说能结合形义和音义。

𠄎字本身也有文例证明是指土地，而不是“灵石”的“社”，如：“王畀亡祸在南土！”（甲2907）“令离伐东土告于祖乙于（方）成？”（粹249）以及“南土授年？”（粹904）𠄎作社，是土地崇拜的表现，不能离开“土”为“土壤”、“田土”即“泥巴”的本文说字。

𠄎、𠄎、𠄎、𠄎 并释野。豕在林中或树下竖立“土”形。……（浅说P.584）

康说或是，但不应受旧说所限。林中设“社”设币之处，实为“禁地”之“禁”。金文“𠄎”为赐田的地点名，可能是“禁”。卜辞“亡𠄎”即“亡禁”，“亡野”不通，他

词谓：“庚午卜贞：桎城至于允迺入亩？
呶呼爵桎弔（比，人名）于亩（圃）？”（邲3·38·4）词例皆当桎林为桎，释“野”难以通读。《说文》以桎为“野”古文，并未言从林从土。“野”谓“从里，予声”亦难征信。《汗简》野作：桎，从林从土，桎为茂异构，以茂林丛生的荒土会意。从予为桎字的声符，从予（抒）无义。甲骨文、金文字书编者，从《说文》讹读说解“桎”字，既轻信《说文》，也没有联系词例，释“桎”为“野”。康殷虽有“林中设社”的新说，但仍不能彻底扬弃许慎和述世名家的旧说。以“林中之社”说“野”之形义来源，也是“顾此失彼”的牵强附会。“野”的本文既是荒野，郊野，人跡罕至的野外，就远离社会，不会以“土”（社）为义符作主要部件。以“桎”为“野”古字，桎林之土，丛林之土会意，“土”就是土地的本义，而不作“社”会意。

金文《克鼎》：“锡汝田于桎，锡汝田于潁，锡汝井窋紫田于畷，以汝田于寒山，”并不能证明为“野”而非“桎”。楚器人名冶师的“盘桎”也不能证明是“野”字而非“桎”字。桎字从林从土，与从社是一码事。

40, 释畸·释隤



翼形简化示意









甲, 释羽 金, 释显


象鸟翼形, 即下图







鸟翼形的简化, 极明。

卜辞中借音以指次日,

经传多作翌、显, 故学

者多释为翌, 近人释诸形为羽, 说“卜辞借羽为翌”……后渐变作:、、、。兄金文姬、甲文姬所从, 已渐失翼形, 后来的篆省作, 形变意失, 许误解为颐一颐也, 变鸟翅为人的下颚。……(浅说 P. 194)

叶玉森释为虫翅, 唐兰释羽, 康殷释翼, 而且煞费苦心选择若干他认为仿佛鸟翅的字形为例, 再以画家高超的插图技术, 绘鸟翼于旁印证, 把一了前人称作“千变万化”、“变状至奇”的难字, 豁然识破。

作为“望形生意”的补充, 必然以“按意择形”来曲成己说。于有吾教授释为刀, 以金文形近。、、等形都可以配以插图, 有刀刃刀身, 还带把, 怎么能说这个字一定是“翼”而不是“刀”呢? 王国维释隤,

象毛发鬣之形。如果提倡考释文字“望形生意”，人人有权按己意凭眼力和假想办事，结果是各认各的字，怎么能将它作为共同使用纪录语言的交际工具呢？

至少，我们除了自己的看法外，也应看看别的形状的确存在，别人的说法是否有理，才是学者的民主作风。用字，叶玉森、唐兰释鸟出翅羽，从篆看，象出翅上的网络纹。𠂇、𠂈，于亮释刀，𠂉金文，李孝定也释刀形，或者还有人高兴释“旗形”，能说不像吗？𠂊，马叙伦释叶，难道不象一片树叶吗？𠂋，刘铨云释角，包括康殷的鸟翼形在内，不知有多少种。𠂌，还象鸟形哩！𠂍，有点象蘑菇；𠂎，象苍蝇拍；𠂏，象高跟鞋。……

𠂐、𠂑、𠂒、𠂓、𠂔、𠂕、𠂖、𠂗、𠂘、𠂙

其中一些很难说象“鸟翼”，鸟翼总是并列的，金文中有：𠂚，说两翅辅翼小子，还有点道理，𠂛是用和用上下对接，𠂜又是𠂚和用横竖对接，“翼膀”会这样生吗？作为部件还有𠂝，岂不象“航天器”长了翼膀？

𠂞、𠂟、𠂠、𠂡、𠂢、𠂣、𠂤

以上诸形中，似乎和“田”有关，有的“田”带上一角，有的“田”突出一块，有的“倒三角”，有的在“方田”外带上一块畸形的土地（𠩺），金文则有畸形田地，再连一块畸形田地的字形（𠩺）。总之，古文字田田田田田田代表四方四正的“田”，与方阵的“陈”音义相通。用的诸形，代表方田以外的田边地角不规整的零田、畸田。畸田的“畸”是它的后起形声字。它和“田”的共同点是：都有疆界、范围，呈亚方形；其次是都有阡陌和沟渠设施，可以行走和灌溉。不同之处是：“田”是方正、方整的，“用”（畸）是奇零和不规整的。

用是“畸”的象形文字，“畸”是用的后起形声字。《说文》：“畸，残田也。从田奇声。”段玉裁注曰：“残田者，餘田不整齐者也。凡奇零字应于畸引申用之。今则奇行而畸废矣。”王湘绮《六书存微》：“畸，残田也，从田奇声，谓井田之餘，不方正者。”

联系古代井田制的传说，奴隶主王朝当有其理想的“都邑连里制”，纵横道路、阡陌、水渠，从正方形城市辐射向四方，构成象豆腐干似的整齐田畝。优点是：第一，发生奴隶起义或外敌入侵，兵车和部队可以轻

直开走出事地点，这和马克思分析的近代都市道路力求直线化、网络化是同样的原理。

第二，也和监督和榨取奴隶劳动果实，便于计算有关。金文中赏赐“田若干田”，田必然是有固定的长乘宽的定制的方田才有意义。

孟子提到过的乌托邦式的“井田制”，不管实行过没有，能实行到怎样的程度？但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确有四方四正的象形文字的四字，兵家言：“以正合，以奇胜”，奇正又是对立的相反相成的概念。没有正，就显不出奇，没有奇，也显不出正。人们既有方田、井田的概念，也必然产生畸田的概念，为它创造的象形表意文字，就是形₂或₂，千奇百怪的𠂔字。

康殷先生和我们不少人都参加过“土改”，农民叫某块田作“刀把田”、“月亮田”、“八卦田”、“鲤鱼田”……是常有的事，象鸟翼的田叫“翅膀田”也未尝不可，但这些田的共性就是不规整，不同于方田、井田，古汉语的单音词称作“畸”，本作𠂔、𠂔……

方田、井田，《诗经》中又叫“公田”，畸田又最先作为“私田”赏赐臣工下属，私田中最早包含了封建地租制的契机，本文从略。

田是“畸形的田”，所以有“畸”和“奇”的含义，“奇”是“畸”的初文，本义是跛腿之类，脚腿畸形，抽象为“奇异”后，加“足”旁作“畸”代表本义。“奇”又孳乳产生：畸、畸、畸、畸、畸、畸、畸、畸、畸、畸、畸、畸……等一系列的形声字。奇字有取代“畸”和它的象形文字田的趋势。方田井田是整体，田边地角的“新开地”是零头，是余下的部分，所以“畸”、“奇”又有奇零余下部分的含义。联系金文铭文《宰橈卣》：“在六月唯王廿祀田又五。”就是古汉语习兄的“在六月，唯王廿祀奇又五。”“奇”是指“廿”整数外奇零余数“又五”。田字为什么要对接，因为最后一行字数太少，为了书法上的匀称美观，多加一个“可有可无”的“畸”（奇）字，并且拉长形体，两田上下叠，仍不失“畸”字的形体特征。

田（畸）作：翌、翌、翌日用，是同音通假，也有“过去至今”当作一整段的时间，“从今以后”的时间，是“余下的时间”的含义。最典型和较雏形的用法是殷人以十干一旬计时，下旬的某日称为“田（翌）甲午”“翌庚辛”等，原意为“本旬外余下的某日”。

以后转变为“今日以后的余日”，从明日到今后的若干日，多至六十天。

以下我们讨论𠄎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孳乳的若干文字，并从中检验𠄎的音义和形义来源，是否符合“畸”之初文的说法。

⑴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卜辞中“𠄎日”也书作“𠄎日”。可以视作从𠄎加义符日的孳乳字，相当于文献中的翌日、翌日的“翌”和“翌”

《说文》：“翌，明日也，从日立声。”

《广韵》：“翌，明日也。”

《书》今文作“翼日”，是通假字，翼和𠄎音义上也有内在联系，方田和𠄎田的主次的关系，也有整零的关系，犹如鸟身和鸟翼一样，有主幹和辅翼的关系。

卜辞“𠄎日”的另一种用法，作祭名用，“丁巳卜贞：王旁祖丁𠄎日亡尤？”（续1.21.8）似有“依日干而祭”的含义，他词作：“乙亥卜：王旁祖乙𠄎亡尤在四月？”（库1041）“丙午𠄎行贞：兹丁未𠄎于父丁亡尤？”（林2.21.5）“其又久岁自上甲𠄎？”（南明629）联系上举文例𠄎在这类卜辞中有作为

“𠄎日”合文，读为“𠄎日”，即“依日而祭”的祭名。详下释𠄎。

(2)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卜辞中：“𠄎日”用同“𠄎日”和“𠄎日”作“翌日”（明日）用，如：“戊午卜贞：𠄎日成涓日不雨？”（粹706）另外也作祭名用，如：“乙卯卜：𠄎日祖丁𠄎？”（南明582）“……如戊子𠄎日十牛？”（南明564）







联系文例和字形结构，疑𠄎也是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的孳乳字，从𠄎（𠄎）加“立”或“大”，表示位置的偏倚，“倚”有“倚邪”的含义，也有“偏旁”引申的依附的含义。𠄎则表示一人站不稳，依大而立，不从𠄎。倚、依亦通。










(3) 𠄎 《孟鼎二》：“宰若显乙酉”





𠄎 《率虎鬲》：“唯王廿祀奇又五。”释显不通。





𠄎 《作册掣卣》：“翌日”。𠄎 《兮卣》：“翌日”







《孟鼎》的𠄎字，是“显”字所从来，基本部件是𠄎，𠄎、显、翌都是后起形声字。


(4)       甲

唐兰释为羽，从而释为从羽（翬）声的翬，又是的本字。从三止或二止在周围，显然是象形表意字，不是形声字。另外也不是羽字，羽和从羽的字，在甲骨文中为另一系列的字，与不论形状，用法都井然有别。（殷虚文字记·释翬）

康殷书中谓“释误。”他认为是在翼加三止，以表示激烈奋翼——迅速向上、向前飞去之意。（他认为会意字这一点，较唐兰以为形声字进了一步）但是唐兰联系上了“翬”字，而康殷自己创造了一个字（?飞），说篆文为形之讹。看来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东拉西扯”，在括符中的飞字打了个问号。详《浅说》P. 122。

奋飞应突出两翼拍击，用不着画三足环翼。真是“望”准了是翼，三止，大可释为从（翼、奔）省，从（翼）表示“象飞一样的快奔”，找一个足旁飞跑意的字凑合。

可惜既不是羽字，也不是翼字，因为、、等形是客观存在的，还有、等 怎样的好眼力，也不会“望”成鸟翅膀。

高承祚老师据《石鼓文》：“云獵云游”。“獵”字作： (獵) 释“𨾏”为“獵”，最为接近。但唐兰先生非之，高先生也没有再加讨论。𨾏、𨾏，代表众足，在田边地角崎岖的地段行走，止不能画在田上，所以写在田旁，从𨾏（众足）从田，田亦声。是行走小心趑趄的“趑”，也写作趑，或假翼为之。也是在崎岖处行猎的“獵”初文。獵、獵和獵，都是“𨾏”的名起形声字。行猎因足在草丛灌木中践踏，所以从足、从走；以后以犬助獵，又从犬作獵。打猎行步，小心翼翼，所以又有“趑”的含义。田和猎的关系，我们在下面释獵中再作补充。

趑，《说文》：“趑进趑如也。”

趑，《玉篇》：“走兒”《说文》：“行声也。一日不行兒。”《石鼓文》：“其来趑趑。”《诗·大雅》：“小心翼翼。”传：“恭也。”

獵，《集韵》：“獵，蹋行兒。”




獵，《说文》：“放獵逐禽也。”

卜辞文例：登人三千伐𨾏？（存2·215）











勿伐𨾏？（粹1555） 勿其𨾏𨾏？（前6·26·4）𨾏为地名或小邦之名，疑即《左隐五年》：“伐翼”之“翼”。

注：“翼，晋旧都，在平阳绛邑东。”

……卜：啗呼翼……？（林1·29·22）……唯
呼翼……？（同上）翼为人名姓氏。国名的翼
在卜辞中似乎被商王朝所征服，成为商的领
地。……辰卜：啗受禾？（乙8538）啗读翼
仅仅是同音通假的关系，它们是形义来源不
同的两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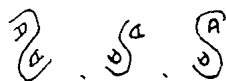
(5)   《师襄公》  《鼠季鼎》

金文翼，王国维《观堂集林·释显》误以为
毛鬣形，显然与呈现方格网络的字形不合。

 篆  《说文》：“毛鬣也，象鬣在鬣上，
及毛鬣鬣鬣之形。”篆文承金文而
讹，因为，因象一块乾肉、腊肉，为皱纹，
肉上带毛，是“腊肉”的形象，下从，是
义符兼声符，是的省文，表示腊肉的主
要来源是打猎获得的猎物，冬天大猎后，储
备腊肉过冬，并举行腊祭，腊祭，所以有腊
日、腊月的名称。王国维承《说文》腊肉引
中的毛鬣之意而误。为肉上，举行腊祭之意。

康殷先生如果“望形生意”能真正观察到
有关文字的有义部件，总不会理解为腊肉
和鸟翼有什么内在联系吧？释翼实无旁证。

41, 释畴



甲

释畴

乙象田垅形，

𠩺代表着耒耜——犹犁铧形。𠩺形则表示耒耜的往复耕出乙形的田垅，甲文又作𠩺释𠩺又从辵以示耒耜的往复翻耕之意，近人或释𠩺为牛蹄。……（浅说 p. 243）

康殷举近人谓𠩺字之𠩺为“牛蹄”，他以𠩺为耒耜，犹犁铧，都是他“望形生意”的范例，凡是搞不清的文字或结构部件，都可以“望”而以己意为说，不必说𠩺为什么象耒耜，𠩺读什么声，有没有旁证。只要想说是什么，它是什么，理论上有了“望形生意”为根据。照此办理，什么难字都不在话下了。

康殷释𠩺为耕具既无实据，释耒耜往复耕出乙形的田垅，尤与实际不符，“田垅”是构筑场圃时，堆土为田埂（塍）形成的，不是耒耜耕出来的，乙是否象田垅，也没有提出论据。

田𠩺 𠩺 或者

《说文》：“畴，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

篆文的𠩺显然是金文、甲文中的𠩺字或部件演变来的，追本溯源，应以甲、金文为据，

《说文》分析为参考，合理的加以汲取，不合理的加以扬弃，康殷先生对《说文》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因袭其说，不加独立思考，“畴”字就是其中一例。《说文》提供的旧说，对照甲、金文形体，本来值得怀疑和思考，他总的以《说文》为基础，却提出了名为求真的无证之说，对许说修乙补乙。

在田字结构中，丌、乚代表肉，是田的简写形式，乙代表肉上的皱纹、皱缙，它是“腠理”的“腠”的象形表意字。孳乳产生经、皱、腠皆后起形声字。篆文讹变为畎，许说依畴字误解作“耕屈之形”，因为他未见金文形体，不能苛责于他。

《礼·月令》：“可以美田畴。”疏：“穀田曰田，麻田曰畴。”畴是旱地，地上有蜿蜒的界畔，从田从畎。畎亦声。界畔层次有如皮肤皱缙。原始农民视大地为“衣食父母”，称“息壤”，视为有生命的神灵之躯，将人体皮肤和土壤田畴联系，是很自然的。即便依许说，丌应为垆畝，乙为界畔。

田中 清，《说文》：“大波也。从水寿声。”
畎也是声符兼意符，因为波涛的层次犹如皮肤皱缙和田畴畔畦层次相因起伏重叠。

金

鑄字，金文象熔金铸造器物之形。从金从火从𠄎，亦声。𠄎象金属熔化后沸腾流动的形狀。《说文》：“鑄，銷金也，从金寿声。”

金

寿字，金文从老从𠄎，亦声。表示老人的皮肤，除了黄耄老斑外，还富于皱纹。

古文字结构中，𠄎多作声符兼意符，以后被单纯的声符“寿”所取代。侍，众也，持，筑也。以杵反覆舂出。筹，算也。是计数的筹码，数目众多。翮，羽葆幢，以众多的羽毛造作而成。酹，反覆侑酒。髻，髮多也。……声符中实际寓有共通或引申的含义。

迴

康殷释为“或体畴。从辵以示甲未犁的往復翻耕之意。”看来也是由于他不重视语言资料产生的臆说。

甲子卜何贞：翌乙丑，其侑大乙夬叔嚳𠄎？（甲2602）……亥卜：夬祖丁夕日得祐征？……卜：夬父甲夕日得祐征？（甲3652）夬祖乙夕日得？（粹243）叔兄癸夬又得王受祐？（后1.7.12）夬乙巳彫（裸）得？（甲524）迴即禱字，为祭禱，古人迷信，出行必禱于途，故从辵。《说文》：“禱，告事求福也。”

42. 释羽

羽 羽 𦇧 甲 𠩺 释羽

我们由下举的古文字形看来羽形

都画在鸟头上，故知羽是象鸟类冠毛的专形。羽的古意也应是冠毛的专称、专字。而“羽翼”一词，包括冠毛和翅膀二物，后世以羽为羽毛的泛称。翟，许说“山雉尾长者”未必确



以羽象鸟冠毛之形；……翟象未褪冠毛的鸟头形，……（浅说P.197）

康铤“望”字了金文“翟”字，就作出“羽形都画在鸟头上”的结论，是很武断的。“望”字这一个字，就“生”出羽的古意是冠毛，也是脱离文字的语言实际的。山雉是长尾鸟，也长有羽冠，翟字上部的羽表羽冠，和许说并无矛盾。问题是康殷方法上的片面性，总喜欢抓住一瞥的印象，概括一切，不是从广泛的形文结合音义作比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因此结论多与事实不符，对初学者特别有害。




《小屯南地甲骨》2169 = 其在燕
燕(𦇧) 燕(𦇧) 盖？ 作不是分明在鸟身的翅膀位置么？怎么能“以偏概全”呢？
“羽”是鸟类羽毛、翅羽的总名，原不误。



 金 
 金 
 金 《史喜鼎》：“翬”





翬字，佳上的羽，从字形看，并非象形，即象鸟冠羽，没有这种形状的羽冠，是表意性的，表示“翬”（雉）是长尾有羽冠的鸟。


 金 康殷释“翬”谓：“象高烹鸟之状，翬象未褪冠毛的鸟头形。”所谓“鸟头”

是无据的，可能“从羽从翬（粮初文量）”也可能“从翬（学习的翬）从彗”。甲骨文翬、翬、翬、翬，从羽从日，是《礼记·月令》：

“季夏之月，……鹰乃学习。”的“习”。

雏鹰从学习飞翔到搏攫食物。从羽从日是表示用翅膀天天练习飞翔之意，习有反复实践直至熟练，习以为常之意。


 能之倒文 
 象鸞鸟俯冲啄食之形。 






金文 翬 都象鸞鸟水禽俯身啄取鱼虾食物之形，

为溅起的浪花，或鸟身流下的水滴。象鸞鸟搏攫之形，疑“搏”初文：《说文》：“翬，高飞也。从羽从彗。”待考。康殷释“翬”与“搏”音义或有联系。但认为是借讹化而来，象刀锯截人臂，两形相差太远，难信。

43, 释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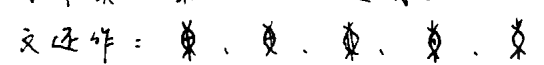


……初文所象之形，仍未甚明。……知“东”可以放在锅里烹煮——知“东”可以高悬陈列于崖边，……象鸟类的胴体形……（浅说P.277）

初步研究概象禽鸟胴体，或某种植物根块之形。（浅说P.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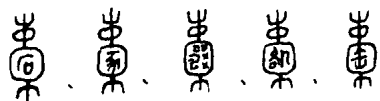
在康殷先生释东和从东的许多文字中，反映脱离语言倾向的“唯形论文字学派”在考释文字的具体实践中，东猜西猜，猜得焦头烂额，显得十分盲目和虚弱，最后还在释“曹”中斥责许慎、徐锴“都是荒诞无稽之谈！”他自己释“曹”竟谓：“釜中烹煮二‘东’之状。”还觉得自己比许慎等人高明一些。



有作东、东的过程是明显的。甲骨文还作：，加上金文东、东等形，它的确如唐兰先生所释：“东”字本象两头紧紧的一了案形，在可以装东西的大腹上普遍画十字形或交叉形以象绳索，可是父乙尊的“东”字腹上横直都画了三道。（中国文字学P.131）唐说极是。东为案的象形初文，案为

東的后起形声字。“车”专门假借为日出的东方的方位名称后，形声字的橐，取代了“车”为橐囊的本文。其实“束”和“束”也是一字分化出来的两个字，甲骨文“量”和“輓”的部件中，都有作“束”和作“束”的。“束”作为“橐”的特点，就是一个“桶形”的口袋，两头打结，加以束缚，所以也是“束”，分化后才在字形和读音上加以区别。

《说文》：“束，缚也，从口木。”和“车，从日在木”一样，是后来据篆文说字，其实〇是唐兰先说的口袋“腹部”，才是上下的“束缚”。抽象为“束”后，橐腹打叉又，唐兰说铜绳索的才作“束”，以资区别。



《说文》：“橐，囊也。从束省，石声。”

实际应该是“从束，或从束省，石声。其他都是从束（即橐的象形字）囙省声、𠂔声、𠂔声、𠂔声的形声字。𠂔即𠂔，为𠂔异构。


束、橐，在结构上是象形转变为形声字，加“石”作声符，语音变化上是阴阳对转。唐兰先生最早指出它的形义来源，是综合形义和音义的结果，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也证明了他提倡的方法的正确性。

下面让我们在唐兰先生释“车”为囊橐初文的基础上，考释有关的古文字，康殷先生的有关高见，不尽抄录，请读者对照比较。

(1)  金 佗 驮

象人驮橐之形，是佗和驮的象形表意字，佗为后起形声字，引申为驼背的佗。又橐乳为牛马驮物的驮，也是后起橐乳字。《汉书·赵充国传》：“以一马自驮负。”师古注：“凡以畜产载负物者皆谓之佗。”亦作：他。

《扬子方言》：“凡以驴马骆驼载物者皆谓之负他。”李白诗：“吴姬十五细马驮。”

(2)  金 薰 甲 (外 2/2) 一字，疑同金文。


象盛有香草的香囊，引申为薰香的“薰”。


《说文》：“薰，香艸也。”铭文“薰囊”假借为“熏”，《尔雅·释器》：“三染谓之熏。”《说文》：“浅绛也。”

(3)  金 量

从日从车，“车”即盛粮食的囊橐。日粮要计日食用，所以既是“粮”的本字，又是计量的“量”，后专作计量义用，加米旁作糧。

简体作粮。篆文讹变后，《说文》释：“量，称轻重也。从重省，鼎省声。”已失甲、金文所显示的形义来源。《中胤》：“毕又舍汝邛量至于汝虎小多灾。”量可就读粮。卜辞：乙卯、贞：呼邛个量？（前6.36.4）庚午卜：令淮傭量唐？（京都2993）量亦可就读粮。天——邛量？（24505）翌量于天？（24505）邛量于父戊？（26690）……我量（粮）……？（京2690）量作地名、人名：今日步于量亡灾？（前2.17.3）量亡祸？（26690）

 又卜 灋，从升从量，似为奉粮以祭，或献粮、登粮之吉字，以后合併在量字义项之中，本字消亡。

(4) 、 甲 、、、 金



甲骨文、金文及金文部件的“重”字，它是农作物种子的“稭”（种），从东，代表盛种子的囊囊（口袋），从禾，“穿合结构”。重有“种植”的含义，引申为“重要”的“重”和“轻重”的“重”。对经营农耕的居民来说，作物的种子和种子的播种、种植，都是生计所在，最为重要的。再引申为轻重

缓急的“童”。



“童”与“童”又是一字。农业人口视儿童犹如植物的种子，部落成员有灾荒和外敌入侵时，成年人首先保护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儿童，是种族绵延的根本依託。《礼记·礼运》：“邻童汪錡”即“邻童汪錡”。童子于人，犹种子于庄稼。人的眼睛是最有用的感觉器官，眼珠子也叫“童子”，写作：童、童、童、童，原来也是一字，以后分化加目旁作“瞳”。

古书中多有“童童子”之讹误，其实原来是“蒯（或项羽）童（童）子也。”指未婚冠的青少年，将附注的“童”误入正文，产生了“童瞳子”的误会，一眼是不会生两个瞳孔的，否则会影响视力。

“童”也引申为“童复”的“童”，《说文》作：“童”（增益也），金文中已有：“童泉”之语，见《师克父盃》。

(15)   甲 疑从人从東，東亦声，象人脚肿胀 当为病

童的“童”古文，亦作：童。

(16)   甲 或卜：——其童——？
(按 107) 疑“托”初文。

(7)



甲

从又从束，象手取口
象形，与为“拓”即

“拓”之初文。《杨子方言》：“拓，取也，陈宋之间曰拓。”《说文》：“拓，拾也，或作拓。”《集韵》：“拓，音托，手承物也。一曰手推物也。”看来~~拓~~、~~取~~（拓、托）亦本一字，以后分化。“拓”又有“开拓”的含义，《增韵》：“作开也。”《杨雄甘泉赋》：“拓迹开统”注：“拓，广也。”

卜辞：贞：呼妇拓——？（库：583）

丁丑拓（人名）入七十。（甲2329）拓同拓。

(8)



象众手举象臺形，各家释輿
是，束与車形近致讹。《说

文》：“輿，车輿也。从车舛声。”篆作：




歸，《说文》：“舛，共举也。从舛
从艹，读若余。”实际是意符兼声符


从甲骨文看初读为众人抬口袋盛的东西，輿
人之通，指劳力大众的意見。乘輿，最初指
众人抬的滑竿 轿子一类供人乘载的人力交
通工具。以后以有轮子的车子代替笨重的轿
子，抬轿的轿夫，变成推车、挽车的车人。
輿的含义变成了“车”的别名，輿人除了作
造在輿的工所名称外 还保留着贱官名称的

另一种用法。《辞源》與人有①造车工人，
②古代十等人的第六等。贱官。③众人。

與，亦通舉，保留着共举的含义。《说文》：“舉，对举也。从手與声。”又：“舉，对举也。从手與声。”分列为二字。从甲骨文“與”本从歸举東（橐），初谊为举，对举、共举东西，以后才转为乘與。

⑨  从山从東，表示存放囊橐的
甲 庫房、庫藏。以后转变为存
放车具、兵器为主的武库和仓库。《说文》：
“庫，兵车藏也。从车在广下。”《释名》：
“庫，舍也。”《礼·月令》：“审五庫之
量。”蔡邕章句：一曰车庫、二曰兵庫、三
曰祭庫、四曰乐庫、五曰宴庫。“庫”不限
于车庫，甲骨文从山从東的“東”是“庫”
的初文，是“五庫”储藏物资仓库的总名。

卜辞：丁未卜寺贞：𠂔（设）庫于𠂔，
毋敬？二月。（甲2029）……于画毋𠂔庫，
二月。（甲1929）

⑩     金陳

金文用“東”（囊橐）陈放、陈列在阜边土
地上，表示陈列、陈设、陈放的含义。“陈”

有嗽，上气疾。”嗽，异体有𦘔·𦘔·𦘔·𦘔等。联系卜辞，

癸未卜：王弗病嗽？（粹1267）

……午贞：……病嗽，𦘔（𦘔）？（粹1266）

……不𦘔？（乙77）是“嗽”异体，还是“𦘔”字，难以遽定。

(12) 𦘔 𦘔 𦘔 𦘔 𦘔 𦘔 𦘔

从成，代表斧钺，从東或束，表示用刀具劈剖鼓囊之事，以后不见于字书，疑为后起的形声字所取代。联系卜辞之例多为祭祀四方用牲之法，今列举其例：

贞：𦘔于南？ 𦘔于南？

贞：𦘔于西、北？ 𦘔于西、北？

𦘔于東？ 𦘔于東？（乙4733）

𦘔于東？ 𦘔于東？（合2195）

𦘔于西、南，帝亦卯？ 𦘔于西、南？

（丙44）

癸丑卜：𦘔于西？（坊间4.160）

𦘔字的通读，联系之𦘔祭方望之礼仪，及字形提供之形义信息，读“𦘔辜”的“𦘔”比较适合。《周礼·春官·大司马》：“以𦘔辜祭四方百物。”注：“𦘔牲𦘔也，𦘔而

磔之。”《广韵》：“𩇛，音壁，磔牲也。”

《康熙字典》：“凡劈物使分析亦曰𩇛。”

《王维诗》：“箒食伊何，𩇛公抓枣。”

《六书故》：“劈、副、𩇛，实一字。”

《韵会》：“音覆，剖也、判也、裂也。”

《广韵》：“音逼，析也。”《礼·曲礼》：“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注：“既削，又四析之，乃横断之。”

劈，《说文》：“破也。从刀辟声。”

《玉篇》：“裂破也。”《广韵》：“割也。”

《集韵》：“分也。”

𩇛，古为𩇛、副、劈之初文。作用牲之名，不限于四方，也用于祖先和其他神灵。

占：𩇛(𩇛)于𩇛，豚又羊？(殷168)

翌戌戌𩇛于黄彔？(西66) 贞：𩇛王亥十

牛？(乙7161) 贞：𩇛于戌？(乙4309)

戌戌卜丙：呼雀𩇛于出日于入日牢？戌戌卜

丙：𩇛三牛？戌戌卜丙：呼雀𩇛一牛？(合

178) 勿𩇛于大甲？(粹158) 贞：勿𩇛于

王亥三牢？贞：𩇛？贞：𩇛？𩇛犬？贞：𩇛

三犬三牢？(前1.45.3) 𩇛于豕？(佚613)

唐兰先生释“束”为“𦰩”初文，我们在文字结构体系作了以上验证，确实无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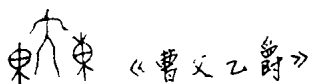
44, 释曹




金并释曹 釜中烹煮

二“東”之状。東的初意未能肯定，初步研究概象禽鳥胴体，或某种植物根块之形，参兄本编東，而古曹国之名，即以此类生产以为标榜。说文讹作：𡗗即釜形之口曰讹为𡗗。许氏误为：“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从𡗗。”徐鍇补充说：“以言词治獄也，故从𡗗。”都是荒诞无稽之谈，“獄曹”亦非初意。汉分省作曹。（浅说 P.492）


按，甲骨文未见𡗗字，只有𡗗字，作国名。贞：𡗗成棘其𡗗？（后 1.15.15）𡗗当为曹初文，以后加口、𡗗，为一字孳乳。关于“曹”字的形义来源，康殷是用“望形生意”的方法，先望𡗗为一口锅（釜），然后把它“望”不出名堂的東和棘，解释为“禽鳥胴体”（真还有点象两只烧鸡）或“某种植物根块之形”（真还有点象连根带叶的萝卜），这就是猜谜式考释文字的典型范例。



从大在兩東（橐）之間，表示一个人拥

有了口袋的粮食，所以有两、偶、辈、群和多的含义，它和宽绰的“绰”、稠密的“稠”以及百种的“艸”，都有“多”的含义，可能是同一语源的字，《楚辞·大招》：“滂心绰态”注：“绰，犹多也。”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一个人分一块肉吃，就很难得（初一、十五才吃肉，叫“打牙祭”），分得两块，就表示“多”了。古文字“多”作，从二肉，《说文》误会为“从二夕”。一人拥有两口袋，自然有“多”的含义，我们从曹声字中可以得到启示。

嘈，口多，众声嘈杂。

嘈，《说文长笺》：“从曹，犹官曹，言多也。”在灶下，经常成群在一起。

糟，酿酒剩下的糟粕，多而杂。

蓐，《说文》：“艸也”，艸是丛生的。

嘈，《玉篇》：“乱也”，思绪多。

爍，木炭，碎裂为众多不定型的小块。

自然除“多”的含义外，也保留“两”和“偶”的含义：










遭，遇，指双方相遇。

嘈，衽也。又作嘈，裙幅，皆有两边或双幅合成之意。










漕，水运曰漕，将物资沟通两地。

槽，运水木槽，将水从一头导向另一头。

僧，从起点至终点叫一僧。

古文字“戒”作：，省去“大”作，（隶变303）可以省去“大”作、，可省作，自然可以省去“大”作，用两个口袋代表“偶”和“多”的含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两隹（鸟）表示“雉”（仇，匹也）同侍（弔也，多也）；两木表示“林”，《说文》：“平土有丛木曰林，从二木。”当然山上也有林，说“丛木曰林”就可以了。

𨾏，《说文》：“二束，曹从此。缺。”许慎承认自己弄不清它的读音和形义来源，是一个古代学者值得赞许的科学态度，如果他也“望形生义”瞎说一气，以后学者获得更多古文字研究资料，重新探索它的形义来源时，就会被引入歧途，增加困难。

𨾏，加口孛乳为，犹如作、采作、不作、令作等一字孛乳，在古文字是习见的现象，把“望”为“奎”是毫无根据的臆说，许慎据篆文和文献材料释“曹”：“獄之兩曹也。”保留“兩”的基本含义，还是符合实际的。从从，如果理解为獄

讼、诉讼的双方（今谓原告，被告双方）也是未尝不可的。今谓“两造”，造为曹假借字，造训至，两至并无意义。曰，表示争辩诉讼，𧾷表双方，獄是折獄的“獄”，就是俗话说的“打官司。”当着审判官指控、辩护，要说话，所以篆文从曰。将《说文》释“獄之两曹”理解为“獄之两造”，从𧾷从曰的形义来源，就昭然若揭。可惜“说文家”们把“两曹”往“治獄的官署”的思路引了。

45. 释囊



金释囊。

象囊中盛有缶形，或用以表示“囊张大兒”说文，许误作“从囊省，缶省声。”……（浅519）

康殷与许说并误。字从𧾷，即“束”为“囊”的象形初文，缶声，“缶”即“罇”之初文，这个字是“色囊”、“背色”、“书色”、“荷色”的“色”本字，它也是囊囊一类盛物储物的用具，所以从束（束即囊），缶声。以后用“胞胎”的“胞”即“色”代之，本文又加肉旁作“胞”，“囊”遂消亡。

康说“束中盛有缶形”之说，既不合生造实际，也不能反映音义来源，误形声字为会意。

铭文《毛公鼎》：“毋敢𦵏𦵏，𦵏𦵏迺侮𦵏𦵏。”《散盘》：“有𦵏𦵏州𦵏𦵏𦵏𦵏凡散有𦵏𦵏十夫”两例“𦵏”字含义尚不明确，不足为前释出证。《石鼓文》（汧殽）有：“其𦵏唯何，唯𦵏唯𦵏，何以𦵏之，唯杨及柳。”𦵏作𦵏，是金文至小篆形体的中间过渡形式，文例比较完整。高鸿缙师谓：“读如诗白茅𦵏之之𦵏。……似其字原从𦵏（𦵏）𦵏声。”（中国字例六篇P.243）𦵏，《说文》：“艸也，南阳以为粗履。”也是假借字，𦵏也是“色”的谐声字，《仪礼·既夕》：“𦵏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子夏诗传》：“朋友相赠，赋木公，子曰：兄𦵏宜之礼焉。”𦵏皆为色裹的色，本字为𦵏。

我们讨论了“𦵏”字和有𦵏的若干字，唐兰先生释为“𦵏”本字于形义、音义皆可信，康殷先生不采其说，另加臆说，形义益晦。

前文提及，今附于此：《贤叟》：
𦵏 金精 “晦（𦵏）贤百晦（𦵏）𦵏。”字从𦵏（𦵏）从𦵏（𦵏）𦵏声。𦵏为𦵏、𦵏所公用，以声类求之，𦵏为精。《集韵》：“精，粮也。”《山海经》：“精用稌米”注：“精，祀神之米。”铭文“百𦵏精”即“百𦵏所产粮。”

46, 释克

𠂔、𠂔、𠂔、𠂔、𠂔

金 并释克 概要用

𠂔 平口铁刀 钐刻物之状，或即雕刻字的初文。


𠂔与钐皮治革的皮钐同形，见𠂔皮字下因。

(浅说 P.308)

康殷释克为用“皮钐”刻物，是“望形生意”十分拙劣的范例之一，𠂔、𠂔是所刻之物，使人想起“米粒”、“头发”的微雕艺术，但是用它画的和说的所谓“皮钐”，去作“微雕”，凭眼力不难看出比例不调。也未闻中国古代以钐雕刻的例子。错就错在把“皮子”看成“钐子”了，退一步说，即使真是“皮钐”，它毕竟是铜或铁铸造的钐子，和皮有性质上的不同，外形也无相似之处，怎么会造出一把钐子去代表皮子呢？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可以说决不会用一把切菜的刀，去代表它所切的菜。菜刀对菜仅是加工使用的工具，工具和被加工之物有本质上的差异，怎么会画一个钐去叫人看成皮呢？“皮钐”、“锅钐”、“土钐”、“石钐”，“钐”是构词的主要成分，皮、锅、土、石等无非是修饰成分，皮钐不能代表皮，如同锅

铲、土铲、石铲，不能代表锅、土、石一样。再说治皮的工具主要是刀，有没有专门的所谓“皮铲”也很可疑。大家都知道皮匠师傅的“皮刀”的形状，但也不会用“皮刀”代表“皮革”，事实是“皮”字的古文字和刀铲毫无关系，是用手剥皮，康殷先生不从皮剥古本一词分化，利用音义和形义结合的方法思索，简单孤立片面地从形体提供的表面现象去思考，“望”了一阵，“望”不出所以，心中主观“生”出一把“皮铲”形象，于是修改原来字形，迁就己意，曲为之说。我们在“释皮”一节中再对照他的插图，便知他惯用的有效方法。

𠂔 象石斧的形状，用手舒着，就是𠂔。𠂔，康殷书中不同意“父”为“斧”初文，口象动物（包括牲畜、野兽、人）的口，口下的曲线或直线）、|代表动物的脊椎至尾巴（人没有尾巴，有时有饰尾），丿连在口下的脊椎线旁边，代表被剥下的部分兽皮，“克”的意思是克敌至胜，在古代的野蛮习俗就是割下敌人的“首级”，或者剥下敌人的皮，所谓“食其肉而寝其皮。”以后文明一点，就用掬得头盔和铠甲来代表胜利。

《说文》释克为“肩也”，篆文作，实在难以通讲。《玉篇》：“克胜也。”《春秋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鄆。”《公羊传》：“克之者，杀之也。”用杀死敌人表示胜利，彻底胜利，古代野蛮习俗有用剥取敌人头皮和剥下人皮表示彻底胜利的。

壬申卜貞：雀弗其克戡夷？（前7.5.4）

己未卜 殷贞： 昊克湔？ (存2.470)

癸卯卜：其克戡周？（綴 2.164）

己未卜：唯冀方其克弼南？（甲2902）

以上“克”訓“胜”的文例，铭文有：

《沈子筮》：“念自先王先公迪救克衣(殷)。”

《曾伯簋》：“克執淮尸（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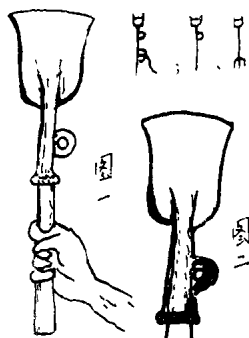
《小臣单解》：“王殪克商在成卣” 卣，按。

47, 释皮

晨 晨 金 國 不 釋 象 手 執 皮 鈎 操 作。

如刮去獸肉……如下圖一。𠂔、𠂔都是下圖古鈐、皮鈐形的文字化，用專用工具以代表加工的对象——无定形可象的獸皮，這樣的字也頗不少（是不過已中的聰明方法）如𠂔、𠂔、𠂔、獸……可算是“指事”或“指物”。……

(浅说 P. 308)



康书原插图摹片



金文“皮”




《金文编》共六字

金克


我们全部摹录了《金文编》著录的六字“皮”字，大小笔画全依原书形体，补充造摹了四了“克”字，请读者对照康书的金文，口象不象“钁刃”，钁上的“环”与“钁刃”的大小比例是否合适，需要那么大的“环”干什么呢？有的“环”超过“钁面”全部，强调“望形”和“眼力”的康殷先生难道看不出来么？

为什么插图把“环”画得那么小呢？为什么把钁刃的口，画成丁形，适合刃锋要求呢？为什么绝大多数的“把柄”都作J的弯曲形，改变为直竖以迁就作为“钁把”的需要呢？初学者如果不凭康殷先生提供的“先入为主”的见解，能看出“皮”字金文是手

批皮鈔么？

康殷这种凭绘画的技能，按己意修改古文字形体，以证成其说，在他考释的许多文字中采用。如“帝”画了稻草人、“册”画成他所说的“列石”，“兕”画成人头着火，画成“牛耳朵”，、（畸）画成鸟翼等，随心所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正确的解说，有了插图，读者更加明白，固然很好；但是一己的臆说，形义和音义都没有依据，单凭图画证成其说，对辨别古文字是非能力尚差的广大初学者就很有害。

𠂔、𠂔

是从又剥皮的象形表意字，𠂔表示手撕开，揭下的一块皮，整个是剥制兽皮、人皮的表意速写。𠂔，则是以（𠂔）剥皮，表示彻底胜利，或完成任务。𠂔即父𠂔，𠂔释鑑主誤。

皮，本来动词、名词不分，后来当作皮革的名词后，加手作“披”和另造从刀的“剥”字，联系音义证明如下：

皮，《说文》：“剥取兽革者谓之皮，从又，为省声。”《书·盘庚》：“从为，形义俱远”的批评是正确的。篆文已失原形。

披，《说文》：“从旁持曰披。”《增

韵》：“分也，散也。”《杨子方言》：“厮剥，散也。”《广韵》：“开也。”动物剥皮从剖开肢体开始。《集韵》：“裂也。”

剥，《说文》：“裂也。从刀录声。”《广韵》：“落也，剖也。”《增韵》：“褫也，脱也。”《周礼·秋官·柞氏》：“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注：“谓斫去次第之皮。”《诗·十雅》：“或剥或亨”注：“杀牲解体之名。”

𠂔→𠂔→𠂔→皮→皮

48. 释革

𠂔 𠂔 𠂔

金，未见初文、甲文，𠂔、𠂔、𠂔，也即前述的铲皮铲形——制皮革的工具。后又讹作𠂔，这里的𠂔、𠂔、𠂔……可能是兽头、口的省形，全字即表示用铲刮兽皮、肉之意。篆讹作革，……（浅说P.309）

按康殷的说法，“革”字是由𠂔（铲）和𠂔、𠂔、𠂔（兽头）组合而成的，而且表示兽头贯串在铲柄上，这是他理解的“革”字的形义来源，他还是把𠂔字中的𠂔当皮铲，𠂔误会为兽头。实际𠂔是动物的头尾，𠂔是

刮去其毛，今时犹沿用之。……犇音郭，黄
之为鞞，犹犇之读郭、音郭矣。”犇是张弓，
鞞是张皮，提供了“革”和“黄”字古文字
虽(革)鞞(黄)的异同和形义来源，鞞较革多一横
笔，表示张皮的支撑。

《论语》：“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
甲骨文“鞞”作：𠩺₂₇₇₁₂、𠩺₂₅₇₀₃ 夏承焘
以为象张虎豹皮之形，故释鞞。《诗·齐风》：
“载驱莎莎，辇第朱鞞。”革字古文字作𠩺
与𠩺对比，即知④、⑤为皮革形，𠩺和𠩺为
动物和人的首尾、头足。可以作为我们释皮
释革及释克的形式来源的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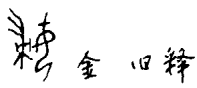
综合皮、革、克三字的形式来源和它们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新释“鞞”字的旁证，
以应朱芳圃先生释黄的启发，𠩺为动物首尾
而非“皮钁”，④、⑤、⑥、⑦、⑧为皮革
形而非康殷所说的兽头和钁环是显然的。

康殷书中所假设的兽皮“无定形可象”
所以才“用专用工具（他指钁）以代表所加
工对象”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𠩺反映了
剥制兽皮的生产片段，又（手）撕的即“皮”。
鞞反映了将剥下的兽皮撑开扩张和曝晒的生
产过程。𠩺则反映以石斧剥下兽皮的野蛮习俗。

49. 释帚、浸、侵、归等



加以以示束缚，……卜辞或用以为妇、
 归的省文。篆讹作：𦏧，说文误解作：
 “从又持巾，埽口内”，是误认帚形为手，
 又误认帚柄为巾，于是只好用巾来扫地了……
 (浅说 P. 517)



女执帚形，代表从
 事家务劳动，或含

有“持箕帚”之意，表示成年已出嫁的妇女，
 仅由此一字也可见当时的妇女的社会地位。
 …… (浅说 P. 44)

康殷先生释帚和妇，深受《说文》以扫
 帚作家务为妇女特征的封建意识影响将应稼
 朱苗误认作扫帚，使他在旧说的束缚下画家
 的“眼力”大受限制。

象拖帚、扫把之类，用手持之作𦏧，
 本来篆文如许说并不误。埽从土从帚，代表
 以帚扫土(地)，是形义自成体系的字。

𦏧(篆作𦏧)𦏧或作𦏧，《说文》：“扫
 竹也，从又持𦏧(𦏧)。”又是一种扫除工
 具，𦏧是俗称扫把星，𦏧就是扫把古称。雪，

《说文》：“霰雨，说物者，从雨彗声。”
 实际是“雨”作动词意如“雨花”的“雨”，
 雨下的彗（扫帚）扫的“霰雨”，是会意字。
 总之，彗也是形义自成体系，音义确定的字。

甲骨文来，用作王妇、妇女的“妇”，
 读音为“妇”，不是“帚”和“彗”，说妇女
 “侍箕帚”为“妇”字的形义来源，也是违
 背殷商的妇女地位很高的历史事实的。周代
 妇女参加祭祀已是象征性的，带兵打仗更非
 妇女所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卜辞里记
 载妇好、妇井等人领兵打仗、主持祭祀和经
 营农事生产和外交活动的文例很多，把汉儒
 封建社会发展了的轻视妇女的意识，强加于
 奴隶制的殷代，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妥的。

我们回到起码的“望形生意”凭眼力直
 接观察，难道看不出来、来与来，以及彗的
 差别么？读音既不同，形体迥然有别，为什
 么要把轻视妇女的“箕帚说”，强加给“妇”
 字的形义来源呢？下面先罗列来字若干字形。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来、来 甲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来 金

甲骨文耒，金文耒，难道看不出是妇女踏在田地里插秧育苗吗？耒难道不象有根有苗的稻秧吗？耒是秧在地上，一，地也。耒的卩是妇女手的省形。卩，为什么叶苗倒向一边呢？无非反映了秧初栽后还没有“返青”的庄稼实际。

在卜辞中“耒”与“𠂔”是一个字，表示妇女旁农育秧，育秧是她的专业，所以秧苗的耒，就代表妇女，这是人类历史中妇女从采集经济中，首先发现了种子撒地发芽成长的奥秘，首先发现和发明植物的人工种植，是最早的农业经营者，男子汉们以渔猎生活为主，以后转为畜牧业，妇女由于农业的稳定性，社会地位比男人为高，这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梗概，也是妇女称耒的历史背景。

耒，许慎以来“望形生意”的结果说是扫帚，甲骨文出来人们“望”它原来是禾苗庄稼，看来仅以“望形生意”，凭“眼力”和“印象”并不能解决疑难问题，还得有历史、民俗学、语言学、训诂学，以及古文字学本身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达到真正科学的境界。这里且不谈我国南方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农业主要由妇女经营的民俗，让我们从

古老的《诗经·生民》谈起，诗篇开始就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后稷是周的男性始祖，他的妈又叫姜嫄，还是从事采集经济的年青姑娘，她虽已有了心上人，却没有怀孩子，她祈求天神赐福早日怀上孩子。有一天她从原野采了一捧子的野生稷粒回来，见大地上有一串大人足印，她边唱边跳用自己的脚踏步踏看足跡前进，把稷粒撒了不少，她的心头感到一阵震撼。

回家后，她终于觉得自己怀孕了。当她再次挺着肚子来到她踏过大人迹的原野上，才发现她当时撒落的稷种居然长出了一片新苗，她高兴极了，把它们一棵一棵小心连根拔起，移栽到自己的空前屋后的空地上，不时前去观看，金秋季节，居然结下沉甸甸的种子。多少代妇女漫山遍野寻找食物，日晒雨淋、空手而回，忍饥耐渴时的梦想，突然觉醒了。种子抛弃地里，经受环境的考验，能够成长和结实。她给儿子取名“弃”；长大后继承了母亲传授他的人工种植农艺，他是周的始祖，被视作稷神，尊称后稷，难道还

看不出一了农业部落集团的居民通过对祖先的颂歌（周颂），所透露的妇女（周部族以姜嫄为代表）首先发明农业、经营农业的信息么？

人类社会一度以性别分工，男子从事狩猎畜牧，女子从事采集和种植，将妇女经营的农事与农事主管者的妇女联系起来，叫她们“育秧女子”、“种植者”，或者以“采苗”的“采”称呼她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说文》：“妇，服也。”“服”并非指“服侍丈夫”，而是指务农。《诗·大雅》：“昭哉嗣服。”传：“服，事也。”《诗·噫嘻》：“亦服尔耕。”笺：“服，事也。”《尔雅·释詁》：“服，事也。”“事”的本义就是“蒔”，就是树艺、种植。口是地上挖了孔穴，艹是植物生形，又是手，用手持植物种进地穴中，就是蓐或蓐，主要指农事。《汉书·蒯通传注》引李奇：“东方人以物插地中为事。”（事，蓐訖为事）《诗·大雅》：“三事就绪。”注：“三事，三农之事也。”训诂的角度看，妇的本文是服，服的主要含义是事，是务农，服农事。

当然，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下降到“服侍

丈夫”的“家庭奴隶”，禾苗的禾、秉可以被颠倒为扫帚的帚，𦰩的妇女农艺种植形状，可以被“望”成舒扫帚（执箕帚）作家务，训诂上同样也可以耍花招。《白虎通文》正是释“妇”为“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和“妇人，伏于人也。”谁是谁非呢？我看问题的焦点可以回到禾、秉究竟是扫帚，还是禾苗上来，我们可以旁观加以讨论。



《妇𦰩》

①《妇𦰩》的“妇”，凭直观看，是妇女种植，还是舒扫帚？（按原拓直摹）



②从篆文“𦰩”作：𦰩，《说文》：“物初生之题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物，当然是指植物，在一（地）上初生的形状，在一（地）下的是根。𦰩和𦰩对比一下，仅仅是根部略异，同为植物形状，而非“扫帚”的帚，或箕，是不难看清的。

③ 𦰩、𦰩、𦰩、𦰩中浸

《诗·小雅》：“浸彼稻田”注：“润也。”
《诗·曹风》：“浸彼苞粮”注：“渍也。”
秧苗才需要浸灌滋润，总不会扫帚泡汤吧？


(4)  甲 侵

卜辞文例：土方掠于我东鄙，戡二邑；
 吉方亦𠂔（侵）我西鄙田……（著2）“侵”是
 “侵略”“侵犯”的含义，甲骨文以牛闯进
 稻田，禾苗受侵犯表意，是以农为业的人民
 提取日常生活的素材编造的古文字，总不会
 “望”出扫把之形，“生”出牛侵扫把，或
 扫把侵牛的意思来吧？

(5)  甲 歸  篆

《说文》：“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
 官声。”大致无误，并没有说“帚”是“箕
 帚”而“婦”的省文。释义也符合古汉语的
 实际，《诗·周南》：“之子于归。”《周
 礼·礼运》：“男有分，女有归。”《穀梁
 传隐二年》：“妇人谓嫁曰归。”

甲骨文𠂔，从𠂔从𠂔，𠂔似为意符兼声
 符。它象“腰子”（肾）形的网坠，卜辞中假
 借为师旅部队的“队”，《粹597》：“王作三
 𠂔（队）右、中、左？”《前5·10·7》：“甲子
 卜出贞：東有敦𠂔于𠂔（队），归？”大本
 营派出部队，分队活动，有出有归；了人离

队、掉队，也有归队的问题，甲骨文“追”字作，弓也不仅是声符，同时也是追赶队伍，归队的义符。

女嫁为什么叫“归”呢？因为首先从事农艺稼穡的是妇女，妇女就把出嫁和庄稼自然联系起来。《书·洪範》：“土爰稼穡”疏：“种穀曰稼，若嫁女之有生然。”大田出生的穀子先撒在秧田里，秧子长出后，又取秧、插秧回归大田，就像姑娘出嫁一样。古代盛行姑表亲，所谓“结秦晋之好。”双方王室将姑娘嫁给对方，姑娘的婆家就是母系的娘家，公婆就是舅姑，所以从母系的角度看，“嫁”也就是“归”，回归生母的娘家，象庄稼禾苗从秧田回归大田一样。所以从卦的结构看，夬既代表庄稼，又代表妇女。

关于康先生释“归”说“用以帛扫弓之状表示归来之意，扫弓而藏之，是猎后战后归来的必作的事。”（浅说P.453）好象古人出猎或出征都要随身带一把扫帚，为了用帛扫弓表示弓要收藏了，人要回归之意。我怎么评论呢？我只好说：“余欲无言！”

把夬、夬“望”成“帛”责任在许慎把夬“望”成“弓”是康先生的“一家之言”。

一手扶持禾秧，一手持畚箕的糞肥或泥土作施肥或培土壅本的操作。《礼·月令》：“可以粪田畴。”疏：“壅苗之根也。”《荀子·致仕篇》：“水深而回，树落则粪本。”集解：“谓树叶落，粪其根也。郝懿行曰：粪，壅根也。”这是“粪”的造字本义，禾代表施肥、培土的作物对象，粪又引申为“扫除”和“粪便”，这是因为古代以人畜粪便、有机肥为主，粪田的肥料靠扫除收集，粪就包括了“粪田”以外的“扫除”和“粪肥”的有关含义。

单从“望形生意”的角度看，这个甲骨文释作“执箕帚”进行“扫除”，再像不过了，也不难找到“为长者粪”（曲礼）之类的书证，问题是缔造文字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牧民，缔造文字的素材首先从生活、生活的实践中汲取，在农民心目中耘田壅本，恐怕比“洒扫庭院”要重要得多，印象也要深刻得多。禾字究竟可不可以把秦汉时代经讹变和误解为“帚”的音义，逆推到甲、金文为代表的商周时代，这是不可逾越的问题。

①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体系，不难在文字结构体系中发现它作为部件所起的作用，如以上讨论的有关文字；同时也可以结合文例的语言资料，判断它的词义（单音词也就是字义），卜辞有“来雨”和“来月”连义的文例，来字象来秧在烈日下轻度“倒伏”之形，“如月”疑为“三伏天”在内的盛夏之月，稻子灌浆成熟的决定性月分，相当于“伏月”。“如雨”似为“伏月之雨”，某种意义上讲气温高，蒸发快，田中易旱，这时下雨，不啻是“及时雨”。

甲骨文来也有用作动词用的。辛未卜：王妇……？辛未卜：王勿妇？（京津3032）妇于蓄？（28821）来（妇）相当“服农事”的“务”的基本含义，引申为一切事务的“务”。

勿呼妇井成龙方？（续4·26·3）职妇井于鬲？（宁沪3·238）呼妇井田于别？（前2·45·1）呼妇井黍 受年？（金645）勿呼妇井收黍？（坊间3·17）翌庚子，妇井侑母庚？（唐157）贞：翌辛亥呼妇井宜于圣京？（晋10·1）王其侑如成妣，王受祐？（屯南4023）至今出土铜器最大的一件叫“后母戊鼎”，她生前主持祭祀、打仗、抓生产、办外交……岂能以“执箕帚”概之？

50. 释旨







𠂔 𠂔 甲 𠂔 金














旧释旨，以为师。说文误作𠂔形，遂又误解为𠂔的省形“小阜也”，后人更误解为堆的本字，但许又说“旨，众也”自相矛盾，一字不可能既象“小阜”又表现众，近世大师多据许说释众。……愚以为𠂔即𠂔弓的省讹，可由下举诸字继续证明。……
(浅说 p. 453)

按原说出人意表，旨和弓的古文字，形体差别很大，大约是“旨”字音义和形义来源不够明白，使他“望形生意”产生了“旨”是由“弓”简化和写错（原话是“省讹”），才有这个文字的大胆假设。

为证明他的“旨”就是“弓”的讹字，他又开动脑筋把“𠂔”（归）说成“以扫帚扫弓”、“官为引弓之室”、“追为用弓动以平追逐敌人、野兽之意”、“𠂔（遣）象双手持引弓”等，把“弓”和“旨”两个音义不同，形义来源各异的初文，从形体表面现象𠂔和𠂔有些近似，就把“旨”硬当作“弓”字来理解，是不难看出牵强傅会之处的。问题是有些字的确还说不清楚，有待我

们大家研究的。

古文字是劳动群众为主，巫史阶层参与整理，集体创造的语言书写符号，一字字可以有两字或两字以上的表现方式和形义来源，《说文》诸多失误之一，就是相信仓颉造字，而且是按“六书”的规则造字，所以一字字只有一字形义来源。事实并非如此，“弓”字即有象弯弓的，，又有象躬身人体的、，即“躬”的初文，音义一样，字形稍异，形义来源各不相同。如“黑”字，古文字有，脸上黥墨的（于省吾教授说）；也有《说文》说的烟燭火炎薰黑的，详拙作《古文字形义来源非一说》或大公报 87 年 2 期。“𠂔”字作为“堆”的象形初文，形义和音义都有相当依据，是历代学者研究的成果，看来一时还难以全盘否定。

（一）、、，《说文》篆文作，释“小阜也，象形。”不误，至少甲骨文作符已经肯定下来了，不是许慎和后人误解。𠂔作、𠂔作、𠂔作、𠂔作，都证明和是同义词，是土堆，只有大小的区别。以上、通用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有人把它“望”成“弓”字有讹而改变。

“邑”读“队”代表部队师旅的文例：

丁酉贞：王作三邑，右、中、左？（粹597）

甲子卜：东有致糗于邑，归？（前5·10·7）

丙戌卜贞：弓邑在夷不灾？（前2·4·3）

贞：曰邑母在兹祉？（前1·9·7） 令归邑若？

（前6·5·17） 我邑亡咎（疫）？（2811）

辛酉卜：其用邑为（徇）羌于……？（明717）



戊寅卜在韋師：邑人亡戡異，其股？（京都·

2141） 今夕邑亡福，宁？（粹1206） 今夕邑

亡害？（粹1201） 贞：方来入……邑，今夕

弗害王邑？（燕89）“邑”读“队”，从郭沫若说。

周以后称“王师”，卜辞中称“王队”，商人称军队为“邑”即“队”。驻军的营地叫：雀邑、鹿邑、囂邑、覬邑；又叫邑裴、邑葵、邑蕞、邑澶、邑滴、邑奚、邑般、邑雨、邑糗、邑允、邑葵、邑露、邑环、邑木、邑龟、邑曹、邑野、邑野、邑丙、邑适：邑人等，这些驻地都是殷王活动的场所，如：王在一月在邑蕞。（后2·15·1）王穷戍十人亡尤？在邑适。（邲1·338）王在邑茅野？（河716）这些卜辞反映了商王朝军事据点密布各地，它们多建设在小阜高地上，是制高点，殷王往来其间，活动频繁。

甲骨文，从河流穿流过
甲 两山（小阜）间，这是自然景观
的描绘，以后形声化，可能变成了“涧”、
“峡”一类形声字。卜辞文例不全，但……
门……连文，有可能是“三门峡”的残文，
姑释“峡”。《说文》作：陝。《前汉·郑
祀表》：“行谿谷中阭陝且百里。”

𠂔，《说文》：“危高也。从𠂔，𠂔声，读若隼。”𠂔，《说文》：“隼也。从辛，𠂔声。”以上文字中的“𠂔”部件，以《说文》所释“小隼”为是，释“弓”无稽。

(二) 𠂔、𠂔、𠂔、象回隆之形，疑为隆的象形初文，隆、𡵓是完的后起形声字。

从“囿”字所从的“囿”、“智”等字，可以看出“囿”是可以用手捉摸的东西——回坠，而不是小阜的“堆”。“囿”象回坠，又象小阜“堆”，可能有两字形义来源，也可能本来象回坠，假借为土堆的“堆”，假借为军队的队。

弓作为同坠，是一半 π 系在同上的，所以引中、假借为队伍的“队”，彳（追）、归（归）、彳、彳（师、次）等字所从的弓，都代表队伍，具有追赶部队或用部队追赶，归队和驻队的含义。前已解释的不再赘述。


51. 释官














译窠，不释。用人引弓之
甲 窠以表示官，官的初意或指统
治阶级习射之所（或用弓形以示权威）引申
而有“朝廷治事之所”、“职也”……意。
省而作：𠄎 甲译窠，再者则为：𠄎、𠄎 甲
𠄎 金，并释官。𠄎 金旧释师，郭近释屯，愚
试释官之省，篆作𠄎，《说文》：“史事君也”
非初意，而“从山从官，官犹众也……”尤误。
官其示众也，就更非官了。弓布声。金文缩
作𠄎，也可见窠、官之变。（浅说 P. 454）

古代贵族习射之所作：廡，字作：𠄎 金
《礼记·乡射》：“王格周庙宣射。”
经典作𠄎，后又假序为之。《周礼·地官》：
“州长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孟子》：
“序者射也。”康说以官为射所无据，而𠄎
与𠄎两形差别很大，在文字结构中，自成系
列，若不相混，康殷以弓、官为一字有讹，
实为“望形生意”之误。但他对《说文》释
官的质疑，以及提供篆字有关的线索，是十
分有用和富于启发性的。

𠄎 作为甲、金文部件存在，象两手持弓
（网坠）操作之形，即给鱼网系上网坠或取

下四坠，它是“绾”与“管”的初文，原是象形表意字，以后形声化，并分化为绾、管二字。绾，《广韵》：“繫也。”《玉篇》：“贯也。蜀也。”《集韵》：“管，取也。”繫与取是一事的两面，把网坠系上鱼网，也就要把它取下，正是所刻画描写的。

字，从山（廌，代表屋舍）从（管）并声，或者说“复声兼意”，就是说除了读“绾”、“管”的同音字外，还兼有拘係囚犯和索取民财的解署之意。以后省作：官。

官是馆的初文，引申为官僚、官吏后，加舍作“馆”代表官所、官署的本意。金文“绾绾”字作，知从复得声，推知“官”为“寘”省文，从而获得音义和形义来源的左证。字所持为“官”（四坠），而且两手上下相错，非（音关）弓引发两手并列的形状，甲骨文有：（夏承粹张初文，异体作、、、），显然与有别。

“乙酉卜贞：州臣有徒自寘（官）得？”（粹262）戊戌卜：侑戌父戌用牛于官（馆）？（乙5321）辛未卜贞：呼先官（管）？（存2.484）帝不官？贞：帝官？（乙4832）官似通假为缓，即冤缓之意。或假为管，训忧。

52, 释遣

𠄎 𠄎 甲 释音 𠄎 𠄎 𠄎 金释音。

𠄎 象双手持引？弓，𠄎 的初文，即甲文之𠄎，从弓形甚明。……（浅说 P. 455）

𠄎 从弓，为“张”字，𠄎 从𠄎，为𠄎 字，不知怎么扯到一起，还说𠄎 从弓甚明。

𠄎 是双手将系在网上的网坠，连网放送到水中的写照，反映渔猎生活习况场景。以后孳乳为𠄎、𠄎，篆文：𠄎。𠄎 即𠄎 之演变。后讹为从𠄎从𠄎，释“商小块也”是从𠄎为十算、十土的思路考虑的，商即埴。

遣，《说文》：“纵也。”《广韵》：“送也。”《正韵》：“祛也，逐也，发也。”《仪礼·既夕》：“书遣于策。”注：“遣，犹送也。”《左传二十三年》：“姜氏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前汉·孔光传》：“遣归故乡。”《正韵》：“将葬而祭曰遣奠。”

…… 亓贞：王𠄎（遣）若？（续 4.35.8）
 …… 其𠄎（遣）戕？（粹 12.19） 贞：有𠄎出？
 （合 2.15） 贞：王有遣，祖乙弗祐？（合 2.13）
 癸巳卜视贞：上示帝王遣𠄎？（库 1542） [乙]
 卜旁贞：翌乙未，一𠄎登于祖乙（玟 固曰：有帝…

不其雨，六日〔甲〕午夕月有食。乙未彫（裸）
多古必条智（遣）。（雨54）

東田脊不盟，唯之有譴？（召2·3·10）
……其智（譴）戕？（粹1219）戕若不作人名，作为一种行为，也可能智读“譴”。譴
《说文》：“谪问也。”《广雅》：“责也。”
《广韵》：“怒也，让也。”《诗·小雅》：
“畏此譴怒。”传：“罪责也。”

𠄎、𠄎、𠄎 《小臣遫簋》：“𠄎东夷
𠄎、𠄎、𠄎 金大父，白懋父以殷八召征
东夷，唯十又一月𠄎（遣）自覓召……”

《大保簋》：“大保克𠄎（敬）亡𠄎
（譴）。 ”

𠄎，除“堆”、“陞”两种形义来源之外，
是否还有第三种形义来源的可能。即象两颗
拳丸（外肾）之形，即“势”。《韵会》：
“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𠄎（势）得
以通假为“师”，卜辞可读“王作三召（师）”
“召（师）般”、“今夕召（师）亡害？”“今夕
召（师）亡患，寧？” 铭文《克钟》：“东至于京召（师）”
《孟鼎》：“故表召（师）矣。”
《善夫克鼎》：“遘正八召（师）” 其他：“大
召”、“左召”、“乃宅京召”、“濬覃京召”等召皆读师。

53, 释师

𠂔 𠂔 𠂔

金释师

不概即𠂔。

𠂔之有，故甲文有𠂔而无师。《说文》作：𠂔，“从𠂔从𠂔，𠂔四𠂔，众意也”，解𠂔、𠂔亦误。……

(浅说 P. 454)

康殷疑𠂔、𠂔。𠂔为𠂔初文，又以𠂔为𠂔中的省文，最后分析形义来源说：“从弓从𠂔，𠂔象锐物刺足踣之状，……用以表示弓发矢射人足之意。”他魔术般地把“师”变成“𠂔”（次），“𠂔”又变成“𠂔”，而“𠂔”变成甲骨文“𠂔”（合文上下型）“𠂔”象矢射中人足状”（浅说 P. 454）



右 2.42.12



右 2.33.4

《甲骨文编》收录𠂔字于𠂔字栏中，从字形、文例看皆不误。“翌日壬归有大雨？”（右 2.42.12）

“……其归𠂔……”（右 2.33.4）皆可通读。右

编 1.30.5：“于翌日

甲子卜：亚戡耳龙母

𠂔，其𠂔弗母有雨？”当为同时所卜。

𠂔、𠂔、𠂔（且不说了篆古文）除右部件相同，其他迥然不同，实际是“𠂔”、“𠂔”（次）和“𠂔”三个字，合到一锅煮，说“锐物刺足踉状”这样一把火就煮熟了，初学者不用咀嚼，囫圇吞下肚去，还会觉得很够味。

康殷先生的这种方法，是他行之有效的
主要方法之一，用这种方法——A即B省讹
B即C省讹，C又是D省讹，而D大概是什么什么（如矢射足踉、锅中煮=束之类）一
锤定音，问题顿时解决。A、C、B、D怎
么拉扯一起呢？使人想起近人所谈的“模糊
语言学”，我体会康先生由于是大画家，习
惯在画素描时为掌握景物的主要轮廓和主要
线条，先眯着眼睛看一番，将𠂔、𠂔、𠂔，
觑起眼睛一看，就突出了右边的B，左边剩
下的丌、束、束，大体也差不多，笔画有多有少，
结构又有不同，用一个“省”加“讹”的术
语，就可以概括了。这种方法流传了，可以
称作“模糊文字学”，其特点还是脱离语言倾
向，一种在形体上捕捉印象的“唯形论流派”。

从文例看甲、金文字皆以𠂔、𠂔为𠂔、
京师的𠂔，官有可能另有“𠂔”、“𠂔”的音
义，至周代金文中开始加丌为区别符号，不

在金文中用为工师的师，与𠂔（势）、𠂔同音，是单纯的注音符靠区别符号，还是靠有意符的作用，如《说文》认为有“周币”之意，还可以讨论。

我本人初步意见是，不象艸木根苗，是苗的初文，草根在新垦地（苗畜）有众多繁芜之意，与𠂔组合为𠂔，可能是声符兼意符。但是不究竟是许说的“币”即“匝”字，还是其他的什么字，还有待论证，不敢说“师”字的形义来源已经明了，但康先生以归释𠂔以𠂔释𠂔¹的设想，是应该重新验证的。

54. 释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金

康说已见前，他以“𠂔”为“弓”有讹，以“𠂔”为“𠂔”的初文，不再赘举。

容师《金文编》：《说文》所无。引罗振玉说：“师所止也。从𠂔束声。后世假次字为𠂔。”《小子射鼎》：“在𠂔𠂔（次）”甲骨文有“王在𠂔𠂔𠂔”，知“𠂔”、“𠂔”为

一字勢乳，自（勢）假为“师”，驻地也叫自，为了区别，加一或二（下），表自之驻地，通，更加上表示疆域或防线。以后更加米、苗、苕、苕的偏旁，是否“束”声的字，还可以讨论。但从卜辞和铭文的用例看，《左庄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曰次”所表达的“师止之处曰次”是正确的，经书中“餽”以“次”为之。

《书·秦誓》：“王次于河朔。”《易·旅》：“旅即次。”《左襄二十六年》：“师陈焚次。”注：“次，舍也。”今谓“宿营地”，放火烧了，准备决一死战。

铭文《辛酉出》：“在禡師（次）。”
《乙亥鼎》：“王即在禡師（次）。”《小臣射鼎》：“在禡師（次）。”

卜辞：“王在弓节，弇？”（河716）在弓滴、在弓木、在弓允卜、往崔弓、至于鮑弓。北盟弓（掇续143）以上自读餽若次。

北盟出（后2·24·1）、王出于出（续2·24·4）
王勿于鼓出？（京1560）、于海出？于解出？

出于葉出？（佚362）卯甲盟王出出？

在韦出（京都2141）在牙出、在齐出、
卜在寧出、在出（金）出（后1·15·9）、于勗裸……

師字显然从自、𠂔、𠂔、𠂔、𠂔、𠂔、𠂔……是否是从自束声的字很难说。𠂔显然是𠂔(罗卜)字，多种形式，估计还是会意字，以后发展为形声字，或者是会意兼形声字。按以后的发展情况考虑，从自从𠂔，𠂔亦市字，有积聚、居留、停止之意。我们另节加以申论。

55. 释市(𠂔)

康熙字典中对𠂔字所从的𠂔、𠂔部件，不知讨论过没有，我们试作补充如下：

甲骨文、金文“𠂔”字的部件𠂔和𠂔，𠂔有种种变化，但主要的形象是清楚的，即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我们可以将它分解为𠂔和𠂔两个部件，从𠂔作𠂔，由𠂔演变为𠂔、𠂔的过程看，𠂔是𠂔、𠂔的省变简化形体，盖作𠂔先生几十年前已作过分析。𠂔、𠂔、𠂔、𠂔、𠂔(或倒置)；代表种、农作物结荚。两者结合，表示撮聚、委积。引申为集市和居留处，抽象为“止”、“安”、“居”等。

甲骨文、金文都有“𠂔”，惜甲骨文𠂔下𠂔部件断残，但可从文例内容和金文形体增

意。简文“柿”作柿，《石鼓文》有柿，并由积储、居止之处引申为集市的“市”，篆文作：𡶒，加乙以资区别。《说文》：“市，买卖之所也。市有垣，从口，从乙，乙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声。”和释柿一样，已经不能掌握形义来源了。

《说文》字形分析虽失真，但义训还是极有参考价值的，如“市，买卖之所也。”“𡶒，止也。”而从古文音资料知“市”与“𡶒”原为一字分化。由积聚、居止引申为集市买卖之所。《论语》：“止子路宿。”止，留也。《周礼·地官》：“五十里有市。”注：“积聚之处。”

𡶒，《说文》：“聚也。”又音恣，和“𡶒”、“𡶒”（积禾也）、“𡶒”（撮也）、“𡶒”、“𡶒”等字音义相通，具有给养的含义，“𡶒”字从𡶒，表示师旅，从市（𡶒）代表给养所在的居止、止息之所，实是声符兼意符。

关于“𡶒”字和“𡶒”（次）字的形义来源，我们作了一些新的探讨，显然还很不够成熟，但是“𡶒”和“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义和音义的字，却是确定无疑的。

56. 释𣎵

康殷书中以師、𣎵(次)、歸(归)为一字，**𣎵**旧释歸原不误，康氏改释为𣎵(𣎵)，并且认为𣎵是由𣎵演变来的。



如果左侧两片可能是同时所卜的卜辞还不能证明**𣎵**和**𣎵**是同一了“歸”字而不是“師”字，那么我们还可以举出金文**𣎵**、**𣎵**(𣎵)甲骨文作：**𣎵**、**𣎵**，**𣎵**和**𣎵**一样代表“物生之基”，即植物的上端。“止”本就有“人趾”和“植物茎枝”的两个不同的形义来源，**𣎵**、**𣎵**、**𣎵**；**𣎵**、**𣎵**、**𣎵**，《说文》**𣎵**，“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𣎵**上的**止**，象艸木出有址，**𣎵**与**𣎵**为一字异体，**𣎵**和**𣎵**也是一字异体。

康殷把**𣎵**的异体**𣎵**与**𣎵**、**𣎵**视为一字，究竟还有一个被他误解为“弓”的“𣎵”字，是这三个字都有的部件，说它们就是一字的變化，总算还有那么一点点依据，更为惊人

的是他在以上三字并不真正认识它们的音义和它们的形义来源的情况下，凭他的“眼力”，揀出了一个𠂔、𠂔二字合文的𠂔，理解为：“象矢射中人是状”来证明：𠂔，从弓从𠂔，𠂔“象锐物刺足踣之状”，从而𠂔就是𠂔的省文，他终于“认识”了𠂔的“用以表示弓发矢射中人是之意。”

他把𠂔、𠂔两个字误为一个字，又把𠂔扯上“师”“師”（次）“𠂔”（归）三个字，把它们全当作一个字的省文或发展变化，认为它们的形义来源是“弓发矢射中人是”，他由于脱离语言的音义，而片面强调“望形生意”，结果把许多类似的字拉扯到一起，硬说它们是一字省文，又来源于某一假设，其实这一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



𠂔不是“矢射中人是状”的一个甲省文，而是“𠂔”和“𠂔”的二字合文。甲骨文和金文中合文的例子很多，如“至于”作𠂔，上不作𠂔，下上作𠂔，五千作𠂔，风时作𠂔，等等，我们还是借助语言资料来加以证明。







马邦男：《殷虚卜辞综类》：“企”字不共收有五例，𠂔、𠂔始释“𠂔”，象矫正矢形。小贞：告厥企𠂔（古文）于高……？（燕 383）



② 戊子卜贞：翌庚寅征取企矫？（《前》31）













③ 癸……卜贞：翌乙……征……企矫？（《前》5·27·6）

④ ……車……出企矫……？（《珠》290）

⑤ ……亡祸？王国曰：有希，……
禽与……亦出企矫……。（《前》7·5·3）

，旧释束，与束形近，但卜辞中“亚束”“先後束”连文的“束”字（13例）中无一作“”形的，卜辞中“束”用作“刺羊”“刺豕”“刺羊豕”“刺小羊”的用牲方法，也没有一例“”作用牲方法的。两字泾渭分明，≠束，≠束、≠束是显然的。

也有人释作戟，认为是三叉戟一类武器。戟《广韵》音达，戟属。吴其昌还杜撰一种三个箭头的形的“矢”，实开“画因证字”的先河，但康殷先生不因为他画了图证就相信，批评这一类“武器说”谓：“未见有如此怪状的愚笨兵器——既不利于刺，又不便于钩。”（《说》p. 448）

康殷释为：“象执矛刺穿、状物之形，相当于动词的刺字。”他把混于，把释作“炎”（央），把、、、一字异体，割裂为央与束（刺）二字，这也是他忽视音义的倾向（尹亦作尹）造成的结果。

𠂔，从𠂔（箭矢）从𠂔，𠂔是矫正箭矢的钳具，或加火表示以火气加热，𠂔是“矫”的象形表意字，“矫”则是它的后起形声字。

《说文》：“矫，揉箭钳也。从矢𠂔声。”

《礼部韵略》：“揉曲曰矫。”《易说卦》：

“坎为矫輮。”疏：“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輮。”《刘勰新论》：“擣繁者矫不正也。”

矫，引申为强，《礼·中庸》：“强者矫。”《尔雅·释训》：“矫矫，勇也。”

《博雅》：“武也。”《诗·鲁颂》：“矫矫虎臣。”《周颂》作𨔵𨔵，注：“武鬼”。

卜辞文例，“𠂔𠂔”连文不下二三十例，𠂔旧释“去”，疑“去”作𠂔有别。𠂔从大，身下有物，表富泰之意，与“去”从大离开坎陷有区别，𠂔为另一字。今释𠂔为泰，通大，疑𠂔为富泰、安泰之本字，𠂔为骄泰、夸泰之本字，泰为浼汰之汰本字，以后泰字兼并了𠂔、𠂔两字，使两字趋于消亡，遂为后人所难以确识。

货币文有：𠂔化，旧释“法货”，吴振武先生指出其误，认为应读“大刀”，与他币文“少刀”、“小刀”对文，我同意吴说“𠂔”读“泰”通“大”，币文似为“大布”，作即铸。

联系卜辞铭文看，𠄎与𠄎是应当区分出“秦”与“去”的差别的。“王往出右𠄎……”（前7·28·3）“王往右𠄎于享？”（后1·12·10）𠄎，假为校猎的“校”，“右𠄎”读“大校”是“大校猎”，犹《左传》“大蒐”类似的含义，是古代贵族举行大猎和大比武结合的盛会，《孟子》：“鲁人较猎。”注：“较与角通，相竞也。”《汉书·成帝纪》：“大校猎。”注：“遽木以栏禽兽曰校。”

“大校”在卜辞中极为重视，它是东方的打猎与比武结合的奥林匹克盛会。“王大校于甘？”（前1·25·5）“王其大校，告于祖辛？”（京702）“贞：王其大校弗告于祖乙其有祸？”（金722）“贞：王大校……？”（前6·37·3）“贞：王勿大校？”（粹1134）

卜辞：“贞：翌乙巳，……步有右雨？”（后2·2·10）右雨即大雨，皆可证“右”之音义。

卜辞还有“𠄎尹”和“𠄎人”，卜辞文例为：“乙丑卜先贞：令雪果夙致校尹从面𠄎载事？七月。”（前7·23·1）“辛亥，𠄎命校人先涉……？”（京都2154）“呼多校尹𠄎于𠄎？”（前5·8·1）“呼校尹有𠄎？”（林1·26·16）

“校尹”似为武官的名称，与《周礼》的校人不必相同，卜辞的“校人”也有读“郊人”的可能，他词有“我賁”、“鬼賁”、“新賁”等名称，“自今六日有至自賁？”（续5·10·4），賁读郊，也不无可能。

最后，让我们回到甲骨文“企賁”上来，“贞：告乃企賁于高……？”（燕383）“翌庚寅征取企賁？”（陈31）“……车……有企賁……？”（珠290）“……车擒马……亦有企賁……？”（前7·5·3），“企賁”连文多例，似与车、马交通有关，是什么含义还有待考证，是否建桥或设校猎的围栏，都难以遽定，但是这个词语是客观存在的。甲骨文的“企賁”合文的篆，不存在康殷释为：“象矢射中人是状”的会意字“师”、“卽”、“归”同为一字的形义来源的可能性。“企矜”和“师”、“卽”、“归”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康殷书中以“台”和“弓”为一字的假设，从整个文字体系中观察，是站不住脚的主观臆说。望形生意只顾字形表面的印象，没有进入文字作为体系的实质内容。有脱离语言的倾向。康殷先生对文字的基本结构部件理解不深，有台、弓；奴、帝；囧、牛耳；归、师；……相混，“王”

和“斧钺”、“玉”和“斧钺”、“力”和“手臂”、“𠂔”和“金”、“皮”和“𠂔”等，他都混杂不分。难度大一点的如“了”、“子”、“死”、“入”、“田”等字，他除了因袭旧说，稍有修改之外，并没有真正掌握其形义来源，他的基本功比较薄弱，用臆说题想来代替认真的研究，特别是联系语言文例的研究，完全被忽视了。

57. 释南

𡩺、𡩺 甲 𡩺、𡩺 金 𡩺、𡩺 概即

龟腹甲形，𡩺象前半，𡩺象龟甲后半之形。甲端加丿或有锐物钻刺龟甲之意，概原指甲卜，后借其声以为南北方向字。说文讹作𡩺，“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鼎、羊声。”……都不过是臆壁虚造的巧说，至少金文所象如此，甲文尚未甚明，有待深考。（浅说 P. 570）

《说文》释南显然错误。



康氏释为“龟甲”是将字形

𡩺 前半

斩头，龟甲去尾（取其一半）凑合一气，完全不考虑“龟甲”和“南”字音义上有没有

联系，为什么把龟甲叫“南”？一概不管，只凭一瞬间的印象立说，选择几了象龟甲的“南”字为例证，其余完全不象龟甲的“南”字，就加以“回避”，初学者见地举的字形和他画的龟甲样版一致，就信以为真，堕入其彀中。

(1)    甲    金

(2)     甲    金

(1)型，象南方民族古代居住的“干栏”，简称“栏”，这种竹木楼，也就“羊楼”，因南方湿热，下层畜养牲口或堆置杂物，人住楼层，上有竹叶盖顶，至今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的兄弟民族同胞分村寨居住，干栏比之皆是。《魏书·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旧唐书》：“南平僚者，……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地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曰干栏。”《清一统制》：“居室无向背，俱喜架楼，名之曰栏。”南就是“栏”的象形文字，假借为南方的南。

(2)型，象栅栏、门闩，是“闌”的初文。

原始的“闾”是洞穴门前的栏栅，起挡风和防御猛兽、敌人进攻的工事作用，它是棚的初文，上面有树枝等饰物，详下节《释凡》，发展为以后的“门遮”，《说文》：“闾，门遮也。从门東声。”《史记·楚世家》：“为门闾之厮者”《战国策》：“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馀，有河山以闾之。”

干栏、门闾都是防御猛兽毒蛇和敌人伤害的设施，音义有内在联系，两者合而为一，融合为一个象形的查字，古人面南坐北而居，门栏设在南方，从风棚上望出去，可以见到树木的末梢，作：𣎵、𣎵，也是南方的写照，“南”就专门用作东南西北的“南”，另造形声字的“闾”和“棚”，“兰”等字，代表防御的栏栅和栅栏、兵营。

甲骨文陈3作方位的“南”，还保留着设栏捕猎，以“南”为“栏”的文例：

“南(栏)于之，擒畧？”（殷续133）

“丙申——贞：弇——南(栏)麋——？”（前6·43·5）

“庚寅终启南(栏)，二日——？”（库249）

殷人以“南”（栏）圈养牲口，新生的牛羊豕仔叫“南”，也叫“新南”。贞：方帝卯一牛又南？（前7·1·1）癸未卜：妇狸侑

妣庚南（杜）祔？”（孝1606） 己未卜：庚申有岁
南，十羊又三？而日兹（用）。（字119） 告于
上甲豚一南一？（乙8642） 贞：煖鼎百羊百
牛百馐南五十？（金670） 贞：煖于高妣己
侑南，毋及那，卯辛？（珠1） 贞：祭年于王亥
鬯……犬一羊、一馐，煖三少辛、卯九牛三
南三羌？（京津609） 贞：煖于王亥五牛新
南？（金623）

南，旧释“穀”若“穀”，全文“穀”作：
𪛗（号庚鼎）；“穀”作：𪛗、𪛗（卯庚、召卣）
字从玉在日上，加爰，加子为义符，是击物
空壳的声音，与“脊”——草屋顶、竹楼全不相
干，脊与青也只是近似，在不知“南”和
“穀”的情况下，各家或释“穀”为“穀”，
从唐兰先生提倡的偏旁分析法看，仅“爰”
旁相同，脊与青绝非一字（一部件）。我们
将于以下从南的诸字中补充它的形义来源。

作南方的文例：己亥卜在贞：王……亚
其从取伯伐方不咎戡，在十月又——？（前2.8.5）
南方曰豷，风曰𩇛。”（掇2.158） 王于南
门逆羌？（南明730） 禘于南，祔？（六中67）
贞：其自南有警？（铁115.3） 贞：亡来警自
南？（铁178.1） 亡祸在南土？（甲2902）

58. 籀蘭·籀爛



籀

前3.22.5

甲骨文鬻，凡兩見，

象手執的“南”，

南上有羽飾，當為

兵器闌盾的闌，或作蘭。《左

宣二年》：“楚人墓之脫局”

注：“局，在上兵闌也。”《管子·小匡》：

“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注：“蘭即所謂

蘭鑄兵架也。”“南”即“闌”、“欄”本字，

大至門遮、欄棚，小至手執的蘭盾皆是。

卜辭卜例：……貞：勿毌……十蘭？

（籀1575）

甲骨文：，象欄棚或蘭盾上有孔，表示被箭矢或刀矛所刺穿或毀壞，聯繫卜辭文例：貞：病齒不唯爛？貞：病齒唯爛？（乙4511）齣讀爛或濫，是比较合適的。古代牙病，到牙齒爛壞了，也就很嚴重了。爛、濫音義相通，皆有嚴重不可收拾之義。

《公羊傳十九年》：“魚爛而亡也。”

《左定三年》：“〔邾子〕滋怒，自投于床，廢于炉炭，爛，遂卒。”

“南”是“闌”、“欄”的象形初文，不是東甲，從許多有關文字都可以看出來。

59. 释艦 (舰)



金《尊卣》郭沫若曰：“下款首一字不识，当即卣之族徽，册册即册之彝饰文，卣卣卣之名。”（两考·尊卣 p.10）

李孝定曰：“入高册卣”四字合文，……”郭、李说皆不确。字从舟，舟上有护栏，上有望楼，入为悬挂的旗帜，是战艦的“艦”初文，字从舟从册（即栅）从南（栏接）南声，上有旗，为一字由四了部件组合的象形表意字。作人名用。

《玉篇》：“艦，版屋舟。”《广韵》：“御敌船。”《释名》：“上下垂牀曰艦，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穿檻也。”

《陆机辨亡论》：“前驱不过百艦。”《梁简文帝诗》：“偃月交吴艦。”唐：李白《永王东巡歌》：“战艦森森罗虎士，征帆一一引龙驹。”

战艦古代又称楼船、戈船。《越绝书》：“勾践伐吴，霸关东，……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有战艦楼船，也是铭文已有以艦为人名的事实可以印证的。舟上的南，是楼栏结构也很清楚。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唐兰先生释𠂔为𠂔，康殷先生亦释𠂔，谓：“象手执槌之类，敲击‘南’，有利制龟甲之意，篆文讹作：𠂔。……”（《说文》570）

𠂔与𠂔形近，但𠂔是𠂔。𠂔、𠂔演变来的，显然是置玉于月上，以手击之，是敲击玉石之类表意。𠂔，《说文》：“从上击下也。一曰素也。从𠂔𠂔声。”《玉篇》：“物皮空也。”《康熙字典》：“卵甲亦曰𠂔。”𠂔或作𠂔，简作𠂔。

𠂔从𠂔击南，南是门闾，楼栏，是关卡或大门设防的所在，表示自外攻击，破栏而入的含义，甲骨文和作：𠂔，象人举手破栏与𠂔同义。𠂔、𠂔、𠂔与𠂔为一字异体是从卜辞文例获悉的。甲戌卜贞：我勿𠂔自兹邑𠂔𠂔已作若？（粹1117）甲戌卜贞：我勿𠂔……兹邑𠂔……已作……？（前4.4.3）

卜辞中𠂔作人名姓氏，特别武丁时代的

最主要的卜人之一叫“卜般”。另外也有一位武臣的姓名，卜辞有：辛丑卜贞：旗果般介羌？（乙6373）戊戌卜贞：旗果般亡祸咎？（乙3212）贞：旗果般弗载王事？（合213）

殷字表示部落、村寨较大范围的外敌扣关入侵，以后家庭私有制取代了氏族公有制，一家一户的家族、家庭成为社会的基层单位，殷字的形义结构相应起了变化，产生了“寇”字，殷是寇的早期形体，寇是殷的晚出形体，两者都是会意字，般还分化出扣击的“扣”的形声字。“扣”亦作“敏”。

金文：      



篆文

《说文》：“寇，暴也。从支从完。”《易·蒙卦》：“不利为寇，利禦寇。”《书·舜典》：“寇贼奸宄”

注：“群行攻击曰寇。”《左文七年传》：“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

甲骨文殷，反映了外敌击“南”（南）扣关的入侵的特点，金文转变为自外击室内之人。

般作姓氏应读为“寇”，卜人叫“卜寇”。寇作为姓氏自商周以来不绝，宋有寇準。

51. 释凡

𠂔、𠂔、𠂔、𠂔(甲) 𠂔 𠂔 𠂔 𠂔(金)

同(篆)，《说文》：“凡，最括也。从二，二偶也，从了，了古文及。”形义来源完全没有弄清楚。康殷先生著重𠂔的一种形态，谓“多即上述竖盂形侧视——𠂔、𠂔的简化形，借盂声以为凡，……近人猜作帆形……与许相伯仲。……”（《浅说》P.487）

实际𠂔是树两木，张棚或布幅于上为帆，棚、篷、帆原是一字分化，它们的初文即𠂔，甲骨文或竖一杆支篷作𠂔，民间风帆正有作此形的，卜辞文例：“戊……望侯𠂔(患) 𠂔(凡、风)〔有病〕？”（《明藏》253）与地辞“𠂔日有病”相同，𠂔、𠂔并象风棚、风帆，卜辞中作风雨的风，也作病名的风，风、棚古音相同，意义也相关。

今𠂔(爰) 凡(风)，爰有祐？（前7.28.4）
凡若？（拾7.11） 贞：其凡？（《燕》147） 亡
凡？（《合文》）（《京》1538） 凡雨？（《合文》）（《林》1.30.2）
东凡（甲444） 𠂔(比) 𠂔凡(风)，不雨？于甲𠂔
凡(风)？（《邲》3.48.3） 以上文例 𠂔作𠂔，象风
棚形，假为风雨的“风”。

甲骨文鳳与風同字，郭沫若以为鳳鳥是帝的史臣，所以它也是风神，为了区别鳳鳥的风和吹风的风，甲骨文中已开始加上月(凡)的偏旁，凡既是声符也是意符。

“惠风有病”和“惠凡有疾”的卜辞文例不下数十条，我们略举二三例：贞：妣妣弗其困凡(风)有疢(病)？(27163) 侯甫困凡出疢？(佚8) 崔困凡有病？(前7·2·2) 癸未卜贞：番弗疢(病)，有病困(惠)凡(风)？(前8·6·1)

癸酉卜贞：亥咎困凡又疾(疾)？(2125)
辛亥卜贞：犬惠凡(风)，抑疾？(2383)

疾与病，古汉语中有轻重程度上的差别。

月(凡)主要是风棚的象形文字，孳乳为形声字的蓬与帆，它们原是一字，释帆不误。月、夕也作船和盪的象形文字用，估计最早的船和盪都是编竹木枝条为之，和棚的形状和性质差不多，以后才涂上泥，烧制成陶盪或制成整块木头斫成的木槃；竹木棚状的筏子，是最早的船，也是以后代以独木舟，所以棚、盪、船都可以用同一符号代表，三者有内在音义上的联系，但最早制造的是竹木编制的月(棚)，简单说康殷所说：正竖起来

作日、日，讹为日，是主观片面的臆说。

金 雞 鐵 樹 石 斛 參 茸 燕 窩

受、授本一字，从又持盥相授受。康殷释曰为盥不误，但在他字中有代表船和棚、蓬、帆的，似不应限于盥的一种形义来源。

字，乾也。象生子之形，甲
 骨文或加艹(益)表示临盆之意。

(H) (H) (H); 中 中 中, 月 月 金

字从水从日，或从舟，表示舟在水中行进或流动。旧释滑、般、盤或汎，音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些字中的日代表船，却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今释𣶒为流、游的初文，象每流水中，
流、游本一字，游亦作𣶒。

曹敬用用沙于之……數戲方？（合集27996）
來辛巳其子開？（合集11477）……卜晃……祖丁
……湖……？（金4）“流”似為用姓之法。

今日壬申(游)不风? (粹843) 壬申(游)
辛卯易日? (京都3097)

金文“逆月”连文，月假为“旅”，读“逆旅”，寄舍也。俞似当读“履”，详他文。

63. 释前

康殷不知𠂔为棚初文，他也不能理解甲骨文𠂔为前字，他沿用了许说，并将𠂔扯为“前”字，不拟抄录，详《浅说》P. 120

“同”为穴居的洞穴初文，《易》有卦名“同人”，也渊源于“洞人”，也是同门、同宗、同心同德的人。𠂔在洞口的前方，所以用：𠂔表示“前方”和“前进”的“前”。风棚外面是行的方向为“𠂔”（前方），用“止”代表行动，在风棚外作“𠂔”也同时表示前进。以后又加“行旁”作：𠂔。

……卯卜：王……卯来……日𠂔（六清127）
 ……日𠂔受？（27863） 贞：𠂔？（27661）
 卯子𠂔于父乙？（后2·11·10） 于妣癸卯𠂔？
 （粹382） 卯𠂔于后？（明1698） 于……己卯𠂔？
 （前6·21·8） 子前为王子名。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说文》：“前，不行而进谓之𠂔，从止在舟上。”实为舟船前进之意，许说迂曲难通。
 《罗仲钟》：“用侃喜𠂔（前）文人。”《善鼎》：“唯用纆福𠂔前文人。”《追簋》：“用享孝于前文人。”甲骨文表风棚前方，金文转变为舟船行进向前，因风俗变异而演变。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康殷显然把古文字中“人”和“刀”、“方”和“戈”（即𠂇、𠂆；方、𠂇）混淆一气，未能区别。𠂇，有的代表双手时的省文（著作旁说），有的是𠂆的省文。

朱

防，《说文》：“隄也。从阜方声。”是防水的隄防专字，兼记了“方”的本意防卫的防，从阜从方，方也兼意符。

旁简化作𠂔、𠂕、𠂖，假借为旁边的旁、依傍的傍，和四方的方，它们音同意通。为了区别词义，以后趋向于分工，方专作四方和方国的方用，有时也作祭名的“祊”用。

旁边的“旁”，再加一个日作意符，表示防守居住据点时，依傍作为屏障的风棚日，人就在日(棚)旁，后又再加人旁作“傍”，专作依傍意，其实“旁”、“傍”也是一字繁简分化为二的。

𠂔、𠂕、𠂖、𠂗、𠂘，是四方的“方”，井为方井的“井”，也是模型的“型”初文，皆有方正之意，方声。以后“方”作方正字后，𠂔转为“旁”意。从日方声亦同，日亦是方形的棚，与从井同意。

衛，或释“衛”或释“防”(序)，《康熙字典》：“社命康侯于衛。”与文献封康叔于衛相合。衛作衛，口代表城，古代以城郭设防保卫，或作衛，又代表师众。作衛，方即防卫的“防”本字，表防卫之意，从衛作衛结构中，可知“方”为“防”本字。

《考工记》：“闻于四旁。”四旁即四方。

庚午卜方貞：方其圍作戎？（河631）
 方即名方的方國，他詞“方”作“方”，如：
 癸亥卜王：方其敦大邑？（前8.12.2）
 方其大即戎？（乙3422）
 王出戎方？（甲5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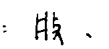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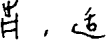
古汉语中方、旁、防往往通用，《诗·大雅》：“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方读防，方是防的初文，《诗·黄鸟》：“百夫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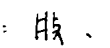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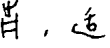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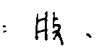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股 股 如 股 股 甲 股 股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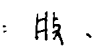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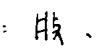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隶书释殷谓：“象手执匕匙由盘中取取食物之状。”以为𠄎是初文即𠄎字，似无左证。详《源流浅说》P.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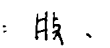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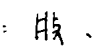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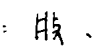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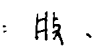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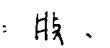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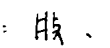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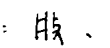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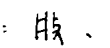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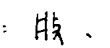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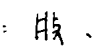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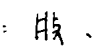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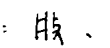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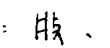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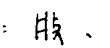
般字形义来源不止一了，其一是从舟的
𦨇，由𦨇部件化演变来的，是古汉语中游乐的
含义，《尔雅·释诂》：“般，乐也。”
疏：“般，游乐也。”《扬子太玄经》：“大
乐无间民神禽鸟之般。”注：“般，乐也。”
《说文》：“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
殳，殳所以旋也。”和般桓、般旋意相承。

另外一个形义来源，也是《说文》说的“辟也”，以后孳乳为“避”，《尔雅·释言》：“般，还也。”疏：“般，还众也。”《前汉·赵充国传》：“明主般师罢兵。”注：“般音班，班，还也。”

甲骨文、金文作：，从月从支，象征手执兵杖的战士撤退到栏棚——月，即屏障的后边，表示进攻不利，退还到驻地。与前进的“前”作：，适成对比。

康殷以为般初文的设想，音义既无对应的词语证明“般”有报食、取食之谊，于形义也令畸形的“般”字可稽，他描绘的倾盆攫取食物之状，也不是生活实际存在状况，至少没有什么典型性，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释日为、的臆说，其实为“皿”

将作的种角度旋转，它还是而不是“盥”，只是器皿意义上概括它。

他又找了作为的源头，但的初文、，已在、等字中言及，金文确有以“般”为“盥”的书证，但有可能是音假的关系。至于字，则是、、、、，即“盥”之讹，是调味器，与是两码事。

66, 释丹

丹

甲释丹

象盛在盘中的一颗深鲜色块状物——•，概即朱沙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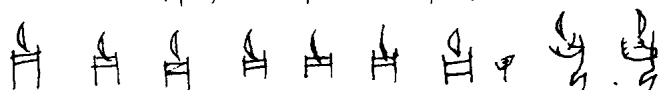
日即盘，也是声符。……（浅说P.488）



康殷既说日为盘，由以—日—日变化而来，盛朱砂应在日的中腔，侧倒后作比，不应盛在以、日的底座侧边，除非当时已用玻璃器皿，否则与康说以变为日说不符。

日，从日以从•，日为洞穴进出口的挡风棚和防卫屏障，•表示涂棚上的朱红色——即丹色。丹由以朱涂门闾，扩大到涂别的物件，都可以叫“丹”。《扬雄解嘲》：“朱丹其毂。”诗文中的“朱户千家庭，丹楹百处楼。”“朱门酒肉臭，”和“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都反映有关习俗滥觞于棚上涂朱。涂朱不但表示喜庆，代表南方的颜色，也有驱除毒蛇猛兽的实际效应。 崇甲青，夏绿释。

丹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颜料和颜色，原始墓葬已发现涂红骨髓的风俗。所以丹被视作色彩的同义词，代表植物生命的“青”色，就由“丹”和“生”组合，生兼声符。篆文作𦌩，《说文》：“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东方日出，是生之源。

67. 释夙·释矧·释宿



夙、規、宿是三字音近而形义来源不同的字，《说文》佚夙(夙)，康熙字典中也没有夙，释夙，谓：“象人在下操作？拜月之形。”康熙字典改旧释为宿，以为卧字之误。详《文字源流浅说》p. 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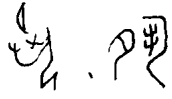
月，象黎明前从居住处向外眺望，月亮还停留在洞口的风棚上，表示大清早。《书·舜典》：“夙夜唯寅。”传：“夙，早也。”月和夙的差别只是将“棚上的月”移到下面。“凡”即“帆”与棚、篷为一字。

卜辭文例：丁巳卜貞：自丁至于辛酉，
虎其不？十一月。丁巳卜貞：自丁至于辛酉，
虎其不？允。丁巳卜貞：自丁酉至于辛丑，
虎其不？允。（殷綴77）

共十餘例，疑为殷王猎虎，在深山老林与虎为邻，卜问虎情的卜辞。夙、息音近，得以通假。疑“虎夙”读为“虎息”，是晚上老虎的活动紧不紧迫。夙训息。

《诗·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正义：“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夙在卜辞中如何通读尚可讨论，但字形反映在日上，从夙从夕，表示“夙”的晨夜是无疑的，这也是夙（夙）为棚的又一左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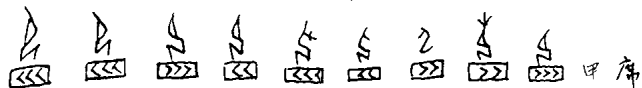
《说文》：“夙，早敬也，从夙持事，夙夕不休，早敬者也。𠄎古文夙，从人𠄎，𠄎亦古文夙，从人𠄎，宿从此。”

 从甲骨文变化到篆文，脉络清晰，是早起敬拜月亮，或清早专心敬意操作的表意文字，许说当有所本。但显然把：夙（夙、早）𠄎（夙、敬）和𠄎（宿、住宿）三个音近可以通假的字，凑凑一起，形义来源不分地混杂加以解说。

卜辞，夙受年？（前5·16·3）癸戌夙，伐戡，不雉[众]？（邲3·44·5）……𠄎，夙方其出王师[次]？（合91）夙似为方国、地名。贞：在兹羌其夙？（晋34·5）夙复之？（晋1091）……未戡，虫𠄎、虫夙？（明710）夙似假借为宿。

甲午卜贞：王𠄎（宿）𠄎（师）不……亡……三日？（甲3536）贞：今……𠄎于……翌癸……？（抚续243）于𠄎亡戡？（宁1·384）贞：其𠄎其𠄎亡戡？（甲3318）𠄎、𠄎为宿可信。

68. 释席·释箦



上列甲骨文从𠂔在囙上，囙篆文讹作囙，古文囙，本作囙，《说文》误释为“舌兒”，但它提供了“读若沾”和“弼字从此”的线索，知它是箦席的“箦”的初文，金文弼字作：𠂔，正是从囙，弼（比）声的字，《毛公鼎》：“箦弼鱼服”，弼通第，用以蔽车，故有辅文。箦，《说文》：“竹席也。从竹，𠂔声。”囙是箦的象形文字，箦是囙的后起形声字，本文是竹席。𠂔康殷释卧（浅说P.23）

《说文》席古文作囙，席和箦是同义词，囙旧释席，今从卜辞文例推知，囙当释箦，𠂔才是“席”初文。象人居箦上，为一席之地，席位的含义由此延申。卜辞文例：

贞：祖辛𠂔于父乙？贞：祖辛不𠂔于父乙？
 王固曰：祖辛勿𠂔于父乙。（合137）

王固曰：不𠂔，若。兹卜其置于甲裸。
 咸各，唯甲追。（23472）

席，《说文》：“藉也。”席、藉音义相通，“祖辛藉于父乙”为依托、凭借以祭之意。《纲目集览》：“身之所依曰藉。”通借。

69. 释帝

𡗗 𡗗、𡗗、𡗗、𡗗 甲 释帝

帝才是殷及以前人所想象中的主宰宇宙万物和人们的命运、祸神（按福字笔误）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但由字形分析，实际上都是用人工所制的模拟形——偶像来体现的。

𡗗、𡗗是象上装人头形的假头，下又絮结𡗗把以代人身体的偶像，即𡗗制的模拟人形，○



帝字的假想复原示意

𡗗、𡗗，都是捆绑物体的绳索形，如下图，右省作𡗗、𡗗，…定型作：𡗗 甲 𡗗 金，篆作𡗗，许误解作“王天下之号也，从𡗗，束声，……”古代大奴隶主、大领主只称王，不称帝，……（浅说P.593-595）

关于“帝”字形义来源，自郑熊释为蒂的初文，吴大澂、王静安、郭沫若各家有所继承与发展，也就有不足之处，原书大加非议，本文未尽抄录，读者可查原书。所谓草包偶像之说，音义既无联系，形义也全无依据，自己画了一“鬼似”帝字外形的构图，说是“帝”的形义来源，实在太“方便”了。

汉语里 di 音的字如：地、底、低、蹄、抵、砥、滴、摘、弟、跌等，大多具有底下、低下、向下的语义，它们是同一语源的字，“帝”和“地”在音义上的关系很密切。刘熙《释名》：“地，底也，其体低下，载万物也。”《管子·水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白虎通》：“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对照“帝”字：

《易·益》：“王用享于帝”注：“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巽者也。”《礼记·郊特牲》疏：“因其生育之功谓之帝，帝法称也。”原始农牧民把生息养育自己的“大地母亲”，崇拜和神化为“帝”，因为在下，叫“下帝”，因为地色黄，叫作“黄帝”，都是有根有据的。《说文》释“黄”就开宗明义说“地之色也。”《淮南·天文》：“黄者土德之色。”《史记·天官书》：“中央土，季夏，填星，黄帝主土，女主象也。”大地母亲原是女性的。卜辞中的“下上其若”，下指下帝，即大地之神，上指上帝，即上天之神，在母系氏族制和奴隶制早期，下高于上，按下上的顺序排列，以后男性中心，天才高于地，上帝和黄帝都转变为男性至上神。

从语言 and 历史文化背景大致上有了“帝”的轮廓后，再结合古文字“帝”的形体加以研究，她和农民种植的生活经验，以及对生殖生命的崇拜，就容易看得清二楚了。

不 丷 丁 金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帝

𠂔 𠂔_甲。吴大澂释《不乙觚》的𠂔乙为帝乙，是千真万确的，它正是植物根柢的象形文字，蒂、柢是后起形声字。丷也是丷丁造文的，金文家读“帝丁”，丷象果蒂之形，也是不难看出来的。帝、蒂字略为费解一些，大多可以分解为𠂔和口两个部件。𠂔就是不（不），是花树的本字，亦作附，就是花萼。《诗·小雅》：“鄂不韡韡”郑笺：“承花者鄂也，不当作柑。”郑樵云：“不象萼蒂之形，与萼通。”在花萼的剖面图上口、○、𠂔，有作𠂔，指示花蒂的部位，花房与结子，地菜蕃衍有关，农人和初民由小见大，理解到生命蕃滋和生殖崇拜的奥秘，冬天植物枯黄、枯死了，只要保留根柢或种子，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枯干又会发新枝，种子又会萌新芽，生生不息，经验告诉他们一切生命来源于大地母亲，她就是华夏始祖黄

帝。自然神和宗祖神结合为一，她也是创世神，黄帝生阴阳，太阳、月亮是她的儿女。《尸子》说“黄帝四面”，她的四张面孔指东南西北。现在学者怀疑“花蒂”的“帝”怎么会变成至上神的名称。

其实，起初大地母亲缩影的生殖生命的女神，是众神之一，在没神论阶段，还没有至上神“上帝”的观念。从大地给人、给一切生物以生命，把她的生育的法性和花蒂、果蒂、根蒂以及人体的玄牝、男根联系起来，灵性无所不在，都是根蒂，美名叫“帝”。以后人间有了皇帝，才按自己“独一无二”的形象复制了“至上神”，“帝”转变为“天帝”、“上帝”，原来的“下帝”变成了“土地公”和“土地婆”。

泰山的女神，被男性的东嶽大帝夺权后，从地母变成了“玉皇的神女”。号称“碧霞元君”，庙中碑文刻有：“其职秉坤维，其神即后土，其类则地祇，其礼即方望，其位即坛壝。”又有“曩时现玉女身，根本即帝岳之相。”都一语道破了“黄泥巴土产上帝”的秘密。”顾颉刚《泉州土地神》一文中说，厦门土地庙匾额题名“保生大帝”、“黄大帝”。

70, 释对

康殷把音义、形义来源都相当复杂的帝字，画一具稻草人，说它象草色、傀儡，就把它打发了。“对”字也是内容和含义很丰富的字，他又据金文：𡗗、𡗘，释为“象人双手执一苹形物，……愚意以为这苹……形即甲文之𡗗……象‘帝’上洒有祭品之形，……𡗗形也即象人跪于‘帝’前，双手向‘帝’上奉献祭物于帝上以祭帝之状。……”说了半天，他认为“对”字“在商代当时不过是祭祀膜拜大草色”（浅说 p. 596-597）

𡗗 𡗘 𡗙 𡗚 𡗛 𡗜 𡗝 𡗞 𡗟 𡗠 𡗡 𡗢 𡗣 𡗤 𡗥 𡗦 𡗧 𡗨 𡗩 𡗪 𡗫 𡗬 𡗭 𡗮 𡗯 𡗰 𡗱 𡗲 𡗳 𡗴 𡗵 𡗶 𡗷 𡗸 𡗹 𡗺 𡗻 𡗼 𡗽 𡗾 𡗿 𡘀 𡘁 𡘂 𡘃 𡘄 𡘅 𡘆 𡘇 𡘈 𡘉 𡘊 𡘋 𡘌 𡘍 𡘎 𡘏 𡘐 𡘑 𡘒 𡘓 𡘔 𡘕 𡘖 𡘗 𡘘 𡘙 𡘚 𡘛 𡘜 𡘝 𡘞 𡘟 𡘠 𡘡 𡘢 𡘣 𡘤 𡘥 𡘦 𡘧 𡘨 𡘩 𡘪 𡘫 𡘬 𡘭 𡘮 𡘯 𡘰 𡘱 𡘲 𡘳 𡘴 𡘵 𡘶 𡘷 𡘸 𡘹 𡘺 𡘻 𡘼 𡘽 𡘾 𡘿 𡙀 𡙁 𡙂 𡙃 𡙄 𡙅 𡙆 𡙇 𡙈 𡙉 𡙊 𡙋 𡙌 𡙍 𡙎 𡙏 𡙐 𡙑 𡙒 𡙓 𡙔 𡙕 𡙖 𡙗 𡙘 𡙙 𡙚 𡙛 𡙜 𡙝 𡙞 𡙟 𡙠 𡙡 𡙢 𡙣 𡙤 𡙥 𡙦 𡙧 𡙨 𡙩 𡙪 𡙫 𡙬 𡙭 𡙮 𡙯 𡙰 𡙱 𡙲 𡙳 𡙴 𡙵 𡙶 𡙷 𡙸 𡙹 𡙺 𡙻 𡙼 𡙽 𡙾 𡙿 𡚀 𡚁 𡚂 𡚃 𡚄 𡚅 𡚆 𡚇 𡚈 𡚉 𡚊 𡚋 𡚌 𡚍 𡚎 𡚏 𡚐 𡚑 𡚒 𡚓 𡚔 𡚕 𡚖 𡚗 𡚘 𡚙 𡚚 𡚛 𡚜 𡚝 𡚞 𡚟 𡚠 𡚡 𡚢 𡚣 𡚤 𡚥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𡚫 𡚬 𡚭 𡚮 𡚯 𡚰 𡚱 𡚲 𡚳 𡚴 𡚵 𡚶 𡚷 𡚸 𡚹 𡚺 𡚻 𡚼 𡚽 𡚾 𡚿 𡛀 𡛁 𡛂 𡛃 𡛄 𡛅 𡛆 𡛇 𡛈 𡛉 𡛊 𡛋 𡛌 𡛍 𡛎 𡛏 𡛐 𡛑 𡛒 𡛓 𡛔 𡛕 𡛖 𡛗 𡛘 𡛙 𡛚 𡛛 𡛜 𡛝 𡛞 𡛟 𡛠 𡛡 𡛢 𡛣 𡛤 𡛥 𡛦 𡛧 𡛨 𡛩 𡛪 𡛫 𡛬 𡛭 𡛮 𡛯 𡛰 𡛱 𡛲 𡛳 𡛴 𡛵 𡛶 𡛷 𡛸 𡛹 𡛺 𡛻 𡛼 𡛽 𡛾 𡛿 𡜀 𡜁 𡜂 𡜃 𡜄 𡜅 𡜆 𡜇 𡜈 𡜉 𡜊 𡜋 𡜌 𡜍 𡜎 𡜏 𡜐 𡜑 𡜒 𡜓 𡜔 𡜕 𡜖 𡜗 𡜘 𡜙 𡜚 𡜛 𡜜 𡜝 𡜞 𡜟 𡜠 𡜡 𡜢 𡜣 𡜤 𡜥 𡜦 𡜧 𡜨 𡜩 𡜪 𡜫 𡜬 𡜭 𡜮 𡜯 𡜰 𡜱 𡜲 𡜳 𡜴 𡜵 𡜶 𡜷 𡜸 𡜹 𡜺 𡜻 𡜼 𡜽 𡜾 𡜿 𡝀 𡝁 𡝂 𡝃 𡝄 𡝅 𡝆 𡝇 𡝈 𡝉 𡝊 𡝋 𡝌 𡝍 𡝎 𡝏 𡝐 𡝑 𡝒 𡝓 𡝔 𡝕 𡝖 𡝗 𡝘 𡝙 𡝚 𡝛 𡝜 𡝝 𡝞 𡝟 𡝠 𡝡 𡝢 𡝣 𡝤 𡝥 𡝦 𡝧 𡝨 𡝩 𡝪 𡝫 𡝬 𡝭 𡝮 𡝯 𡝰 𡝱 𡝲 𡝳 𡝴 𡝵 𡝶 𡝷 𡝸 𡝹 𡝺 𡝻 𡝼 𡝽 𡝾 𡝿 𡞀 𡞁 𡞂 𡞃 𡞄 𡞅 𡞆 𡞇 𡞈 𡞉 𡞊 𡞋 𡞌 𡞍 𡞎 𡞏 𡞐 𡞑 𡞒 𡞓 𡞔 𡞕 𡞖 𡞗 𡞘 𡞙 𡞚 𡞛 𡞜 𡞝 𡞞 𡞟 𡞠 𡞡 𡞢 𡞣 𡞤 𡞥 𡞦 𡞧 𡞨 𡞩 𡞪 𡞫 𡞬 𡞭 𡞮 𡞯 𡞰 𡞱 𡞲 𡞳 𡞴 𡞵 𡞶 𡞷 𡞸 𡞹 𡞺 𡞻 𡞼 𡞽 𡞾 𡞿 𡟀 𡟁 𡟂 𡟃 𡟄 𡟅 𡟆 𡟇 𡟈 𡟉 𡟊 𡟋 𡟌 𡟍 𡟎 𡟏 𡟐 𡟑 𡟒 𡟓 𡟔 𡟕 𡟖 𡟗 𡟘 𡟙 𡟚 𡟛 𡟜 𡟝 𡟞 𡟟 𡟠 𡟡 𡟢 𡟣 𡟤 𡟥 𡟦 𡟧 𡟨 𡟩 𡟪 𡟫 𡟬 𡟭 𡟮 𡟯 𡟰 𡟱 𡟲 𡟳 𡟴 𡟵 𡟶 𡟷 𡟸 𡟹 𡟺 𡟻 𡟼 𡟽 𡟾 𡟿 𡠀 𡠁 𡠂 𡠃 𡠄 𡠅 𡠆 𡠇 𡠈 𡠉 𡠊 𡠋 𡠌 𡠍 𡠎 𡠏 𡠐 𡠑 𡠒 𡠓 𡠔 𡠕 𡠖 𡠗 𡠘 𡠙 𡠚 𡠛 𡠜 𡠝 𡠞 𡠟 𡠠 𡠡 𡠢 𡠣 𡠤 𡠥 𡠦 𡠧 𡠨 𡠩 𡠪 𡠫 𡠬 𡠭 𡠮 𡠯 𡠰 𡠱 𡠲 𡠳 𡠴 𡠵 𡠶 𡠷 𡠸 𡠹 𡠺 𡠻 𡠼 𡠽 𡠾 𡠿 𡡀 𡡁 𡡂 𡡃 𡡄 𡡅 𡡆 𡡇 𡡈 𡡉 𡡊 𡡋 𡡌 𡡍 𡡎 𡡏 𡡐 𡡑 𡡒 𡡓 𡡔 𡡕 𡡖 𡡗 𡡘 𡡙 𡡚 𡡛 𡡜 𡡝 𡡞 𡡟 𡡠 𡡡 𡡢 𡡣 𡡤 𡡥 𡡦 𡡧 𡡨 𡡩 𡡪 𡡫 𡡬 𡡭 𡡮 𡡯 𡡰 𡡱 𡡲 𡡳 𡡴 𡡵 𡡶 𡡷 𡡸 𡡹 𡡺 𡡻 𡡼 𡡽 𡡾 𡡿 𡢀 𡢁 𡢂 𡢃 𡢄 𡢅 𡢆 𡢇 𡢈 𡢉 𡢊 𡢋 𡢌 𡢍 𡢎 𡢏 𡢐 𡢑 𡢒 𡢓 𡢔 𡢕 𡢖 𡢗 𡢘 𡢙 𡢚 𡢛 𡢜 𡢝 𡢞 𡢟 𡢠 𡢡 𡢢 𡢣 𡢤 𡢥 𡢦 𡢧 𡢨 𡢩 𡢪 𡢫 𡢬 𡢭 𡢮 𡢯 𡢰 𡢱 𡢲 𡢳 𡢴 𡢵 𡢶 𡢷 𡢸 𡢹 𡢺 𡢻 𡢼 𡢽 𡢾 𡢿 𡣀 𡣁 𡣂 𡣃 𡣄 𡣅 𡣆 𡣇 𡣈 𡣉 𡣊 𡣋 𡣌 𡣍 𡣎 𡣏 𡣐 𡣑 𡣒 𡣓 𡣔 𡣕 𡣖 𡣗 𡣘 𡣙 𡣚 𡣛 𡣜 𡣝 𡣞 𡣟 𡣠 𡣡 𡣢 𡣣 𡣤 𡣥 𡣦 𡣧 𡣨 𡣩 𡣪 𡣫 𡣬 𡣭 𡣮 𡣯 𡣰 𡣱 𡣲 𡣳 𡣴 𡣵 𡣶 𡣷 𡣸 𡣹 𡣺 𡣻 𡣼 𡣽 𡣾 𡣿 𡤀 𡤁 𡤂 𡤃 𡤄 𡤅 𡤆 𡤇 𡤈 𡤉 𡤊 𡤋 𡤌 𡤍 𡤎 𡤏 𡤐 𡤑 𡤒 𡤓 𡤔 𡤕 𡤖 𡤗 𡤘 𡤙 𡤚 𡤛 𡤜 𡤝 𡤞 𡤟 𡤠 𡤡 𡤢 𡤣 𡤤 𡤥 𡤦 𡤧 𡤨 𡤩 𡤪 𡤫 𡤬 𡤭 𡤮 𡤯 𡤰 𡤱 𡤲 𡤳 𡤴 𡤵 𡤶 𡤷 𡤸 𡤹 𡤺 𡤻 𡤼 𡤽 𡤾 𡤿 𡥀 𡥁 𡥂 𡥃 𡥄 𡥅 𡥆 𡥇 𡥈 𡥉 𡥊 𡥋 𡥌 𡥍 𡥎 𡥏 𡥐 𡥑 𡥒 𡥓 𡥔 𡥕 𡥖 𡥗 𡥘 𡥙 𡥚 𡥛 𡥜 𡥝 𡥞 𡥟 𡥠 𡥡 𡥢 𡥣 𡥤 𡥥 𡥦 𡥧 𡥨 𡥩 𡥪 𡥫 𡥬 𡥭 𡥮 𡥯 𡥰 𡥱 𡥲 𡥳 𡥴 𡥵 𡥶 𡥷 𡥸 𡥹 𡥺 𡥻 𡥼 𡥽 𡥾 𡥿 𡦀 𡦁 𡦂 𡦃 𡦄 𡦅 𡦆 𡦇 𡦈 𡦉 𡦊 𡦋 𡦌 𡦍 𡦎 𡦏 𡦐 𡦑 𡦒 𡦓 𡦔 𡦕 𡦖 𡦗 𡦘 𡦙 𡦚 𡦛 𡦜 𡦝 𡦞 𡦟 𡦠 𡦡 𡦢 𡦣 𡦤 𡦥 𡦦 𡦧 𡦨 𡦩 𡦪 𡦫 𡦬 𡦭 𡦮 𡦯 𡦰 𡦱 𡦲 𡦳 𡦴 𡦵 𡦶 𡦷 𡦸 𡦹 𡦺 𡦻 𡦼 𡦽 𡦾 𡦿 𡧀 𡧁 𡧂 𡧃 𡧄 𡧅 𡧆 𡧇 𡧈 𡧉 𡧊 𡧋 𡧌 𡧍 𡧎 𡧏 𡧐 𡧑 𡧒 𡧓 𡧔 𡧕 𡧖 𡧗 𡧘 𡧙 𡧚 𡧛 𡧜 𡧝 𡧞 𡧟 𡧠 𡧡 𡧢 𡧣 𡧤 𡧥 𡧦 𡧧 𡧨 𡧩 𡧪 𡧫 𡧬 𡧭 𡧮 𡧯 𡧰 𡧱 𡧲 𡧳 𡧴 𡧵 𡧶 𡧷 𡧸 𡧹 𡧺 𡧻 𡧼 𡧽 𡧾 𡧿 𡨀 𡨁 𡨂 𡨃 𡨄 𡨅 𡨆 𡨇 𡨈 𡨉 𡨊 𡨋 𡨌 𡨍 𡨎 𡨏 𡨐 𡨑 𡨒 𡨓 𡨔 𡨕 𡨖 𡨗 𡨘 𡨙 𡨚 𡨛 𡨜 𡨝 𡨞 𡨟 𡨠 𡨡 𡨢 𡨣 𡨤 𡨥 𡨦 𡨧 𡨨 𡨩 𡨪 𡨫 𡨬 𡨭 𡨮 𡨯 𡨰 𡨱 𡨲 𡨳 𡨴 𡨵 𡨶 𡨷 𡨸 𡨹 𡨺 𡨻 𡨼 𡨽 𡨾 𡨿 𡩀 𡩁 𡩂 𡩃 𡩄 𡩅 𡩆 𡩇 𡩈 𡩉 𡩊 𡩋 𡩌 𡩍 𡩎 𡩏 𡩐 𡩑 𡩒 𡩓 𡩔 𡩕 𡩖 𡩗 𡩘 𡩙 𡩚 𡩛 𡩜 𡩝 𡩞 𡩟 𡩠 𡩡 𡩢 𡩣 𡩤 𡩥 𡩦 𡩧 𡩨 𡩩 𡩪 𡩫 𡩬 𡩭 𡩮 𡩯 𡩰 𡩱 𡩲 𡩳 𡩴 𡩵 𡩶 𡩷 𡩸 𡩹 𡩺 𡩻 𡩼 𡩽 𡩾 𡩿 𡪀 𡪁 𡪂 𡪃 𡪄 𡪅 𡪆 𡪇 𡪈 𡪉 𡪊 𡪋 𡪌 𡪍 𡪎 𡪏 𡪐 𡪑 𡪒 𡪓 𡪔 𡪕 𡪖 𡪗 𡪘 𡪙 𡪚 𡪛 𡪜 𡪝 𡪞 𡪟 𡪠 𡪡 𡪢 𡪣 𡪤 𡪥 𡪦 𡪧 𡪨 𡪩 𡪪 𡪫 𡪬 𡪭 𡪮 𡪯 𡪰 𡪱 𡪲 𡪳 𡪴 𡪵 𡪶 𡪷 𡪸 𡪹 𡪺 𡪻 𡪼 𡪽 𡪾 𡪿 𡫀 𡫁 𡫂 𡫃 𡫄 𡫅 𡫆 𡫇 𡫈 𡫉 𡫊 𡫋 𡫌 𡫍 𡫎 𡫏 𡫐 𡫑 𡫒 𡫓 𡫔 𡫕 𡫖 𡫗 𡫘 𡫙 𡫚 𡫛 𡫜 𡫝 𡫞 𡫟 𡫠 𡫡 𡫢 𡫣 𡫤 𡫥 𡫦 𡫧 𡫨 𡫩 𡫪 𡫫 𡫬 𡫭 𡫮 𡫯 𡫰 𡫱 𡫲 𡫳 𡫴 𡫵 𡫶 𡫷 𡫸 𡫹 𡫺 𡫻 𡫼 𡫽 𡫾 𡫿 𡬀 𡬁 𡬂 𡬃 𡬄 𡬅 𡬆 𡬇 𡬈 𡬉 𡬊 𡬋 𡬌 𡬍 𡬎 𡬏 𡬐 𡬑 𡬒 𡬓 𡬔 𡬕 𡬖 𡬗 𡬘 𡬙 𡬚 𡬛 𡬜 𡬝 𡬞 𡬟 𡬠 𡬡 𡬢 𡬣 𡬤 𡬥 𡬦 𡬧 𡬨 𡬩 𡬪 𡬫 𡬬 𡬭 𡬮 𡬯 𡬰 𡬱 𡬲 𡬳 𡬴 𡬵 𡬶 𡬷 𡬸 𡬹 𡬺 𡬻 𡬼 𡬽 𡬾 𡬿 𡭀 𡭁 𡭂 𡭃 𡭄 𡭅 𡭆 𡭇 𡭈 𡭉 𡭊 𡭋 𡭌 𡭍 𡭎 𡭏 𡭐 𡭑 𡭒 𡭓 𡭔 𡭕 𡭖 𡭗 𡭘 𡭙 𡭚 𡭛 𡭜 𡭝 𡭞 𡭟 𡭠 𡭡 𡭢 𡭣 𡭤 𡭥 𡭦 𡭧 𡭨 𡭩 𡭪 𡭫 𡭬 𡭭 𡭮 𡭯 𡭰 𡭱 𡭲 𡭳 𡭴 𡭵 𡭶 𡭷 𡭸 𡭹 𡭺 𡭻 𡭼 𡭽 𡭾 𡭿 𡮀 𡮁 𡮂 𡮃 𡮄 𡮅 𡮆 𡮇 𡮈 𡮉 𡮊 𡮋 𡮌 𡮍 𡮎 𡮏 𡮐 𡮑 𡮒 𡮓 𡮔 𡮕 𡮖 𡮗 𡮘 𡮙 𡮚 𡮛 𡮜 𡮝 𡮞 𡮟 𡮠 𡮡 𡮢 𡮣 𡮤 𡮥 𡮦 𡮧 𡮨 𡮩 𡮪 𡮫 𡮬 𡮭 𡮮 𡮯 𡮰 𡮱 𡮲 𡮳 𡮴 𡮵 𡮶 𡮷 𡮸 𡮹 𡮺 𡮻 𡮼 𡮽 𡮾 𡮿 𡯀 𡯁 𡯂 𡯃 𡯄 𡯅 𡯆 𡯇 𡯈 𡯉 𡯊 𡯋 𡯌 𡯍 𡯎 𡯏 𡯐 𡯑 𡯒 𡯓 𡯔 𡯕 𡯖 𡯗 𡯘 𡯙 𡯚 𡯛 𡯜 𡯝 𡯞 𡯟 𡯠 𡯡 𡯢 𡯣 𡯤 𡯥 𡯦 𡯧 𡯨 𡯩 𡯪 𡯫 𡯬 𡯭 𡯮 𡯯 𡯰 𡯱 𡯲 𡯳 𡯴 𡯵 𡯶 𡯷 𡯸 𡯹 𡯺 𡯻 𡯼 𡯽 𡯾 𡯿 𡰀 𡰁 𡰂 𡰃 𡰄 𡰅 𡰆 𡰇 𡰈 𡰉 𡰊 𡰋 𡰌 𡰍 𡰎 𡰏 𡰐 𡰑 𡰒 𡰓 𡰔 𡰕 𡰖 𡰗 𡰘 𡰙 𡰚 𡰛 𡰜 𡰝 𡰞 𡰟 𡰠 𡰡 𡰢 𡰣 𡰤 𡰥 𡰦 𡰧 𡰨 𡰩 𡰪 𡰫 𡰬 𡰭 𡰮 𡰯 𡰰 𡰱 𡰲 𡰳 𡰴 𡰵 𡰶 𡰷 𡰸 𡰹 𡰺 𡰻 𡰼 𡰽 𡰾 𡰿 𡱀 𡱁 𡱂 𡱃 𡱄 𡱅 𡱆 𡱇 𡱈 𡱉 𡱊 𡱋 𡱌 𡱍 𡱎 𡱏 𡱐 𡱑 𡱒 𡱓 𡱔 𡱕 𡱖 𡱗 𡱘 𡱙 𡱚 𡱛 𡱜 𡱝 𡱞 𡱟 𡱠 𡱡 𡱢 𡱣 𡱤 𡱥 𡱦 𡱧 𡱨 𡱩 𡱪 𡱫 𡱬 𡱭 𡱮 𡱯 𡱰 𡱱 𡱲 𡱳 𡱴 𡱵 𡱶 𡱷 𡱸 𡱹 𡱺 𡱻 𡱼 𡱽 𡱾 𡱿 𡲀 𡲁 𡲂 𡲃 𡲄 𡲅 𡲆 𡲇 𡲈 𡲉 𡲊 𡲋 𡲌 𡲍 𡲎 𡲏 𡲐 𡲑 𡲒 𡲓 𡲔 𡲕 𡲖 𡲗 𡲘 𡲙 𡲚 𡲛 𡲜 𡲝 𡲞 𡲟 𡲠 𡲡 𡲢 𡲣 𡲤 𡲥 𡲦 𡲧 𡲨 𡲩 𡲪 𡲫 𡲬 𡲭 𡲮 𡲯 𡲰 𡲱 𡲲 𡲳 𡲴 𡲵 𡲶 𡲷 𡲸 𡲹 𡲺 𡲻 𡲼 𡲽 𡲾 𡲿 𡳀 𡳁 𡳂 𡳃 𡳄 𡳅 𡳆 𡳇 𡳈 𡳉 𡳊 𡳋 𡳌 𡳍 𡳎 𡳏 𡳐 𡳑 𡳒 𡳓 𡳔 𡳕 𡳖 𡳗 𡳘 𡳙 𡳚 𡳛 𡳜 𡳝 𡳞 𡳟 𡳠 𡳡 𡳢 𡳣 𡳤 𡳥 𡳦 𡳧 𡳨 𡳩 𡳪 𡳫 𡳬 𡳭 𡳮 𡳯 𡳰 𡳱 𡳲 𡳳 𡳴 𡳵 𡳶 𡳷 𡳸 𡳹 𡳺 𡳻 𡳼 𡳽 𡳾 𡳿 𡴀 𡴁 𡴂 𡴃 𡴄 𡴅 𡴆 𡴇 𡴈 𡴉 𡴊 𡴋 𡴌 𡴍 𡴎 𡴏 𡴐 𡴑 𡴒 𡴓 𡴔 𡴕 𡴖 𡴗 𡴘 𡴙 𡴚 𡴛 𡴜 𡴝 𡴞 𡴟 𡴠 𡴡 𡴢 𡴣 𡴤 𡴥 𡴦 𡴧 𡴨 𡴩 𡴪 𡴫 𡴬 𡴭 𡴮 𡴯 𡴰 𡴱 𡴲 𡴳 𡴴 𡴵 𡴶 𡴷 𡴸 𡴹 𡴺 𡴻 𡴼 𡴽 𡴾 𡴿 𡵀 𡵁 𡵂 𡵃 𡵄 𡵅 𡵆 𡵇 𡵈 𡵉 𡵊 𡵋 𡵌 𡵍 𡵎 𡵏 𡵐 𡵑 𡵒 𡵓 𡵔 𡵕 𡵖 𡵗 𡵘 𡵙 𡵚 𡵛 𡵜 𡵝 𡵞 𡵟 𡵠 𡵡 𡵢 𡵣 𡵤 𡵥 𡵦 𡵧 𡵨 𡵩 𡵪 𡵫 𡵬 𡵭 𡵮 𡵯 𡵰 𡵱 𡵲 𡵳 𡵴 𡵵 𡵶 𡵷 𡵸 𡵹 𡵺 𡵻 𡵼 𡵽 𡵾 𡵿 𡶀 𡶁 𡶂 𡶃 𡶄 𡶅 𡶆 𡶇 𡶈 𡶉 𡶊 𡶋 𡶌 𡶍 𡶎 𡶏 𡶐 𡶑 𡶒 𡶓 𡶔 𡶕 𡶖 𡶗 𡶘 𡶙 𡶚 𡶛 𡶜 𡶝 𡶞 𡶟 𡶠 𡶡 𡶢 𡶣 𡶤 𡶥 𡶦 𡶧 𡶨 𡶩 𡶪 𡶫 𡶬 𡶭 𡶮 𡶯 𡶰 𡶱 𡶲 𡶳 𡶴 𡶵 𡶶 𡶷 𡶸 𡶹 𡶺 𡶻 𡶼 𡶽 𡶾 𡶿 𡷀 𡷁 𡷂 𡷃 𡷄 𡷅 𡷆 𡷇 𡷈 𡷉 𡷊 𡷋 𡷌 𡷍 𡷎 𡷏 𡷐 𡷑 𡷒 𡷓 𡷔 𡷕 𡷖 𡷗 𡷘 𡷙 𡷚 𡷛 𡷜 𡷝 𡷞 𡷟 𡷠 𡷡 𡷢 𡷣 𡷤 𡷥 𡷦 𡷧 𡷨 𡷩 𡷪 𡷫 𡷬 𡷭 𡷮 𡷯 𡷰 𡷱 𡷲 𡷳 𡷴 𡷵 𡷶 𡷷 𡷸 𡷹 𡷺 𡷻 𡷼 𡷽 𡷾 𡷿 𡸀 𡸁 𡸂 𡸃 𡸄 𡸅 𡸆 𡸇 𡸈 𡸉 𡸊 𡸋 𡸌 𡸍 𡸎 𡸏 𡸐 𡸑 𡸒 𡸓 𡸔 𡸕 𡸖 𡸗 𡸘 𡸙 𡸚 𡸛 𡸜 𡸝 𡸞 𡸟 𡸠 𡸡 𡸢 𡸣 𡸤 𡸥 𡸦 𡸧 𡸨 𡸩 𡸪 𡸫 𡸬 𡸭 𡸮 𡸯 𡸰 𡸱 𡸲 𡸳 𡸴 𡸵 𡸶 𡸷 𡸸 𡸹 𡸺 𡸻 𡸼 𡸽 𡸾 𡸿 𡹀 𡹁 𡹂 𡹃 𡹄 𡹅 𡹆 𡹇 𡹈 𡹉 𡹊 𡹋 𡹌 𡹍 𡹎 𡹏 𡹐 𡹑 𡹒 𡹓 𡹔 𡹕 𡹖 𡹗 𡹘 𡹙 𡹚 𡹛 𡹜 𡹝 𡹞 𡹟 𡹠 𡹡 𡹢 𡹣 𡹤 𡹥 𡹦 𡹧 𡹨 𡹩 𡹪 𡹫 𡹬 𡹭 𡹮 𡹯 𡹰 𡹱 𡹲 𡹳 𡹴 𡹵 𡹶 𡹷 𡹸 𡹹 𡹺 𡹻 𡹼 𡹽 𡹾 𡹿 𡺀 𡺁 𡺂 𡺃 𡺄 𡺅 𡺆 𡺇 𡺈 𡺉 𡺊 𡺋 𡺌 𡺍 𡺎 𡺏 𡺐 𡺑 𡺒 𡺓 𡺔 𡺕 𡺖 𡺗 𡺘 𡺙 𡺚 𡺛 𡺜 𡺝 𡺞 𡺟 𡺠 𡺡 𡺢 𡺣 𡺤 𡺥 𡺦 𡺧 𡺨 𡺩 𡺪 𡺫 𡺬 𡺭 𡺮 𡺯 𡺰 𡺱 𡺲 𡺳 𡺴 𡺵 𡺶 𡺷 𡺸 𡺹 𡺺 𡺻 𡺼 𡺽 𡺾 𡺿 𡻀 𡻁 𡻂 𡻃 𡻄 𡻅 𡻆 𡻇 𡻈 𡻉 𡻊 𡻋 𡻌 𡻍 𡻎 𡻏 𡻐 𡻑 𡻒 𡻓 𡻔 𡻕 𡻖 𡻗 𡻘 𡻙 𡻚 𡻛 𡻜 𡻝 𡻞 𡻟 𡻠 𡻡 𡻢 𡻣 𡻤 𡻥 𡻦 𡻧 𡻨 𡻩 𡻪 𡻫 𡻬 𡻭 𡻮 𡻯 𡻰 𡻱 𡻲 𡻳 𡻴 𡻵 𡻶 𡻷 𡻸 𡻹 𡻺 𡻻 𡻼 𡻽 𡻾 𡻿 𡼀 𡼁 𡼂 𡼃 𡼄 𡼅 𡼆 𡼇 𡼈 𡼉 𡼊 𡼋 𡼌 𡼍 𡼎 𡼏 𡼐 𡼑 𡼒 𡼓 𡼔 𡼕 𡼖 𡼗 𡼘 𡼙 𡼚 𡼛 𡼜 𡼝 𡼞 𡼟 𡼠 𡼡 𡼢 𡼣 𡼤 𡼥 𡼦 𡼧 𡼨 𡼩 𡼪 𡼫 𡼬 𡼭 𡼮 𡼯 𡼰 𡼱 𡼲 𡼳 𡼴 𡼵 𡼶 𡼷 𡼸 𡼹 𡼺 𡼻 𡼼 𡼽 𡼾 𡼿 𡽀 𡽁 𡽂 𡽃 𡽄 𡽅 𡽆 𡽇 𡽈 𡽉 𡽊

符。𦰩和𦰪、𦰫、族、𦰬、撮、𦰭、𦰮是同
一语源的字。从创造文字的我们的农牧民祖
先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来看，手舒植物种到土
中，要时令对、土壤对、种植的作物对，长
出来的生物就𦰩𦰪茂密，获得好收成。

《说文》：“𦰩，𦰮無方也。从𦰩从口
从寸，或从士，汉文帝以为𦰮对而为言，多
非𦰮^对，故去其口以从士也。”其实“口”是
种植在地上挖的“幽子”，或从土，不从士，
“对”的含义是“答应”，“适当”，“相
配”，指对应的关系，字形用种作物于土中
生长良好表示人和作物相应，种得对头。

全文“对扬”连文，如《静盦》：“对扬
天子丕显休”等，不下百例，《尚书·兑命》
伪孔传云：“对，答也，答受美命而称扬之。”
《陈侯因簋》作“合扬厥德”，“合”与
“答”原为一字孳乳，“合扬”即“答扬”。
《广韵》：“对，答也。”《尔雅·释诂》：“合，
对也。”《广雅·释诂》：“对，当也，又响也。”
《诗·大雅》：“以对于天下”注：“答天
下仰望之心也。”又“帝作邦作对”毛传：
“对，配也。”农民热爱土地，也热爱作物，
以它们为有生命的东西，好2对待，就有报应。

71. 释牙

5 5

金 日 釋

象乙之形相错之状，然齿形不显，后称齿曰牙。

古意不详。……（浅说 p. 74）

“牙”字的确不是容易一下能“望形生
意”看出有牙齿的痕迹的。我曾听过一位一
级教授刘博平先生讲授《说文解字》课，讲
“牙”字，篆文作：𪚩，他说他的老师章太
炎说，这个字要横着看𪚩，就能看出“上下
相错之形”，其实《说文》“壮齿也”段玉
裁订正为“壮齿”已误，它的本义是植物萌
芽的“芽”初文，借用为牙齿的“牙”名，
才加艸头作“芽”代替本义，牙为芽本字。

9. 4. 4.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5. 5. 5 金 5. 5 金部件 5. 5. 5 陶 5. 5 篆

57

很清楚象种子萌芽的形状，•是种子，下象根，上部为芽瓣，还

粘有种子的皮壳。甲骨文𥝌与《石经》足字
𥝌、𥝌相似，甲文有𥝌(𥝌)与《石经》𥝌
(𥝌)只是部件位置不同，部件完全相同。
甲骨文𥝌，𥝌，叶作𥝌，叶、芽、茅当为一

字分化。世和葉也原是一字，世、世、中、世是樂的上部，《郢王义楚端》：“……父子孫（永）室。”子即世、葉的省写。

卜辞中牙，作季节用同𪔐、𪔐、𪔐、𪔐，代表枝叶繁茂的夏季，有神农的卜辞相印证。又作人姓名称的夏人奴隶使用，卜辞也有牵牙，用牙，伐牙，伐多牙可证。于省吾教授释牙为屯，甲骨文作𠂔、金文作𠂔为另一字。

夏人是最早制陶的，昆吾作陶，陶器就是“瓦”器，古文字“牙”“平”“与”和“互”、“互”实际也是一个字演变分化出来的。比如甲骨文：𪔐（燕681）以“鼓”俗字作“𪔐”推之，𠂔作：𪔐，为原始陶土所制的“鼓”，也是“鼓”俗字。“在𪔐”，为地名，地词“步于𪔐”，为同一地名。

𪔐，从牙从穴，本义是种子发芽，穿土而出，《说文》：“穿，通也，从牙（芽）在穴中。”并非“鼠牙穿墻”之意，此引申意。

𪔐，象两手持秧苗一与赠与他人，他人以两手接受，是给与的“與”初文，自此为与，《说文》：“党與也。从𪔐从与。”误。

𪔐，《说文》：“相迎也。”金文𪔐，农人以欢迎的心情等待迎接种子发芽。

訝，又转变为驚訝，种子发芽，变化很大，《广韵》：“嗟訝也。”《增韵》：“疑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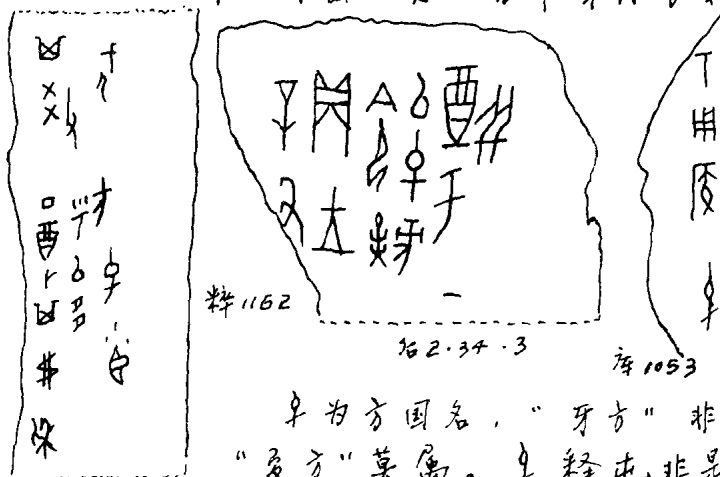
𦰩，本作牙，方言小孩叫“𦰩”，如同植物幼苗，牙即芽初文，故有小意，偏将叫“牙将”，牙齿并无小意，象牙很大，芽与树木植物比，才有“𦰩”的含义。

𦰪，《正字通》：“苗初茁也。”

𦰫，《集韵》：“筍也。”

鴉，《广雅》：“纯黑反哺者谓之乌；𦰬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鴉。”

𦰭，《说文》：“萌芽也。”本作牙，牙齿初生儿由牙龈长出，如土中萌芽故叫牙齿，以后专作“牙齿”意，另作芽代表本意。



72. 释屯

卓于省吾教授释屯，今卓读今春。夏津释牙，今卓读今夏，已如前释，今试释屯为另一形义来源的字，康氏于二字见解未详。



《殷契拾掇》1.385、《宁沪》1.115并
出：“王其又于滴，屯右尸（岍）煖，弼又雨？”

金文“屯”假为“纯”，如《颂鼎》：“锡汝丝衣黼屯”，纯训缘，大约是绸缎绣花边的礼服。纯，又释匹端名，有段落、停顿含意。盹，今言打盹，眼睛暂停活动。钝，愚也，思想迟钝。埇，水不通，亦停顿意。圉，粮食转运中停放之处。钝，刀刃不快，割不动东西，也包含迟钝意。顿，即委顿，一个活跃的人突然低头丧气的状态，也有锐气停顿的含意。它们从屯得声，亦兼意。

中的本义，是农民将风长的农作物“打头”，掐去嫩苗的尖端，使它停顿、减慢生长。同意大别为掐去主苗，使它分蘖，和掐去分蘖，保持主苗的优势，结出大瓜大果。

《说文》：“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也是一说。打颠产生顿挫、停顿意。

似为另一说，但两说并不绝对排斥，而是相对依存的。因为农艺上的“打顿”（掐去不需要的嫩芽、嫩苗）只是在植物“初生屯然而难”（幼稚）阶段进行，所以“打顿”和“幼稚生长阶段”在意义上有必然联系。

初生阶段的单纯幼稚的“屯”，以后加丝旁作：纯，作为纯洁、纯朴一类含义的专字；打顿停顿含义的“屯”则偏重以顿为之，《史记·王翦传》：“荆人困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顿，为连的错字，屯遄，难行不进也。）

金文祝祷嘏词中有：屯右、屯禄、共屯、屯鲁、屯嘏、得屯、受屯、屯法、永屯令终。徐中舒教授释屯，经书作纯，并有厚、大之意极是。详《金文诂林·释屯》引徐说，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屯”为什么有厚、大、全这类的含义。

屯（屯）在农艺“打顿”的经验中，屯挫作物的某种长势，是局部的，是暂时的，目的是为了积蓄、积聚其内部力量，使它更有利的发展和成长。停顿、积聚，引申为厚、大的含义。囤、囤字也反映了积聚的含义，屯兵、屯粮亦皆聚集、积聚意，从而产生厚意。

73. 释民

康殷释金文“民”谓：“象目睛由眼中流下之状，也即被刺盲所致。”他基本上采用了郭沫若：“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训，……而以之为奴隶之总称，……”（《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的说法。

民和盲、氓无疑音义上有所联系，但民字和盲字形体结构上是否真有联系，以及古代奴隶皆刺瞎左目，仅留右目，也是于史无稽，与实际生活背离的臆说，精明以剥削榨取为主的奴隶主在奴隶市场上不买劳动力强双目炯炯的奴隶，而买“刺瞎左眼”的“独眼龙”，是违背经济利益的。奴隶制下，在特殊情况下有将奴隶刺瞎双目以从事音乐方面的演奏，和以刺目为刑罚，都是可能的，但以“刺一目（左目）”为奴隶的普遍特征，并从而成为“民”的形义来源，则无史实依据。从字形看，极大多数字形皆象植物萌芽形，“民”即“萌”初文。个别的晚出字形有“目”的形状，则是“形声化”的结果。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根。“民”是植物种子萌芽的“萌”初文，“萌”是“民”的右起形声字，林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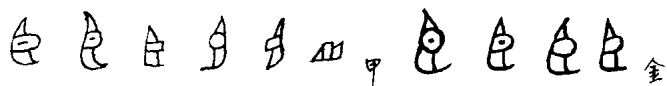
《文源》谓：“象艸芽之形”，是正确的。

晚出的《何号》有𠂔、《陈喜壶》有𠂔，似从目，实际上是将原来的“芽瓣”部分，加眼珠，改造为“目”，使它转变为形声字的声符，也与“刺瞎眼睛”无关。《说文》“古文”作𠂔，实际也是植物萌芽形，改造“芽瓣”部分为“母”作为形声字的声符。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农民视祖先为种族的“根蒂”，帝（抵）和嫡本来是一字孳乳。从“帝（嫡）”派生的叫氏，氏亦支、枝意，“民”的含义是“本支百世”从根蒂上萌发的“芸芸众生”。《楚帛书》：“艸木民〔生〕”，“萌”的本字作“民”。

看铜铭文中的“民”字，正如《说文》所释“众萌也。”包括奴隶主、奴隶在内的庶民，和“人”的含义类似，往通用。


《克鼎》：“惠于万民。”《王孙钟》：“和汾民人。”《叔夷钟》：“康民左右毋诌。”《秦公钟》：“协和万民。”《余义钟》：“後民”指的是贵族的“後人”。《鱼鼎》：“下民無智”，是社会地位决定的。



康殷先生认为“臣”字，“即卩形中的目形，相当于卩的有义，是被‘贤人’刺盲一目的人，即奴隶。在高代被困为人牲，如‘岁五臣’……”（浅说P.426）

按常识，先有了臣和戈两个部件，才利用它们组合成“戕”表示以戈伤害臣（目），他却一反常情说：臣相当于戕的省文。真不知他有什么依据？甲骨文有，为什么不说是省作臣，臣为省文呢？又有，为什么不说是的省文呢？无非要曲成其“刺瞎左眼为奴隶”的臆说，那末，甲骨文还有（𠂔559）字，岂不更象持针具刺眼么？

康殷先生说字往己先有成竹在胸，然后在字形表面下功夫，捕捉有利于己说的印象，断然作出结论，如“臣”为“戕”省文之类，充斥康书，给初学者造成很大的困惑和混乱。



章太炎先生说“臣”为“臣伏”之形，所以要横着看，即，中间是叩头到地上的脑袋，两旁是斜倒在地上的肩膀，我曾听刘博平教授亲授其师说，对“牙”字也说“要横



着看”，刘博平和黄焯都是章黄字源的大师，以后有幸同住“牛棚”，变成朝夕相处的患难之交，但是我还是不敢苟同臣、𠂔两字形义来源。要横看的见解，正如郭老，我极敬重他，但他释“民”为古代奴隶，刺瞎一眼盲其左目的说法，也觉得于史无征，未敢轻信。民、盲、氓音义固有联系，但是形义来源各不相同的字，康说更为无据。







𠂔，就是一个睁开的眼睛。𠂔是正面看，臣是从侧面看，𠂔是正面人形，𠂔是侧面人形，𠂔、𠂔在文字结构中代表人或人体，以后分化为“大”和“人”两个字。目和臣本来都代表眼睛，以后也分化为目与臣两个字，似乎并不费解，是一些爱动脑筋的大学问家，把本来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臣，是从侧面看睁着的眼目，从读音考虑，它可能就是“睁目”的“睁”初文，也作“瞠目而视”的“瞠”。“睁眼看东西”就引申为“侦察”、“侦察”的“侦”。《正韵》：“侦，候也。探伺也。”《杜预左传注》：“谍者曰游侦，亦谓之间谍。”《后汉·清河孝王传》：“内使御者侦视得失。”“臣”就是“睁”、“侦”的象形初文，睁、

顷，为“臣”音义有关，孳乳产生的后起形声字。我们产生以上的看法，是从大量和臣字有关的文字结构中，从历史发展背景中综合研究得出来的，试简单加以陈述。

1) 累字，甲骨文作也作（殷9.3）
当为眼泪的“泪”初文，也引申为“奴隶”的“累”，卜辞有“用龟？用累？”对贞的文例，奴隶在奴隶社会以悲惨的命运，以泪洗面为特征，故用为“奴隶（累）”字，这个字，从目、从臣垂泪，形义不变，可知臣与目，同为一事一物，正面、侧面取景角度不同。

2) 、，“望”的甲骨文，象人登高望月或望远之形，白在人上表示人睁目瞭望，臣与目也完全同意。

3) 监字，甲骨文有：、、等形，金文部件化后作：、、，白代表照镜子（鑑）的目，白、目在“监”字结构中同样代表眼睛。

4) （甲）从臣从星，星亦声，当为“睞”初文，《玉篇》：“睞，视也。”疑与“醒”原为一字，字从臣从星，表示睁开眼睛醒来看见满天星斗，梦觉、醉解应谓醒。《孙氏

瑞应图》：“大醒，景星也。”卜辞：-----
甬-----醒^甬-----？”（前6.55.3）文残缺太甚，
大致是武丁部将让甬醒醉或疾病昏迷后转为
清醒的有关占卜。甬代表眼睛。

臣的身分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铭文中赏赐“臣若干家”的记载，说者据以
释“臣”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全文又有
十臣某，铸造青铜彝器光宗耀祖的记录，显
然这种十臣是当时的大贵族，而非奴隶。卜
辞也有：虫小臣命众泰？（前4.30.2）小臣
娩妣（男）？（掇2.478）小臣也决非奴隶，女
性十臣的生育，受到王室占卜的关注。呼多
臣伐吕方？（前4.31.3）多臣戡击？（丙1）
多臣是执兵器征伐方国的战士，也不是奴隶
身分。虫壁臣饬？（拾3.5）受殷王直接恩宠。

生产力发展以后，奴隶主为了享乐，滋
人监视奴隶大众劳动，这种人的特征就是用
眼睛监督别人，汉字最早就用“臣”来代表，
他们是中间阶层，高的可以成为“嬖臣”，
置身于贵族行列；低的可以成为贵族间的赏
赐品，没有人身自由。一般情况，他们对主
子来说是人臣，处于臣妾的地位，对广大奴
隶大众来说，他们是监工，是代表奴隶主利

益的帮凶。他们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以睁着眼睛监视劳动大众为职业。《资本论》说：“主要的监督劳动，乃是一切建筑在直接生产者工人与生活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的生方式所必需的。这种对立性愈大，则监督劳动的作用愈大。因此，在奴隶制度下，它达到了最高点。”（卷三，俄文版P.344）

卜辞中“臣”的身分的确反映了他们处于两大对立阶级中的作用。

前已举的“蚩小臣令众黍？”外，还有：“子效臣获？”（铁175.1）“令共藉臣”（前6.17.5）“令共小藉臣”（前6.17.6）“共弗其致王臣”（铁1.1）以及“臣”从事狩猎和战争的记录，他们起初是监督生产，以后扩大到其他范围，地位也有高有低，最高的十臣与殷王伴行，一起遭车祸。高代有铜铭文《小臣缶鼎》：“王锡十臣缶鬲赏五年”地方的赋税五年供他花销使用。“蚩多嬖臣醜？蚩多女醜？”（缀101）嬖臣在殷王心目中和多女（公主）的地位差不多。

西周金文《孟鼎》：“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令鼎》：“余其舍汝臣十家。”《井侯簋》：“锡臣三品。”臣是赏赐之物。

75, 释戡

𠄎 𠄎 𠄎

甲

岛邦男《殷虚卜

辞类》释戡，引文

例：王固曰：其获。其唯丙戡（戡），其唯乙戡（戡）。（通388）……固曰：甲午其有……吉。其唯甲，余戡（戡）。（南南2.102）……余戡（戡）。（林1.6.9）

康书亦释戡，谓：“彖戈刺目状，……所以戡字是战俘的专称、专文。……”接着下一字释臣中，他又以“臣”为“戡”之省文，换一句话说，“戡”就是“臣”初文，臣、戡原是一字了。同时他又不提左证，而且用词也躲三闪三，说什么“相当于𠄎的省文”，实在令人怀疑他说的“臣”是“用一只盲眼以示其身份，即一只眼的人”，在他眼里臣不过是表示“独眼龙”的战俘。

郭老释“民”为刺瞎左目的说法不知是否根据“𠄎”《集韵》：“𠄎战断耳也。”《诗·大雅》：“攸𠄎安安”注：“𠄎法获而不服，则杀而献其左耳。”推衍出来的。如果不杀战俘，让他留下作为劳动力使用，割下一只耳朵作标志，不影响他的劳力，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作为榨取对象的奴隶通

统安，他们刺瞎一眼（左眼），正是为了表示他们“臣”（或民）的身份，而不顾“独眼龙”是否影响生产劳动能力，那就太低估奴隶主的精明程度了。他们即使去牲口市场买一匹拉车的牛马，也不会轻易买回一只独眼的瞎牛、瞎马。刺眼之说，既无书证，又乖违使用人力、畜力的常情，释民为盲已经很牵强，康殷先生进而释“臣”为“独眼战俘”，就更加穿凿傅会了。他的唯一依据“臣”为“臧”省文，也完全是颠倒本末，不符合实际的臆说。


𠂔，从字形看，以戈击目，是残害身体的“戕”初文，同时又是惩罚的“懲”初文，


戕，《说文》：“枪也”疑“枪”为“戕”之讹字，《说文》：“戕，仿也。”《玉篇》：“创古文。”是创仿、仿害的意思，《集韵》：“戕，音残，意同。”“又音情，杀也。”《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郕子于郕。”《左传杜注》：“戕者华暴之名。”

懲，《说文》：“忞也。从心徵声。通作徵。”《荀子·正论篇》：“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徵其未也。”徵、懲皆戕之假字。

奴隶主用残忍的肉刑懲治奴隶的反抗，在大量血腥屠杀镇压后，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在奴隶主意识中奴隶的顺从，改善，变为“臧”，是懲罚的结果，他们把“戕”与“臧”看成是一事的两方面，即“臧”来自“伤害懲罚”，“伤害懲罚”产生“奴隶的臧行。”

臧，《尔雅·释诂》：“臧，善也。”《说文》同。《易·师卦》：“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扬子方言》：“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

《说文》析形曰：臧，从臣，戕声。臧与戕、懲是一字，甲骨文作，以后分化为三字，其后起形声字（从戈才声）作伤害、残杀义的“戕”，以戕加声符才为善意的“臧”，另借形声字的“懲”为责善的戕字。我们对“臧”字的形义来源是这样分析的，不一定对，但音义和形义结合，注重历史背景，臧获既与奴隶有关，考虑奴隶主使用这些字的社会条件和心态，是不奇怪的。

康殷先生喜欢“望形生意”，他对“臣”字来源于“睁眼的监工”没有感受，发现了臧字作，它的形义来源也不明白，就大胆臆说“臣”是“戕”的省文，代表独眼战俘。

76. 释童

童

童

金释童

童示辛刺目上，束是声符。童的奴隶之意一直保留着，说文：“男

有罪曰奴，奴曰童”……由字形分析也表现着目曾被刺之意。……甲骨文无童字，愚疑童、童是童的初文、象形字。（说文P.427）

康殷先生对“刺目”说非常欣赏，其实是只知郭老说“辛”为刀具，不知“辛”的本义为植物枝条的含义，只好说“辛刺目上”表示“童”为奴隶了。

既然把小孩俘虏来当奴隶，有什么必要刺瞎他们的眼睛呢？成人也好，儿童也好，抓了来，不杀他们，还要舒粮食（当然是粗粮、猪狗食）养活他们，当然不是为了好玩，是为³把他们当作生产力加以榨取，奴隶已经成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何必要在医学外科手术并不高明的情况下，把作为自己财产的奴隶好端²的眼睛，加以刺瞎，甘冒感染至残至死的危险，白²去糟蹋和浪费自己的财富呢？

残酷的奴隶主作为肉刑，的确有刺目、割鼻、割势、断耳、剖腹等种²刑罚，甲骨

文都不乏例证，如：瞎、瞎、瞎、瞎、瞎、
鼻等，都可以理解作刺目、挖目的形象。还有
鼻有鼻，鼻等，也可以理解作以尖刺目，用针
具毁伤眼睛，以上这些更为典型的“刺目”
“挖目”、“刺目”的字形看，联系上下文
也无明显作为“臣”、“民”一类，被认为代
表“奴隶”的词例。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过以
“刺目”为“奴隶”特征的史实，实在非常
值得怀疑。至于“童”字，作为“从辛刺目”
的形义来源，似乎更加违背情理了。

“童”字从“辛”，“辛”是植物的新条，艸木枝叶，日常生活中习以作为标志者，可代表武器上的标识，是“识”的初文，至今集贸市场上下民仍有插树枝或叶圈的方式，指示“出售商品”之意。

“童”字从“辛”，与“妾”字从“辛”类似，无非指示“童妾”在头上插过“出售标志”，是从“人口市场”购买来的“奴隶身分”。刺瞎小奴隶的眼睛和毁伤姬妾的容颜，是奴隶主们在正常情况中不急作的傻事。

𡗗、𡗗人 𡗗，康殷释“童”实无据，是从“競”会意。𡗗产生“竟”字的古文。童、𡗗、种原为一字，详《释东》例证。

的终了，一群参赛的角斗士最后只剩下一人，他是奴隶中的强者——竟，后孳乳为境、惊等字，《说文》：“惊，彊也。”竞、竟、境、惊，以及勍、劲等，都是音义有内在联系的字。

《说文》：“竞，彊语也。一曰逐也。从詒，从二人。”对照古文字形体，字形解析已不确切。释义谓“彊语”因析形从詒而来，似不可信，故补充：“一曰：逐也。”逐，是赛跑、竞走，从音义上讲和竞斗一样有比赛的含义。

《说文》：“竟，乐曲尽为竟。从音从人。”从音从人，连段注也说不出“人”和终、尽有什麼意义上的联系。但“竟”确有终、尽的含义，“境”指边境，从土从竟，竟亦声，是土地，国土尽头边疆国境的意思。竞和竟的形义来源，还是依甲骨文、金文和古代史提供的奴隶竞斗提供的信息去考虑，比较切近。“辛”在古文字中往往代表薪税和商品出售的标志，如童、姜、商、亓等字，栗、亨从辛，也表示“角斗士”头上插过人口市场商品标志的奴隶身分，否则他们岂肯用血肉之躯的搏斗，去供奴隶主寻欢作乐。

78. 释辛



象古代刑刀……等形，直接的字形即殷，周初的刑刀形下图的文字化。殷周用以施种种肉刑，所以辟……字从辛为形见下文示施刑意，而妾、童、僕、隹、𠂔……在人头上加辛，都从辛以为被压迫者的标志——阶级烙印；就其广义来说，辛也代表着凿、锥、雕刻刀、针等小形锐利的工具，以供凿、刺、削、斫、雕刻……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所以用为“十干”之一。……（浅说 p. 414）

康殷关于“辛”为刑具、刀具的说法是继承了郭沫若释臣妾的有关见解，但他画的图形（陕博陈列的“蛇头剑”或“匕形器”）和古文字“辛”作：𠂔，是沾不上边的。而且把“辛”理解为“刑刀”和“刑徒之人”的标志，也是相当片面和不符合实际的。

关于从辛的古文字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1) 植物的新生枝芽蓓蕾。如从树枝作标志，引申为商品交易的标志，以及其他标志。
 (2) 以树枝作为扑笞的刑具，代表刑罚的含义。

④象形文字龙、凤等字从辛，它们是受崇拜的对象，“恭”字从忄拜龙，龍字从辛，决不会代表施刑于龙或给龙打上“阶级烙印”之意，辛可能是代表“高辛氏”的符号，也可能具有其他有待研究的神秘含义，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把“辛”一概当作“刑刀”的意义，或增补一下作彫凿工具来理解，都是不能解决从辛诸字的复杂问题的。

我们分类进行探讨如下：

①植物新生形：《萧篇》：“唯六月既生霸，辛巳”的“辛”作“𦰩”，甲骨文新旧的“新”多作“𦰩”，辛、𦰩是一字繁简异体，以后分化为二，它们是植物一类事物。𦰩，《广韵》：“同榛。”《集韵》：“艸木众齐貌。”𦰩字从艸象枝叶，古文字“艸”字如此，象生形，生作土，象植物生地上。口与丩、𦰩、𦰩所从口相同，象花苞、萼、柑子房、胚株的形状，𦰩代表植物新生胚株和枝叶。

甲骨文“新”作：𦰩、𦰩、𦰩，从斤伐𦰩，古人善于保持生态，于居住点植树，每年砍伐新枝为炊，不动老本，故引申为新旧意，另加艸头作𦰩，代表𦰩的本意，𦰩为𦰩

枝，介斧所依者，若依象说，只好理解为挿把刑刀（或削刀、钻凿）于木（树）上，用斧斤去砍刑刀或凿钻，用以表示“新花招”。

我们一贯主张文字的形体研究，必需结合语言材料，作形义结合音义的全面深入研究，反对了别字形上捕风捉影的“望形生意”作主观臆说。关于“辛”字除上揭形体结构分析外，也补充一些文献训诂资料为印证。

《礼·月令》：“其日庚辛”注：“辛之言新也。”《史记·律书》：“辛者言万物之辛生也，故曰辛。”《汉书·律历志》：“悉新于辛。”《释名》：“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说文》：“新，取木也。”取木当然是砍伐树木新枝为薪，不会是其其他新花招。

在我们前释“对”字中“对”（對或作𡗗）表示种植适宜，会得到茂盛的反应，是“对，对，对”的形义来源，辛、𡗗在古文字中作意符往可以通用，𡗗为“丛生草也”，𡗗具有植物草木的属性是显而易见的。

②代表标志：从原始社会起，人们就有树枝、叶圈作某种标志的习俗。某人在树林中发现了一蜂窝，他就插上树枝表示蜂窝

归属，他人也就自觉遵守习俗，不予侵犯。也可以在一定的地段插上树枝作标志，表示属某人的耕地，其他人不要放牧破坏。我们已经提到过乡间集市上至今农民还有在出售商品上插上草圈、树枝作标志的习俗。在反映旧社会贫穷人家被迫出卖子女的街头场景中，也还可以看见在人头插上草圈树枝的镜头。以至农村小学生恶作剧，趁人不备，互相在衣后插上标志为戏，都反映了民间以插枝为商品（包括奴隶）标志的习俗。

如果以上习俗确实存在，并在古文学中有所反映，那么妾、童、竟、競、商、章等字从丰，就不一定是非释“黥墨”、“刑餘之人”不可了，完全可以以童、妾、竟是在头上插过标志，表示人口市场买来的奴隶身份，也是合情合理的。正确地理解了问题，奴隶身上可以打烙印、刻标志，只要奴隶主高兴，也可以不打烙印、不刻映黥墨，而用服饰来区别身份，但奴隶社会有人口市场，奴隶被当作商品，却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丰，是在丰（兵器）上刻上标识，是识的初文，孳乳为𠂔、識。卜辞中也用𠂔为旗帜的帜，𠂔是早的省文𠂔也作𠂔，𠂔为标志。

𠂔、𠂔，从𠂔从日，是𠂔和日的穿合结构，章和彰是一字孳乳，训明也，著也，也就是“章明较著”的意思，也是用在日光下标识明白显著来生动地表意的。

康殷以“璋”为“章”本字，以𠂔为彫刻刀，刻成田、口形的“环璋”是很可疑的，“璋”是“半圭”既非“环状”，也不是𠂔字所反映的“彫刀穿玉而过”，人们生活中早就存在在日光下看标志分外明白的经验，创造了从日从𠂔的“章”（明也）的文字，商人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水名叫漳，也叫滴、商章古音同，以后造了圭璋这种玉器，用以表示瑞信，有一看就明白的意思，所以叫“璋”，金文省去玉旁作“章”。

③代表“扑作教刑”的鞭笞工具：最原始广泛使用的刑具，是树枝，棍棒，也叫杖朴，鞭子之类，不限于刀锯。𠂔，作为树枝是经常使用的扑责工具。五刑之首的本应是朴答，以后才增添肉刑的其他名目。

古人说：“负荆请罪”，《辞源》释：“身背荆杖，言愿受罚，表示谢罪之意。”《史记》：“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荆条就是扑责具的“𠂔”。

甲骨文𠄎、𠄎，从𠄎从辛，象以辛（荆板扑具）责罚𠄎（人跪受责）之刑，“辟”有“法”的含义，又引𠄎为执法的人，训君。另外一种含义就是从𠄎，避开“辛”（扑具）有逃避、躲避的含义。

甲骨文𠄎、𠄎，《说文》：“宰，𠄎人在屋下执事者，从𠄎从辛，辛，𠄎也。”显然是传抄之讹，辛为罚罪之扑具，代表刑罚和执法者，为主宰之意，《正字通》：“为事物主也。”《史记·礼书》：“宰制万物，役使群𠄎。”周官的大宰、冢宰，是“治官之长，兼总六官”的“总理”，决不是从说文》宰就从辛的形体分析，杜撰的“罪人在屋下执事者”的荒谬臆说。奴隶王国的太宰为天官之长，是殷王的首要辅佐官吏，出身大贵族是无疑的。

𠄎，《说文》：“犯法也，从𠄎从自，言𠄎人感𠄎咎辛之受，𠄎以𠄎似皇字，改为罪。”从《说文》提供的线索思考，从𠄎从自，是因过失受“辛”（鞭笞）使他酸鼻出涕的犯人。也可以理解为以辛鞭笞以至割鼻的种工刑罚的𠄎犯。

𠄎，《说文》：“𠄎也，从𠄎古声。”

(4) 代表高辛氏的徽号 = 《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功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其德凝。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既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段文字描绘的是一位懂巫术，明功法，教导人民种植并获得丰收的伟大酋长。溉执中而徧天下，执是艺之讹，中是中(事)之讹，意思是“用灌溉的方法进行农艺种植推广到天下”。他是东方部落集团的农艺先驱，“辛”据说是他的发祥地的地名，也可能是以“莘”(姓名)为“姓”(即氏族图腾)的部落名称。早具有图腾赋予的灵性。

以上甲骨文、金文“龙”字，象一条蛇虫，头上有“辛”的标志。《左传昭公元年》：子产答叔向问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

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藏，迁鬲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

高辛氏二子可能指部族分裂为太昊和少昊两个胞族，太昊氏以龙为图腾，在龙首冠以“辛”部族标志。新近在濮阳出土的原始墓葬两侧，以龙以凤为图案，用贝壳缀成的生动景象，说明对龙凤的崇拜，史前已开始于东夷氏族集团，以后大约为了减少内部矛盾，少昊氏在原处以曲阜（少昊之墟）为中心继续发展，太昊氏向西发展，与华夏土著融合为一体，所谓东西夷夏之分，大体上是融合夷夏文化的华夏集团进步更快，首先建立了夏王朝。



少昊氏以凤鸟为图腾，他们发祥于东夷地区，受到夏朝的压迫，也吸取了夏朝的文化，后来在酋长汤的率领下，战胜了夏桀，建立了商王朝，盘庚迁殷，也称殷代。《商颂》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图腾凤鸟头上加“辛”，表示源于高辛氏。

79. 释商

商字的形义来源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康殷先生以𠩺（商）为𠩺、𠩺（𠩺）的省形，𠩺、𠩺又是𠩺的省文，𠩺、𠩺都是“商”的雏形，商就是𠩺，他说“许氏连做梦也想不到商本即𠩺散形，”倒是个真分确的。商和𠩺拉到一起，还可以在语音上找藉口，与𠩺拉扯一起，语音相隔甚远，字形差别也很大，上部一从二辛，一为二柱形；下部一为三足，一为二足，在用法上迥然有别，拉𠩺作商，拉商为𠩺，都是毫无根据的，详《浅说》P.503.

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
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𠩺

商字最基本的元件为𠩺与𠩺，从二辛与辛同意，繁简之分，或加口旁于下，或加屋古文于旁代表商屋。皆一字繁简。𠩺为“房”的象形初文，是祭祀用尊俎，《诗·鲁颂》：“苴豆大房”注：“半体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𠩺字从辛或二辛在“房俎”之上，表示对辛祭祀和报赏，是对辛祖保护神的感恩之祭。《礼·曲礼》：“橐鱼曰商祭”

注：“商犹量也。”疏：“祭用乾鱼，量度燥湿得中而用之也。”许多民族保留了用木鱼、乾鱼祭祖的民俗，也许水鸟图腾的祖先曾以鲜鱼为主食，玄鸟也可能是黑色鹭鸶，𩺰、𩺰原为一字。鱼猎为生的民族，进入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改用槁鱼、木鱼进行报祖之祭。商有“报尝”意，以后加贝作赏，后作赏。报赏过去，也有商量以后给予进一步福祉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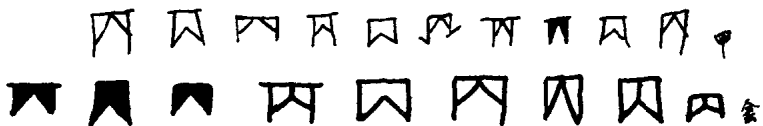
高辛氏的长子阏伯居商丘，定居下来发展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把辰星，即大火视为吉星，保护神，叫它为商星。在甲骨文、金文中还缔造了专门的𩺰、𩺰字，人民自称“商人”，他们最早将农产品与水产品（渔盐之利）进行物与交换，他们的这种交易称作“经商”、“商业”，也具有以物与互为“报赏”之意。成汤击败夏桀建立王朝就用他们祖先奠定基业的故地商，作为朝代名称。商地以商星为保护吉星，居住商地拜商星的居民叫商人，他们最早经商，是最早的商贾。商字的基本结构是以丙（房俎）祭祀高辛祖神。𩺰字作𩺰，反映了“高辛二子”胞族的分离，即太昊、少昊各以龙凤为图腾。

𡗗、𡗗为一字，也有卜辞文例为左证：
——寅卜𡗗——子𡗗妻𡗗媿……月？（金458）人名“子𡗗”，于他词作：子商，可证𡗗、商一字，丁亥卜𡗗贞：子𡗗妻𡗗媿，不其妣（男）？（粹1239）子𡗗亦作子𡗗，知𡗗、𡗗亦一字。

甲骨文、金文“商”字，作地名、方国名、人名、水名、星名外，都有用作报赏、奖赏、赏赐的“赏”的文例，而且金文用商作赏不下二三十例，如：《丁未卣》：“解商征贝。”《般觶》：“王商作册般贝。”……《小子射鼎》：“子锡小子璫王商贝。”……《庚壶》：“商文以〔玉〕鬲衣裘车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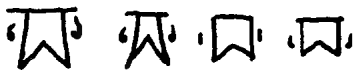
卜辞也有：癸巳卜：商𡗗册？贞：𡗗商𡗗𡗗？（甲2123）癸卯卜𡗗贞：呼𡗗𡗗有商（赏）？（合129）癸卯卜𡗗贞：呼……𡗗𡗗有商（赏）？呼𡗗𡗗有商（赏）？（合150）壬子贞：王用商（赏）？（乙1779）贞：商（赏）二……？（乙5685）

商字从众多的文例和最原始的结构部件分析，它的本义是“报赏”的“赏”，从内（房）从辛，是“商”祭祖神高辛的祭名和动词，以后孳乳为𡗗、𡗗，以后又被“赏”取代，商的本义和形义来源就隐晦不明了。



原股释所谓：象雨或款足鼎足部分，或象火烧灼炽热的雨足，……（清江P.484-485）

雨字的形义来源还不很清楚，康殷说自不失为一家之言，但他似乎说得不够明白，烧热的鬲足叫雨，不烧的鬲足是也~~是~~也叫雨，从他的思路看，事物的执握部分叫“柄”，鼎鬲的足部可持握，叫“雨”自可通说，金文



徐同柏释：“𠂔”古文雨，雨旁，形，火之

象，蓋古炳字，炳，明也，取明藉之義。”
炳与雨虽有联系，但显然已分化为二字。

四字的形义来源也许也是多源的，高鸿缙师《字例》中曾以四象兵器柄下之鐔，看来从四结构的文字不下数十个，如𠂇、𠂈、𠂉、𠂊、𠂋、𠂌、𠂍、𠂎、𠂏、𠂐、𠂑、𠂒、𠂓、𠂔、𠂕、𠂖、𠂗、𠂘、𠂙、𠂚、𠂛、𠂜、𠂝、𠂞、𠂟、𠂠、𠂡、𠂢、𠂣、𠂤、𠂥、𠂦、𠂧、𠂨、𠂩、𠂪、𠂫、𠂬、𠂭、𠂮、𠂯、𠂰、𠂱、𠂲、𠂳、𠂴、𠂵、𠂶、𠂷、𠂸、𠂹、𠂺、𠂻、𠂼、𠂽、𠂾、𠂿、𠃀、𠃁、𠃂、𠃃、𠃄、𠃅、𠃆、𠃇、𠃈、𠃉、𠃊、𠃋、𠃌、𠃍、𠃎、𠃏、𠃐、𠃑、𠃒、𠃓、𠃔、𠃕、𠃖、𠃗、𠃘、𠃙、𠃚、𠃛、𠃜、𠃝、𠃞、𠃟、𠃠、𠃡、𠃢、𠃣、𠃤、𠃥、𠃦、𠃧、𠃨、𠃩、𠃪、𠃫、𠃬、𠃭、𠃮、𠃯、𠃰、𠃱、𠃲、𠃳、𠃴、𠃵、𠃶、𠃷、𠃸、𠃹、𠃺、𠃻、𠃼、𠃽、𠃾、𠃿、𠄀、𠄁、𠄂、𠄃、𠄄、𠄅、𠄆、𠄇、𠄈、𠄉、𠄊、𠄋、𠄌、𠄍、𠄎、𠄏、𠄐、𠄑、𠄒、𠄓、𠄔、𠄕、𠄖、𠄗、𠄘、𠄙、𠄚、𠄛、𠄜、𠄝、𠄞、𠄟、𠄠、𠄡、𠄢、𠄣、𠄤、𠄥、𠄦、𠄧、𠄨、𠄩、𠄪、𠄫、𠄬、𠄭、𠄮、𠄯、𠄰、𠄱、𠄲、𠄳、𠄴、𠄵、𠄶、𠄷、𠄸、𠄹、𠄺、𠄻、𠄼、𠄽、𠄾、𠄿、𠅀、𠅁、𠅂、𠅃、𠅄、𠅅、𠅆、𠅇、𠅈、𠅉、𠅊、𠅋、𠅌、𠅍、𠅎、𠅏、𠅐、𠅑、𠅒、𠅓、𠅔、𠅕、𠅖、𠅗、𠅘、𠅙、𠅚、𠅛、𠅜、𠅝、𠅞、𠅟、𠅠、𠅡、𠅢、𠅣、𠅤、𠅥、𠅦、𠅧、𠅨、𠅩、𠅪、𠅫、𠅬、𠅭、𠅮、𠅯、𠅰、𠅱、𠅲、𠅳、𠅴、𠅵、𠅶、𠅷、𠅸、𠅹、𠅺、𠅻、𠅼、𠅽、𠅾、𠅿、𠆀、𠆁、𠆂、𠆃、𠆄、𠆅、𠆆、𠆇、𠆈、𠆉、𠆊、𠆋、𠆌、𠆍、𠆎、𠆏、𠆐、𠆑、𠆒、𠆓、𠆔、𠆕、𠆖、𠆗、𠆘、𠆙、𠆚、𠆛、𠆜、𠆝、𠆞、𠆟、𠆠、𠆡、𠆢、𠆣、𠆤、𠆥、𠆦、𠆧、𠆨、𠆩、𠆪、𠆫、𠆬、𠆭、𠆮、𠆯、𠆰、𠆱、𠆲、𠆳、𠆴、𠆵、𠆶、𠆷、𠆸、𠆹、𠆺、𠆻、𠆼、𠆽、𠆾、𠆿、𠇀、𠇁、𠇂、𠇃、𠇄、𠇅、𠇆、𠇇、𠇈、𠇉、𠇊、𠇋、𠇌、𠇍、𠇎、𠇏、𠇐、𠇑、𠇒、𠇓、𠇔、𠇕、𠇖、𠇗、𠇘、𠇙、𠇚、𠇛、𠇜、𠇝、𠇞、𠇟、𠇠、𠇡、𠇢、𠇣、𠇤、𠇥、𠇦、𠇧、𠇨、𠇩、𠇪、𠇫、𠇬、𠇭、𠇮、𠇯、𠇰、𠇱、𠇲、𠇳、𠇴、𠇵、𠇶、𠇷、𠇸、𠇹、𠇺、𠇻、𠇼、𠇽、𠇾、𠇿、𠈀、𠈁、𠈂、𠈃、𠈄、𠈅、𠈆、𠈇、𠈈、𠈉、𠈊、𠈋、𠈌、𠈍、𠈎、𠈏、𠈐、𠈑、𠈒、𠈓、𠈔、𠈕、𠈖、𠈗、𠈘、𠈙、𠈚、𠈛、𠈜、𠈝、𠈞、𠈟、𠈠、𠈡、𠈢、𠈣、𠈤、𠈥、𠈦、𠈧、𠈨、𠈩、𠈪、𠈫、𠈬、𠈭、𠈮、𠈯、𠈰、𠈱、𠈲、𠈳、𠈴、𠈵、𠈶、𠈷、𠈸、𠈹、𠈺、𠈻、𠈼、𠈽、𠈾、𠈿、𠉀、𠉁、𠉂、𠉃、𠉄、𠉅、𠉆、𠉇、𠉈、𠉉、𠉊、𠉋、𠉌、𠉍、𠉎、𠉏、𠉐、𠉑、𠉒、𠉓、𠉔、𠉕、𠉖、𠉗、𠉘、𠉙、𠉚、𠉛、𠉜、𠉝、𠉞、𠉟、𠉠、𠉡、𠉢、𠉣、𠉤、𠉥、𠉦、𠉧、𠉨、𠉩、𠉪、𠉫、𠉬、𠉭、𠉮、𠉯、𠉰、𠉱、𠉲、𠉳、𠉴、𠉵、𠉶、𠉷、𠉸、𠉹、𠉺、𠉻、𠉼、𠉽、𠉾、𠉿、𠊀、𠊁、𠊂、𠊃、𠊄、𠊅、𠊆、𠊇、𠊈、𠊉、𠊊、𠊋、𠊌、𠊍、𠊎、𠊏、𠊐、𠊑、𠊒、𠊓、𠊔、𠊕、𠊖、𠊗、𠊘、𠊙、𠊚、𠊛、𠊜、𠊝、𠊞、𠊟、𠊠、𠊡、𠊢、𠊣、𠊤、𠊥、𠊦、𠊧、𠊨、𠊩、𠊪、𠊫、𠊬、𠊭、𠊮、𠊯、𠊰、𠊱、𠊲、𠊳、𠊴、𠊵、𠊶、𠊷、𠊸、𠊹、𠊺、𠊻、𠊼、𠊽、𠊾、𠊿、𠋀、𠋁、𠋂、𠋃、𠋄、𠋅、𠋆、𠋇、𠋈、𠋉、𠋊、𠋋、𠋌、𠋍、𠋎、𠋏、𠋐、𠋑、𠋒、𠋓、𠋔、𠋕、𠋖、𠋗、𠋘、𠋙、𠋚、𠋛、𠋜、𠋝、𠋞、𠋟、𠋠、𠋡、𠋢、𠋣、𠋤、𠋥、𠋦、𠋧、𠋨、𠋩、𠋪、𠋫、𠋬、𠋭、𠋮、𠋯、𠋰、𠋱、𠋲、𠋳、𠋴、𠋵、𠋶、𠋷、𠋸、𠋹、𠋺、𠋻、𠋼、𠋽、𠋾、𠋿、𠌀、𠌁、𠌂、𠌃、𠌄、𠌅、𠌆、𠌇、𠌈、𠌉、𠌊、𠌋、𠌌、𠌍、𠌎、𠌏、𠌐、𠌑、𠌒、𠌓、𠌔、𠌕、𠌖、𠌗、𠌘、𠌙、𠌚、𠌛、𠌜、𠌝、𠌞、𠌟、𠌠、𠌡、𠌢、𠌣、𠌤、𠌥、𠌦、𠌧、𠌨、𠌩、𠌪、𠌫、𠌬、𠌭、𠌮、𠌯、𠌰、𠌱、𠌲、𠌳、𠌴、𠌵、𠌶、𠌷、𠌸、𠌹、𠌺、𠌻、𠌼、𠌽、𠌾、𠌿、𠍀、𠍁、𠍂、𠍃、𠍄、𠍅、𠍆、𠍇、𠍈、𠍉、𠍊、𠍋、𠍌、𠍍、𠍎、𠍏、𠍐、𠍑、𠍒、𠍓、𠍔、𠍕、𠍖、𠍗、𠍘、𠍙、𠍚、𠍛、𠍜、𠍝、𠍞、𠍟、𠍠、𠍡、𠍢、𠍣、𠍤、𠍥、𠍦、𠍧、𠍨、𠍩、𠍪、𠍫、𠍬、𠍭、𠍮、𠍯、𠍰、𠍱、𠍲、𠍳、𠍴、𠍵、𠍶、𠍷、𠍸、𠍹、𠍺、𠍻、𠍼、𠍽、𠍾、𠍿、𠎀、𠎁、𠎂、𠎃、𠎄、𠎅、𠎆、𠎇、𠎈、𠎉、𠎊、𠎋、𠎌、𠎍、𠎎、𠎏、𠎐、𠎑、𠎒、𠎓、𠎔、𠎕、𠎖、𠎗、𠎘、𠎙、𠎚、𠎛、𠎜、𠎝、𠎞、𠎟、𠎠、𠎡、𠎢、𠎣、𠎤、𠎥、𠎦、𠎧、𠎨、𠎩、𠎪、𠎫、𠎬、𠎭、𠎮、𠎯、𠎰、

在前节释义中，我们分析从事从四，四

为“房”的象形字，是一种被称作“半体之俎”祭祀用的陈牲用具，以下我们再考释数例以为旁证。

(1) 妇丙的有关刻词：妇丙示三（西87友）
妇罍示（乙4605） 妇丙示百，般（乙2688）
罍、丙、丙作姓氏妇名，当读“房”，罍从口是品的有义，即屋，指星宿的“房”，东南宿名，《尔雅·释天》：“房，天驷也。”
《礼·月令》：“十月日在房。”

姓氏的丙，和房宿的“房”读音相同得通用，卜人丙，旧读丙或西，今知读“房”，古音若防。汉字丙与方作声符，往之是相同的，如柄、枋；晒、昉；蚰、妨；俩、仿；晒、昉；……并同音。

房，周时小国名，子爵，在今河南遂平县，或为商代旧地。卜辞：“不易日在罍？”（存2.85）“王其步自丙有吉”（河703）“贞：呼卫从罍北？”（续3.15.9）“贞：亡尤？在丙卜。”（河718）


作人名姓氏，若妇罍，或为房国公主，“命罍致邑？”（林1.20.10）

“取罍”（乙2307）“取罍”（存2.101）可能是“娶于房国”之意，也可能“取”作祭


名。于省吾教授以为通作𡩂，为燔柴之祭，则为祭祀房星宿的卜辞。

庚辰卜：焚从𡩂𡩂虎？（247）𡩂可能作地名，也可能通假为防，也难遽定。


𡩂，异体有𡩂、𡩂、𡩂、𡩂，从𡩂得声。𡩂为《礼·明堂位》：“周以房俎”的“房”的象形初文，从𡩂为房星字的声符看，多一印证。

②  于省吾释𡩂之初文，谓象共牲首于𡩂上，为祭登牲首之专名。

（辨校三）他字作：𡩂、𡩂、𡩂等形，下部作𡩂、𡩂、𡩂诸形并为荐牲之几具，𡩂为房俎，也可以荐牲首，是可以通讲的。卜辞文例：……福𡩂，王弗宾？（佚295）丁巳卜贞：王宾大丁𡩂，亡尤？（前1.4.6）丁亥卜贞：王宾祖丁𡩂，亡尤？（续1.21.1）


③  大凡60一字，甲骨文，字从又持𡩂，当为“𡩂”同“柄”之

初文。柄通秉，《史记·天官书》斗柄作斗秉。又通柄，《集韵》：“柄，音𡩂，持也，与秉通，或作柄，亦作𡩂。”𡩂，手持房俎下部，从𡩂，𡩂亦声。𡩂为“房”（半体之俎）的象形字。

(4) 

甲骨文见《前编》6.62.2 仅一字，但从月在两（房）的结构是清晰的。四为罙省文，《尔雅·释天》：“天驷，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大辰。”注：“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疏：“天驷房也者，房一名天驷也。”《汉书·天文志》：“东宫苍龙，房、心。”《国语》谓：“日月在天驷”，也就是行经东方的房宿。《说文》：“朙，朝而月见东方。从月肉声。”罙就是“朙”的象形表意字，“朙”是罙的后起形声字。

谢庄《月赋》：“朙朙警阙，朙朙示种。”是指月色不明的夜晚，宫廷加强警戒。朙是晦而月见西方，朙是朝而月见东方。

(5) 

甲骨文从二房，即二房组相𠂔。𠂔表意，有迭、再、续的意思。以后形声字作：𠂔，《书·益稷》：“乃𠂔载歌。”传：“𠂔，续也。”

卜辞：……罙（𠂔）六旬……（林1.1.1）


贞：𠂔罙（𠂔）其有福？（乙3522）丁卯卜：

王令鬼罙（𠂔）于享？（存2.846）


罙读“𠂔”为方国名，辛酉卜：我伐𠂔若？六月。（南元175）丁亥卜：罙（𠂔）


其敦寐？五月。（簠典102）壬寅卜：鄭戡
 擊？（巴10）甲午卜寺貞：徒葛鄭得？（續
 1.29.1）

𠄎（鄭）為姓氏，……命𠄎（鄭）……致堯……
 𠄎……？（陳130）貞：鄭父壬弗堯王？一鄭
 父壬堯王？（合440）丁酉卜曰：伯鄭凡入
 其眉？（詁2.25.7）庚戌卜王貞：伯鄭允其
 段南？（佚91）辛卯卜貞：鄭其來？（序504）
 貞：呼矢鄭五牛？（乙3621）


𠄎  甲骨文 𠄎，从𠄎，从𠄎，《說
 文》：𠄎，改也。从𠄎𠄎聲。

卜辭，戊午卜：更……弗其禽？（乙7690）
 丁酉卜：更來……弗其𠄎在……？（佚183.3）

𠄎  甲骨文 𠄎，从𠄎从𠄎，疑同𠄎，為更
 的異體。乙亥卜：王先敦𠄎（更）𠄎出
 𠄎𠄎？……更𠄎王𠄎（𠄎）？（邲3.40.4）


𠄎  甲骨文 𠄎，从𠄎从水，疑从水
 𠄎聲，訪為水名、地名。卜辭

壬申卜貞：亞月夕在𠄎山𠄎（訪）亡禍？（詁）
 山訪亡禍？壬申卜貞：子唯山訪亡禍？壬申
 卜貞：訪𠄎正示？（前7.3.9）


𠄎  甲骨文，象兩𠄎（房）相靠，疑
 為靠初文。《說文》：“靠，相

連也。从非告声。”《集韻》：“相連也。”


卜辭，丙戌貞：貞：……丁亥……
……？（佚 164） 曰 汴 𠂔（靠） 𠂔 口 𠂔 口
……？（乙 7640 反） 正面 乙 7639：林東有鹿？
貞：亡其鹿？貞：有鹿？ 大意是貴族狩獵
中汴和 𠂔 靠近去追尋鹿群，是否趕上。

①9  甲骨文 𠂔，从非从丙，象雙手
頒布房俎之形，疑為“頒”初
文，亦作“班”，有賦予、分賜、頒發的含
義。《廣韻》：“頒，布也，賜也。”班，
《說文》：“分瑞玉。从珎从刀。”《爾雅·
釋言》：“賦也。”注：“謂布與。”《書·
洪範》：“武王既勝殷紂，諸侯班宗彝。”
傳：“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

卜辭，貞：𠂔（頒） 荷叔爵？（燕 128）
貞：勿 𠂔（頒） 荷叔……？（金 616） 乙酉
卜：𠂔（頒）…… 狩女……？（合 217）

①0  甲骨文，从 𠂔（水） 𠂔（頒）
聲，疑為水名，地名，今作潘
《說文》一曰：水名，在河南滎陽。

卜辭文例，貞：量……于 𠂔（潘）？
（乙 3478） 丙戌貞：𠂔（潘） 至 𠂔 若？（乙
4549） 乙酉…… 𠂔（潘）……于……？（乙 7318）

《11》

甲骨文，从龙丙声，作𪚩，似
与𪚩、𪚩、𪚩、𪚩、𪚩为一字。
龙为水族之长，古代也以蚌为有灵性的生物，
《论衡》：“月毁于天，螺蚌白缺。”《礼
记·乐记》：“方以类聚”注：“蚌谓行虫，
有识性，故称方。”𪚩，即蚌，亦作𪚩。
《周礼·天官·鳖人》：“祭祀共𪚩蜃以授
醢人。”郑司农注：“𪚩，蛤也。”

卜辞，贞：安致羊？

贞：安致𪚩（蚌）？（25303）

𪚩与羊同为贡品，殷代或用为祭品，
《说文》：“蚌，蜃属。”《左思吴都赋》：
“蚌蛤珠胎与月亏全。”蚌蛤为灵虫，人称
裸虫，龙图腾的观点，一切有生之物皆是虫
和龙的子孙，𪚩、𪚩、𪚩都是“蚌”的古字。


《12》




甲骨文，从甲在丙（房）上，甲
或作甲，是牌、棚一类竹物的
象形字，用手执之则作：𪚩、𪚩、𪚩，为卑
初文，甲骨文“婢”字从妾、卑声。卑为牌
初文，专用为“号卑”字后，另加片旁作牌、
𪚩、𪚩，从丙（房），甲（牌）声，是揖、摆的
古字，《鬼谷子》有《揖阖篇》，揖是开，
阖是闭，《礼记·礼运》：“播黍稷豚”疏

：“擗析豚肉加之烧石之上熟之。”释文：
“或作擘、擗。”擗通作摆，《正韵》：“擗，
开也，拔也，排而振之也。”马融《广成颂》
：“擗牲班禽。”

卜辞文例，乙酉卜：邛新于妣辛畀(擗)
豕？(乙4603) 戊……左……于……畀(擗)豕？
(前6·48·2) ……畀(擗)豕……先……？
(乙3850) 擗豕即开腔剖腹陈豚肉于房俎
的意思。

⑬>  甲骨文，从止在丙(房)上，
当为升、陞、跚的本字，后
世假升斗的“升”为之，久假不归，尙字遂
消亡。升，字书有登、进、成诸义，并为尙
之假字，《诗·小雅》：“如日之升。”
《易·坎象》：“天险不可升也。”《书·
毕命》：“道有升降。”又陞，《玉篇》：
“上也，进也。”《广韵》：“登也，跻也。”

卜辞，丙寅……贞：尙(陞)享？(前5·25·1)
丙……呼……尙(陞)？(京津2729) 甲寅
卜：邛辛，尙(升，进也)王？(铁186·2)

⑭>  甲骨文从支从尙，尙亦声，疑
为“拊”即“拯”古字，有人
落水或入陷阱，以手援引拯救。拊，《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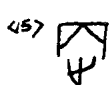
方言》：“拔也，出休（溺）为拏。”《广韵》：“救也，助也。”同拯、橙，《正韵》：“拯，与整同，救也，助也。”《增韵》：“援也。”《淮南·齐俗训》：“子路橙溺而受牛谢。”

卜辞，于祖丁母妣甲卯，有𠂔（拯）？

妣庚卯有𠂔（拯）？（《书》10·1） 贞：

翌辛亥勿呼往于出𠂔（拯）于从？（《书》1987页）


贞：勿𠂔（拯）？（前6·11·3）



甲骨文、金文都有，从止在雨下，联系卜辞文例为“虎落”之“落”，字从止落于房俎之下，表意，𠂔为升，登，𠂔从之落，为格，至也。《前汉·晁错传》：“为中周虎落。”注：“以竹箴相连遮落之也。”是古代猎捕猛兽的一种方法。


卜辞，贞：王其逐畧𠂔？弗𠂔（落）畧，𠂔𠂔二。贞：其逐畧𠂔？弗落畧……？（合205）……末，𠂔（落）鹿……？允𠂔（落）三……𠂔鹿二……。（存2·356） 贞：勿落𠂔？（《燕》234） 丁巳卜史贞：呼任夕虎落？十月。（《后》1·6·8） 贞：𠂔𠂔鹿𠂔𠂔（落）擒？（《京》2089） 王国维：今夕𠂔（落）雨。（《佚》546） 生子落

地也叫𠩺， “媯妁(男)卜辞”有：壬寅卜媯(寇)贞：妇媯男？王固曰：其唯……申媯告男，其唯甲寅媯不吉。𠩺(落)，唯女。(乙4729) 𠩺的其他用法从略，𠩺为格斗的格，勿衣𠩺(格)敦鱼？大𠩺(格)敦……？(合268)

(46)  甲骨文，从𠩺从口，疑为定之古字，𠩺为房俎，丁声，丁也有

当的音义。定也是星名，即堂室。

甲申卜出贞：翌……子张其佑于妣辛罔岁其……？(珠393) ……佑于妣辛罔岁其至凡……？(前1.36.6)



(47)  甲骨文，从口从𠩺，疑为歌颂的“颂”本字，从口有所称颂


于房俎之前，为“颂歌”的“颂”本字，后假“颂”为之，“颂”从页公声，为“容兑”的“容”本字，“容”为“容纳”的“容”从山(或从穴)，公声。以后混用，本义遂晦。古陶文、铭文作“肖轳器罔(容)一斗。”

卜辞假为“颂”，……其若罔(颂)妣祖乙祐征？(粹234) 若颂祖乙妣，王受佑？若颂祖乙妣王受佑？(粹146) 弔(比)若颂康于祖丁禡？(续1.21.2) 容作罔(前6.54.3) ……勿……罔……丙……糈？为另一字。

81. 释燕





 甲骨文作正面人形，倚雨上或立于雨上，雨亦为房俎象形字，旧释“燕”可从，但言有未尽，今扩充其说。


 象呈人牲于四（房俎）之上，也是以人牲为义的牺、献字，引申为游燕的“燕”。“燕”与“献”古音近，音义有内在联系。

燕，本作“燕”亦作“宴”、“𩇑”，有会餐会饮的意思，《广韵》：“燕，会也。”《左宣十六年》：“王飧有侏觶，宴有折俎。”注：“飧则半解其体以侏之，宴则侏解节折升之于俎，使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𩇑字即有“侏解节折”之状。现联系卜辞文例分类试举例如下：

① 𩇑作宴会、游燕义，壬子卜史贞：王𩇑（燕），贞吉，𩇑？八月。（南大2·76）
 辛巳卜贞：王𩇑（燕），贞吉？（燕649）
 贞：王𩇑（燕）唯吉？（存2·559） 戊戌卜并
 贞：王𩇑（燕）𩇑雨？（甲3515） 乙丑卜何
 贞：王𩇑（宴）贞吉，不𩇑雨？（宣天82）

② 𩇑作祭献的“献”义，庚午卜史贞：

禴爽(献)虫[吉]? (前4.23.1) ...卯卜大...
夔煖卯...其爽(献)---? (库1208) 丙寅卜肫
贞: 王往于月禴, 不葦雨, 爽(献), 虫吉? ...爽(献)
虫吉, 往于月禴? 允不葦雨, 四月。(续4.14.7)
庚午卜何贞: 王往于日, 不葦雨, 爽(献),
虫吉? (供864) 乙丑卜何贞: 王宾艺, 不葦
雨, 爽(献)虫吉? (筮天11) 辛酉卜壹贞:
王宾艺, 爽(献)唯吉, 不葦雨? 壬戌卜壹贞:
王宾壬辛口爽(献), 唯吉? (合31)

(3) 爽假为“虞”(音偶), 意为“拳勇”, 相
当于保鏢的禁卫人员。甲申卜寇贞: 勿呼妇
姁致爽(虞)先于字? (筮典108) ...寇贞:
勿呼妇姁致爽(虞).....? 贞: 呼妇姁致爽(虞)
先于字? 壬申卜寇贞: [呼]妇姁致爽(虞)先
.....? (库1630) 贞: 呼妇姁致爽? (福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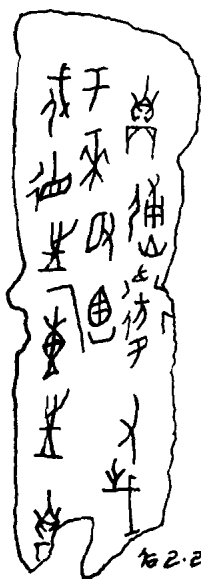
(4) 爽任为神人名, 也许由“拳勇职业”
而来, 为为王捐躯的烈士受祭享者。.....寅
卜: 侑于爽任虫羊? (粹537) 其侑于爽任
趾, 侑于公, 王受祐? 弜(比)趾祐, 其羞于
爽任, 王受祐? (粹538)

其他, 贞: 爽(宴), 雨? 二月。(续4.23.8)
贞: 从(纵)爽(宴)八月? (南明383) 为放纵
燕乐之意。爽读燕, 具体内容尚需具体分析。

𡩺、𡩻 甲 得 《孟鼎》 𡩼 《散盤》

康书仅录金文，云：无初文。字的构成未明，从自、丙、方三者都可算声符。或以方以示边远的异方国之意。……（浅说P.535）

甲骨文𡩺，从自从丙，丙即房俎之“房”，有两侧、两旁，边有旁意，“自”古文鼻，为声符，丙是意符，自是声符，甲骨文𡩺为形声字。卜辞，成徯往于来丙迺𡩺（边）德衛有𡩺？虫往𡩺（边）……？（右2.22.15）



右2.22.15

对照金文《孟鼎》𡩺，因𡩺部件之内，已恐人不知有旁边之意和丙方通读，再加“方”部件以明之。《散盤》作𡩼，已知从丙从方累赘，故省去丙部件。《孟鼎》铭文：“唯殷边侯甸”指边疆的侯甸之国。《散盤》：“至于边柳”，边界植有柳树为标志，故称边柳。

金文至篆文𡩺，声符自未变，丙讹作𠂔，方讹作𠂔，谓：“行壘崖也，从辵𡩺声。”𡩺无说，藉甲、金文始知其朔。

83. 释樂



并释乐，表示
此丝结于木制

乐器身上，以为乐器，如琴、瑟……之类，……
……（浅说 p. 552）

樂是丝束纠缠或结兄于树梢，根本不是琴瑟此结的乐器形状，承《说文》旧说而误。音乐当以管籥的籥为本字，“樂”为柞栒的“栒”本字，是我国最早从事丝绸蚕桑事业的兄证。早期养蚕是在柞栒树上将野蚕驯化为家蚕，传说黄帝正妃嫫祖教民蚕桑，在西安半坡原始文化遗存中已发现对剖开的蚕茧，人工在栒树上养蚕，结出白花之的茧子，在劳动者心目中转眼化为一束之的蚕丝，心中欢乐，不言而喻，引申假借为快乐字，再加木旁作“栒”代表原字。

《诗·秦风》：“山有苞栒”陆机疏：“秦人谓柞栒为栒，……从其方土之言，柞栒也。”柞蚕丝，柞栒方言为一物。从字形演变中得到旁证，如果金文所从的“白”不



是代表丝和茧的“白”色，或“帛幅”，而

是所谓“张弦于木制乐器上”，这个“白”部件放在中间主要部位，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白”的存在，甚至三了“白”在树上，连“丝”都不见了，只能说明“白”代表8的变化8→日→日→日，是柞栎树养蚕栽茧获丝的形义来源所反映的事实。说它的形义来源是《说文》所谓的“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鞀木虞也。”或改良的“张弦于琴瑟之类弦乐器上”，那末“两弦间加一了白字”是为了什么？木上“三了白字”又是为了什么“乐器”的需要呢？

音乐的“乐”本作：𪛗（俞），因为假借养蚕结茧的柞栎的“乐”为之，假借意被误解为俞的本意，“俞”为管乐、音乐的本意却隐晦鲜为人知了。

下节我们再讨论管俞、音俞的“俞”的形义来源和与俞有关的“𪛗”（吹）、“𪛗”（和）等许多和音乐关系密切的字。

康殷先生把𪛗、𪛗（医药的𪛗，和治疗的𪛗）即今作“药”和“疗”的古字，稍改形作：𪛗、𪛗，谓，“象手执一鼓或徒手拨乐器弦以奏乐状，加月为声，一弦即琴的本字，都是他“望形”生出来的“竖琴”（P.553）。

𣎵即𣎵，本为一字，也可以从卜辞文例得到证明，见郑昉《殷虚卜辞综类》著录的全部“𣎵”字有关文例凡十条，九条作“在𣎵”，一条作“在𣎵”，皆作地名，很可能以𣎵树为社树，或该地多𣎵树而得名。

乙未卜在𣎵贞：王步亡灾？（前2·8·1）

乙丑卜在𣎵贞：王今夕亡祸？（珠263）

癸亥卜在𣎵贞：王旬亡祸？（著10·3）

癸亥卜在𣎵贞：王旬亡祸？（后2·10·4）

癸亥王卜在𣎵贞：王旬亡祸？王固曰：吉。（后2·489）

……未卜：……在𣎵（后1·10·5）

己酉卜……𣎵……于……（金583）

戊申……𣎵……今夕……（前5·1·2）

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𣎵亡灾？

己酉卜在𣎵贞：今日王步于𣎵亡灾？

（续3·28·5）

𣎵、𣎵一地一名，地望近商，距商及亳皆一日的行程。春秋郑地，《春秋桓公十五年》：“郑伯突入于𣎵。”杜注：“郑别都也。今河南阳翟县。”

𣎵、𣎵一字，字作𣎵，以𣎵𣎵蚕丝表意，因𣎵蚕丝而引申为欢乐的“𣎵”，又假借取代音近的“𣎵”，遂误以“丝竹𣎵器”为本义。

龠是音乐的“年”本字，其实不懂古文字的人，查一下《康熙字典》也会明白的。引《说文》：“年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释名》：“龠谓之笛有七孔。”《诗·邶风》：“左手执龠。”又作箫。引《字汇》：“年之竹管，并谓之龠，……说文年龠字本作龠，别作箫字，注：书竹管也，谓编竹习书也，今以龠为龠合字（量具单位），以箫为年箫字，后世遂因之。”（摘要，未全录）

箫，《广韵》：“年器似笛。”有三孔、六孔、七孔诸说，《周礼·春官》：“箫师掌教国子舞羽歌（吹）箫。”

汉字体系中与音乐有关的许多字，从龠不从樂，知龠为音乐之本字，“年”为假字。

歛，《释名》：“竹口吹，吹，推也，以气推发其声也。”

龠，《说文》：“调也，从龠，禾声。”是音乐“和声”的“和”本字。甲文作龠、𪛗、𪛘，金文作龠、𪛙、𪛚，“和”是口味调和的“和”，“龠”是音乐声调“龠龠”的“龠”，以后因“和”笔画少，易写的优势，兼以“龠”字，22画的“龠”仅存在古籍和字书中，音乐和和谐的关系是显然的。

龠，《说文》：“龠和龠也，从龠皆声。”
《康熙字典》：“八音克龠。”今作谐，和谐本作龠，龠为音乐的本字也从这两字结构中作为意符的余意，有所反映。

龠，《玉篇》：“乐器之声，东方之音也，今作角。”《魏书·江式传》：“宫商龠徵羽”，音乐所谓“五音”，龠今作角。

龠，《说文》：“管乐也，从龠僂声。”
《楚辞·九歌》：“鸣龠吹竽。”

龠，《玉篇》：“今作箫。”

龠，《玉篇》：“古文唱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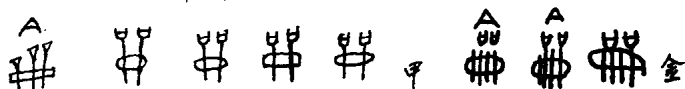
龠，《字汇》：“音连，今之杖鼓。”

龠，《玉篇》：“仰也”，按字形分析当从龠亢声，表示乐音高亢，《集韵》音药疑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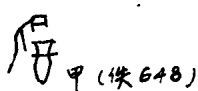
人类最早最广泛使用的乐器，当为牧人的芦笛之类，便于取材于大自然的吹奏器，作为琴瑟丝竹，当晚于箫管，汉字中大量存在以“龠”代“乐”的现象，符合它作为管乐器，广泛代表音乐的含义。龠为杖鼓、龠为口唱，都不限于吹奏。

龠、樂的本义是柞柞树弄蚕栽丝，引申为欢乐，假借为音乐的“乐”，龠、乐本义遂晦。

84. 释龠



龠为籥古字，籥编管的吹奏管乐，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康殷先生却在“龠”字释义中说“𠂔”是“初民所迷信、崇拜的‘灵石’列石形，上加A，意未能明。”（浅说p.555）𠂔在“龠”字结构中代表编管，与“列石”扯不到一起，A是向下张开吹管的口，意义在汉字体系中，也是众所周知的。



甲(佚648)



金，《礼记》：“王飮多亚。”

金文龠为甲文𠂔有去人身部分，𠂔为尸有文，同理𠂔是𠂔有去人身部分。以后每作龠，是形声化结果，“令”作声符。食字也是人张口向下面跪跪的人发号司令，下令。“食”字作食，实际也是𠂔（飮）有去人体部分，是张口吃“食”（簋、鼓）中的食物，惜康殷谈“食”为“者”对它们的形义来源深受评说束缚，没有在文字作为体系的相互关系中，掌握基本部件（如A在某些字中代表向下张开的口）的基本含义，引导把文字学当作孤立静止的“望形生意”的“射覆”，惜哉！

85. 籩



上举甲骨文和金文是“籩”的表形初文，△是籩盖，且、日 是籩器本身，白是盖上加的籩全形。或加手，表示手执它是提取或搅动籩中的食物。目、𠂔、𠂔，不过是一字异体，《说文》误解为“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𠂔。”白内的目器，讹读为“黍稷方器”，将“黍稷方器”的籩，又读为目器，容庚业师早期即已著文订正。《说文》释“𠂔”为“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囊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说𠂔，一粒也。又读若香。皮皮切。”

康殷先生仍被“读若香”的说所束缚，理解为“豆中所盛食品放散出香味，……即香的本字。”（《说文》P.242）他在《新论》P.130，又重複“𠂔即香的本字。”

我们一再重申研究古文字，联系有关语言材料的重要，铭文四件以上的青铜𠂔，写明自己作的这件铜器叫“𠂔”，怎么可能去怀疑它不是“𠂔”（籩）而是什么《说文》误读的“𠂔”或“香”呢？

《戚姬𠂔》：“戚姬作宝尊𠂔(𠂔)。”

《演伯寺殷》：“演伯寺自作宝台（殷）。”

《作桑香殷》：“作桑香軒台（殷）。”

《室叔殷》：“室友新殷新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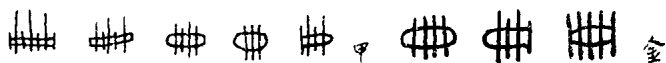
器形是殷，铭文写的是“𠩺”，殷、簋的象形初文就是“𠩺”，卜辞文例也可以作旁证。 弜（匕，具也）𠩺（殷）？（甲879）
弜𠩺？（粹919） 贞：𠩺……又𠩺（殷）……？
（京津4886）以上文例“𠩺”用为“殷”本义。

…田𠩺……𠩺？（前5·48·2）……其𠩺？
（存2·764） 至𠩺母庚卒？……母庚𠩺𠩺？
（屯南2673） 丙辰卜：王于来丁日祖丁？
（屯南附14）以上文例“𠩺”通假为饔，作动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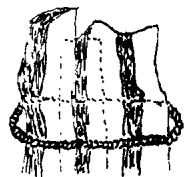
繁体的𠩺，也有这种用法， 有殷𠩺，
王受祐？（宁1·231） 殷𠩺（甲549） 弜不
元殷？元殷多尹？（甲752） 戊寅卜贞：有
殷？（存1·1467）以上文例“殷”可能假借
为饔、饔。

从文字结构上看：𠩺（就殷而食）、𠩺
即飧，（人食于殷，或者人）、𠩺（相食于殷）、
𠩺（毕食转头离殷，表食既）、𠩺（奉殷饔赠）、
𠩺（孰，奉孰食的殷）、𠩺（吉，有美食）、𠩺（飮）
我在25年前《羊城晚报》写过释𠩺短文，𠩺即簋。

86. 释册



……概象古人所祭祀的“列石” *Alignement* 之形，是示社土之外的另一种“灵石”，即下图的文字化，……我们由古文册形对此石对照而试名为册，册声与社近，殆亦社石之一种形式。其字形之所以作册估计可能当时在石腰部有绳索彩帛之美缠束如图。……（浅说 P. 587-588）



册石加口口复原

康殷先生释册为列石、灵石、社石、册石，是他脱离语言，在文字外形上捕风捉影猜谜式地考释形义来源的“样板”之一。

原始文化的“大石文化”“灵石崇拜”在中国大地上的确有很多遗存，“孔明八阵图”的“水八阵”在三峡，“旱八阵”在成都平原，还有支机石、乌龟石，以及东北“十主子石”棒槌石、泰山的拱北石、无字碑、绍兴的望石等，以及“石棚”、“石柱”等地名的所在，往之和原始的“灵石崇拜”有关，但是这一切，或其中之一“列石”怎么和汉字记录语言符号的“册”字拉上关系呢？

康殷仅仅从江苏铜山县白湾的一处由四块天然长形石丛的遗迹，复原为他插图的状态，赋予它“高代祭册”和“册石”的名称，依据的唯一理由是“册声与社近”，从而论证“册”字的形义来源，是“灵石崇拜”的“丛石”、“列石”，在文献中没有一条册字作为“列石”的书证，在甲骨文和金文文例中，也没有举出任何册字作为“列石”的证据，要想放弃“册”为典册的含义，是很困难的。

冊、冊、冊、冊，象竹木简，系之以韦编，犹如今之典籍书册，是有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作证的，又符合文献中“册”为书籍典籍“册页”的含义，有什么必要推翻旧说另立毫无依据的“新意”呢？自古以来汉语书本称“册”，从《尚书》：“殷人有册有典”至今称书本为“册”，有什么必要把“册”的客观存在抹煞了，硬要说它是“原始社会的列石”呢？把“册”理解为康殷所谓的“列石”，除了造成语言文字形义和音义的混乱外，还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呢？

康殷先生为“创新”而“创新”，却无一点依据的“看图猜谜”，实难令人取信。

“册”字的形义来源主要有二，并见于《汉语大字典》“册”字的意项①

书简。古代文书用竹简，编简名为册，后凡簿籍均可称“册”。如：名册；画册；纪念册。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册部》：“凡简书皆谓之册。”《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孔传：“言汝所亲知殷先世有册书、典籍。”唐玄宗《命张说修国史诏》：“肇有书契，是兴简册。”清·李兆洛《游浮山记》：“寺有《浮山志》，挟册按图，令寺僧导行。”

以上字典释“册”从先秦至有清，保持了语言的延续性，简册书简的含义至今不绝，𠄎、𠄎所反映的形体正是编次的竹木简策，形义和音义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卜辞文例：……寇贞：王梦妾有玩有册唯福？（金741）𠄎，象手持玉玩之形，疑为珍玩之“玩”，王梦见寇妾有珍玩、有书册，是否是福事的预兆。“作册”（京津703）文书官职。“称册”有“侯告称册”、“沚厠称册”、“望称册”等名目，是品位极高的职位，大约与掌管朝廷图书典籍有关。册又作用性动词，辛丑卜：豈三羊，册五十五年？（佚871）

“册”在文字体系中的结构作用。

① 冊、冊：与“册”为一字孳乳，多用于用牲文例，贞：冊祖乙十伐又五，卯十牢又五？（合254）于娥冊及？（京都115）冊牛牛牛人？冊牛牛？（合301）

冊，也用作“称册”的“册”，“商称冊”（甲2123）、“兴称冊”（合233）

冊、冊用作祭献用牲的动词，音义还有待探讨，姑读“坼”，裂也。

② 典、典、典：《说文》：“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兀上，音闾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篆文作典，兀为乚之演变，经典、法典、字典、典籍，是经常供人翻阅的大书，所以双手翻检，或置兀上以便查阅。《尔雅·释言》：“典，经也。”经，常也。也就是常用书，引申为“典要”、“职典”（主宰）等含义。《国语·周语》：“召公曰：誓献典。”这里指的是年典。

卜辞文例，祭圉王卜贞：旬亡祸？王固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昧），工典典其冒，唯王三祀。（续1.5.1）其他“典其裸”、“典其幼”、“典其翟”等，“典”为主持的意思。……典以召方受祐？（掇1.450）

𠄎𠄎，从肉从典，当为“腍”，《说文》：“设膳腍，腍，多也。”《玉篇》：“厚也。”《广韵》：“善也。”《礼·郊特牲》：“币必诚，辞无不腍。”注：“腍，犹善也。”

卜辞文例，……未卜：又腍于妣庚其尊秦宗？（南坊 5.58）

4>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以上甲骨文以“册”为主要部件，子声，从大，从示有伟大、神圣的含义，疑为“智”（知）和“志”（志、识）的初文，金文作𠄎，《中山王酿壶》：“余知其忠诚也”。

《说文》：“志，记志也。”《正字通》：“凡史传记事之文曰志。”同志，《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注：“志，谓记也。”记在简册叫“志”，记在心中叫“知”叫“智”，和“记”“识”都是同一语源的词。引申为制度、法制的“制”。

卜辞文例，辛丑卜：王其又久伐大乙，虫旧𠄎（志、制）用十人五？（存 1.1793）虫𠄎（志）用？（粹 1072）其癸年于河虫旧𠄎（志、制）用？（南明 454）𠄎𠄎虫旧𠄎（志）用三牢王受有祐？（宁 1.314）𠄎（制）用十人又五，王受祐？（召 2.43.4）卜辞中还有

“即谿”（今谿、近谿）、“西谿”（旁谿）等名目，而“旧谿”不下数十例，当是商代的王室《旧约圣经》，凡有祭祀多按“典谿”行事。商代文化不但遗留下精美绝伦的象五羊尊那样的青铜器，精神文化方面有典有册，有史有谿，是当时东方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视而不见，查而无识，总要把他们还说成连一年分四季都不知道，站在原始的列石前献花环的初民，而且还为此（列石）创造了“册”字，岂不令人迷惑！

（5）𠂔篆文，《说文》：“𠂔，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古代社会又按户编为什、伍，所谓“编民”，“册”作文书是整了文字体系中客观反映的事实，纣王主观改易为“列石”，是完全没有意义可言的。

当然，我们也不认为“书简”是“册”字的唯一形义来源，根据金文大量“图形文字”（其实大多是正常文字而较多保留了图画特征，原始文字的风格）有：𠂔、𠂔等形，多代表一定的社会集团和姓氏，𠂔、𠂔象栅栏、村寨之形，𠂔、寨字专为另一形义来源，我们在下面另起章节，并讨论有关的古文字，作为“释册”的续篇。

87. 柵·寨

“柵”除了簡編書籍的形义来源外，另外一了形义来源就是柵栏的“柵”和村寨的“寨”。《说文》：“柵，編樹木也。从木从冊，冊亦声。”《广韵》：“豎木以立柵也。”《魏书·广阳王传》：“连营立柵。”《集韵》：“寨，落也，或作柴，柴、柵通作寨。”《广韵》：“寨，山居以木柵。”亦作砦，《正韵》：“藩落也，山居以木柵。”“柵”也是柵、寨、砦、柴的象形初文。




以上诸结构中的𣏟或𣏟𣏟，均读村寨的寨。

(2)

字从舟，上有柵柵，望樓(南)金文和插有战旗，是樓船即艦。



𦨭，《玉篇》：“版屋舟。”《广韵》：“禦敌船。”《释名》：“上下垂牀曰𦨭，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内如牢檻也。”陆机《辨亡论》：“前驱不过百𦨭。”古代也称“楼船”、“戈船”。《越绝书》记勾践伐吴，戈船三百艘。”从金文“𦨭”字作人名看，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使用已经比较广泛了。

从象形表意的“𦨭”字结构看，“𦨭”代表“干栏”有关的“守望楼”，“册”代表护船的栏杆，也即“栅”的本字。

(3)  丁巳卜出……今日温，𦨭衣。
甲 允……衣。（粹496）



郭沫若先生释𦨭为“编”，联系文词看，“编衣”意不明显，𦨭，从丝从册，是用丝希疏编织的布料，当为“纱”的初文。“纱”为𦨭的后起形声字。《玉篇》：“纱，𦨭也。”《前汉·江充传》：“充衣纱𦨭襌衣。”注，师古曰：“纱𦨭，纺丝而织之也，轻者为纱，细者为𦨭。”

商代贵族冬裘轻裘、夏衣纱𦨭，六月纳凉于“水𦨭”（佚921：“今日王其水𦨭？五月”）说他们一年还只知道春秋二季，不知冬夏，岂不把他们看得过分野蛮和未开化了吗？








(4)   字从册(栅)益声，

书亦作“阨”。《左传二十二年》：“古之为军不以阻隘也。”《说文》：“阨也。从阜益声。”阜为险阻与册(栅)为阻隘，意义相同。《玉篇》：“急也，阨也。”《战国策》：“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隘之。”

卜辞，——卜出——翌辛巳——益——册益(隘)——？(京津3211) 益为溢初文，疑洪水决溢，治水者抱隘，有所阻隘之意。

(5)   字从肉从册(栅)亦声。

当为“宰杀”、“屠宰”的本字，以后为全下执法的“宰”兼代，本字趋于消亡。册及一人？册及二人？(佚11-8) 其册+宰又无？(佚225) 册字又假为戡，戡：册于妣己？(乙696) 既册则甲？(乙3252) 戡，《说文》：“设铎也。”

(6)        甲

象水淹村栅，栅亦声，疑为“灾”之异体，卜辞有灾难和伤害的含义。己卯卜般贞：雷藉于明享不澇？(乙7808) 贞：王往出于田不澇？(乙1887) 王国曰：吉，不澇。

(丙42反) 弜弗其出(戡)朕事, 其澹余?

(掇1.95) 贞: 王曰非吉方其出不澹?

(董征20) 壬辰卜: 买鬯不澹? 十二月。

(甲276) 不余澹 (前6.59.6) 如井澹?

(后2.24.7) 余不澹? (乙45)

(7) 

甲

各家并释“𠂔”, 字从马从系从册, 册即栅栏, 表示以栅栏、绳缰拘束马匹之意。

卜辞文例为: 弜侑二𠂔? 中宗三𠂔? (粹27)

“五𠂔牢?” (甲1927) “五𠂔伐?” (京

4149) 二𠂔果王受有祐? (后2.23.16)


字书释𠂔为马绊、马络, 引申拘係之意。卜辞内容分析, 似为某类马的专称, 意为按上笼头的马, 即可骑乘的马, 𠂔, 异体作𠂔, 似可通“骑”, 至于殷商“𠂔马”用于驾车和“骑乘”是否已经开始, 尚有待更多的探讨。金文已有牵马驯马的“𠂔”字, 骑上驯马打仗、巡猎, 也并非绝无可能。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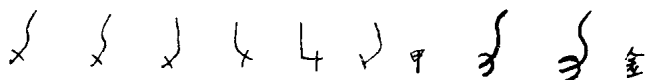


甲

象火烧书册或栅栏之形, 以右形声化为何字, 尚难确定, 当是烧、燬一类字, 卜辞:

王……其𠂔……有祐? (前5.21.5) 从这字未识的甲骨文看, 𠂔决非什么“列石”。

88. 释力



康殷谓：“象人手臂形，古文用以表现伸臂操作之形。如𠂔示臂行𠂔，𠂔示力田，𠂔甲文幼象臂上悬一线形，后用这一手臂形以显示孔武有力，转为现在的“力量”“气力”……象讹作𠂔失形。许误：“象人筋之形，……。”（浅说P.88-89）


许说“力，象人筋之形”可疑，杨树达先生谓：“盖即𠂔之初文。”高鸿缙师《字例》谓：“按此𠂔肩、臂、肘、掌用力之状，以寄用力之意。”康殷先生不顾“臂”与“力”在语音方面有无联系，单以“形似”为说，仍超脱不了许说局限于人体的范围。

徐中舒先生著《隶书考》谓：“力象𠂔形，金文中从力之字，有时即从𠂔，如男𠂔或从力，或从𠂔𠂔力，即𠂔之异体。……”

徐老此说，无疑是释力的重大突破，他说“𠂔、力互通”大致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𠂔（是力）、𠂔（是𠂔）似尚有可商。从甲骨文错字看，𠂔作𠂔、𠂔、𠂔、𠂔，力作𠂔，为曲柄，手持之作𠂔，为“𠂔”初文，

耒柄较犁把为直，耒的刃部上方有肩，可藉足力助手踏耒破土，如今人用锹的原理。我们从甲骨文“耒”字可以看出“耒”的用法和形制：



耒耜，一人可以持以翻地；犁具一人掌犁，还需要有人力或畜力牵引，我们在以下释幼、争等有关字形中再讨论。初步可以分清耒与犁掌握方法上的差异，耒为力即犁；耒为耒，虽然同为农耕工具，音义相近，但是字形在甲骨文、金文中已经分化。联系历史，农业从鋤耕到犁耕，正是人类从母系氏族制转入父系制的契机，汉字中“男”甲骨文作，也反映了男子凭借体力掌犁，夺取了妇女在农业中的主导作用。耒使用较犁为早，犁是用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使用金属犁尖和畜力牵引之后，使农产品大幅度增产，在“加”、“嘉”字中也有反映。

我们在以下文字的新颖探讨中，不难区别耒、力（犁）大同小异，具体而微的差异。以及“力”作为生产工具在人们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以“力”为“臂”，许多字都讲不通，耒就变成手执断臂了，豎作豎，何嘉之有？

89. 释嘉



《说文》：“嘉，美也。从壺加声。”
 甲骨文从麦盛豆中，从力，表示使用犁耕，禾麦收成增加，食具中丰足，生活美好。金文加口，后演变为从壺加声的形声字。金文“加”从力从口，表示用犁耕作，口粮增加。

卜辞文例，其勤（嘉）？（乙3404）
 今日步于勤（嘉）亡灾？（缀219）丁亥卜在勤（嘉）贞：王步亡灾？（续3·30·2）嘉多作地名，为殷王征夷方所经途中驻地之一。

铭文，《嘉兵编钟》：“用乐嘉兵父兄大夫朋友。”《沈儿钟》：“孔嘉元成”又“以华嘉兵”《王子申盂》：“王子申作嘉嬭盂孟。”《齐侯壺》：“齐侯拜嘉命……洹子孟姜用乞嘉命”

甲骨文“勤”旧多误释为“树”，“妣”为男女的“男”，郭老误以为“生男为嘉”，其实以母亲生掌力（犁）卜子会意，亦作𠂔、𠂕，“男”原为爵称，后兼代“妣”字。

90, 释幼



康殷释“幼”谓：“象臂上悬一线形。”（浅说P.89）又谓：“象手臂后沾墨的一丝形，以形容其一丝的微细幼小，引申而指年纪小、少，如长幼。……”（浅说P.289）

把“犁头”望成了“手臂”，牵强附会说“小孩手臂象一丝的微细幼小”。小孩手臂通常是“胖乎乎”的，俗话叫“奶膘”，即使灾荒年间或病孩，夸张某人瘦得象“火柴棍一样”，也决没有用“一丝”来形容手臂细小的。脱离生活实际的臆说，完全没有小孩悬线的依据，有什么科学价值呢？

𠂔、𠂔是牵引犁具的绳索，以后的形声字有“𦍋”（紂、𦍋、𦍋、𦍋），《玉篇》“牛马𦍋”，《扬子方言》：“𦍋，车紂，自关而西谓之紂。”《玉篇》：“车𦍋也。”《康熙字典》：“𦍋，绳也。”牵引牛马和车的绳索叫“𦍋”，牵引犁具的绳索叫“幼”，它们本来是一个字，以后分化为二。

古代以家族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兄长扶犁，幼小者拉犁，执“𦍋”的稚者即“幼者”，

专门作“长幼”的“幼”后，另造形声字的“纁”（鞣、鞣、紂、纁等）。

幼，《不雅·释言》：“穉也。”《释名》：“少也。”《礼·曲礼》：“人生十年曰幼学。”古代农民于田间执纁拉犁跟父兄务农的幼稚阶段，主要干的是辅助性劳动，而拉犁执纁又最有代表性，所以就叫“幼年”“幼心”。“幼”是“纁”的初文。

干什么活路，就叫什么，在汉语、汉字中是习见的，老年人精力衰竭了，被派在家中守住火种，𡇗（从自即火）《说文》：“老也。”楷书作：叟，老者守火叫“叟”，童穉拉力（犁）叫“幼”，有什么不对呢？正如主要务农的最早叫“妇”，以射箭为职业的武士叫“射”，以占卜为职务的人叫“卜”，以手执斧钺的叫“兵”一样，是多不胜举的。

幼，是人生的稚年，也是初始的阶段，所以有初始之意。卜辞文例，——古贞：幼渔在——？（后2.35.1）开始在某处捕鱼之意。癸丑卜贞：王宾幼自上甲至于多毓衣亡尤？（前2.25.2）工典典其裸幼。（金455）工典典其幼。（前3.28.5）工典典其幼其翌。（存1.2652）其幼皆为“其初始”之意。

91, 释爭·释援

金(部件)

康殷以甲骨文𠂔、𠂔、𠂔为“𢖏”字，认为旧释“援”是错的。上揭金文𠂔，大家释“𢖏”，没有异议，但他认为𠂔是𠂔的变形。这两个字从形体看，一从力（即𢖏），一从丨（棍棒或绳子），一表拉𢖏牵引，一表援助、援引，是音义不同的两个字。有人掉下河里或井中，伸手援救，手不相及，就用一根竹竿或棍子，有的用绳子，一头溺水者拉住，一头施救者拉住，将对方牵引上来，这是𠂔的象形表意字，也是《孟子》说的：“嫂溺援之以手”的“援”初文。

金文“爭”从一手扶力(𠂔)，另外拉𠂔的人用手牵引，《说文》：“爭，引也。从𠂔。”释义相合。以下通过文例加以证明：

丁酉卜：王族^身（援）多子族立（莅）于古（庇）？（南明224） 己卯卜免贞：令多子族戮周戡王事？（续5.2.2） 己亥贞：令王族追召方及于……？（南明616） 通过以上的战争卜辞的文例，我们不难看出：王族、多子族

部队经常被派出执行军事任务，这一回派了王族部队作为多子族部队的援军驻于砣这个据点，似应读：“王族^多（援）多子族立（驻）于砣”，^多读援，文从字顺。如果依康殷说读：“王族争多子族立（驻）于砣”，则实难通讲。为了避免孤证，再举少量文例如下：

贞：呼月（援）龙？（燕30） 辛——卜：
呼月（援）妇多——多（援）弱（比）……？（乙8730）
戊子卜：呼月（援）弱（比）……？（河579） 辛
丑卜：呼月（援）多乳？妇小子病不月（援）
祉？（乙8896） 援引妇多为王子乳母，妇多
自己孩子有病，就不援引了，月意较明白。

卜辞又有，援日，似读缓日，即近日之意。弗其援车望？其援车望？（乙4699）庚辰卜寺贞：援南单？（乙3789）——曰古，其援。（乙3790）似通假为“换”。

甲 骨文 卜 人 𠂔，也作 𠂔、𠂔、𠂔、𠂔、
𠂔 等形，象手奉皿，侯主人或尊长，有所取用
之形。疑为“寺”为“侍”之本字，表示侍
奉之意，后假为官寺之“寺”，另加人旁作
“侍”代表本义。作姓氏，古籍中作“郤”。
于省吾教授释“争”，见《甲骨文字释林》。
卜辞有“子商入一寺”（乙7036）殷入十三寺（乙

962) 寺即寺人之意。并释于兹。

92. 释耦

𢇛 𢇛 𢇛 𢇛 甲

字从双力(犂)或双来，当为“耦”之初文，通作“偶”。

《周礼·考工记·匠人》：“二耜为耦，……”疏：“两人耕为耦。”《周颂·噫嘻》：“骏发尔私(耜)，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耦的含义，甲骨文描绘得够清白，是手握双𢇛(犂)，或并二耜。从双犂扩大为“物双为偶”，“偶”是“耦”的孳乳字。《韵会》：“凡数双曰偶。”

卜辞文例，……取𢇛(偶)以又示……
掠方？(前6·61·7) ……𢇛母已于𢇛？(前1·51·5)
己亥卜：王𢇛(偶)……？(续续308)
……祖乙𢇛(偶)？(续续8) ……亥卜王：
伯方亡……𢇛(偶)？(续966)

祖乙偶指祖乙配偶，他词作“祖乙𢇛妣己”(通175) “取偶”有可能读“娶偶”，总之，从文例到字形结构分析，都可通讲。依康说𢇛为臂，则𢇛为手执二臂，要吃人了。

93. 释勗



各家释勗。《说文》：“勗，同力也。从三力。山海经曰：惟号之山其风若勗。”

甲骨文也有：东方曰析，风曰勗。（掇2·158）贞：禘于东方曰析，风曰勗，禘？（合261）东风叫“勗风”这是最早的训诂学资料了。《国语·周语》：“先时五日，瞽告有勗风至。”《尔雅·释天》：“东风谓之谷风。”内容不同，体例却是一致的。

卜辞文例本身也反映了“勗”的本义是众犁配合协同耕作，适合奴隶大勗作的规模经营，空前提高了生产力。𠂔、𠂔、𠂔正反映了三犁（众犁）并耕协作于一地的形象。

（王）大命众人曰：𠂔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6·5）曰：𠂔……其受年？（粹866）弜（比）……虫𠂔田勗，受有〔年〕？（京都2062）贞：王勿往出𠂔？（京都134）

其他多作祭名，王入𠂔裸？（前4·2·4）乙酉𠂔于大乙亡毫？（珠369）𠂔于唐其告于口一牛？（珠656）于既裸父乙翌日𠂔日乞日王迺宾？（南明629）𠂔自上甲衣（明845）。

94. 释坡



前E·42·7

甲

字从力从土从𠂔，𠂔即發土耕之形，当为坡即發之初文。坡和發是𠂔的右起形声字。

《说文》：“坡，治也；一曰錫土谓之坡。”《集韵》：發土也。亦作坡。《国语·周语》：“王耕一坡。”韦昭注：“王耕一坡，一耦之發也。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發，广尺深尺。”

卜辞文例，……𠂔貞……果坡……？

(前E·42·7)

95. 释功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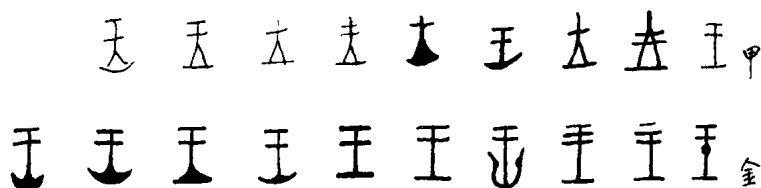
甲骨文“功”，从力(犂)翻土，工声。《说文》：“以劳定国曰功。”当为后起引申意，最早是“田功”，犂地有成效。《广韵》：“功，绩也。”



京都1803

卜辞文例，……迺功小丁佑征……(京都1803) 以上各字多可证“力”为“犂”初文。

56. 释王



康殷先生书中将𠩺(成)与𠩺(玉)与“王”三字从外形上的某些类似之处，“望形生意”混为一字，并且以“斧钺”为“王”字的形义来源，其实吴其昌早有此说，后来林沅先生又进一步论证了“王字本象斧钺形，而斧钺本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物。”（《考古》1965年第6期《说王》）

斧钺与“王”在音义上缺乏内在联系，文献中没有用“王”代表斧钺、兵器的迹象，语音上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王”代表“王道”与“霸道”对立的政治范畴，说它原象暴力的斧钺，是不符传统语义的。疑王，本为部落酋长使部落兴旺的美称，代表光明、兴旺，军事统帅以暴力取得领导地位后，仍年意沿用此美称，以掩盖阶级社会血腥镇压的实质。如果说它本来代表斧钺暴力的象征，那末统治者的两手，就只剩下赤裸裸的一手，反而简单化了。

“ 金

金文“皇”，用日光和火旺的“王”组合为辉煌的“皇”，“皇”是“煌”的本字，原始人民用来尊称自己爱戴的部落领袖叫“皇”，传说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再加火旁作“煌”代表本义。到了阶级社会，人们对君主，远不如对酋长尊敬，让他们省去了太阳光芒的部分，留下火旺的“王”部分作为君主的尊称。《蔡邕独断》：“皇帝至尊之称也，上古天子庖牺氏神农氏称皇，尧舜称帝，夏殷周称王，秦并以为号，至汉不改。”大体上是国家建立前领袖人物尊称皇，国家建立后君主美化自己称王。

从皇字看，王作为部件，是义符兼声符，代表旺火，是“旺”的本字，用作人王的名称后，再加日旁作“旺”代表本义。皇、王是音义有内在联系的字，都有伟大、光明、辉煌一类含义，有时通用，它们来自对太阳、对火、对光明^的崇拜，如大汶口陶器文字上的 (𠩺)是我国现有出土最早(五千年以前)的文字，并且多次在器物上出现，都客观反映了当地初民对太阳和火，对光明的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祖国沦陷区搞“三光政策”，即抢光、烧光、杀光，无恶不作，但是在口头上还是宣传搞“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难道“王道”是“斧钺之道”吗？强盗作贼心虚，扯起一面假仁假义的破旗的用意还不清楚吗？

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离开了语言和传统历史背景，单就文字外形上捕捉一些鬼似而非的印象，往时会于形义和音义两方面碰壁。“王”字在训诂和语义方面我们再作一些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文字形体上提供的一切珍贵信息。包括康殷先生在字形上的细微“加工”。𠩺（斧钺）和𠩺、𠩺（王），方向都不同，很难拉扯到一起，于是找到一个𠩺（玉）字搭桥作过渡，并改形作𠩺，硬将“玉”作“王”释“斧”。

《说文》和旧说的“一贯三为王”之类的形义来源，与古文字提供的形体显然不符，吴大澂、王国维据金文作𠩺，首先结合音义，释“王”为火旺的“旺”初文，形音义无不切合，与“天下所归往”的传统解释也相近，以下我们通过“王”在文字结构中的作用和语言、历史背景来论证它代表旺火而非斧钺。

反映，许慎可以伪造“天下所归往也”美化帝王的话，但他不能伪造甲骨文的“往”字作：𠂔，从止从王，王亦声，和卜辞以“王”作“往”字用的大量文例。

辛亥卜家贞：王王(往)𠂔万人？(甲21-24) 壬辰𠂔古王(往)𠂔？(乙3471) 贞：王(往)于𠂔？勿于𠂔？(乙5403) 丁酉卜家贞：𠂔成木𠂔令从𠂔王(往)？(甲3510) 贞：勿令王(往)？(𠂔人33) 贞：令王(往)唯𠂔？(𠂔人32) 𠂔生王(往)？𠂔王(往)？(粹432) 女𠂔王(往)不𠂔？(乙3429) 𠂔于河……𠂔王(往)？十月。(存2·177) 辛未卜在召麻，唯𠂔其令卿史王(往)？(殷17) 旋有𠂔(𠂔)王(往)？(佚96) 王其田，湄日亡𠂔，𠂔王(往)，𠂔？(存1·1965) 末一𠂔狩猎卜辞王作往用的就不下数十例，不一一列举。





上举甲骨文𠂔、𠂔象人向往拜谒之形，联系文例是王子子𠂔往晋，根本不是康殷书中臆说的“象王(𠂔)将落下以新仿人手，以示其人恐惧，或恫嚇其人之意。”(浅说P.431) 且殷兄𠂔呼𠂔？(前5·21·5) 𠂔即《诗·商颂》：“莫敢不来王”的“王”义：“世兄曰王。”卜辞本身有极佳的例证：

乙未卜寇贞：出其来兄？一月。



乙未卜寇贞：出不其来王？（乙5393）



从“王”与“往”的音义联系中，知部落兴旺令人响往的内在联系，在古汉语文献中有抹煞不了的事实根据。斧钺凶器和响往、归往、往来是沾不上边的，离题太远。


③ 

甲骨文“金”，从火炼金属箭镞表意，是金文“埋金”外的另一体。“鍊金”从：（铸，原料）个（箭镞之类铸件）和炼金的“王”旺火表意。从土埋金的旧说，是开矿淘金的角度缔造的金字；从王的是从鍊金铸造的角度缔造的“金”字，皆有生产和生活的实际为依据。炼金一体“金”字中，“王”为旺火，是顺理成章的。依康殷说该字，已经是他所谓的“金”字，多餘地加上他所说的“个象箭镞（鏃）王家箭头”将二物杂糅在一起，是象康殷那样去理解，完全脱离了生产和生活实际，这是他释字脱离语言外的另一致命弱点。，是除农作物即生产整齐外，熔金用模型制造箭镞整齐的另一形义来源，代表金铸原料，象模上的箭镞，一个模

子铸成的东西自然齐整，这是生产实际中很好理解的事情。康殷先生偏要按“圣人割不正不食”的思路去理解为“象几块割得方正整齐的肉块形。”（浅说P.495）

 象炼金之铜、锡、铅之剂，合金的比例， 为金属块，为什么非要象地理解的“都只能是肉块形”呢？肉煮烂了在锅里，还有什么整齐可言呢？不但脱离生产，也脱离生活实际，也脱离《考工记》所谓的“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的语言实际。

(4)  《说文》：“煨，盆中火，从 火畏声。”《玉篇》：“盆中火煨也。”卜词用为地名“在煨”。《集韵》：“煨从日煨。又畜火也。”如果把“王”理解为“斧钺”，带把的根本放不进盆中，即使勉强放进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甲骨文还有：，象燃油于皿中，煎迫罪人，当是偏即逼的初文。卜辞，丁酉剋桀？（佚577）《周礼·天官·甸人》：“听称债以傅别。”疏：“谓举债生子”，放高利贷。

97. 释玉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王 王 𠄎 𠄎 金

以上甲骨文、金文“玉”字，𠄎字康殷释“王”，以为它是金文𠄎、𠄎等斧钺演变或𠄎，所以是𠄎、𠄎、𠄎等字的形体来源。详《文字源流浅说》P.428。𠄎字，《甲骨文编》误释“朋”，他指出“朋”作拜、𠄎绝不相似，是正确的，但他将𠄎字曲其下画作𠄎，释君王的“王”，也属“望形生意”之失误例子。

卜辞文例，乙巳卜贞：翌丁未裸禽岁……于丁……皆有𠄎（玉）？（前5.4.7） 献用𠄎（玉）（前6.26.7） 庚午贞：王其称𠄎（玉）于祖乙煖三年卯……乙亥裸？……称𠄎（玉）于祖乙煖二年卯三大……？（邲3.45.12） 丁卯贞：王其称𠄎（玉）煖三年卯三大年？（南明614） 一𠄎（玉）三年（南辅20） 甲申卜寺贞：煖于王亥其𠄎（玉）？（乙6738） 贞：王梦𠄎（玉）唯祸？（乙7829）

商人以玉为巫术之灵物，宝垂玉器，所

以祭祀也献玉、用玉，以上卜辞非读“玉”大多可以通读，至少解释“王”为优。“王梦非”读“王梦王”、“王其称非(玉)于祖乙”读“王其称王于祖乙”以及“一非三年”读“一王三年”……都是不可通讲的。







非字在有关文字结构中作为部件，也代表玉，而不代表“斧钺”和“王”。




98. 释宝



以上甲骨文、金文“宝”字，康殷先生有意将非写作王，将金文“宝”字中的王改写作玉，他举了三文，改了三文，这是他习惯采用的小动作，我追查了新版增订的《金文编》宝字，仍无一例从王的，自古以来玉和王是形义来源和读音完全无关的两个字。

康书谓：“并释宝，皆从非——非——非——王……王。用宝中藏有王(斧)、贝以表示操握镇压统治多数人的强权、威势和最高荣誉等最宝贵的东西，后来甲文中非、王、非省而作王(而早金文宝字本也从王、王)，也可证非、王……都是王字的初文，而不是朋字了。”

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社会交际工具，具有约定俗成的社会公认的性质。甲骨文造了大家所理解的、（宝）字，即（屋子）内收藏有大家当宝物的玉和贝，玉的崇拜也渊源于康殷释册中多次提到的“灵石崇拜”，它是巫师的作法的“朱灵卡”（圣物、灵物），“璽”字古文字就有从巫、从玉的两体，甚至“巫”字的真正来历就是作法时交错的两块玉——，道家是土著的宗教，与巫教当有一定渊源滥觞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上帝叫“玉皇大帝”，玉在古书中称美它的話多不胜数，是非常珍贵、圣洁的宝物。贝也和原始的阴阳崇拜有关，作装饰品，又作通货，有“货贝而宝龟”的说法。宝字从贝从玉是中国的民俗、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康先生不想一想你把自己对“宝”（甲骨文）从贝从斧钺的创造，强加给古人，古人怎么能理解呢？你怎么能叫人以杀人的斧钺凶器当宝贝呢？而且还说这种凶器代表君王的“王”，都是自己大脑中编造出来的幻象，自己一人曲改字形加以证明（画成，宝从王改王），对于大初学者是没有益处的。

他在“宝”下又释、，当然改作

形，以牽就他：珣又作珣甲，示“王”或用“王”（斧）以斬人手之意，卜辭文意待考，或即《韓非子》：“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也可見珣、珣省作王。（淺430）

康先生沒有說珣讀什麼字，也沒有查一下文例，把它說成是“斬人手意”，用以作為“王”為斧鉞的證據。可惜事實並非如此。首先字形都作：珣、珣，下筆直線，又在珣旁，斬手之說難以望形生意，其次聯繫文例倒是“遊戲玩耍”的“玩”妥切些，沒有斬手之意。所以我們釋珣、珣，從又玩弄玉之形，疑為“玩”初文。以後形聲化珣改從玉元聲的“玩”。

庚子卜：珣（玩）不……步鬼？庚子……，珣（玩）不……？辛，又卜：將珣（玩）？……將珣（玩）？（合367）牛寅卜在珣（玩）旁：王田珣，逃亡災？（前2·11·5）……卜其來珣？（粹653）

宝字，估計原始社會人們就有這種觀念了，最早的宝就是缶（罍），飯罍子是件宝，金文有：缶（杞伯壺）缶（仲壺），又有缶、缶、缶、缶等形，无非視作宝物的贝、玉、匚、鼎等，缶以後轉為聲符了。珣象玉有刻飾紋。

99. 释郊



后 2.25.15








（日）岛邦男《绿美》误摹作薏。




甲. 误释“嫫”，象用王（莽）磔妇女，并用水焚烧之状，即下文的文字化，曰释此薏为嫫，嫫是项挂“朋贝”的贵族妇女，与莽钱在颈之状有阶级本质的差别，恰


恰相反。……概以省作𡗗，甲
象以王(𡗗)置于女头上之状，
用以表示威慑、脅迫之意，
王亦声，「𡗗」象垂滴形。周金
文多作𡗗、𡗗，𡗗声，篆作：
𡗗，许误解作：“姑也。从

女从戎，……”去初意太远，莫名其妙曲解。（浅说P. 430-431）

甲骨文残片是本文按原片摹录加上去的，以便对比康书所录该文“玉”改作珏（斧状）。康先生插图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用斧砍头，就不能说在火上烧，既用火焚烧，加斧头在头上，舒斧头的执刑者岂不冒着烧伤的危险，实在用不着多此一举。


与鬯当是“郊巫雉”字教刑一类的字，或者是奉献人牲一类专字，联系我国古代文献和史料，以上“焚巫”有关的相当于“郊祀”的“郊”，过去理解为“柴祭天地”在郊外举行，现在看除了郊外举行，而且正是因为焚烧“煮巫”在“郊外”才叫“煮巫”的地方为“郊”。周代比较商代文明一些，用人作为牺牲的习俗有所改变，“郊”的原意也只剩下“郊外祀天地”的印象。

从卜辞内容看，“郊”原从火焚巫焚人献祭，主要祀天。最早祀天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以后天独尊，概括众神，对象是至上神的天和神力齐天的自然神，如风雨之类，用女性奴隶或巫婆的连象亦存在字里行间，煮祀的目的很主要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祈雨之祭，现列举少量卜辞文例。

其遯(郊)大(天)佑雨？(存2·740)

贞：勿煮亡其从雨？贞：煮有从雨？(前5·33·2) 贞：今雨成煮妇有从雨？(乙3449) 其地有煮婢、煮妃、煮鬻、煮三母也，甲辰卜：煮鬻？煮鬻？(京都3081) 可知遯、遯音义相同，煮为煮异体，并误“郊”。戊戌卜：唯煮(郊)风雨？于舟煮雨？于汴煮雨？(甲6-

37) 丙戌卜：烹母？丙戌卜：烹妻？（殷1·549）其烹于周？（合2·15·2）贞：烹豕有从雨？贞：勿烹豕（闻）？（续5·14·2）其烹高佑雨？（粹557）戊申卜：其烹彤母雨？……烹彩母……？（存1·1886）煖豕（烹）雨？（粹1107）

烹在甲骨文中作郊野的“郊”，辛卯卜贞：其狩豳（郊），擒？（林2·15·17）于豳豳（郊）？（佚932）于豳烹（郊）？（合2·15·8）于豳烹（郊）？（存1047）于豳烹（郊）？于牛（兮）烹（郊）……？（存1·1831）

《周礼·祭义》：“郊之祭，大报天而主（原多作示，甲骨文作主）日。”是岁首大祭，《春秋繁露》：“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礼·中庸》：“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祭天的地方，古称“郊时”，郊时自然在郊外开阔处，因而才有郊外含义。

郊是大祭，特别郊天求雨，关系国人吃饭生活，所以很隆重，商代多用女巫通天的神职人员放在火上“烹”（郊）天。烹是烹即郊的繁体，加玉于头上，代表大巫神巫，古代于献礼之物外，加璧如玉表示分外隆重，这也是经典中屡见的民俗。释玉为王（帝）葬。

非 王 乙 口 尸 甲 非 乙 甲

康殷先生以“望形生意”为基本理论的文字学，在考释文字的实践中，难免不绕文字外表给人的印象，捕风捉影，东拉西扯，把完全不相干的字凑合一气，真正形义和音义有内在联系的字，反而视而不见，例如上举的𠂔和𠂔（钺、斧）与𠂔、𠂔、王（玉）以及𠂔、𠂔、王（王）是三四了形音义完全没有内在联系的字，他却认为他们原为一字。类似的例子决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比比皆是，上面已举过不少，下面我们还会举一些，如他认为“家”、“無”、“巫”原是一字等²。这里姑且不论，先把“玉”字是否“王”字和“钺”字搞清楚。他在举例说明“玉”为“钺”的字例中，有𠂔，稍改形作𠂔，说是“示手执‘王’或用‘王’斧以斩人手之意。”

其实非是“玉”字，和“王”和“弄”根本毫无关系。这了他没有读音的“麦”字，是从又持玉玩赏的“玩”字，和它是一字的因和与它有联系的珣字、珉字，我们加以介绍如下，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孤立、静止

和“唯形论”的方法，可望形生出豕为豕，新手的意来，也可望出“玩玉”的“玩”意来，册可以望为“列石如花环”，可以望为简册文书，甚至可以望成笔筒插的笔杆、刚起锅的油索正在铁圈内沥油待售，……都以自己的“眼力”高人一等，争论就没有边际，永无休止，而且毫无意义。我们的争论，如果是积极的科学争论，必须要回到“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基本理论上，也就是要尽可能联系语言文献材料，即形义和音义的联系，另外就是形体在体系结构中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必须客观从实际出发，不能按先定的臆说（如豕为王、斧）改易字形（如作豕之类），这样问题就比较容易澄清。

关于豕、豕、豕的卜辞文例：

……寇贞：王梦要有阻（玩）有册唯祸？（金741）武丁梦兄妣的寇妻有珍玩有图册、画册，甚至书本供她玩赏，是否是祸兆？Ⅱ与豕、王、Ⅰ并可作为“玉”的异体，甲骨文豕、豕、豕为一字，郭沫若先生释豕。豕为玩异体有珍玩和游玩的含义。

……获畧五，用子东，十二月。（海1.4）

庚子卜：𠄎（豕）畧……豕（玩）于西？（续

……寇贞：曰归归时（玩）来我……？
（南南2.82）归读归，玩为珍玩。

乙巳卜：中母时五子时（玩）时（稽）？
于子时五子玩稽？壬寅贞：四子玩稽？（乙8815）

……四子玩稽？（乙8780）

……四子玩稽？（乙8848）

时，全文“颌首”字有省作时者，字书
页字奚结切，音颌，与时音近，疑读“稽”，
意为考查。转意为迟留，稽留。

庚子卜：狩时（玩）不毒……申？

庚子卜：……不毒……于……狩时？

乙亥卜：不……雨，狩时？抑？

庚子卜：时（玩）？

……于……狩时（玩）？（合392）

……卜：其烹（郑）时（玩）？（粹652）

壬辰卜贞：田时（玩）往来亡灾？王国维：
吉。在十月。兹贞（巡）获鹿六。（前2.35.1）


壬寅卜在时（玩）贞：王田衣，逐，亡灾？
（前2.11.5）时也有作地名用的。

珣、珣
字从女从玩，似为妇女名
字，当为婉、婥之初文。

训美好。卜辞，句何有珣珣？句何又珣珣？
（乙8896）《阮璃琴歌》：“女为悦己玩。”

101. 释迦 (赏)










字从臣从页(玩)，当为睇目观赏珍玩的象形表意字，疑为观赏的“赏”字初文。

赏，《说文》：“赐有功也。从贝高声。”这是犒赏、赏赐的一种含义。另外一种是玩赏、欣赏的“赏”，《类篇》：“一曰玩也。嘉也。”《陶潜移居诗》：“奇文共欣赏。”

赏玩的“赏”本作：𦣻，是张目细观争持玉玩的象形表意字，以后假赏赐的“赏”为之。“赏”兼有“赏赐”和“观赏”二意，𦣻字逐渐消亡。但是在汉语“观赏”、“赏识”、“赏鉴”或“鉴赏”、“赏花”、“赏音”、“赏味”等构词中，仍保留着𦣻的观赏义。

卜辞文例，丙午卜筮贞：王咎（赏）曰：
 其有[戠]。（前7·29·3）……筮贞：王赏
 曰：其有[戠]。王赏曰：其……（饒3）
 ……出卜……贞：王赏……？（合2·28·5）

(王)媽(費)國(現)曰:……。(京津 1600)

庚午……王取錫(賞)……? (據95) 王从

龙东讲赏 (214524) 王明(赏)

(章 596) 即既证“臣”为睁目俟视觉,又证取为玩。



金文“家”字，原从正面人形，手牵两畜，跨下一畜，是表示人类将野生动物驯养为家禽、家畜的“豕”，就是“家鸡”、“野鸡”、“家猪”、“野猪”，“家野”对立的“豕”。人类在家庭私有制产生之前，从渔猎进入畜牧社会，就产生了这种概念了。


家庭私有制、父系家长制的产生，正是从家畜的驯养开始的，汉字里将大公猪也叫豕（豕）即“豕”省作“豕”，把私有财产和家属都叫“豕”，正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家畜底驯养与畜群底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富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之长底独有的财产，……”（P.52-53）

头两个“豕”字，都从大，代表家畜的所有者，表示驯养者与牲口间的亲密关系。

作为文字第一型太复杂，难于书写，首先简化者去掉了两字所牵的家畜，只留跨下、脚前的大公猪，代表众多的牲口，这样就产生了第二型，从大从豕（豕）或从大从豕，这了“豕”字甲骨文中也有，而且有一片甲骨文正好遗留下它进一步简化，即“大”省作“人”的物证。

甲骨文：




将人体省去上肢，保留下肢

南北·坊间 3.98

人（腿初文）表示腿前身边

的豕，作：豕，它就是豕的简化字，也就是现在所谓“宝盖”下“一只猪”的“家”字的形义来源。

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离开文字简化的发展规律性和大量有关文字的研究，单凭眼力去“望形生意”，是很难望出豕和家两字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其实：豕、豕、豕只是一字繁简异体。

从大的字，简化为从人的，不下几十例，“家”只是其中之一，只以生子的“字”（乳也）为例，金文 𠂔，即反映原为下体产子形。

其他：奎→全、桑→采、竈→𡩂、奎→奎、
因→因、𡩂→𡩂、奇→奇、植→植、齊→齊
……不一一枚举。

家庭私有制之前，“家”字来源于家畜，在中国以“豕”为代表，它也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姓氏，也许还是“豕”作图腾的原始民族就开始的姓氏。在金文中为了庄重和典雅，保留了相当难写的豕、豕，后人就不认识它就是“家父乙”、“家父丁”和“叔家父”的“家”字了。

从卜辞文例看“豕”和“家”的繁简异体关系：①作庙堂用，……祖乙豕以羌？（乙3127）丙午卜寺贞：豕元豕不凶在丁家出子？（明387）②地名，辛丑卜：五月步豕伐豕？（甲2277）自入于豕（合2·35·3）王其田，亡豕在豕？（粹950）③人名、部将名，丁酉卜：令豕征豕豕？（续5·30·12）豕不其致人？（甲3018）甲申卜寺贞：令豕卓保……？（掇2·10）④用为家庭的豕，王豕凡三兄（河737；珠281；铁264·4）我家（合132）王家（粹197）“王豕”、“王家”并见。从字形繁简演变和文例看，豕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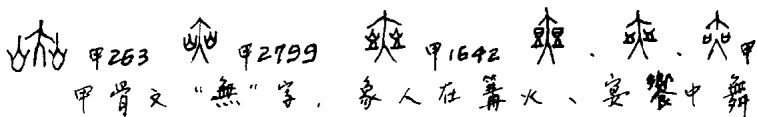
康殷先生释“豕”之繁体为無、巫甚奇。

103. 释巫 · 释舞

上揭金文繁体的“家”字的简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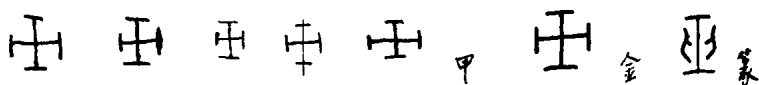
父丁方彝 → 省去左右两马 → 妣辛壶 → 省去上股 → 毛公盾鼎



甲骨文“無”字，象人在篝火、宴饗中舞



蹈形象。金文“無”字，也是人在丛林和鲜花丛中，或者手执舞具舞蹈的象形表意字。“無”为“舞”初文，以后假借为有無的無以后，再加“舛”（代表两足）于下作舞。



甲骨文、金文“巫”字，从交叉的两玉，与《说文》据篆文巫释为：“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相异。巫初不识，后据《诅楚文》：“大神巫咸”作巫释

康殷书中将“騂”、“舞”、“巫”三字扯到一起，甚至还加上了“巫”字，甚至说巫即现的初义，只能说“是富于想象力的。”但缺乏论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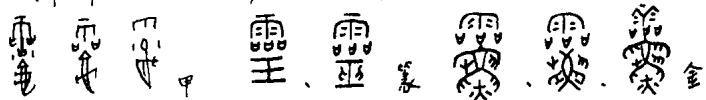
他释“騂”谓：象人牵两马，一彘等状，用以表现有禁咒野兽的魔力的人物——巫。禁咒野兽以便人们猎取、拘捕，概是当时人们的幻想、迷信，后转为“巫马”之言，掌管医马……在文字中都简作：騂、騂、騂、騂……仍象一人牵二兽之状。……某某都是与畜形的讹化概括化的代形。……（浅说P.155-156）

康殷先生将古人视为家畜与野兽都分不清的幻想、迷信者，这是不符实际的。是康先生自己把家畜视为野兽；把驯服牵在手里的马畜，为了达到自己把“家”字“幻想”为“巫”、“舞”的目的，故意转口说成“禁咒以便猎捕的野兽”。“舞”是多姿多态的，执兵、执羽、执花枝、执专门的舞具，在篝火中、在丛林中跳舞，与甲骨文基本相符。牵着家畜跳舞的事，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缔造文字总是照顾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不必把自己的幻想强加于古人。

“巫”。篆文巫为巫、巫讹误变形而来，因为变形后的巫所从的乚无法解释，就根据巫和舞在音义上的内在联系，将乚释为“两袖舞形”，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巫与舞是两字形义来源完全不同的字，一是巫术灵物作法，两玉相交之形，一是人在舞以或丛林中舞蹈的形状。巫和舞在音义上的联系是古音相同，巫师作法模拟青蛙跳躍的所谓“禹步”，是在音乐（巫音）和舞蹈中进行的。巫术通常伴以舞蹈来进行。

古文字“灵”有从雨从龟（因以龟为灵物）、有从雨从玉（玉也是灵物）、有从雨从巫（巫是通灵的人物），也有作雨下巫现跳舞祈雨的人形（即舞）的，如下图金文：



甲骨文求雨的寧祭的“寧”也写作：𩇛、𩇜。古代以巫现寧舞求雨以及焚巫求雨，都能藉金文《齐侯铸》三“灵”字形体见其一斑。

但字形上，巫为玉灵交错表意，𩇛（按）与玉灵测度吉凶祸福为一类。舞象正侧面人形舞蹈，是扯不到一起的，大舞谈大巫只是音义上的联系，假借。牵强跨高的“家”更扯不上。

104. 释𦰩




圆形

象车上载有许多舞者——
舞于车上之状，前人不知此
为象舞的专文，因误释此文

为𦰩字，不知古代是否称此载舞之车为𦰩？
若以后世人挽的“步辇”解之，则肯定已误。
后来篆作𦰩，从舛，即舛之残文，无声，今
世学者遂多误解𦰩为舞，看此介形实无舞态，
地只会念呢骗鬼，见无字，不象“娑娑张神”
的样子。舛形在甲文中常有省作介，篆文又
有讹作𦰩。（浅说P. 14-15）



康殷先生将各家一致释为“𦰩”的金文
改释为“舞”字，而且说“象车上载有许多
舞者”，不知是否在电视或电影上见过天安
前节日游行彩车上有秧歌戏之类的舞台表演
引发了他的“望形生意”之说。古代两轮车
不大，以人力或畜力牵引，许多人跳舞的汽
车还没有产生，即使偶然有一二人在车上要
跳舞一番，也还是心血来潮，没有“舞”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一句话“车”和“舞”没
有形义和音义上的必然联系，为了创制一个
象形表意的“舞”字，完全没有必要非常费
事地去造一辆车子。前人释𦰩为舞初文，

《金文编》著录上揭金文为辇字都不误，只是象殷先生自己认为别人错了。

 置于车轆轳下，两手承担重量，驾在于肩项之上，足下刻画足趾状，强调步行奔走之意，正是古代以人力挽车为辇的写照。随着文字的简化和部件化，金文古体的辇字分解为𠂔与车两个部件。𠂔为伙伴的“伴”初文，这里指拉车的同伴，𠂔在车前，表示引车挽车，虽没有原金文能表现“走辇”、“舆人”的沉重负担，大致还能反映拉车的步辇情景，同时书写要简捷方便得多。

《说文》**輦**、**輦**：“輦，挽车也。从车从𠂔在车前引之。”《广韵》：“人步挽车也。”《诗·小雅》：“我任我輦。”注：“任，负任者；輦，人挽车也。”

《左传庄公十一年》：“南公蒯以乘车輦其母。”輦为挽车载行之意。

  金文皆为人名，𠂔、𠂔皆象人挽车之形，并有𠂔助推，《说文》：“輦，引车也。”《周礼·春官》：“輦车组輦。”《左襄十四年》：“或挽之或推之。”字或为“輦”初文，不能遽定，但多形可作车辇字存在的旁证。

105, 释孙

𠂔 𠂔 甲 𠂔 𠂔 金 并释孙

初文象用绳索缚手的“子”——儿童。少年形，与𠂔𠂔同意，同声，即𠂔𠂔之异文。即少年的俘虏。在战时把他族、部落的“子女玉帛”一併捕俘过来，古之常事，因而𠂔𠂔也作𠂔。孙古音读如逊，与𠂔𠂔一同，后始借其声以指子孙。……（浅说 p. 48）

子孙的“孙”，《说文》：“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续也。”甲骨文、金文从子从系，表示子子孙孙之象，牵线牵缘一样绵延不绝，基本上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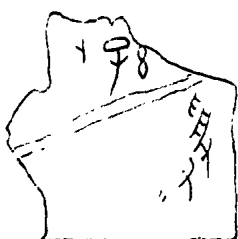
康先生喜作“别出心裁”的惊人臆说，以儿童、少年战俘係因为说，是不符实际的“望形生意”之作。既是小孩，已经俘虏，就加以驯养，用不着细之绑之，多此一举。衅作为战俘为了审问敌情，需要係因细缚，性质完全不同，以孙为衅异文，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孙为十字辈，孙本身有谦逊之意，衅孰为“逊”，与“战俘”的“讯”无关，用同音词去推论文字形义来源，是很没有边际的滥用音韵学，因为同音词多到几十

了，并不是以证音同即为一字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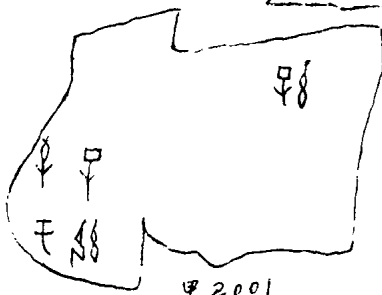
即使脱离语言（孙字有无少俘的实证？）单就康氏奉为金科玉律的“望形生意”而论，“孙”字为“细缚少甲战俘”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今将卜辞和字形等录于下：



162.14.7



京津4768



甲2001

显然甲骨文的“孙”字，并没有强调细绑“子”的意义，大多是子与子分开的。倒是

较晚的金文中有预形的。但无表示子体联绵之意。也有多例“子”、“系”分离的。

𠂔 《齐罍》 𠂔 《邾公华钟》 𠂔 《栾书缶》 𠂔

《钱理群会》：“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本身反映子孙不绝永宝用的含义。而且内容指作器人大贵族的子孙，用战俘的细绑形体“孙”去书写，也是迷信的古人所绝不允许的。从文字本身看则已有了：𠂔、𠂔、𠂔字，另外造一与绑一手“孙”，实在多此一举。

人 手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康殷先生来定作矦，释为“疾”字云：
以子代介形，意与矦同，-----（浅说P.341）

旧释“觔”以为伤害之意，未确。康释疾，以疾、殛为一字，也是不联系文例，单纯“望形生意”的臆说，没有一点证据，只是猜谜碰运气的老习惯。

文字是纪录语言的交际工具，一用语言验证，就会是非分明，无所隐晦。

貞：日通姤？（乙7768）其用羊？

(供199) 问：帝疾兹邑？(乙3170) 帝疾
夷？(合211) …… 帝疾，日通疾，是什么
意思呢？帝疾兹邑，也不好理解，是上帝让
这了城市患上病吗？还是嫉恨厌恶此邑呢？

病、病，即使“望形生意”也不如旧释“端”（夭折）略胜一筹，小孩头部中箭岂是轻伤小病，释疾够份量吗？何况“太阳不至于害疾病”，“日通疾”就通不过。

。 𠂔，从子着矢，从子从矢表意，疑为𠂔之初文，𠂔为𠂔的后起形声字。𠂔，《博雅》“短也。”晋·司马彪《肯綮录》：“身短

曰𡗗。”《北史·宋世景传》附宋道瓘：“形兒𡗗陋而好臧否人物，时论甚疾之。”

“日通𡗗”就是时令变化，过了某日日照通通变短，《书·尧典》所说的“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和《礼·月令》所说的“度有长短。”𡗗就是短的意思。

𡗗𡗗人？（合211）𡗗人可能指宫廷的侏儒短人，也可能“𡗗”假借为挫伤的挫，人与夷为一字，人方即夷方，指挫败伤害夷方。

𡗗𡗗𡗗？（乙5802）指𡗗进贡侏儒。

𡗗又可用为挫伤的“挫”，辛卯卜寇……帝挫兹邑？（甲2）贞：帝挫兹邑？（乙3170）

弘令兹邑？贞：帝弗挫？贞：帝挫兹邑？




（乙700）贞：帝弗挫兹（邑）？（前7·15·2）

贞：不其挫……？（后2·26·6）……挫兹邑？

（明1562）《说文》：“挫，摧也。”《正韵》：“挫，与剉同，折伤也。”

……取卜：翌丁巳先用三牢、芘于裸用？其用𡗗（剉）羊？其燠？（佚199）剉，《玉篇》：“斫也。”《六书故》：“斫截也。”

壬子卜……斫致……𡗗，启（謁）……获六……噩？（前5·21·31）𡗗，仍可能训短，指侏儒。《通俗文》：“侏儒曰𡗗。”（玄应音义卷二）

 盂  金  甲不释, 旧释澡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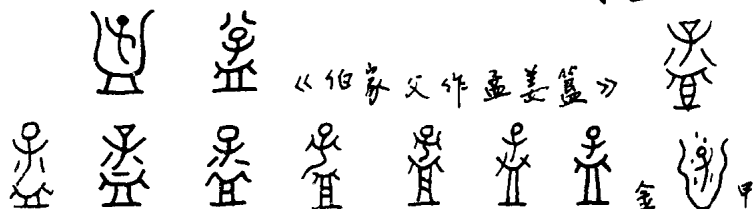
象在盆里浴儿(洗儿)之状。公川水溅状。
 匕乃匕之省。概“洗儿”是一人落生后第一
 件事, 用以表示“始也”, 后引申指“孟仲”
 有始生之儿意, 皿亦声, 后省作: 盂, 篆作
 盂, 《说文》: “长也。从子皿声”不详,
 又误以象形为纯形声字。(浅说P.48)

康殷释“盂”为人始生洗儿为第一件事,
 用以表示“始也”, 引申为“孟仲”之“孟”
 的含义, 这种看法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生儿
 孟仲叔季人人都首先要洗净, 人人都有这个
 “始”, 那末人人都可称“盂”, 何必老大
 一人称“盂”, 他儿就不称“盂”? 按康氏
 之说, 应该是“只有老大生下才洗, 他儿生
 下不洗, 才称老大为盂”才对。

“盂”作为“长子”、“首子”的专称,
 并非“望形生意”产生的产儿普遍洗涤之俗,
 而是有专门仅限于“长子”、“首子”的民
 俗和历史背景为形义来源的古文字。

这种民俗在历史上许多民族存在过, 叫
 作“食首子之俗”。望字“望形”也能见并

非甲骨文圖所反映的“子”在“丘”中洗滌之狀，且与丘实有深淺之分。如果連字看不出不是“洗儿”而是“食儿”，也应在其他金文形迹中看出“剖而食之”的消息（以八）。



甲骨文是在釜中烹煮小儿之状，是否“盂”字，难以遽定，姑释“煲”，翦煲连文似为方国或人名。但它和“食子”有关。上列金文“盂”字，“望形”也可以望出并非洗儿，而是呈儿食具之上，有的食具且高过小儿身裁许多，底很浅，是盛食物的餐具。《伯冢父作盂姜簋》的“盂”字，八在头上剖分之意很明白，呆形两边的八，也不是洗儿的水，盂，是剖儿的“八”和血液的丘。

古文献有许多“食首子”的记载，有的又误作“食子首”，我们不想旁征博引，简单介绍有关民俗如下：






《墨子·鲁问》和《节葬》两篇皆提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越之东，有轘沐之国者，其

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太平寰宇记》：（贵州风俗杂记乌浒之夷）谓：“男女同浴，生首子则食之。”

古代民俗存在过“长子”、“首子”被解而食之的陋习，文字中用皿盛子，表示被食的“孟子”即“长子”、“首子”，“孟”从而产生“首”、“始”、“长”之意，延申到四季的首月叫“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的月名。

“孟”字的字形和训诂中“孟冬”等的“首”意，过去的人没有确诂，我们从民俗立说，自是“一家之言”，不一定正确。康殷先生提出的“洗儿说”，谓人初生第一件事是洗涤，所以有“首”和“始”的含义，但是缺点是伯仲叔季都经过“洗儿”的一关，为什么只有老大称“孟”，老二、老三，剩下的诸子不称“孟”呢？

许多文字和“食人”的野蛮习俗有关，我写过一篇《论古代食人之风》（武汉大学学报84·4）举过一些字例，如“旨”甲骨文作、、，为“食人而甘”表意，“皆”作、，以两人俱食表意，鼎（持）、鬲（烹）、鬻（醢）等举了不少字例。请参考。

~~322~~

108 , 释孔



 金 释孔
 
 金
 
 石鼓文
 
 篆

康谓：“幼儿头上有物，未明。”（浅说 p.49）《说文》：“孔，通也。从乙从子，乙，请子之候鸟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乙释玄鸟，燕子，联系“乳”字作𠂔，《说文》释：“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从孚从乙，乙者玄鸟也。《明堂月令》：‘玄鸟至之日，祠于高禘以请子，故乳从乙，请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来，秋分去，开生之候鸟，帝少昊司分之官。”看来许说也有许多“子姓”特有的传说史料作背景，还未可轻易全盘否定，还有许多值得参考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我们的主张学术民主，只要言之有据，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不必强加于人，也主张群众造字，而非“圣人造字”，主张“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容许由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缔造某一个字。

关于“孔”字的形义来源，除许说如上述外，再介绍两种不同的见解。

以郭沫若先生《金文丛考·释孔》认为

𠂔字上方的圆弧形是指示小儿头角有空，囟门未合的形状。所以空、孔相通，本义是孔囊、鼻孔、孔道的“孔”，引申为“通”；《说文》以“通”为本义误。

通，有嘉美之意，但也不尽然，锅烧通了，鞋袜穿通了，屋顶穿通了漏雨并非好事。如果孩子头上穿孔就更不幸了。下面我们从前岗园形坑穴所见，后来写入《中国史稿》的史料加以发挥，归根到“食子”甘美的理解上。该书引文有：“在前岗的一个圆坑里，埋着五十几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子，甚至有几个未脱乳牙的儿童。”又引：“躯体有八排五十九个，头颅有二十七组七十三个，……这么多被残杀的奴隶，大多数不到二十岁，有的甚至是囟门还未合拢的儿童。”

我们也去参观过这个前岗园坑，知这些人体埋在窖穴中的还有鼎鬲等烹飪器，这些人体作为食用血祭品的可能，远较“殉葬”（随主人于地下，供役使）为大。因为没有换牙齿和囟门未合的婴儿是干不了活的，只有供奴隶主作“美食”（如烤乳猪）才符合实际。囟门未合，头角通孔的“乳婴”滋味

最美好。也许古人名嘉字子孔渊源于此。

从已识、未识的一些甲、金文，还可以看见“子”字的有关信息：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金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𠨆 𠨇 𠨈 𠨉 𠨊 𠨋 𠨌 𠨍 𠨎 𠨏 𠨐 𠨑 𠨒 𠨓 𠨔

的关系。甲骨文“妇好”有省作“妇子”的，《王孙钟》：“元鸣孔皇”的“孔”也有作“子”，子、好、孔在音义上的内在联系，基于实际生活中母子的哺育关系。林义光谓：“匕象乳形，早就之。”（文源）高鸿缙师释孔：“按字之本意应为甚，象小儿食乳形，小儿食乳往过甚也。”（字例2.298）

𠂔是孩子和母乳组合的表意字，孔，嘉也。《说文》：“孔，通也。”反映了母子通过哺乳建立的良好关系，心口相应和亲密无间。

(3) 𠂔 金 𠂔 𠂔 金

《曾子旂鼎》孔字作𠂔，从子从口，对照另一字𠂔，因孔可能代表产儿生子的母体孔穴。在医学欠发达的古代，母亲十月临产，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孩子顺产，由孔而出，畅通无阻，就再好也没有了。特别是在分娩的挣扎中，听见产儿的第一声“吼叫”，宣布了新生命的降生。吼，从孔得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商人，不愿直言生殖孔穴，而以乙（乚）玄鸟代表玄牡，从孔引申为通、嘉等含义，联系生育产子亦可理解。

109, 释用·释角

康书中谓“用”字变体极多，未明所象，是坦诚的，他不同意许说“从卜从中”会意的旧说，与近人释桶形的新说，都比较客观，但他在接着的“角”字栏中谓：“概周人从用形为钟形，又在钟“角”上加“纽”形，……。（浅说P.609）实际上他已接受“用”为“钟”之象形初文的杨树达先生说。

𠩺 𠩺 𠩺 𠩺 《师克盥》 𠩺 金 𠩺 金

高鸿缙师《字例》释“角为钟柄，从卜象形，非文字，用声。徐灏曰：此当以钟角为本意。《考工记·凫氏》：舞上谓之角。郑云：钟柄是也。”

用是声符，不是意符，𠩺，包括甲骨文诸异体，没有象“钟”形的。卜、𠩺、𠩺、𠩺在“角”字结构中，不是独立具有音义的文字，仅是“钟柄”的象形，严於克|是柄，𠩺是柄上有孔，便于悬挂，口为“孔”，犹如前释：𠩺之口为孔穴，天下事物有孔的众多，唯独产子事关生命、事关种族繁衍，所以产子的“孔”，有代表性，《说文》训“通也。”是由孔穴引申的含义，再引申为嘉义。

上举《师克盥》两个“甬”字，一作甬，一作用，已知“甬”和“用”本来是一字，“用”抽象为作用的“用”后，加〇〇口尸（孔形）于上，表示孔穴“通畅”，又将“甬”借为“钟甬”等地名后，再加“亻”旁或或“衤”旁作：徧、徧，金文作：徧、徧，代表原来“通”的含义。

用字的形义来源是康殷先生经过他“望形生意”后承认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才表现了“所象未明”的坦诚，其实有许多古文字字形，离开了历史背景，离开了语言材料，离开了文字结构体系本身，都是难以理解的。勉强凭眼力，凭印象，靠灵感作了一些别出心裁的考释，也是命中率不高，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怎以释用为例，在方法上开辟较“望形生意”更为开阔、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途径。

考释古文字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文字的最初缔造者，主要是劳动人民，黄土原上定居的农民，他们创造文字符号以记录语言时，必然大量汲取了他们生产、生活经验中的许多素材，从而我们在考释有关古文字时恰如其分地具有生产劳动的观念是有效

的。这种原始素材，虽经巫史阶层和历代知识界修改，有时被歪曲，但它们作为语言常用词的基本词汇保留下来，仍极富于生命力，使我们经过科学的研究，掌握其形义来源和演变之迹。《说文》据篆文释“用”为：“可施行也。从卜从中，王宏说。”从卜从中，与字形不合，但也反映了脱离生产的文化人习惯用他们接触的事物去理解文字。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用用用用用用用用金 用说文故用篆

“用”字是一个具有对偶含义“壅”和“通”双重性的词，以后分化为二字，这个字来源于农田水利的场景。《史记·五帝本纪·高辛氏》就说：“帝尝溉执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溉，是灌溉，“执中”为“艺事”之讹，经书“允执其中”当为“允艺其中（事）”之讹。壅与耘、申与中形近致讹，生产力低下的部落酋长，没有什么“中庸”之道可言，抓灌溉从游牧转向安定的农艺种植，提高生产力，才是统治的诀窍和头等任务。农业灌溉，需要一定

的田園阡陌設施，將江河溪澗的流水引入田畦，用以灌溉庄稼，用、用、用就是這種蓄水灌溉的阡陌、水渠交錯的寫照。

灌溉是人工的引水排灌、澆灌庄稼，沒有田塍阡陌，將水有計劃的分片堵塞壅阻，再多的水也會流散消失，就談不上田間水渠的流通；沒有疏通的設施，一味壅阻，水匯聚成沼澤，汪洋一片，也談不上田水的流通，壅和通是一事的两面，相承相成，古文字造了“用”這個形體，代表双重的含義。

以右分化為“壅”與“通”兩字。分別作：     甲壅；  通。

甲子卜翌貞：令受壅田于一方？（前7.3.2）
癸巳卜翌貞：令眾人…入…羌方…壅田…？
（甲3510）弜（比）壅，弗受有年？（后2.41.15）

壅又為捕獵之法，丁卯卜在去貞：詁告曰：畀耒耜，王要今日壅，亡災擒？（前2.11.1）戊午卜在潢貞：王其壅大眾，要弼果鵠亡災擒？（前2.5.7）壅犹障也，遮拦以捕獲獸。又假為饗，熟食曰饗。己未卜：其壅（饗）父庚夬，萬于宗？茲用。（粹322）

卜辭文例“通”多作進攻對象，如：

丁酉卜：生十月王敦通受祐？（粹1191）
辛未卜：王一月敦通受祐？（合332） 丙申
卜：其品（掠）通丁酉？……其品（掠）通西北
丁酉？（京都3132） 另有文例，甲辰用咎
通上甲十五牛。（序1051） 丁卯卜：社咎通
大戊辰？（甲3374） 通，有顺畅交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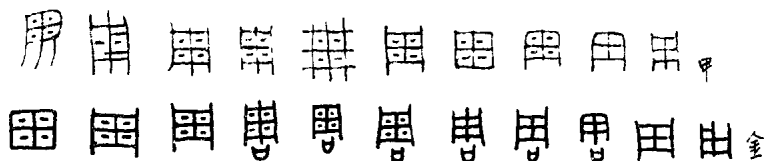
“用”本意为壅为通，抽象为使用、用
牲的用，略举少量文例如下：

弘吉，兹用。王擒豚卅又七。（宁1.392）
癸丑卜筮贞：五百濮用？旬壬戌侑用濮百。
三月。（京津1255） 贞：要用果（假为奴隶的
隶）？ 丙午卜：……其用龟？（佚959） 丁卯
卜筮贞：係羌伯脑用于成（汤）？（后2.33.9）

从用的甲骨文还有：𠩺、𠩻、𠩼，为推
及搨初文，卜辞中也用作邑名，贞：呼从𠩺
取坏、搨、𠩼三邑？（前7.21.4） 克搨（乙
8892） 𠩺疑亦推字，壬寅卜……贞：令……逆
𠩺……正牵……？（存1.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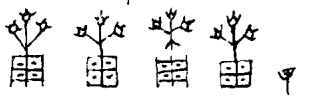
𡵓，从土从用，疑为墙初文，墙，《礼
·王制注》：“小城为墙。”与“庸”通。
卜辞，丁卯……贞：呼……庸伯……？（佚962）

𡵓（后2.22.16）：“成往往于来曰逆也𡵓
卫有𡵓？”𡵓字不识。𡵓（后2.36.4）疑𡵓初文。



康殷释“周”谓：概象田中密=播种或施肥之意。……（浅说P. 246）

康说比较接近，但忽略了某些字形透露的“周”与“用”的关系。《说文》释谓：“周，密也。从用口。”是会意字，意思说用口讲话要当心，“祸从口出”，说话要考虑周密。从金文看田、罌，与“用口”无关，许说早为金文家怀疑否定。从甲骨文、金文提供的各种形体综合作观察，它的本意是田间水利灌溉周全、周徧，所以用田中块：田畦都有水表意，二代表田中的水。从周徧、周全，引申为周密、四周、周围等含义。


 从粟（粟）从田（周），
 田（周）亦声。表示田间灌溉周徧，庄稼生长茂密，当为“稠”的初文。康殷以为“稠”为“周”初文，其实周是稠的条件，稠是周的结果，两者有因果关系和音义上的联系，但并非是一字异体。

稠，《说文》：“多也。从禾周声。”
 《广韵》：“概也。”《增韵》：“密也。
 又稂也。”周字和稠字的关系，先是有灌
 溉周徧的田，再加上茂密的作物，才组合
 成“稠”的初文。“稠”在卜辞中用为人名，
 如：壬戌卜旁……稠其亡祸？壬戌……稠亡
 祸？（乙3426）勿呼……稠于……自……
 示……？（佚905）

周字在卜辞中主要用作方国名，是商王
 朝西方的强邻，终于经过若干代人的经营，
 发展了农业，积蓄了力量，乘商朝穷兵黩武
 用兵东夷和奴隶起义的冲击下，领导联军战
 胜了殷纣，建立了周王朝。

我们也举一些能反映殷周关系的卜辞和
 记事刻辞：周入十。（乙3452）周方弗其
 有祸？周方弗亡祸？（合181）周侯今生
 月亡祸？（甲436）贞：周外巫？（乙7801）
 周外嫪？（7·7312）己卯卜克贞：令多子
 族从犬侯戡周载王事？（续5·2·2）贞：串
 弗戡周？（铁26·1）其克戡周？（掇2·164）
 执周鼓帙？（前5·36·4）侯弗戡周？（拾
 4·12）妇周（乙8894）令周取？（乙
 6015）其燬于周？（后2·15·2）亦作地名、人名。

111, 释国

或、国、域古文字原是一字孳乳。国家地域、邦国的观念，在阶级社会开始，统治者把财富和权力集中起来，并且筑起城墙和防护设施，以及用兵力加以保护，汉字古文字国的基本构件就是戈和口（城），口的四周加指示符号“心”作“画”，无非表明国家的范围不限于城内，城外四域，武装力量所及，都属邦国，戈不仅是代表武装的表意符号，也兼声符，甲骨文就用“戈”作“国家”的“国”用。

卜辞文例，癸亥卜：王戈受年？十二月。

(乙4718) 贞：戈(国)受[年]？

(铁28.3) ……寅卜：壬，王寅

戈(国)田省亡戎？(粹971)

其[某]（献）戈(国)望九？(粹1000)

卜辞“国人”作“戈人”，

或戈人射？(邲3.46.4) 国人为

古史习见用语，此条知戈人射 (乙4718腹甲左下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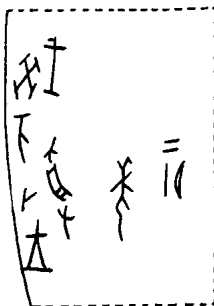
之戈人，非因使戈为兵而得名，为邦民之意。

贞：呼戈人壅畦？(珠575) 庚寅，命戈人

步？(林2.5.11) 贞：[某]戈人？(前6.31.5) 甲辰

卜字贞：今日令入戈人？癸亥卜字贞：勿[某]

戈人有正眚？(珠458) 乙丑卜字贞：翌庚



寅令入(纳)戈(国)人？(前7·34·2) 乙亥卜
岁贞：翌庚子步戈人不道？十三月。辛丑卜
岁贞：蚩羽令致戈(国)人伐吾方豳？十三月。
(金522) 贞：王……戈人？(乙2482) 戈人
(乙7108)

国人的含义，先是居住都城内的市民，
与郊外野人对称，《周礼·地官·泉府》：
“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疏：“国人者，谓
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以后扩大
为全国之人民，《孟子·梁惠王下》：“国
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卜辞的“戈人”
从文例内容看，相当于与郊人野人相对的国
人。“纳国人”可能是接纳野人入籍为国人。

戈人读国人的旁证是卜辞“四域”作：
“四戈”，或、域、国本一字，戈通域，也
必然通国。丙寅卜：帝于四戈(域)？(前6·
38·3) 致四戈(域)彘？(粹221) 四戈……
(粹222) 癸卯卜贞：裸祭乙巳自上甲廿示一
牛，二示羊，土燎四戈一彘、羊、豚？(续1·
2·1) 王从东戈(域)祟侯豳？王从南戈(域)
祟侯豳？王从西戈(域)祟侯豳？王从北戈(域)
祟侯豳？(甲622)

戈可代表“国”和“域”，加口作时，

或加口作𠂔(外85)以区别兵器的“戈”,
𠂔、𠂔为“国”字,也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康殷否定甲骨文存在“邦”和“国”的
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可 叶 叶 吉 甲 秋 國 國 國 金

卜辞文例，多证成连文，为武将名，如癸酉贞：王从证成伐召方……祐？在大乙宗。（京津4395）乙丑卜贞：王从证成在兹不见？（掇1·452）乙丑卜贞：亩以证成伐猷受祐？（粹1164）证国的国，本身无法证明其音义，其他文例很少，但也并不排除有读国或域的可能性。

辛亥卜贞：王(国)来(多)？(铁
177.3)联系前举“王戈(国)受年”卜辞，
这种叶读“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甲午卜古贞：在邦和鬲乎……？（前2.6.5）
 附姑释流为水名、地名，读“流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也可能是讹或的省称，文例不全，不能遽定。从文字学的规律看，土可以代表国和域，加口作𡩺，读国和域亦未尝不是错误。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康殷将“国”字的形义来源，扯到了“典韋”（合文）和所

谓的“列石”等，毫无关系的字上去。

𠂔① 𠂔② 𠂔③ 𠂔④ 𠂔⑤

康殷谓：未见甲骨文，最早的文字即：𠂔①，愚考即古图形的𠂔③的简化，而𠂔③形又是更复杂而清晰的：𠂔④的简化，口中的𠂔形即甲文𠂔之省，原象双手捧洒祭品于册上，以祭册之形，册是初民崇拜的自然神，设册之处，是宗教“圣地”，在外面又作口以围绕，而在口外加𠂔，有围绕而行一或守卫此“圣地”之意——初民盖即以此“圣地”代表着域——后又进而代表国，这与后来的以“社稷”代表国家、政权完全同理。……（浅说P.589-590）

康殷先生象变戏法一样，用一根“简化”的魔棒，把多组字如𠂔、𠂔（可能简化作𠂔，但实际并不存在，更大可能是𠂔即暉、暉的省文）即或、域、国字，(2) 𠂔即韋、卫字两个形义来源和音义各不相同的字，划上了等号，他又魔棒一挥，(3) “典韋”合文的𠂔④与𠂔⑤划上了等号。“或”字主要部件是戈和方城口，“韋”、“衛”的主要部件是止和方城口，“典”是两手和册，顶多有个别共同部件而已。

112. 释邦

康殷先生为了曲成他的“列石”为“国”字来源说制造舆论，强调说：“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殷人之际只有𠂔、𠂔之类的域(邦)字，而无或字（加注谓或绝非或字），更无邦字（又加注谓或非邦字），他们自称用何字，除“大邑商”之外，尚无所知。……因而这几字字形十分重要。”（浅说P.591）



𠂔，显然象罗卜形，学名叫“茭菰”，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它就是《诗经·谷风》的“采芣采菲，无以下体”的“菲”，块茎块根的植物都需要培土，引申为“封土”的“封”。分封土地，也就是建立邦国，菲、封、茭、邦是同一语源的字，以后分化为不同的字，但原来是音同意通，可以互用的字。

𠂔在卜辞中就用作“邦国”的“邦”，“邦”字无非加上“邑”旁的“类符”而已，那是很晚的事了。今举有关文例如下：

己酉王卜贞：余征三𠂔(邦)方，虫隹令邑弗每，不作……在大邑商。王固曰：大吉。在九月，遘上甲……五牛。（后1.18.2）

余其陟遣告侯田册戲方、羌方、羞方、總方，
余亦从侯田當戈四半(邦)方……？(续3.13.1)
王來征三半(邦)方……？(前2.10.6)……于
二半(邦)方……？(后1.2.16) 其報三半
(邦)伯于父丁？(明续521) 戊午卜 = 弼克
贝夙南當(邦)方？(甲2909)

以上的文例，结合𡗗的形体，读为“邦”字是可以相信的。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中即已指出：“以上的‘邦’字作𡗗，金文邦字从此而增‘邑’的形符。”

(综述P.325) 康先生断言：周文字之邦由方声转来，是不符实际的臆说，显然“邦方”早已联用，并且构成双音词。

卜辞有“癸年于苗社”之语，王国维释为“邦社”，康殷亦非之，但似乎并无充分理由，只是说：“苗、苗盖同苗字，断难表现邦国之意。”又说：“邦字自西周以来即已定形，不可能再作此苗形为邦。”我们看苗不一定是苗字，即使是一字，埔与邦古音仍可相通，阴阳对转。卜辞“癸年于邦社”文义可通。《说文》邦古文苗与苗形近。新出土《中山王酿鼎》：“闢啟割疆”《金》：“创闢割疆”，割(封)邦皆从𡗗得声。

113, 释在

𠩺 𠩻 旧释在甲文无

𠩺、𠩻即王(𠩺), 𠩻是𠩺甲文𠩺、災的本字, 𠩻之𠩻人髮(𠩺)的讹变, 表示人髮(𠩺)仿于𠩺之意。与髮(𠩺)为戈置、仿的𠩺(災)同意, 也即𠩺的异文(周人的文字), 周人文中借𠩺声以示在于之意, 卜词用于, 不用在, 篆讹省𠩺为土作杜, 从土乃𠩺形的省讹, 许误解作“从土才声”。(浅说 P. 432)

康殷先生释𠩺(王)为𠩺(𠩺), 没有形和音的依据, 只有以错释错, “负负得正”, 以前已经举过一些例子, 比如𠩺, 被焚烧的女巫, 头上的“玉”作𠩺, 他加以颠倒改形作𠩺, 硬说这了“玉”字是“王”字, 代表所谓“象用王𠩺磔妇女并用火焚烧之状”, 将这了“𠩺”即“𠩺”的异体, 竟然释为“威”, 还加了三了不知出处的𠩺甲为证。𠩺、𠩺、𠩺、𠩺等字的“玉”部件、“王”(旺火)部件, 他都改说为“𠩺钺”, 实际无一可通。剩下这了“在”字, 我们一併加以澄清, 免得初学者以为还有一了释𠩺(王)为𠩺的证据, 其实王和𠩺、𠩻(才)和𠩺(𠩺)一点关系也没

有。通过这些字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结构古文字的基本部件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康殷先生对这样的基本功不太注意，而着重在文字外表捕捉印象方面，“凭眼力”得出的结果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古文字“玉”作：𠂇、𠂈、𠂉、𠂊、𠂋、𠂌、𠂍；“王”作：𠂎、𠂏、𠂐、𠂑、𠂒、𠂓、𠂔；“斧”作：𠂕、𠂖、𠂗、𠂘、𠂙；钺钺”作：𠂚、𠂛、𠂜，本来分清它们的形义和音义是可以办到的。不知为什么把它们拉扯到一起。

中 甲 卩 金 卩 篆

这也是农民通

过农业实践，从生








活汲取素材创造的象形文字。它象种子在地
下生根发芽成才，一代表地面，●代表种子，
丨穿透地面，上象芽，下象根。篆文线条化
将肥笔●变作一，中写成中，楷书又写作才。








农民习惯于把人和作物沟通起来，孩子
象种子一样，能生根、开花、结果，有出息
的叫成才，看作“人才”。引申为才干、才
气、才华和才德的“才”。“才”又是种植
的初始状态，从而产生“刚才”、“方才”
的时间概念。才种的东西很小，又产生“仅”
的含义，如才三岁，才一元钱等。“才”不孝

乳为“材料”的“材”，愚昧的叫“蠢才”奴性的人叫“奴才”等。“才”是从农业种植经验中产生的语言文字，农民知道，植物与动物饲养不同，它不会跑来跑去，种在那里它就长在那里，所以“才”也有在某处、在某时，存在的“在”的含义。“才”就是“在”的本字，以后为了减轻它兼职过多，才加“土”旁作𡵓，分担它作为“在”用的部分任务。康书说甲文无“在”字，应作甲文“在”本作“才”，它们是一字孳乳。

空口无凭，还是举例为证：贞：亡尤？
中（在）十二月中（在）𡵓卜。……𡵓（祀）中（在）
𡵓（后2.8.18）雷𡵓𡵓（在）明，受有年？
（乙3290）甲戌卜𡵓贞：中（在）阳牧获𡵓？
（续758）……𡵓中中丁宗中三月。（续1.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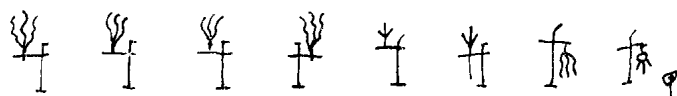
在铭文中“在”字基本上仍以“才”为元，作：𡵓、𡵓、𡵓、𡵓、𡵓、𡵓、𡵓、𡵓等形，加“土”的不多，《说文》：“才，艸木之初也。”“在，存也，从土才声。”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反映出“在”本作“才”，后加“土”作意符，从才兼声符。金文《林氏壺》作𡵓，《中山王釀壺》才、在并作𡵓，“贤性良佐”、“从

杜大夫”。《孟鼎》：“在武王嗣文作邦”又云：“在于御事”两“在”字作：、，加“王”字作偏旁，或者改“土”旁为“王”旁，“王”的本义是“旺”，从拜日拜火转为部落酋长有功德者的美称，在这件大臣的铭功载德的铜器上“在”字作，无非表示“尊王”的敬意，讨好王室，意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如这件铜器上，武王的武作：，文王的文作：，也见于他器，是当时贵族向王室“表忠心”的“一招”，成为一时风尚，并没有“加斧钺于文武王”之意。至于“在”字作：，也没有康殷设想的，所谓“人髮仿于斧”的意思。

他不但对“才”的形义来源不清楚，而且把古文字（戔、戔同災）与（戔、戔，表示砍头，克敌胜利的用字）混为一谈了。这都是他强调“望形生意”，不重视语言资料的必然结果。和如果形体上看不出有差别，联系有关的文字体系中作为部件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和当作一字，也只要两组例句一对照，在语言中的作用不相同，音义大相径庭，就不会“灾”、“戔”不分了。至于是头发还是头，是断发还是砍头，也

是应该心中有数。让我们进一步加以讨论。

114, 释戡



象人髮为戈斩断，呈(挂)于戈上状，用以表示人头为戈战争所伤的害、难、危险……意。𠂔即人髮形，见于𦘒若和𦘒考等字。𦘒作声符，髻乳为戡、裁、载、戴……大约𠂔又脱离𦘒而独立，变为声符，又讹为𠂔……𠂔……才，即戈省声。许氏……误以人髮为草木萌芽之形。……(浅说 p.442-443)

康殷先生错怪许慎了。但责任还在《甲骨文编》把𦘒和𦘒两个不同的字混淆为一个字，把𦘒错作𦘒的异体了，这样就给康殷的错误理解搭了桥，提供了依据，让他否定了《说文》：“才，艸木之初也”的说法，提出了𦘒→𦘒→𦘒→𠂔变化过程的错误假设。

实际上𠂔、𠂔代表初生的植物是对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𠂔加戈，是从戈𠂔声的形声字，作为兵器杀伤性灾难的专字，与田火災、田火災、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等水災，兵災、火災、水災来源不同，作

卜辞中戈的文例，贞：王往走戈至于冥
别？（乙768）王固曰：吉。之曰允。方
十月。（合118）方为方国名，即戴方。方
即𠄎，与𠄎异，是𠄎和𠄎的初文。𠄎方卜
辞凡三见，不一一列举。贞：方𠄎（灾）品
（略掠）唯帝……作𠄎祸？三月。（金495）
今日成王其田，𠄎日亡𠄎（灾）？（宁1.101）
多田亡𠄎？（京津4563）

𦍋，旧释“先”误，是人长髮形，卜辞中通作夷人的“夷”用。卜辞有：庚戌卜：令从旌伐𦍋（夷）？（合28）贞：王出居于庚百𦍋（夷）勿用？（合104）辛未，王令弼伐𦍋（夷）咸于（戡）？（佚383）地名𦍋侯亦作𦍋侯。其伐𦍋（夷）归？（前2.5.1）

345

造了𢇛、𢇛、𢇛、𢇛字，用戈和敌首级象征克敌致胜，和用戈砍下敌头“砍”同一语源的𢇛字，经书也作𢇛，实是一字，《说文》误分为二。它们都是“𢇛”的右起形声字，即《周书》：“西伯既𢇛黎”的“𢇛”字，亦作“𢇛”，经书中也假“堪”、“𢇛”等字为之。有𢇛、亡𢇛，是指战争有胜、无胜；有𢇛、亡𢇛，指生活中有灾无灾，多见于将借卜辞中，容易混淆，把“亡𢇛(𢇛)”当作：“亡𢇛(灾)”，但是通观一下卜辞，它们的用法是井然有别的，今试举文例如下，

八日辛亥允𢇛(𢇛)，伐二千六百五十人在沅。(后2.45.9) 记一次战役中伐敌二千六百五十人，允𢇛，是验辞表示预卜将取胜果然应验了。𢇛读𢇛，就讲不通了，杀死两千敌人不算胜利，还算灾难吗？

癸丑卜奇贞：自今至于丁巳我𢇛(𢇛)留；王固曰：丁巳我毋其𢇛(𢇛)，于来甲子𢇛(𢇛)。旬又一日癸亥，车弗𢇛(𢇛)，之月豈甲子允𢇛(𢇛)。(丙1) ……长戈化告曰：吾方掠于我奠，[田]日丁巳辰，亦有来警自西，帝呼告曰：(吾丁方𢇛(掠)我奠，𢇛(𢇛)四邑，亦焚廩三。(缀117)

让噩告曰：土方昆（桀）于我车部，𡈼
(𡈼)二邑，吾方亦伐我西鄙。(晋2)

戊戌卜：今一月夷𡈼？(续5.30.5)

𡈼读𡈼，是克的含义，指夷人被战胜，
读“夷戎”即“夷灾”就不通了。

甲辰卜寇贞：翌乙巳曰子商敦，至于丁
未𡈼(𡈼)？(乙6692) 卜辞是殷王派子商
抗击敌人，卜问自乙巳至丁未三日内能否克
敌。𡈼读𡈼是恰当的，如释“戎”训伤害，
战争中天子有伤害，卜问那一天伤害，就没
有什么必要了。

贞：曰子商至于出城作火，𡈼(𡈼)？勿
曰子商至于出城作火，𡈼(𡈼)？(乙6692)
同上一片是子商纵火攻城，能否克敌的卜辞。

他辞谓，……卜寇贞：王皇基方出作郭
子商𡈼(𡈼)？(乙7981) 是卜问敌人在城
中作郭，增加防御工事后，子商能否克敌致
胜，𡈼读“𡈼”才恰当，读“戎”若“灾”，
敌人作郭，伤害子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乙未……贞：王登三千人呼戎警方，𡈼？
(晋2.300) 动员三千人呼戎警方，能否战胜？
读戎(灾)是指敌灾，还是我灾？也毫无意义。

“湄日亡戎擒”凡数十例，无一例作𡈼的。

𣎵与𣎵是两个字，形义来源和读音不同的字，《甲骨文编》、《金文编》等字书都把它们当作一个“戡”字，收入了字典，大家也就安之若素了。这两个字除从戈相同外，𣎵代表植物初生形态，𣎵、𣎵也可代表生形，单从字上“望形生意”无疑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一字异体的，但深入研究文例语言后，还是可以弄清它们在词义上的差别，并追溯到它们具有不同的形义来源。

让我们再看《金文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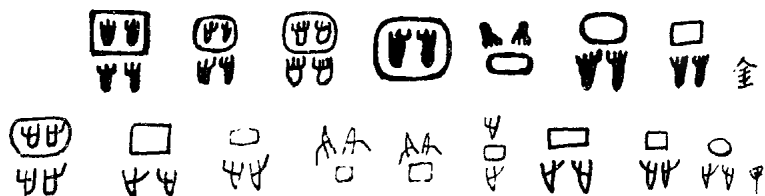
《墙盘》：“𣎵！武王既𣎵（戡）殷。”

《疾钟》：“𣎵！武王既𣎵（戡）殷。”

《𣎵鼎》：“𣎵东夷，丰白。𣎵古𣎵𣎵（戡）。 ”

以上三铭𣎵与他铭𣎵、𣎵字字形上还是有差别的。各家释𣎵，“戡殷”，训伤害殷、败殷，未尝不能通讲，但文气上和铭文整体的“武王克商”的内容上，彻底打垮了殷商王朝，用一个“𣎵”字作动词来描述，是不够的。《史记·周本纪》就写作：“武王既克殷”。铭文当读《尚书》：“西伯既戡黎”的“戡”。戡，《说文》作𣎵，训杀，训胜，训克，显然和训伤、训败的“𣎵”（𣎵）程度上有很大不同。

115. 释品(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品》以为上揭甲、金文皆为正即征的繁构，读“征”谓：“猎取野兽谓之征。”（原书P. 268）

罗振玉即释品为正、征，各家多从之。康殷书中也置于“征”字条下，并谓“有侵践意，大约这才是正之初文。”另外还有孙诒让释圉，严一萍从之，有所发展，释为围猎的圉。

从文例看，严说为上，从字形看圉有四上、两上围城周者，与此不类；释品、正繁简异体，最与文字简化规律相合，从字形看，释品有作足，释正若征，无可非议，但文例明是打猎，说“正”为“猎”名，文献无征。还有堂之正之的用兵叫征，合乎故训，也规模奇兵出象，也叫作征，就与中国传统的语言的训诂不合。本来精确的用语遭到了混淆和曲解，品的形义和音义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它和正和圉都是井然有别的，它是蹠的初文。

口是方阵，古作陈，与田音义相通，古文字部件田可省作口，口、田皆以方阵取义，城墙的城，初文作口，也是方形取义，口代表城、陈或田，要看具体的情况决定，但大体上代表一定区域和范围，是它们的共性。

上举诸形体总的看，就是众多的足，蹠踏阵线或城池，或田猎区域，也就是《楚辞·国殇》中所说的“凌余阵兮蹠余行”的“蹠”字。𠂔、𠂕、𠂖、𠂗等形是“蹠”的象形表意初文，蹠、猎也是𠂔诸形的后起形声字。打猎就要用足蹠踏草丛林野，蹠、猎音义上自然有内在联系，有关狩猎卜辞中的𠂔正是“猎”的初文和本字。

从卜辞内容看分明就是田猎的“猎”，没有理由说它（𠂔）不是“猎”，而是“正”用为“猎”意，这是“曲为之说”，是不符实际，也不合训诂的。因为“𠂔”、“正”若是一字异体，使用时就会互用、通用，不至于泾渭分明，凡是打猎内容的“𠂔”皆作𠂔，没有一例用“正”的。反过来凡是大规模正规划战，都用“正”即“征”为之，没有用“𠂔”的。凡是用“𠂔”的征战卜辞，仔细体味实际是骚扰性的“略”、“掠”。略有差别。

《品》，象足蹠踐之形，口为被蹠踐的区域，从字形上讲，是没有非违、阻隔的，从训故考虑，《玉篇》：“蹠，踐也。”与《国殇》注：“蹠，踐也”合。《尔雅·释言》：“蹠，蹠也。”疏：“蹠者蹠之或体也。蹠有从旁陵蹠之义。”以下列举有关卜辞

于狩品(猎)，擒？(宁1.409) 贞今日
辛品，擒？于翌日壬品，擒？(甲638) 甲
戌卜款：品不其擒？十一月。甲戌卜款：品
擒？款六十八……。(甲3916) 乙酉卜贞：
雀往品取，弗其擒？十月。(缺181.3)
壬辰卜王贞：翌癸巳我弗其品？(林2.14.10)
贞：其祝乞擒？乙，王其咎？虎？非？(甲
3916) 甲戌卜：翌乙亥，品？不往？
弱？(外116) 乙亥……寇贞：……虎既品？
(缺161.1) 王固曰：……虎虫既品。(存1.651)

以上文例，清楚地可以看出品是猎本字。
卜辞仅有一条见于省吾教授引用为“正”有
“猎”意的例证的，即：“狩品擒？款六十八
……”(合2.1.4)但这一条的“正”与品
用法不同，“正”是作地名用的，他辞：“呼往正”
(前7.29.1)“王徂正”(存2.326)“虫正祖”
(甲193)“正彘条”(乙8812)“正”为地名。

② 𠂔，为猎、蹀的本字，卜辞中引申为侵略的“略”、掳掠的“掠”，这类卜辞容易和“征”混淆，但通过内容描绘的战争规模和性质，还是可以区别“征”和“掠”的具体内容差别的。卜辞的“𠂔”字文例，往往以掠奪奴隶为目的，行动迅速，规模较小，与正规战争兴师动众，显然有所区别。

征与掠，作为战争行为，有其共性，但性质和规模不同，卜辞两者用法还是毫不含糊的。例如“王来正(征)人方”的文例数百例，都写作“𠂔”，无一例作“品”的，上举狩猎卜辞，也无一例“品”作“𠂔”的，仅有一例“将正”连文，但“正”为地名。现仍选录少量有关卜辞文例供读者参考。

吉弗亦𠂔(掠)羌？(柏3) 乙丑卜：弜获𠂔羌？…月。(铁31.3) 丙辰卜：弜获𠂔羌？(合65) 癸…卜王贞：羌其𠂔沚？(粹1170) 丙申卜：其𠂔？其𠂔西北？(翰3132) 乙丑卜：今出羌出唯𠂔？七月。(续5.12.2) 丁亥卜贞：方𠂔商？(合34) 丁巳卜王贞：四卜呼从𠂔方？允获。(南2160) …卜…追戎弗其获，𠂔，弗及方？(续5.19.6) 庚戌卜王贞：弜其获𠂔戎？在车，一月。

(前6.26.1) 贞：我弗其获品于？(粹1091)

甲寅卜……贞：王其获品土方？(戠12.13)

贞：弗其获品土方？贞：获品土方？(甲3346)

贞：在弗其获品于(杨)？(京都345)

殷王朝武丁时代，无疑较邻国诸方强大得多，受到他们的反抗和骚扰是可以理解的，说他们动辄征伐殷商，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癸未卜寇贞：旬亡[祸]……希，其有来警，刻……先有来警自西，……告曰：吾方品(掎)于我奠(句)……(戠26) 癸未卜永贞：旬亡祸？七日己丑，彡友化呼告曰：吾方品于我奠，七月。(甲3361接合)……辰亦有来自西，……品我奠，戠三[邑]……(戠26)

癸巳卜寇贞：旬亡祸？王固曰：有希，其有来警，刻至五日丁酉，先有来警自西，……告曰：土方品于我车鄙，戠二邑。吾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品(掎)与侵并举，显然侵略车西鄙，和正规的征伐攻城覆国有别。

丙寅卜旁贞：今秋吾方其品于德？(存1.550)……未卜旁贞：马方其品？(京博1681)…………亦品，……六月。(续5.8.1) 四日庚申亦有来警自北，……告曰：昔甲辰，方品于……，……十又五人，五日戊申亦品……

人十又六人，六月在……（菁5）丁酉卜方
贞：有来告方𠩺于𠩺；福夕告于成？（陈47）
贞：……方其𠩺兹邑？（佚191）辛酉卜：七
月天方不其来𠩺？（合89）……卜：方其𠩺
今夕（夏）？（甲476）

𠩺为𠩺本字，上举卜辞文例中，假借作
略或掠，虽然也是方国间的敌对和战争行为，
但是从文例内容可以看出，“掠”的时间短，
规模小，属骚扰性质，有时攻占一二邑，多
则三四邑，俘虏十五、六人，再多也不过百
十人，与国对国兴师动众的“征”（讨伐）不
同。我们也略举数例，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丁酉卜𠩺贞：今春王以人五千𠩺（征）土
方，受有祐？三月。（合1.31.6）己卯卜𠩺
贞：吉方出，王自𠩺（征），下上祐，受钱……
（柏55）庚戌贞：王自𠩺（征）乃方？（粹
1184）丁卯王卜贞：今王自𠩺九亩，余其从多
田于多伯𠩺（征）孟方伯炎，王衣翌日步亡尤，
自上下𠩺示，余受有祐，不啻戡，告于兹
邑大邑商：亡纆才猷？（王固曰）弘吉。在
十月遯大甲翌。（甲2416）这类“祈战卜辞”
多例，反映“征孟方伯”用“𠩺”何其严重
隆重，有心人是不难区别𠩺与𠩺的差异的。

𡗗 𡗗 甲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金

以上金文康殷先生将它与另外一了𡗗右图金文，象两手膜拜𡗗形的字联系上，说这了经地省去一边人拜形的字，就是𡗗的初文。（浅说 P. 28）𡗗文是两人拜𡗗，就不必要改作一人。即改成所谓“象高拱双手，拜于𡗗前的人形”也无法证明就是𡗗的初文。



𡗗文

这了金文的全形，是𡗗上的文字，虽然不能确识，但大致上是一了属宗教信仰膜拜𡗗形的字，而另一金文则象人在井边操作之形，𡗗或𡗗声，两者差别很大，说它们是一字很难令人置信。

𡗗字因金文有文例可循，部件分析也大致清晰，似乎可以考释一番。右例金文𡗗为𡗗的演变，象人操作之形，有的文字也可能象膜拜、祈告之形，但这半边从井从𡗗或𡗗，操作之形更有可能。𡗗是植物、𡗗是自然环境丘陵，两者意义迥异，在同一字同一部位出现，可以说明它们是起声符的作用，这了字的读音与𡗗或𡗗相同。然后看乙铭文二例：

考释：《辨读句》，经书作鳩，训安集的文
例：《诗·召》：“**翬**（句）**翬**（治）王省。”
《书·鼎》：“**趙**仲令**翬**（句）**翬**（治）郑田。”
《书·尊》：“**翬**（句）**翬**（治）六官果八官執。”
《书·彝》：“**翬**（句）**翬**（治）六官果八官執。”
《书·克》：“**翬**（句）**翬**（治）左右虎臣。”
《书·公》：“命汝**翬**（句）**翬**（治）公族（与）
参（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与）衆事。”
《书·生》：“王令**翬**（句）**翬**（治）公族卿事
大史（与）察。”《书·克》：“命汝**翬**（句）**翬**
（治）走马。”《书·伊》：“**翬**（句）**翬**（治）
康宮王臣（与）百工。”《书·伊》：“余命
汝死（尸）我家，（句）**翬**（治）我西隔东隔僕
驭、百工、牧、臣妾。”《书·伊》：“
（句）**翬**（治）九陂。”《书·伊》：“册命
师（与）翬（句）**翬**（治）侯广。”《书·伊》：“
余命汝职佐卿为大史，**翬**（句）命于外内之
事。”（句，即籒初文）

《书·尧典》：“共工方鳩（与）功。”
《说文》：“句，聚也。从丿九声。”《玉
篇》：“句，今作鳩。”《庄子·天下篇》：“
禹亲自操橐耜而九（句）犁天下之川。”（句
鳩）旧注训集、安，集安、安集，也通丘，

是一个多义词。铭文的“鳩治”就是“集治”、“安治”的意思。《左隐八年》：“君释三国之图以鳩其民，君之惠也。”集解：“鳩，集也。”《国语·晋语》：“可以鉴而鳩赵宗乎。”注：“鳩，安也。”经书以鳩为之，与原始鸟图腾崇拜的信仰有关，《左昭十七年》：“五鳩，鳩民者也。”注：“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为名。”

𪔐，象人安聚井边生活、操作之形，非是密集的植物，与“九”同声，是义符兼声符，从形义和音义分析，联系文献，当释为经书假鳩为之。

(二) 辨读鳩通丘的文例：《大克鼎》：“錫汝邢邕𪔐人𪔐(丘)。”《零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𪔐(丘)五邑祝。”












《左襄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泽，辨亭陵，表淳卤，……”集解：“鳩，集也。贾注：藪泽之地，九夫为鳩，八鳩而为一井。鳩和丘一样，是古代居民聚落的规模单位，九家人一鳩(丘)，八丘为一井，𪔐字从井，正是这种居民集聚的单位，是它的本字，为后起形声字，鳩和丘则是通假字。《汉书·刑法志》：“丘十六井”，因时而异。《周

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管子·小匡》：“陵陆丘井田畴均，则民不惑。”《庄子·则阳》：“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孟子·尽心下》：“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春秋成元年》：“三月作丘甲”，“丘”皆为鞬的通假字，“丘”行而“鞬”消亡，只有藉金文方能知“丘”意非源于丘陵、丘阜，而为“丘里”、“丘井”的鞬的借字；也只有联系文献才能探寻金文鞬诸形的音义和形义来源。










这个字旧释驂（吴大澂）、併（刘心源）、𨾏（孙诒让）、𨾏（丁佛言）、𨾏（林泰辅）、𨾏（吴宝伟）、𨾏（郭沫若）、𨾏（徐同柏）、𨾏（吴式芬）、𨾏（高鸿缙），李孝定评议各家，以高说释“𨾏”为是。高师释𨾏虽可通读多数铭文，但“勾治王圉”、“𨾏治九陂”、“𨾏治走马”等如果只是单项职务，就不合了。释“勾”有集、安多意，皆可通读。

甲有文𨾏，从𠂔从𨾏（𨾏），当与鞬同，象灌国治𨾏之形，引申为安集之意。卜辞，𨾏大示？（粹1537）𨾏大示？（存2.765）𨾏勾（𨾏）大示，训安。𨾏亦𨾏，今秋作今𨾏。

117. 释辰

康殷先生释“辰”字为蛭螭，选择了……他能够“望”出地蚕害虫“意”的字形为依据，释“辰”为“害虫之形”。他一点都不想考虑语言资料中“辰”有无害虫之意，也不考虑甲骨文、金文诸多的“辰”字形体如：、、、、、等形是否象所说的种之害虫。他进一步把、等字释为“象人手由地下捉除潜害禾根的‘辰’一蛭螭之类害虫之状。”（农）字中的说成是“捕虫的网形，非田。”总之，在他心目中“除害虫”是农业的中心任务，用这了（提出的）字形代表整了农业。详《文字源流浅说》P. 253-255。

“辰”字的形义来源从字形多样判断，大概也是一个“形义来源非一”的字，试结合字形和语言资料探讨如下：

① 𦍋器石鋤的象形：“辰”为“𦍋”本字，即蚌蛤之类，初民以其介壳为耕具，以后以石器代之，，是按上把的“𦍋器”，手执之作：（𦍋，即𦍋初文）。甲文、（甲2878）是手直接执𦍋器之形。“农”字作：、、、等形，皆为农具的

“耨”，与《淮南·汜论训》：“古者剡耨而耕，耨耨而耨。”相合。《本草纲目》：“南方藤州垦田，以石为刀。”也与考古出土的石锄、石碇、石刀、石鎌合。郭沫若在《释干支》一文中谓：“耨耨与农乃侯东阴阳对转，故耨耨农为一字。”渊源于“辰”即“耨”为耕器。

“耨”除耕器外，又作威兵。《说文》：“旅，社肉，威之以耨，故谓之旅。”

(2) 象觥(觥)形：以角加支柱作：𩚑、𩚒、𩚓、𩚔，《说文》：“觥，乡饮酒角也，礼曰主人先举觥。觥受四升。从角单声。觥，或从辰。觥，礼经觥。”亦作卮。《庄子》：“卮言日出”注：“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比之于言，因物随变。”又称觥器。

卜辞，贞：二辰？(乙2172) 贞：雨不足辰？亡咎？(珠454) 庚辰卜大贞：雨不足辰，不唯年？(前7.30.1) 辰似读觥。

(3) 象河流与崖岸之间，引申为“两会之间”的含义。尸代表崖岸，丿代表河流，二或也代表河岸间的通道或阶级、阶梯，加起来组合成𩚑、𩚒、𩚓、𩚔。“辰”，河岸象形。

河岸象形的𩚑、𩚒，分化为派、限等字。

渚，同渚，《说文》：“渚，水厓也。”

限，《说文》：“水阜也。”

畛、畛，两田之间的阡陌。

砢，《正韵》：“以石致川之康也。”

康，《说文》：“仄也。”仄为侧

边之意，疑砢本作砢，河岬石阶。

唇、唇，上下嘴唇之间。

楹，《广韵》：“两楹间。”

晨，日夜之间，日夜至日的过渡阶段。

螾，《礼·月令注》：“大蛤也。”

《说文》：“蛤，螾属。”蚌蛤由

两腭组合，处于两壳间。

𡗗，《说文》：“日月合宿为𡗗。从辰

从会，辰亦声。”通作辰。

许多从辰的字具有两间两合之意，它的音义来源于“渚”的河岬水陆两间两合之意。它们是同一语源的字，𡗗是厂(岬)(水)两间有所联系的象形表意字，是古代人们聚居生活的场所，印象很深，在文字中有所反映是很自然的。《诗·王风》：“漘漘萋萋，在河之渚。”《诗·魏风》：“砍之伐轮兮，置之河之渚兮。”

如畛(畛)象田地的区分和畛域，甲金文

作：畱、畱、田、田、畱、田，《说文》：“井田间阡陌也。”字形是畸田上的阡陌，以及被阡陌划分的畛域，畱强调了畛域，加一点其中以示意。康殷先生说“辰”为“地蚕”（有的地方叫它“老母虫”）就是以这个字作依据，经他一画，真象条卷曲的昆虫，但是“辰”作“虫”在古汉语里却是“螽”（蚌蛤）和“蛴螬”（地蚕之类昆虫）不沾边。

十二辰的“辰”，即指日月星辰交会经历的场所，犹如农人在田间经历的畛域。《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释文：“日月所会，谓日月交会于十二次也。”也专指夏历十二个月的月朔时，太阳行经和所在黄道的位置。

“畱”即“畛”的形义来源，也可以视作农业“螽”耕的延中的一部分，耕作锄地的场所自然和使用的工具音义上有紧密联系。

另外锄地、耕地，都要振动农具“螽”，“辰”也引申出震动的一系列有关文字。

震，《说文》：“劈历振物者，《易·说卦》：‘震为雷’。”

振，《说文》：“举救也。”动手。

跟，《说文》：“动也。”

辰，《集韵》：“头动也。”

殷、敎，《集韵》：“击也。”

《吕览注》：“辰，动而喜也。”

姦，《说文》：“女妊身动也。”辰、姦相通，“我多臣不辰？”（粹1207）辰，同姦。

甲骨文𠄎、𠄎、𠄎、𠄎，𠄎、振、震原为一字，音义相通，卜辞文例似为惊动意。

乙亥卜𠄎贞：兹邑亡𠄎？（续3·1·3）

贞：兹邑其有𠄎？（拾4·9）辛未卜贞：

邑𠄎，致射从𠄎……方我？（续3·46·7）

𠄎方不𠄎？（存2·305）庚辰贞：今夕亡

𠄎？（粹1201）甲戌卜在夙贞：……又邑今

夕弗𠄎（王官）在十月又一？（前2·13·2）贞：

方来入……邑，今夕弗𠄎王官？（燕89）癸未

卜在𠄎贞：今夕亡不𠄎？兹亡。（续3·29·5）

壬午卜𠄎立贞：王今夕不𠄎？（南明828）

𠄎甲 旧释𠄎。“𠄎今𠄎裸？”𠄎当释𠄎。

𠄎甲 丁丑卜贞：其𠄎𠄎𠄎于孟，往

来亡灾？王固曰：吉。在九[月]。（佚971）

振𠄎有𠄎𠄎发兵和收兵两义。振也有收、发两义。“振𠄎同食。”训发。“振河海而不𠄎。”训收。

𠄎甲 癸酉出𠄎在受字在……𠄎（农）𠄎亩？（宁2·29）令多𠄎……𠄎……？（前4·10·3）亦应释𠄎。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康殷先生释金文𢇛为“加双手执回以捕虫”，释甲文𢇛亦谓：“象人手由地下捉除害虫禾根的‘辰’——跻蹠之类害虫之状。”他又释甲文𢇛为“农”谓“加𠂔、𠂔为升降符，示捉掘出地上之意，𠂔有𠂔。或再看作𢇛、𢇛、𢇛有去，捉虫的人手。”详浅说

P. 253 - 254.

康殷先生把几百个“辰”字种2不同形体中检出一两字(如、) 竟似地蚕的形体, 释“辰”为“害虫”, 进一步把“农”字的主要内容理解为“以手捉虫”之类, 都是不符古代农业实践和中国古代农民文化的实际的。

郭沫若先生在他释干支的论文中，对辰和农字作了比较精辟和符合中国文化实际的推论：“余以为辰象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

者，盖耨器也。《淮南·记论训》曰：‘古者剡耨而耕，耨耨而耨。’其作耨折形者，则为石器。”康先生认为“蛭螭”的“辰”字特殊形体，也很象蚌壳农具的形状，有点的“虫”字，也许就是“珍珠贝”的象形表意字，“辰”为“害虫说”较郭老的“耕器说”显然缺乏有力的论据。

郭老说：“耨、耨、农古为一字。”结论说：“要之，辰本耕器，故农、耨、耨、耨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是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故‘大火为大辰，成为大辰，北极星亦为大辰’。公羊七年更进则举凡星象皆称为辰。辰又转为时日之通称，于是而耕器之本义遂晦。”《释干支·辰》

《说文》亦说：“辰者农之时也，故序星为辰，田候也。”以农业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古代中国人，把耕器的“辰”视为“农民之星”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有人把“辰”是“毛之虫”之类的任何害虫，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历史背景恐怕都是难以接受的。

下面我们讨论几个“农”字有关的具体问题。

①郭沫若谓辰、耨、耨、农等字，古本

一字，以后“字变音亦与之俱变”，分化为不同的字，甲骨文、金文、篆文的同一形体，可能有不同音义，今试联系文例介绍数例。

𡒄，旧释晨。因为《说文》：“𡒄，早昧爽也。从𠂔从辰，辰时也，辰亦声。𠂔为玕，𠂔辰为𡒄，皆同意。”𡒄与篆文晨同，故释为晨，以后作晨。

𡒄，或者晨。《说文》：“晨，是为民田时者，从晶辰声。”

农民早起在田间操作，披星带月，以操作的农具“辰”（𠂔即耒、耜）和天星（晶）组合为𡒄，为作晨，代表清晨，是很合理的。𡒄，从卜辞看，以手持耒耜耕作，为“农”初文，不当为“晨”初文。

……卜贞：……令多𡒄（农）……𡒄……？
（前4.10.3） 癸酉出圃在𡒄圃在……𡒄（农）
亦焚𡒄。（字2.29） ……田𡒄（农）亦……？
（前5.48.2）

𡒄和𡒄是甲骨文“农”字，是以手持耒耜耕作的象形表意字。多农指农民大众，平时尚农，有战争即招募参战，有所敌和焚烧敌人包面的行动。

②𡒄、𡒄，在卜辞中用为“晨”，在金

文中则转变为“农”，《说文》有“蓐”训“陈艸复生也。”无“蓐”，《玉篇》以为古文“农”字。甲骨文“蓐”旧释“农”，今依卜辞文例改释“晨”。

翌丁卯祖辛岁，虫蓐(晨)酉(裸)？(粹251) 贞：父丁岁，虫晨裸？(珠848) 兄壬岁，虫晨？(后1.7.11) 1岁虫今晨裸？(前5.47.6) 翌丁未晨岁其有咎？(佚924) 告于母辛虫晨？(前5.48.7) 今蓐(晨)连文尚见于(明46)、(甲96)等，“晨”指一日中的清晨，殷人拜日，重视早晨，也是农民的心态，“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都和农事有关。

酉即“灌”，经书通“裸”用于祭神和裸宾客，旧释“酒”，康殷亦从之释“酒”，未确。甲金文“酒”为水名，“酉”为饮酒之“酒”，“酉”为祭名和裸宾的“裸”，皆井然有别，前人并失之“望形生意”，不依靠文辞内容，相因成习，相习成风。今举“虫今晨(晨)裸”类似文例以证之。

虫今夕裸祭朱？(宁1.114) 翌甲寅后祖乙岁，朝裸兹用？贞：暮裸？(库1025) 虫献(昼)裸？(粹499) 虫晨裸？(粹435)

“𡗗𡗗(晨)𡗗”与“𡗗朝𡗗”同意，该辞朝暮对称，故以“朝”为之，他辞单举称“晨”，“𡗗晨”文例不下十餘例，多于“朝”字。这了“朝”字作：𡗗、𡗗、𡗗，旧“望形生意”皆释“朝”，《甲骨文编》亦误，唐兰先生《殷虚文字记·释朝》据文例“朝𡗗”与“贞：暮𡗗？”同在一版（卷1025）订正众说，改释为“朝”。康殷先生书中亦有“朝”字金文，而未及此。（他说未见甲文，或以殷地远海之故）甲骨文为日月并见树梢之状。

铭文中𡗗字确已作“农”字使用，除人名诸例外，显然已可藉上下文确定为农字。

《墙盘》：“𡗗(农)𡗗𡗗𡗗(稼)”十分清楚。各家也是见到了这件铭文，才订正了旧时释甲骨文、金文𡗗、𡗗、𡗗、𡗗、𡗗、𡗗为𡗗或𡗗，并言说文所无，皆不确。𡗗为庄稼之“稼”初文，“稼”为𡗗的右起形声字，如果没有铭文的“农𡗗𡗗𡗗”，这了字单凭“望形生意”，是很难订正旧说的。

𡗗字释稼，首先见于裘锡圭先生文中，今据连劭名先生《史墙盘铭文研究》引文补，我手头没有原文，请读者查阅，裘先生释稼是正确的，也希望康殷先生加以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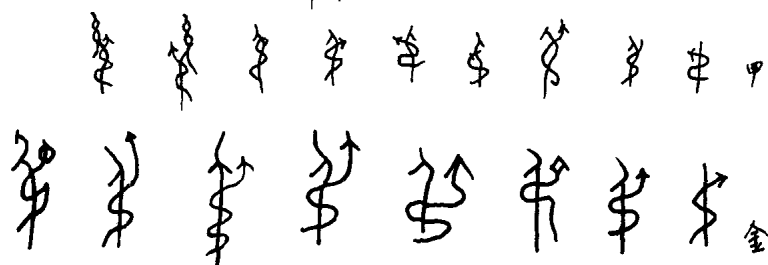
(3) 关于《说文》释“农”的问题：𡿨，
《说文》释：“耕也。从𡿨田声。”各家据
金文形声加以订正谓“田”为“𡿨”的讹误，
按“田”字较“𡿨”字笔画少、易书，这种
讹误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是汉字形声化的
结果，金文𡿨、𡿨，篆文有去上部，仅留下
部“辰”（耕具）加上声符𡿨，𡿨为𡿨之省
文，甲骨文作：𡿨（乙5317）古文字𡿨、𡿨
为一字，《说文》𡿨，释“𡿨血也，从血，
𡿨省声。𡿨俗𡿨，从肉，农声。”

《说文》篆文不讹，从辰，𡿨省声。

关于𡿨字，原殷先生仍释“𡿨”，当更
为“稼”，我读《橘盒》铭文至晚，也是从
甲骨文刻辞得到启发的。不供参考。

贞：今其雨，不唯𡿨（稼）？（乙2.7.2）
……兹雨……唯𡿨（稼）？（殷1.241）……唯
𡿨（稼）？（甲542）……卜字贞：……唯𡿨？
（殷44.9）辛丑卜：……𡿨泰？（明479）
……𡿨𡿨𡿨？（南南1.150）𡿨从人在室内，
有器（冰），下有丩形，当为“𡿨”字，有丰
盛意，为祈求庄稼丰收之意。甲骨文𡿨字作
𡿨、𡿨，不从𡿨、𡿨（稟），显然以收获、储
存表意，与𡿨（稼）在田中树木多不同。

119, 释帝



康殷先生从甲骨文、金文中看出了“象巨蛇缠噬人之状。”（浅说 P. 355）是对的，但他即使“望”对了此形，还是难以理解古人以帝为“善”（后作淑）的缘故。他认为象形更表示被蛇所缠的，又恰是被缚住手脚的人（战俘）——奴隶的象形，他更加无法抵禦，逃避这危急可怕的命运，只好束手待毙。古文即用此情此景以表现被害者处于此际的忧惧、绝望，究其声意相当于后来的愁、淑、感、蹙……。（浅说 P. 355-356）

这些字既是奴隶主站在反动立场上造作的迫害奴隶的文字，就不会产生所谓：忧惧、绝望——愁、淑、感、蹙的含义，而是满足其残忍心理的“得意”、“痛快”、“有趣”一类的含义。如果原来是奴隶大众所造的字，那么也只能是对奴隶主残忍所产生的仇恨。

《金文编》：“弔，善也。引申而为有凶表而问其善否曰弔。《说文》作𠂔，形体少讹，《魏三字石经》《君爽》：“不弔”古文作𠂔，篆文作𠂔，尚不误。后假拾也之叔为伯弔之弔，又擎乳淑、傲以为弔善之弔，《说文》亦解弔为问终。乃弔之本义废而人莫知弔之为弔矣。”

容庚师释《周叔弔鼎》：“不弔犹言不善。《书》《左传》皆言不弔，《诗》或曰不弔，或言不淑。……汉儒注经多训不弔为不淑。”吴大澂谓：“弔，善也。为男子之专称。”

《说文》释𠂔(法)云：“从𠂔所以触不直者。”所谓“神羊决狱”的传说，也见于《列子》等书，还是使用了古代“民俗学”的材料的。𠂔字的形义来源，也与民俗的“探青龙”有关。广东佛山旧有祖庙，供玄武帝（作龟蛇交状），多饲蛇。《广东新语》：“传说北帝部下有龟蛇二将，邑人失窃，盗与失者往之同去北帝前探青龙，以分青白。”青龙就是庙中饲养的蛇，又是龙蛇图腾崇拜的孑遗。《史记·五帝本纪》：“有嫫母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我国南方

民族中不少炎帝苗裔，都是“龙的传人”，古有“探青龙”之俗，是很自然的。

人受到嫌疑，就和嫌疑他的人同去祖庙“探青龙”，经过“青龙”的缠绕考验，没有受伤的就是好人，嫌疑就消除了。如果是坏人，他就不敢去北帝前诅咒，否则一定遭到北帝手下二持毒蛇之一的巨蟒的惩罚，这了所谓“毒蛇缠身”的古文字，也就是这一考验情景的写照，“善”或“不善”的形义来源，也是这种民俗存在的反映。

卜辞有：“弔于羗”与金文“弔于昊天”相合。铭文还有“惠于威仪”、“黜惠文祖皇考”也与《尚书·费誓》：“不敢不弔”、《左传》：“有君不弔”、“帅群不弔之人，以行乱于皇室”合，弔同淑，并训善。

弔，经考验的人，恢复了名誉，亲友邻里必然要去弔问一番。《礼·典礼》：“知生者弔，知死者唁。”正是这种内容，以后民俗改变了，《玉篇》混淆为“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说文》承其误说与形（持弓会毆禽）并误。弔的含义不限于弔丧，《礼记·礼弓》：“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弔之可也。”弔原为慰问之意。

120. 释于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𠂇

康书承认对于“于”字“所象未明”，但他又判断：《金文编》以𠂇为于初文甚确。我发现其初文更作：𠂇、𠂇、𠂇、𠂇 甲740，应可肯定，但未知为何物，有待继续探讨。郭说于即𠂇形，𠂇象𠂇在套中……恐不确，后省作于—𠂇。说文讹作𠂇，又误解作：“象气之舒𠂇，从𠂇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可以肯定是巧说。……详（浅说 P. 608）

康氏既未明所象，所作的判断有很大的盲目性。于可能是一件工具的象形文字；𠂇可能是附加符号，以后附加的补充成分。不一定𠂇即于的初文。说𠂇是于的初文，就更加没有依据了。𠂇可能是一件器皿，“于”是所盛的东西，也可能是声符，如盂，也可能是意符兼声符，怎么能判断“盂”就是“于”的初文呢？康殷书中诸如此类并未确知的字形，判为某字之初文，省文、讹文，是不够

科学和谨严的，而且先给未知的文字，预定了某些框子，很不利于对该字的自由思考和讨论。就“于”字的形义来源的探索看，按他指示的途径去研究，就永远陷进了歧途而达不到目标。让我们用联系语言资料 and 联系有关文字结构体系，即形义和音义结合的方法，进行新的尝试，希望借以证明“望形生义”的局限性；和对“于”字的判断错误。

干 干 是一种泥水匠使用的涂污工具，
= 象平面刮刀的刮面部分。)

是手持的把柄，也可以倒置作土，见《雨从缶》。这种朽鏝工具的象形文字就是干、干，以后将“于”字用作虚词和姓氏等其他含义后，加木旁、金旁、土旁为朽、鈐、圻。

朽，《说文》：“所以塗也。秦谓之朽，关东谓之椶。从木亏声。”释“椶”谓“朽也，从木曼声。”《增韵》：“朽，塗鏝器，或作圻，亦作鈐。”

鈐，《集韵》：“泥鏝也，塗工之具，本作鏝。”

圻，《集韵》：“泥鏝也。同朽。”

《左襄三十一年》：“圻人以时填宫室。”

《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粪土

之墙不可朽也。”《辞源》释“抹子，塗飾墙壁的工具。”《尔雅·释宫》：“鏝谓之朽。”疏：“鏝者，泥鏝也。一名朽，塗工之作具也。”朽是泥工工具名词，也可作塗塑的动词用。唐代文学家写过《朽者王承福传》。《宋史·陆万友传》：“万友始业朽鏝，既贵达，不忘本，以銀为朽鏝器数十事示子孙。”

𠂔 𠂔

𠂔，是朽的初文，它本身就是一个象形反字，加上丿、㇏无非代表朽鏝的泥

漿、塗料，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没有什么根据说先有𠂔，𠂔是𠂔的初文。也有可能先有干、𠂔字，因为实际生活中先已有了一种工具，简笔画下它，配上语言中的名称，就可以产生这个代表朽鏝的𠂔字。

朽本作𠂔，先有朽具，没有朽料、塗塑也不能完工。丿、㇏无非代表泥污的“污”，以后文字部件化和形声化，就产生了“污”。“污”和“朽”也是同一语源的字，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们生活中已经把塗污的塗料叫污，塗污的工具叫朽，塗污的行为也叫朽或朽。𠂔、𠂔二字的差别，仅在于形体上一无塗料，一有塗料，它们原是一字，也代表污

泥，𠂔也通淤，在淤泥的乾湿分界线上以曲线表明其范围边缘。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𠂔可以当作污、淤字的象形表意初文，因为自然界存在泥沼淤池，人们联系涂墨的污垢，以𠂔代表其音义，用𠂔、𠂔代表淤积污垢的边缘，也是完全可能的。既然没有“造字的圣人”，也无先验的所谓“六书”的造字方法，群众性造字活动中，人们可以凭自己的经历和感受造字，经过筛选、综合留下现存的古文字资料，让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殊途同归的大致方向，但不为固执一斑，而忽视全豹。

我们总的认识是文字是群众从生活实践中（其中生产劳动占很重要地位）自己所经验和熟习的素材，作为纪录自己语言的形体符号，并使之形成一个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这是绝大多数文字构成的一种宏观上的概括。“𠂔”字也不例外，它反映了生活中存在污垢，存在涂污的行为和存在涂污的工具。于是创造了“𠂔”字、“𠂔”字。

𠂔、𠂔的基本含义有两项，一是污垢，一是涂具朽，以后分化为“污”（淤）与“朽”（圯、朽），下从文字体系中加以论证。



夸字未见于甲骨文。《甲骨文编》所收的𠂔，是𠂔字之讹析，释夸实误。还收录了𠂔字，按后1.15.4出处查检，我只有摹本，也没有发现，或是摹本失误，若原拓有此字形，可为于为朽（涂墍工具）的佳证。

夸，《说文》：“奢也。从大亏声。”夸，从大从于，是人跨越泥污的象形表意字。是“胯”（股也）和“跨”的初文，《说文》释“奢”是从夸张而来的引申意，析形为形声字，也是晚出的见解，不一定正确。

夸在铭文中多作姓氏，当是一个古老的部族，传说“夸父逐日”的夸父，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们以长脖子能跑善跳闻名，是古代竞逐的能手，并以夸为姓氏，并产生了与太阳赛跑的壮丽神话。夸的古音与华相同，实际也是华夏民族的远祖。

进入阶级社会后，夸人的原始氏族散居于中原，以其朴实敦厚和落后于发展，被称作“夸子”，或作“僇子”。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雨 篆 雨也。从雨于声。𩇔，或从羽，𩇔，羽舞也。”卜辞中祈雨之字作：𩇔、𩇔、𩇔。两字原有区别，以后音假通用。

𩇛，从雨从于，于亦声，仍是“于”字的孳乳字，小篆和金文中“于”、“𩇛”用法一致，增加“雨”部中，强调下雨与泥土的关系。从𩇛的形体结构看，就是下雨以致泥土变成污泥，是泥土的“污”专字。

文献中作虚词、叹词与“于”用法相同，作地名通“越”，代表南方的“粤”，因是雨字的讹变，雪讹作粤，是少有的不规则变化，没有古文字对比，它的形义来源无法说得清楚。南方多雨，湖泊沼泽密布，宜于稻米种植，称作“雪”（粤）是名实相符的。

迂 金文《居》“迂”从走从予，予
 声，也是行走冗沓、污沅则迂
 甲文于廿二字误
 合为一字作。 **迂** 绕行的形声兼表意字，与“夸”
 跨越意相类。盪、团，也不是单纯的形声字，
 于盪表翔状的流液体食品，如醪醴之醴。

123, 释平

平 𡩊 𡩋 𡩌 𡩍 𡩎 𡩏 𡩐 𡩑

金文“平”字，从于从三、分、八，象泥工用朽椽涂垂墙壁或地平，将突起凹下的墙面、地面抹平之形，是使用“于”（朽椽）平整涂面的象形表意字。

《说文》：“平，语平舒也。从于从八，八，分也。爰礼说。𡩊古文平如此。”篆作𡩊，已失“从于从八”之初形，释义引爰礼说，表示并非他自己的见解。这个形义来源出自朽者涂墁的字，脱离劳动的书生，凭空“望形生义”，古今都是难符实际的。

康殷书中以平字似𡩊之有文，其省文当作𡩊，𡩊和平有什么关系值得怀疑。而且对𡩊、𡩊字的形义来源（丁是什么？）都不清楚。详浅说P.342

平的另一个形义来源，就是农民平整土地，所以金文“平”往往从土从平，“平安君”之“平”作：𡩊。平本来就可以理解为平整地面的象形表意字，平字抽象为平均、公平的含义后，加土恢复其平土本义，文字形义来源非一。坪也可以视为平的孳乳字。



康殷先生以为上列甲骨文是“于”的初文，而且强调：“应可肯定”，他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这了他所谓的初文，“但未知为何物，有待继续探讨。”（浅说P.608）

他自己既不认识A，又不认识B，但A是B的结构部件，说B是A的初文，估计谁也不认识这个怪字，谁又能说他不对呢？用这种方法考释的文字，将实际并不认识的字当作认识的字，定下框子，是很不科学的。

假使可以说：𠂔是于的初文，为什么不能说：𠂔、𠂔、𠂔、𠂔……是于的初文呢？理由难道是这个字尚不认识么？

让我们打破𠂔为于初文的“肯定”，从现象和实际开始研究，于、𠂔已经介绍和论证过，是“朽”（朽椁）的初文，𠂔字看不出涂埋工具，或涂埋对象的迹象，只有“于”在𠂔内，有可能是声符，不足以说明𠂔是于初文，看来还得从头开始。

𠂔、𠂔象一种有盖，器身不对称的某种容器或盛饮、食品的器皿，中国古代文献中

有一种称作“敔器”的器皿。《孔子家语》：“孔子观于周庙有敔器焉，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敔。”缶加于为意符或声符，或形兼声符，这个字在字书中至少已经可以寻找线索或范围。

《公羊宣十二年传》：“杆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何休注：“杆，饮水器。”《礼·既夕》注：“杆亦作桺，盛汤浆器也。”《荀子·君道篇》：“盖因而水园，杆方而水方。”这种叫“杆”的饮水器，可以盛汤浆，即糊浆流体，与缶中的“于”代表糊相合，方形而非圆形，与敔器亦近。缶可能是“杆”初文。“杆”作“桺杆”也与“盖”通。《后汉书·崔骃传》：“刻诸桺杆。”注：“杆亦盖也。”

联系卜辞文例，庚戌卜寺贞：王三(刻)正河新杆？允正。十月。”(合2.16.2)与河有关，当有杆的通假字，《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贞注》：“江淮间水高于田，筑隄而杆水曰杆。”《字汇》：“杆，听也。”

癸卯卜寺贞：王刻正河新杆？允正。十一月。(粹524)新杆即新堤、新听，卜辞证明殷王已经亲自关怀黄河的水利堤防建设。

125. 释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𡩊 金𡩊 𡩊 金𡩊

康释象置两箕土于丁上，以表示平衡之意，又作𡩊加并以示二田相并即𡩊之意，并亦声。前人由“𡩊王位”……古文义测𡩊如屏或陪。或又作𡩊，从口，或加口以示借其形之声，而非其原意，文曰𡩊朕位，愚由字形及并声、文义诸方面分析为平字初文——晚周才有平字，似𡩊之省文，以八代𡩊（曲读），……（浅说 p. 342 - 343） 京津 2652：……于乙卯……𡩊……？

康说从形体上观测出有平衡意，和“平”字音义上有内在联系，是正确的，也是超越单从“屏王位”的音义上考虑的新说，但是从而断定𡩊为平初文，就太简单化了，缺乏有力论证。𡩊即𡩊，完全可能具有与“平”类似的，甚至相同的含义，但并非一字初文与一字演变关系，简单说，如前释“平”是平整地面或涂朽墙壁使“平”，是平坦的平；𡩊，可以理解把两筒（篮筐）放在一杆柯杈上（𠂇为柯初文），也许就是原始的“秤”，使两筒平衡，这个字是平衡、平均的平，音义有共通之处，但形义来源是各不相同的两

码事，含义也并非绝对相同。简单化加以比方，平是泥工造的字，主要含义是平面平整，或者农民造的耕地平坦的平。𓄐，是商鞅造的字，商人掌称称物，称杆子要平，是平衡平均的平，也引申为公平合理的平。把泥工和商人按照各自经验缔造的不同形义来源的字，因为音义上有其共同点，就看成是只有一个形义来源的同一个字，是不符合古文字群众造字的复杂实际的。





平和𓄐音义上关系很密切，但他们是两个不同形义的字，“平”字已如前说，今例重说明“𓄐”是“秤”的象形表意字，“秤”（称）是“𓄐”的后起形声字。

𓄐的古音，可以从从𓄐得声的形声字推知，它原有聘与骋两读，也就等于说可以读平，也可以读秤，平和秤在音义上有内在联系，离开秤，无所谓平衡；离开平衡，也就谈不上原始的秤，两者是互为条件的对偶义的关系。当然秤和并也是有音义联系的，两简要在秤杆上并举、并列，才能秤出轻重，两物乖离，各不相干，也就无法平衡。𠂇即𠂇，即简初文，𠂇为柯初文，在𓄐字中指秤杆子，我们都将在以后加以讨论。

𠂔，《说文》：“𠂔词也。从𠂔从由。或曰：𠂔，佚也，三辅谓轻财者为𠂔。”徐鉉曰：“由，用也。任使用气也。”

𠂔，《说文》：“𠂔也。”𠂔、𠂔同。𠂔，《集韵》：“音𠂔，佚也。”𠂔，《说文》：“声也。从只，𠂔声，读若声。”𠂔，《说文》：“𠂔也，似柳。从木𠂔声。”《类篇》音逞。𠂔，《说文》：“直驰也。从马，𠂔声。”《正韵》：“音逞。”𠂔，《说文》：“访也。从耳𠂔声。”𠂔，《说文》：“问也。从女𠂔声。”𠂔，《说文》：“定息也。从血，𠂔省声。”《唐韵》：“音亨”。

𠂔原有逞、𠂔两读，正因为有两读才孳乳产生金文的𠂔字，以区别读逞的𠂔字。𠂔有作𠂔，也反映了衡县的变化，原来从两由（𠂔、𠂔）组成“天平”式的，演变为由𠂔（𠂔）代替一由，利用杠杆原理平衡的称。

秤字又由“称”兼代，称的本义是举、扬。甲骨文作：、，或、，从𠂔举（𠂔），一只手举物，也有掂、重量的含义，与用秤称物，有类似的含义，但毕竟不尽相同，兼并以后，𠂔作为“天平式”秤的含义就消失了，为读𠂔的𠂔声所掩盖，本义

迹鲜为人知。

“秤”《说文》所无。《广韵》：“正斤两也。《古之奇县令箴》：“如秤之平。”《太平御览》：“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低昂。’”后以“秤”为“称”之俗字，“称”为正字。其实“秤”为𦔁；“称”为𦔁、𦔁，原非一字。

称，《说文》：“铨也。……”是以铨代意为本义。《书·牧誓》：“称尔戈”疏：“戈短人执以举之故言称。”

称兼并后具有举物和铨衡轻重两义，后一义又引申为“相等”的含义。《礼·礼器》：“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注：“称，犹等也。”又引申为副，《前汉孔光传》：“无以报称。”

铭文中的“𦔁王位”、“𦔁朕位”，实际应读“称王位”、“称朕位”，是地位极崇高副于君主之意。这里只要细读上下文，就知有关铭文中的主角，决非轻描淡写“屏藩王位”一般人臣皆应尽的义务，而是有特殊背景的实际人物。

《书·盘庚》：“上帝降懿德大𦔁，用有上下，迨受万邦。”大𦔁应读大称，指王名号。

《毛公鼎》：“王曰：父庸！今余唯肇至先王命，命汝暨我邦我家内外，懋于小大政，𡔷朕位，就许上下若否，寧四方死，毋童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庸有闻，汝毋敢妄寧，度夙夕惠我一人，雖我邑小大猷，毋折威，告余先王若德，用叩卽皇天，嚳圖大命，秉能四域，欲我弗作先王憂。……”

銘文內容反映了周王給予毛公庸以極大的權力，可以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輔的地位，所以“𡔷朕位”與他銘中的“𡔷朕位”同意，似可讀為“掌朕位”，是支柱、支撐的含義。𡔷字上為兩筭，下為万（柯支），為支掌的象形表意字。

从𡔷的字，本有“聘”和“騁”兩讀。檇，《類篇》：“音逞。”騁，《正韻》：“音逞。”讀“掌王位”，即朝廷台柱的意義，王位依重他的支持。《集韻》：“掌，支柱也。”

《班殷》：“王命毛伯更號城公服，𡔷王位，作四方嘏。”可讀“掌王位”。

《番生殷》：“櫛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王元德，嚳圖大命，𡔷王位，度夙夜，尊求丕暨德，用諫四方，秉運能猷，王命句治公族卿史大史蔡。”亦可讀“掌王位”。

126, 释丂

丂 丂 丂 丂 丂 丂 丂 丂 甲金文及部件

丂 篆 象 气欲舒出，
 丂 上凝于一也。” 释“于”谓：

“象气之舒，丂，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关于“丂”与“亏”之形义来源，许慎《说文》已经说不清楚，康殷书中对这些基本部件也没有“望”最简单之形而“生”出正确的“意”来，不是回避不谈（如丂）就是错误理解（如于），原因就是他只重形体外表，不重视语言资料。

丂，是“柯”的初文，柯是后起形声字。柯，《说文》：“斧柄也。从木可声。”《诗经·邶风》：“执柯成柯，其则不远。”《考工记》：“柯长三尺。”谢灵运诗有：“倾柯引弱枝。”柯，是树枝。可以作斧柄、桅杆、拐杖、秤杆。箭杆作“筈”，都是柯枝的势乳字。

斤，甲骨文作：𠂔，𠂔为斧刃部，丂为斧柄，完全与《说文》相合，甲骨文“斲”作：𠂔，𠂔象手执斧成斲之形。柯枝形状众多，丂为较典型的一种。𠂔（兵）可省作𠂔。

因为柯枝棍棒也是武器，也是“兵”，不限于斧钊。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𠨆 𠨇 𠨈 𠨉 𠨊 𠨋 𠨌 𠨍 𠨎 𠨏 𠨐 𠨑 𠨒 𠨓 𠨔 𠨕 𠨖 𠨗 𠨘 𠨙 𠨚 𠨛 𠨜 𠨝 𠨞 𠨟 𠨠 𠨡 𠨢 𠨣 𠨤 𠨥 𠨦 𠨧 𠨨 𠨩 𠨪 𠨫 𠨬 𠨭 𠨮 𠨯

的，“于戏”读为“呜呼”，乎、兮古通。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甲

从又持𣎵（柯）平物之状，与“朽”略似，疑为“涂朽”、“涂壁”的“涂”的象形表意字，“涂”为“𣎵”与“𣎵”的后起形声字，卜辞文例中因为侯名，姓氏，古有姓塗者。塗，简化字作涂。

甲子卜：王从東戈𣎵侯戡？

乙丑卜：王从南戈𣎵侯戡？

丙寅卜：王从西戈𣎵侯戡？

丁卯卜：王从北戈𣎵侯戡？（甲622）

……𣎵侯……丙又……戎……

甲辰卜：在戡𣎵侯？……辰卜：𣎵侯戡在？

（佚604）

壬……卜：今在戎𣎵侯？……𣎵……戎……
征？（甲183）

𣎵

𣎵

从止从𣎵，𣎵亦声，疑

甲为“路途”“归途”的初文，以足在泥路行走表意，𣎵亦声。卜辞，戊寅卜：归在𣎵（途）……？（京都3131）……卯卜：𣎵（途）……以（玩）……？（续92.4）

甲骨文另有𣎵，当为“除”初文，卜辞

“陈首”连文，似当读“陈道”，以后才用
 兼并取代了道字。道字趋于消亡。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字从止从𠂔，可隶定作𠂔，联系卜辞文例，似可读“憩息”、“休息”的“息”，疑为“止息”的“息”初文，以后被呼息的“息”兼并取代，“息”行而“𠂔”废。

2. 卯卜：今日𠮟(息)，王其戈，亡……？
(佚104) 辛巳卜：𠮟(息)𠮟，王其戈于𠮟
亡戈？(珠679) 今日丁，𠮟(息)日，王其
戈亡戈？(宁1.107) 贞：于乙日𠮟(息)西，
王受佑？(甲1343) 于癸日𠮟(息)……西
又久，王受……？(存1.2225)

127. 释𩺰、𩺰·释再

𩺰 𩺰 甲 𩺰 𩺰 金

象人手提一鱼，万物之状，这𩺰形曾被三国时以来的学者猜了近两千年，我努力搜索其初文，才发现它即𩺰、𩺰的再简形（此外迟文作𩺰的似已转为𩺰形）或者人身只作一手提鱼形，鱼形较显。篆讹作𩺰，……可知字即用提鱼之状而泛示提、举，并由此再引申而有言、谓、节意，又由提鱼而指衡量，后衡量也名为称，加禾，以示所量的是禾，今又省作秤，……（浅说 p. 204-205）

𩺰、𩺰确是难认难解的古文字，前人作过多种尝试，都难以令人满意。康殷先生以𩺰为“提鱼之状”，从而释𩺰为“鱼”，从“𩺰”即“称”的古文字看，还有些道理，但除“称”和“𩺰”外，还有许多以𩺰作部件组合的字，是否也可以理解为“鱼”呢？例如甲骨文“𩺰”和“𩺰”，是否可以理解为“鸟抓鱼”呢？读什么字？音义如何呢？还有“𩺰”字，是否是两手提鱼放置土上呢？𩺰、𩺰、𩺰、𩺰等，都应该考虑到。而且金文𩺰、𩺰、𩺰、𩺰……释鱼也根本不妥。

联系语言训诂而言，𩺰、𩺰、𩺰、𩺰、𩺰、𩺰、𩺰、𩺰……
鱼也不是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可举、可扬之物，用提一条鱼作为举和扬含义“𩺰”的素材，可能性实在太小。

𩺰、𩺰、𩺰、𩺰、𩺰、𩺰、𩺰、𩺰……
所代表的是古代常用的竹木条编制的筐具，筐篮中盛什么东西都可以，便于运载，手提起来，就叫𩺰（举和扬的含义）。𩺰、𩺰是筐的象形字（音举），𩺰是𩺰、𩺰的起形声字。

𩺰，《说文》：“箱也。从竹𩺰声。”
释“箱”谓：“饭箱也。”

𩺰，是竹、柳条、木枝条编织的盛物器的总称，包括建筑运土的畚箕在内，都是筐具。《左宣十一年》：“称畚筑。”注：“畚，盛土器，以柳条为之，𩺰属。”《周礼·夏官·挈壶氏》：“挈畚以令粮。”注：“畚，所以盛粮之器。”

《诗·召南》：“维筐及𩺰。”传：“方曰𩺰，圆曰𩺰。”

𩺰是生产中最常用的运载工具，所以用它制造有关的文字，才有典型性、代表性，𩺰是举，不是提鱼，我们以下各字可印证。

𠂔、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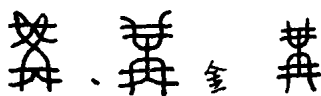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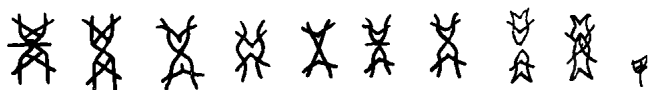
作为称轻重的“倂”、“稱”，
不是提“魚”，而是举𠂔

(筥)，还有训诂方面的依据。筥本身就是一种称轻重的量具和重量单位。《仪礼·聘礼》：“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疏：“即今人谓之一铺两铺也。”刈下的栲𣪠聚拢成捆，脱下谷粒相当一筥所容，所以叫筥，从容量转为重量，以手举筥，或衡器称筥，是日常生活中的常事，一举筥，就知道是称量之意。

𠂔、𠂔、𠂔


《说文》：“再，一舉而二也。”是运土载土，一筥再一筥的意思。离开劳动生活实际和语言环境，要理解“再”字的形义来源是困难的。例如说释“再”谓：“以示二魚，或二魚重叠之意。”二魚为什么不代表“二”，要代表“再”呢？“二魚重叠”又是什么意思呢？字形结合词义还是很费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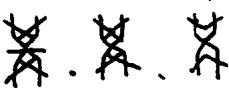
《广韵》：“再，重也。仍也。”《左传五年传》：“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古文字从𠂔(筥)从二，表示倒了一筥再倒一筥，再三再四以至无穷，训重、训仍，是用筥装物载物的实际写照。



康书谓：象二魚
用以表示遇、媾和、相交、结合……等意。

(浅说 P. 205-206) 说两魚相薺为薺初文，无疑是对的，见过这个甲骨文的，都这样说，但是认为所有的“薺”字都出于此，否定了许说的“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也是片面的看法。古文字是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缔造的，可以由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去造字，一个字可以有多种形义来源，我们主张“形义来源非一说”，试以“薺”字为例：

(1)  象两魚邂逅相遇之
形，是“薺”的初文。

(2)  象两管貨物相
对交易，为购买

的“購”初文。《说文》：“購，以财有所求也。从贝薺声。”这是后起意和后起形声字。最早买卖不分，以货易货，一管交换一管。

(3)  象交积材的
建筑结构。

𡵓、𡵓，在卜辞中大致有三种用法：(1) 为祭名，即禋，《说文》：“洁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书·舜典》：“禋于六宗。”六宗众说纷纭，六当为六宗之说，《周礼·春官·大司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六宗即天宗，是至上神的庄严隆重的享祀，在商代使用人牲，故加人旁为意符，𡵓从音义考虑，这种用牲的方法，有可能将人牲置地上或坑内，用筐盛土掩埋之。从文字形体看，既有沉水、火焚、施土斧钺戈戟的，用土埋障也是可能作为有某种特殊宗教含义的用牲之法的。

其𡵓祖辛𡵓(禋)祐雨？其𡵓祖辛𡵓，曹豚祐雨？其𡵓父甲𡵓，祐雨？(南明429)
今日丁酉，王其𡵓麓，𡵓弗每？(粹664)
于依𡵓？于狂𡵓？(后2.42.8) 于孟𡵓，不雨？(粹779) 孟𡵓不遵大风？(粹835)

(2) 地名、人名，乙未卜：御子𡵓于母蓀(舅)？(前6.4.4) 于𡵓冢？(粹1196)
在下𡵓南田受禾？(京都2187) 于王戈𡵓？(佚468)

(3) 𡵓，通假作堰，或即堰的本字，要、埧以土阻水为意，筑堤堰(埧)亦与要同意。

《左襄二十五年》：“圉偃猪(猪)。”正义：“偃猪，谓偃水为猪(猪)也。”《周礼·天官·甸人注》：“梁，水偃也，偃水为润空也。又偃猪，为下湿之地。”偃通偃即堰。

其作堰(堰)于昌黎？(甲427)——王其作堰(堰)于(5)既？(京津4831)王其作堰(堰)于旅邑——受佑？(台2.4.8)其作王堰于兹衍——？(宁2.113)王堰或为大堰，巨堰。

商代重视农业生产，为了水利灌溉，筑塘堰是很有可能的。塘堰的堰，甲骨文作偃与禋祀的“禋”同字，估计修筑塘堰时，也要用人牲“埋埋”以祀，后世修筑塘堰则有沉铁牛于堤岸之风俗，上古“埋人”以固堤堰的迷信宗教行为，也是情理中事，经籍中堰以偃为之，作人旁，耐人寻味。

《正韵》：“堰，壅水为埭曰堰。”杨佺期《洛阳记》：“千金堰在洛阳城西，上有穀水塢。”

《玉篇》：“堰，以畜水也。”《集韵》“本作堰，亦作陽，障水也。”

埭，《正韵》：“音代，以止堰水也。往来舟船征榷之所，两岍树转轴牵舟而前。”

130, 释保·释寄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甲携·徙。𠂔 甲寓

《甲骨文编》释“𠂔”，不确。字从人携𠂔，𠂔（𠂔），疑为“携”（携）与“徙”之初文，为人携𠂔迁徙之象形表意字，以后分化为“携”与“徙”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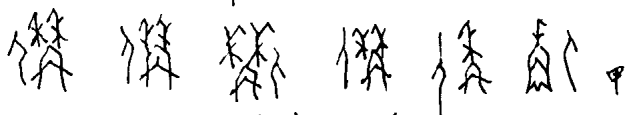
卜辞文例，……祸？丙戌鬲𠂔（徙）簋，二月。（殷27）……保（徙）家致？（簋杂136）辛未卜翌贞：令攸令……保（徙）𠂔（渭）？（存1·68）戌保（徙）于宁？（宁1·509）王弗豈……保（徙）于……？（掇绿170）己酉卜翌贞：勿衣呼从丘𠂔（徙）？己酉卜翌贞：勿衣呼从丘𠂔（徙）？（乙6684）

保读“携”作人名用，贞：虫𠂔（携）呼凡丘？（丙63）贞：牛𠂔（携）𠂔（徙）？（乙6399）……酉卜：亚……保（携）其唯臣？（乙4677）保（携）其以……父𠂔……于……戡？（掇2·29）贞：令……𠂔……𠂔……携徙之？（燕508）

𠂔 甲从人从𠂔，象人携物寄寓之形，当为“寓”初文。《说文》：“寓，寄也。”

卜辞，弓寓？（甲1260）寓为寄宿意。

131, 释储



《甲骨文编》未定作储，《说文》所无。多作人名用，增加了考释的难度。但字从人从秝或禾，从卪（管），基本结构部件已经掌握，根据汉字大量形声化的发展规律，寻找出这了象形表意字对应的形声字，还是可能的。从人代表管理粮食的人，从卪（管）从禾或秝，代表收藏储备粮实，与蓄同类，是储字的初文。储，就是积蓄粮物备用。

储，《说文》：“储也。从人诸声。”《淮南子·主术训》：“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六韜》：“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尉繚子·治本》：“民无二事，则有储畜。”《后汉书·章帝纪》：“节用储畜，以备凶灾。”

卜辞，庚午卜：命雀隹（储）量（量）唐？（京都2993）唐为唐邑，亦称大邑唐，“储粮于唐”介词省略。

卜辞，储介？储介摘？储至其，皆为姓氏人名，贞：今四月储至？（续3.38.4）贞：勿唯储令？（七82）储姓自古有之。

132, 释旗





卜辞中旗用为人名，为武丁属卜三部将，与般（和、寇）同列，多次同行承担军事。𠂔为挥、麾初文，象人挥军旗形，古人以旗帜指挥战争，故同麾，代表大将之旗。字亦从旅，与麾同意，代表军旅和军事行动，从𠂔（𠂔）代表辎重，军用物资，𠂔亦声，疑为“举”之古字。

甲骨文另有𠂔，从𠂔举𠂔，此为举物之“举”，即《说文》：“对举也”的“举”；此为“举兵”的“举”专字，意为“起”、“动”，以后两字兼并，均为后起形声字的“举”所取代。“举”也为姓氏，出《姓苑》。

《周礼·地官·师氏》：“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注：“犹行也。”《晋语》：“举而从之”注：“举犹起也。”《楚语》：“不为丰约举”注：“动也。”

辛丑卜宾贞：旗与般致羌？（26373）
令旗从缶侯戡周——？（前7.31.4）贞：令旗田于望？（27288） 金文为戈铭。

133, 释施


 甲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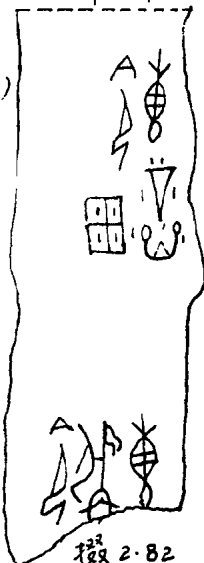
字从尸(尸)悬挂于干旂之上，是暴尸示众的表意字，或从人从旂，古汉语“施”字有这种含义。𡗗为施之初文，施为右起形声字。字从旂从尸，尸亦声。尸亦有陈意。

《晋语》：“秦人杀冀芮而施之。”注：“陈其尸也。”

《后汉·光武纪》：“将众部施刑，屯北边。”注：“施读曰弛，弛，解也。”刑罚的“施”除陈列暴尸外，也有磔辜碎尸，加以分解的含义。

虫施令[周]？(掇2.82)
施为人名，仅此一例。据有蜀邦男《殷虚卜辞综类》摹形实为一字，见摹片。

金文《父乙爵》：“旂作父乙”𡗗为𡗗的右起形声字，从𡗗(旂初文)，𡗗声，𡗗，𡗗声，𡗗音𡗗，𡗗、𡗗本一字作音符相通。旂旧亦缺释今附于此，详见《金文诂林·附录》



掇2.82

134. 释屿·释举

𡵓

山 京都1157：“元曰……𡵓曰……”

甲骨文从丘从𡵓，𡵓亦声。丘，为丘陵小山，𡵓为筭之象形字（国匡具）为丘的形状，即筭形小山，筭亦声。当为岛屿的屿。

《说文》（新附）：“山𡵓，岛也。从山與声。”《广韵》：“屿，海中洲。”《六书故》：“平地小山，在水为岛，在陆为屿。”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孤屿媚中川。”

卜辞屿为人名。屿字从丘从𡵓（筭），若谓象鱼形，为“鱼”字，一系列的字都无法通讲。

𡵓

……𡵓……多子𡵓……？（佚576）

甲

𡵓从乡𡵓……？（甲1255）

字从双手举𡵓（筭），𡵓亦声，读若举。《说文》：“𡵓，举也。从𡵓由声。《春秋传》曰：晋人或以廣墜，楚人𡵓之。”黄景说：“廣东陷，楚人为举之。”由，留为筭初文，与𡵓（筭）作义符相通，皆为举盛物之筭筐会意。𡵓与𡵓是异体的“举”字。

卜辞“多子𡵓（举）”似为“多子推举”之意。“从乡𡵓”，似为“从乡推举”之意。

135, 释輜、资、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甲輜、资 𨾏 甲

𨾏，甲骨文已用作师旅的“师”。鼻字从𨾏从𠂔(𠂔)，表示“军用物资”，当为輜重的“輜”和物资的“资”初文。以后輜重物资以车运为主，以货贝计财，故从车、从贝，作輜、作资，是后起的形声字。最初輜重用人驮，所以从人，𨾏表示人驮的輜重和资财。𨾏，再加“止”表示途中行进，军行的輜重，𨾏、𨾏、𨾏为一字繁简异体。

輜，《说文》：“辇车，前衣车，后所谓存车也。”《释名》：“輜车载輜重，卧息其中之车也。”《前汉·韩安国传》：“击輜重。”注：“輜谓衣车，重谓载重，故行者之资总谓輜重。”

𨾏、𨾏，从𠂔从鼻，鼻亦声，当为𨾏，《说文》：“𨾏，积禾也。《诗》：‘积之秩秩。’”今诗《周颂》作积，积、穡、𨾏并通。《正韵》：“积，音恣，聚也，俗蓄也。”《周颂》：“有实其积，万亿及秬。”积读资，与穡协韵。穡，《集韵》：“同𨾏，积禾也。”卜辞，贞：我受𨾏(𨾏)？(金589)

贞：我受积？（前6.64.1）年是丰稔之意，
积也是积禾丰产之意。受积与受年同意。

有关象、像、像的卜辞文例，

…丑卜：弜（比）田蕙……象受禾？

（京都3118）

贞：像（积）其有病？ 贞：像其有病？

（乙7817） 贞：……像（辘）……？（佚864）

……寺贞：……像（辘）……我……？

（拾15.1）

积为人名、地名，作“辘垂”意的不完整，
不能从文例获得有力证据。

甲

甲象植物大叶形，𠂔（管）声，
疑为“莒”之古文。莒，《说文》：“齐谓
芋为莒。”《春秋隐二年》：“莒人入向。”
注：“莒国，今城阳莒县。”

卜辞，……酉卜……贞：涉𠂔……于界（莒）？

（林2.15.15） 𠂔疑符渚的渚。

𠂔

𠂔甲 字从止，从𠂔（管），𠂔亦声，疑
为“遽”之初文。《说文》：“遽，传也。
从辵管声。” 卜辞，……其𠂔（遽）？（乙
4375） 当为乘遽传的交通工具前进之意。

136. 釋雥



《甲骨文编》：“从雥从雥有，说文所无。”未定作：雥，音义不详。此字当从雥（或有作佳）从外（管），管为鸡笼，象在笼中繁殖鸡禽。配种叫“雥”通“仇”。从禽类推扩大到畜类，到奴隶人类都叫“雥”（仇）。



粹369

贵族的情侣也叫“雥”（仇），《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仇。”“仇”训“匹”。《诗·十雅》：“鸳鸯于飞”传：“鸳鸯匹鸟”笺：“匹鸟，言其止则相耦，飞则为双，性别耦也。”

雥（仇）字正描绘了管中匹配的双鸟，有驯养蕃殖之意。卜辞的“雥（仇）众”就是奴隶主人工匹配繁殖奴隶的奴隶。经书中也叫“仇民”。

《尚书·召诰》：“予小子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明德。”孔传：“仇，匹也。”

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说得够清楚了。

卜辞文例，乙丑卜：其仇众，告于父丁一牛？弱（比）仇？（粹369）戊申贞：其仇众人？弱（比）仇？（屯南1132）乙丑卜：其仇众告……父丁……？（合2.38.9）弱仇（金205）

在这些卜辞通读以前，尽管大家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能心知其意，大致是说：国家兴盛和衰亡，人人都有责任，连最下层的匹夫也不例外。但是为什么最下层的人民要叫匹夫？“匹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就有两说了，一是“匹”训“单”，“匹夫”、“匹妇”就是穷得结不起婚的男女光棍、单身汉。但是《孟子》又说：“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匹夫、匹妇显然不是单身光棍。“匹”的另一种训诂，就是《尔雅·释诂》：“仇，匹也。”是匹偶、匹配、成双成对的含义。结合为夫妇的男女，怎么又是社会最底层的“匹夫”、“匹妇”呢？通过甲骨文籀字形体的分析，和卜辞文例的通读，才知是人工繁殖的奴隶的专称，所谓：

“家生奴才”，社会地位最低的层次。以后出于奴隶主阶级的偏见，把所有的奴隶庶民都叫“匹夫”、“匹妇”，从“丑称”到“通称”，也就成了庶民的通称。

𡩺(仇)在卜辞中也还具有别的含义，有作为寇仇、敌人含义的：

𡩺(仇)有𡩺？(佚5)

……成𡩺(仇)……执𡩺？(粹1160)

有作为酬神报祭的：

庚午贞：秋大𡩺(酬)于帝五丰臣年在祖乙宗卜？(粹12)

丁酉贞：秋不𡩺？其𡩺秋？(京都2362)

……抑大𡩺(酬)？(存2.95)

康殷先生释𡩺为“鱼”，在“𡩺”字作𡩺的一二例中，是可以成立的，但以此类推，将“𡩺”多种不同的形义来混，简单化认为每一个字都只有一种形义来混，就不符群众造字的原理了。另外，对𡩺、𡩺诸形，其中显然为筐筥的“筥”的较多。“筥”多作“鱼”字，许多字也无法理解了，我们把有关的字梳理了一下，作了考释的尝试，就正于康殷先生和广大读者，请予批评指正。

137. 释筭



《甲骨文编》释西。康殷亦谓：“初文都象一支翎毛形。为何能由翎毛形转为西？或有称翎为西的古语？或由𠂔转？仍未能明，待考。（浅说 p. 196）

康殷先生基本上采用孤立、静止、片面地“望形生意”的方法考释古文字，对许多结构汉字的基本元件，都没有能系统研究加以掌握。如释𠂔，他既没有了解𠂔的音义和形义来源，也没有了解𠂔的音义和形义来源，释𠂔谓：“象置箕土于丁上，以表示平衡之意？”（浅说 p. 342）但他在释𠂔时，就孤立起来，割断𠂔和𠂔的内在联系，否则就会产生𠂔为平衡两支翎毛，或释𠂔是盛土的箕，而非翎毛。𠂔、𠂔、𠂔、𠂔、𠂔的发展系列，和翎毛的羽作羽，𠂔的𠂔作𠂔，它们代表三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牵扯在一起是不妥的。

𠂔、𠂔是“筭”的象形初文，“筭”是𠂔、𠂔、𠂔、𠂔的征起形声字，𠂔与筭的发展不仅由象形向形声转变的“飞跃”中断了，而且还增加了篆文𠂔（𠂔）的“揶𠂔”，使问

题更加复杂化了。

𪔐，《说文》：“𪔐，东楚名缶曰𪔐，象形。𪔐古文。”缶，是“罇”的初文，是陶器、瓦器，秦人击缶，是敲缸钵之类的乡土音乐。𪔐是柳索、竹篾、蒲叶编制的篋筐之类的盛物容器，《说文》所释与𪔐部所属的四字，也是自相矛盾的。《说文·𪔐部》：

𪔐，𪔐部也，古田器也。从𪔐夷声。

𪔐，𪔐部，蒲器也。从𪔐并声。

𪔐，𪔐部，𪔐也，从𪔐并声。杜林以为竹管，杨雄以为蒲器。

𪔐，𪔐部，从𪔐虎声，读若臺同。

戴侗已疑《说文》：“𪔐，缶也”，为瓦器不确，订正为竹器，徐灏也是之。

𪔐、𪔐为筍的象形文字，至金文作：

𪔐，《子使鼎》：“行𪔐”，《金文编》：“行𪔐乃鼎之别名。”𪔐，《旬簋》。部件𪔐、𪔐，𪔐字所从。𪔐、𪔐，𪔐字所从。篆文作𪔐，至楷书中分化为𪔐、𪔐二形。徐灏曰：“此字从《玉篇》作𪔐。”戴侗曰：“𪔐，竹器也，𪔐、𪔐、𪔐皆从𪔐。”王国维曰：“余读敦煌汉人书《急就》残简而知《说文》𪔐字即𪔐字也。”𪔐、𪔐上溯其源，甲骨文

曲既与囙（囙）同读作“西方”的“西”，
作为编织的筐具，以声类求之，当为“筭”
初文。《集韵》：“筭，音思。音集。音同。
义并同。”《说文》：“饭及衣之器也。从
竹司声。”《书·兑命》：“惟衣裳在筭。”
《礼·曲礼》：“芭苴箒筭”注：“园曰箒，
方曰筭。”《仪礼·大射仪》：“小射正奉
决拾以筭。”注：“筭，萑苇器。”

𠂔 𠂔

从曲，曲（筭）声，《书·
兑命》：“惟衣裳在筭。”

当为装衣服于筭的“装”和“衣装”的“装”
初文。铭文《毛公厝鼎》：“唯天曲集毕命。”
郭沫若释“将”，“将”为“装”的通假字。
又“邦曲害吉。”释同上。《魏季子白盘》：
“冑戠于戎工。”冑，即装，通假为“壮”。

𠂔 𠂔

从曲，𠂔荷在人头上。𠂔，
为顶戴的“戴”初文，戴

与载本为一字，原为头戴，后用车载，音义
本同。头上所顶戴的筐筭之属，即筭。字书
后作𠂔、曲，《孟子》：“颁白者不负戴于
途矣。”

𠂔 𠂔

𠂔、𠂔初文，象山洞开采玉石矿
石之形，曲以盛之，亦筭初文。

成为开串工具，亦声。卜辞文例假借为“巢”，
己卯卜免贞：令多子族果犬侯巢周我王事？
五月。（续5.2.2）从唐兰先生说。

申
个

甲文 巢部件

从曲在木(树)上，于
有吾教授释巢之初文，

并指出《班簋》的地名“巢”作：巢，“只
象木上有巢形。”有异于篆文巢，徐锴系传：
“臼，巢也；从，三鸟也”的旧说。曲为鸟
巢的形状，它是从鸟取柞木枝叶编制的，与
人编制的筭同形，特置于树木上表巢意。传
说古代有“有巢氏”，巢居木上，不限于鸟。

田

田 甲

旧释“窠”不确，窠为另
一文，从曲(筭)在片下，

象燕雀在棚簋下筑巢居住之形，疑为“楼”
即“栖”初文。卜辞用为方国名。癸丑卜房
[贞]：我弗其戡田(栖)？（续2.25.1）

辛卯卜：王敦田(栖)，戡？一月。（续2.170）

田

甲文

《玉篇》：“窠，居也。”

卜辞，丁丑一贞：一窠一？

(2763) 田与窠似非一字。

不田

甲文

从不从曲，或释西不合文，
疑为“蓐”之初文。不象

柞根，曲以威之，亦声，后类化作蓐。《诗·

小雅》：“于此蒞苗”疏：“蒞者笑也。始蒞杀其草木也。田一岁曰蒞。”

卜辞，癸丑卜：王敦𪔐，𪔐？十二月。
(邲 3.40.5) 辛丑卜：王望日壬戌𪔐𪔐？十二月。
(宁 1.430) 王𪔐𪔐？十二月。(粹 1177) 𪔐读蒞，为敌方名称。

𪔐 从人从𪔐(𪔐)，𪔐亦声。
𪔐 疑为“携物”和“迁徙”的象形表意字，形声化后作“徙”或“携”。

卜辞，辛丑卜贞：从𪔐(徙)……从……？
(林 2.25.12) 𪔐与𪔐，疑音义相同。

𪔐 从阜从𪔐(𪔐)，𪔐当兼声符，以声类求之，疑为“峙”即“峙”之古字。《广韵》：“峻峙竝立也。”《班固东都赋》：“散似鸞峙，聚似京峙。”注：“京峙，高丘也。”《尔雅·释诂》：“供峙，共具也。”《书·费誓》：“峙乃糗粮。”《诗·大雅》：“以峙其粮。”注：“峙，积也。”

卜辞，辛丑卜尹贞：……其田于𪔐(峙)亡……？
(京都 1459) 𪔐(峙)为地名，田字作田猎意或田耕意，未能遽定。

𤝵

甲文

各家释犹，字从犬田(筭)声，今释“提”，《集韵》

“音提。”《玉篇》：“犬也。”北方古代的后述部族设称“狄”，“提”或为“狄”之古字。𤝵，或可隶定作猷。

卜辞，乙丑卜贞：曾以𤝵或成提受祐？（粹1164）癸亥卜：今夕提敦戡？（后2·42·4）庚申卜：不刚曰提？𤝵刚提？（后2·36·5）

甲骨文“犹”作：𤝵，似为另一字，卜辞，戊辰卜：弗执犹？……卜……执犹？（存2·731）𤝵为酒初文，与酉音义相通。

𤝵

甲文

𤝵

𤝵

𤝵

金文

𤝵

篆文

𤝵为𤝵有文，见前《释𤝵》。卜辞，……于乙卯，𤝵……？（京津2652）《班固》、《蕃生会》：“𤝵王位。”𤝵，疑读撑。

𤝵

甲文

字从阜，𤝵声，字书所无，疑阴、隕即崩之古字。卜

辞为田猎地名。王其田𤝵亡灾？（后1·14·4）……自……征田于𤝵亭获豕……鹿二。（明99）

甲骨文“筭”亦作：𤝵、𤝵、𤝵、𤝵，与𤝵、𤝵为一字，“𤝵王”读“西征”，或读析。

138, 释巢

屯南1115

周甲110

巢甲

金

巢字是一字以曲、曲为部件的字，曲象鸟巢，是鸟用树枝草茎编制的栖宿之处，它与人工编制的筭，有共同之处，所以人们在结构“巢”字时，以曲（筭）代表鸟巢，将它置于木（树）梢，以表不同于日用算筭。

篆

《说文》：“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徐锴说文系传：“EJ，巢也，E，三鸟也。”

于省吾教授《甲骨文字释林·释藻》以藻字部件巢为依据，认为“只象木上有巢形”，徐锴、王筠等“以三鸟形和巢形为解，而王氏又加以阿附，未免荒诞。”

于老当时未见《小屯南地甲骨》1115片巢字，确有鸟形（二鸟）在巢上，故有此论。古文字形义来源非一，鸟在巢上或有鸟皆可。篆文，也象鸟形在巢上为栖字，假为西字。

于老释该卜辞为以盧伯藻为人牲以祭，亦可商榷，似为“安抚”、“赴宴餼”之意。

𦰩 𦰪 𦰫 𦰬 𦰭 𦰮 𦰯 𦰰 𦰱 𦰲 𦰳 𦰴 𦰵 𦰶 𦰷 𦰸 𦰹 𦰺 𦰻 𦰼 𦰽 𦰾 𦰿 𦱀 𦱁 𦱂 𦱃 𦱄 𦱅 𦱆 𦱇 𦱈 𦱉 𦱊 𦱋 𦱌 𦱍 𦱎 𦱏 𦱐 𦱑 𦱒 𦱓 𦱔 𦱕 𦱖 𦱗 𦱘 𦱙 𦱚 𦱛 𦱜 𦱝 𦱞 𦱟 𦱠 𦱡 𦱢 𦱣 𦱤 𦱥 𦱦 𦱧 𦱨 𦱩 𦱪 𦱫 𦱬 𦱭 𦱮 𦱯 𦱰 𦱱 𦱲 𦱳 𦱴 𦱵 𦱶 𦱷 𦱸 𦱹 𦱺 𦱻 𦱼 𦱽 𦱾 𦱿 𦲀 𦲁 𦲂 𦲃 𦲄 𦲅 𦲆 𦲇 𦲈 𦲉 𦲊 𦲋 𦲌 𦲍 𦲎 𦲏 𦲐 𦲑 𦲒 𦲓 𦲔 𦲕 𦲖 𦲗 𦲘 𦲙 𦲚 𦲛 𦲜 𦲝 𦲞 𦲟 𦲠 𦲡 𦲢 𦲣 𦲤 𦲥 𦲦 𦲧 𦲨 𦲩 𦲪 𦲫 𦲬 𦲭 𦲮 𦲯 𦲰 𦲱 𦲲 𦲳 𦲴 𦲵 𦲶 𦲷 𦲸 𦲹 𦲺 𦲻 𦲼 𦲽 𦲾 𦲿 𦳀 𦳁 𦳂 𦳃 𦳄 𦳅 𦳆 𦳇 𦳈 𦳉 𦳊 𦳋 𦳌 𦳍 𦳎 𦳏 𦳐 𦳑 𦳒 𦳓 𦳔 𦳕 𦳖 𦳗 𦳘 𦳙 𦳚 𦳛 𦳜 𦳝 𦳞 𦳟 𦳠 𦳡 𦳢 𦳣 𦳤 𦳥 𦳦 𦳧 𦳨 𦳩 𦳪 𦳫 𦳬 𦳭 𦳮 𦳯 𦳰 𦳱 𦳲 𦳳 𦳴 𦳵 𦳶 𦳷 𦳸 𦳹 𦳺 𦳻 𦳼 𦳽 𦳾 𦳿 𦴀 𦴁 𦴂 𦴃 𦴄 𦴅 𦴆 𦴇 𦴈 𦴉 𦴊 𦴋 𦴌 𦴍 𦴎 𦴏 𦴐 𦴑 𦴒 𦴓 𦴔 𦴕 𦴖 𦴗 𦴘 𦴙 𦴚 𦴛 𦴜 𦴝 𦴞 𦴟 𦴠 𦴡 𦴢 𦴣 𦴤 𦴥 𦴦 𦴧 𦴨 𦴩 𦴪 𦴫 𦴬 𦴭 𦴮 𦴯 𦴰 𦴱 𦴲 𦴳 𦴴 𦴵 𦴶 𦴷 𦴸 𦴹 𦴺 𦴻 𦴼 𦴽 𦴾 𦴿 𦵀 𦵁 𦵂 𦵃 𦵄 𦵅 𦵆 𦵇 𦵈 𦵉 𦵊 𦵋 𦵌 𦵍 𦵎 𦵏 𦵐 𦵑 𦵒 𦵓 𦵔 𦵕 𦵖 𦵗 𦵘 𦵙 𦵚 𦵛 𦵜 𦵝 𦵞 𦵟 𦵠 𦵡 𦵢 𦵣 𦵤 𦵥 𦵦 𦵧 𦵨 𦵩 𦵪 𦵫 𦵬 𦵭 𦵮 𦵯 𦵰 𦵱 𦵲 𦵳 𦵴 𦵵 𦵶 𦵷 𦵸 𦵹 𦵺 𦵻 𦵼 𦵽 𦵾 𦵿 𦶀 𦶁 𦶂 𦶃 𦶄 𦶅 𦶆 𦶇 𦶈 𦶉 𦶊 𦶋 𦶌 𦶍 𦶎 𦶏 𦶐 𦶑 𦶒 𦶓 𦶔 𦶕 𦶖 𦶗 𦶘 𦶙 𦶚 𦶛 𦶜 𦶝 𦶞 𦶟 𦶠 𦶡 𦶢 𦶣 𦶤 𦶥 𦶦 𦶧 𦶨 𦶩 𦶪 𦶫 𦶬 𦶭 𦶮 𦶯 𦶰 𦶱 𦶲 𦶳 𦶴 𦶵 𦶶 𦶷 𦶸 𦶹 𦶺 𦶻 𦶼 𦶽 𦶾 𦶿 𦷀 𦷁 𦷂 𦷃 𦷄 𦷅 𦷆 𦷇 𦷈 𦷉 𦷊 𦷋 𦷌 𦷍 𦷎 𦷏 𦷐 𦷑 𦷒 𦷓 𦷔 𦷕 𦷖 𦷗 𦷘 𦷙 𦷚 𦷛 𦷜 𦷝 𦷞 𦷟 𦷠 𦷡 𦷢 𦷣 𦷤 𦷥 𦷦 𦷧 𦷨 𦷩 𦷪 𦷫 𦷬 𦷭 𦷮 𦷯 𦷰 𦷱 𦷲 𦷳 𦷴 𦷵 𦷶 𦷷 𦷸 𦷹 𦷺 𦷻 𦷼 𦷽 𦷾 𦷿 𦸀 𦸁 𦸂 𦸃 𦸄 𦸅 𦸆 𦸇 𦸈 𦸉 𦸊 𦸋 𦸌 𦸍 𦸎 𦸏 𦸐 𦸑 𦸒 𦸓 𦸔 𦸕 𦸖 𦸗 𦸘 𦸙 𦸚 𦸛 𦸜 𦸝 𦸞 𦸟 𦸠 𦸡 𦸢 𦸣 𦸤 𦸥 𦸦 𦸧 𦸨 𦸩 𦸪 𦸫 𦸬 𦸭 𦸮 𦸯 𦸰 𦸱 𦸲 𦸳 𦸴 𦸵 𦸶 𦸷 𦸸 𦸹 𦸺 𦸻 𦸼 𦸽 𦸾 𦸿 𦹀 𦹁 𦹂 𦹃 𦹄 𦹅 𦹆 𦹇 𦹈 𦹉 𦹊 𦹋 𦹌 𦹍 𦹎 𦹏 𦹐 𦹑 𦹒 𦹓 𦹔 𦹕 𦹖 𦹗 𦹘 𦹙 𦹚 𦹛 𦹜 𦹝 𦹞 𦹟 𦹠 𦹡 𦹢 𦹣 𦹤 𦹥 𦹦 𦹧 𦹨 𦹩 𦹪 𦹫 𦹬 𦹭 𦹮 𦹯 𦹰 𦹱 𦹲 𦹳 𦹴 𦹵 𦹶 𦹷 𦹸 𦹹 𦹺 𦹻 𦹼 𦹽 𦹾 𦹿 𦺀 𦺁 𦺂 𦺃 𦺄 𦺅 𦺆 𦺇 𦺈 𦺉 𦺊 𦺋 𦺌 𦺍 𦺎 𦺏 𦺐 𦺑 𦺒 𦺓 𦺔 𦺕 𦺖 𦺗 𦺘 𦺙 𦺚 𦺛 𦺜 𦺝 𦺞 𦺟 𦺠 𦺡 𦺢 𦺣 𦺤 𦺥 𦺦 𦺧 𦺨 𦺩 𦺪 𦺫 𦺬 𦺭 𦺮 𦺯 𦺰 𦺱 𦺲 𦺳 𦺴 𦺵 𦺶 𦺷 𦺸 𦺹 𦺺 𦺻 𦺼 𦺽 𦺾 𦺿 𦻀 𦻁 𦻂 𦻃 𦻄 𦻅 𦻆 𦻇 𦻈 𦻉 𦻊 𦻋 𦻌 𦻍 𦻎 𦻏 𦻐 𦻑 𦻒 𦻓 𦻔 𦻕 𦻖 𦻗 𦻘 𦻙 𦻚 𦻛 𦻜 𦻝 𦻞 𦻟 𦻠 𦻡 𦻢 𦻣 𦻤 𦻥 𦻦 𦻧 𦻨 𦻩 𦻪 𦻫 𦻬 𦻭 𦻮 𦻯 𦻰 𦻱 𦻲 𦻳 𦻴 𦻵 𦻶 𦻷 𦻸 𦻹 𦻺 𦻻 𦻼 𦻽 𦻾 𦻿 𦼀 𦼁 𦼂 𦼃 𦼄 𦼅 𦼆 𦼇 𦼈 𦼉 𦼊 𦼋 𦼌 𦼍 𦼎 𦼏 𦼐 𦼑 𦼒 𦼓 𦼔 𦼕 𦼖 𦼗 𦼘 𦼙 𦼚 𦼛 𦼜 𦼝 𦼞 𦼟 𦼠 𦼡 𦼢 𦼣 𦼤 𦼥 𦼦 𦼧 𦼨 𦼩 𦼪 𦼫 𦼬 𦼭 𦼮 𦼯 𦼰 𦼱 𦼲 𦼳 𦼴 𦼵 𦼶 𦼷 𦼸 𦼹 𦼺 𦼻 𦼼 𦼽 𦼾 𦼿 𦽀 𦽁 𦽂 𦽃 𦽄 𦽅 𦽆 𦽇 𦽈 𦽉 𦽊 𦽋 𦽌 𦽍 𦽎 𦽏 𦽐 𦽑 𦽒 𦽓 𦽔 𦽕 𦽖 𦽗 𦽘 𦽙 𦽚 𦽛

金文𠩺，初误释为庸、薄等字，以后金文家据石鼓文及魏三字石经古文“祗”作𠩺改释为“祗”。但是它的形义来源，尚无定论。

郭沫若释：“象两齿相抵，……卽即抵或底之本字。石经与匡侯皆假为祗，石鼓文则假为祈。”

笛为筳的初文，为竹木蒲编筐具，已如前释，谓“两缶相抵”非是，另外即改订为“两笛”或“两筳”相抵，也难以表示抵或底的含义。甲骨文有𦰩（字1.376），表示器物的底部，𦰩为𦰪（抵）有文，亦声，夏承焘释“底”初文。从音形义来源释“两缶相抵”未能使人满意。

罍是筭的初文，是日常盛物的筐具，一正一欹，正的代表盛物的状态，欹的代表倾筭倒出物品，竭尽诚敬的含义。俗话说“倾囊相助。”以此类推，囊与筭为器具不同，所盛物伸也各不相同，前者为财物，表示慷慨，后者为日常衣食用品，覆筭表示诚敬则

犹如“干杯”，将空杯倒转以示真诚，是古风民俗所能容许的。巛，是人们交往中，将物倾筭相予表示诚敬之意。

祗、祗亦本一字，作为虚词，有“適”（洽洽）和仅有的含义，如：“祗取尊耳”，“祗此一家”等，也是和巛的倾筭覆筭表示的“尽其所有”，“再无其他”意念。

金文词例，《郕侯盃》：“祗敬祈祀”。《召伯盃》：“又祗又成”。《墙盘》：“祗覲穆王”。《蔡侯钟》：“为命祗祗”。《蔡侯盃》：“祗盟嘗商”。《中山王酿壶》：“祗祗翼翼”。《好盂壶》：“憲祗承祀”。

巛字看来战国秦汉之际，就误释为“庸”了，加上“中”又误作“中”，无独有偶，产生了“中庸”的哲理时代性误差。孔子是反对乡愿，疾恶如仇的理想主义者，被污蔑为中庸之道的祖师爷，其实他说的是：“中（事）巛（祗）之为德，其至矣乎！”说的办事敬诚（认真）是至为重要的品格，《中庸篇》主要内容还是说的“不诚无物”的诚敬哲理。以后很晚，异族入侵，士大夫才用“中庸”哲学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并强加给孔子，冤哉！



康殷释：象双手取石形。盖古人以石制工具，建屋，故以得石为幸，……（浅说345）与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所释：字象厂下取石，两手相付之形。略异。

《说文》篆文作：𠩺，古文𠩺、𠩺，已经弄不清形义来源，释：“段，借也。阙。”古人承认无法加以解释，事实上也把段字和另一个段字搞混在一起。

《左襄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所指的“二子石”是卬段和公孙段，古人名和字相应，卬段字子石，公孙段也字子石，说明“段”是一种和石头有关的事物，“段”也是一种与石头有关的事物。

《说文》不知“段”即“碓”之初文，释碓云：“磨石也，从石段声。春秋传曰：郑公孙碓，字子石。”今本《左传》作公孙段，卬段不误，因为二人皆字子石，又不知“段”原为磨石，“碓”原为锻造的碓石，就改“段”和“碓”以求同名，实误。名与

字相应，只要性质相同即石，不必为一字一物，《左传》还有一个“子石”，是“公孙青”的字，是卫国的贵族大臣以好礼闻名当时，青为深青的染料石青。《玉篇》：“青，石也。”

同

《曹伯匡》

同

《师襄罢》

同

《孟孝》

厂、匚代表磨石的磨面，二、𠂇代表所磨的金属物件或其他物件，一手或两手执物以磨厉。古代民俗如火种是赠送之物，秧苗也是互赠之物，所以制造了“赠送”有关的𠂇字和𠂇字，磨刀石也是邻人互借之物，所以它引申抽象为“借”意的“𠂇”字，它的本意加石旁作“𠂇”来代表，“𠂇”又孳乳产生一系列的形声字，其中“𠂇”字又作“𠂇借”的“𠂇”用。藉，草垫常借物，引申为借。

𠂇，借也。𠂇，厉石也。𠂇，借也。𠂇，咽也。𠂇，好也。𠂇，至也。𠂇，𠂇𠂇，难语也。𠂇，闲也。𠂇，囚械。𠂇，𠂇𠂇，毛衣。𠂇，火气。𠂇，牛有力。𠂇，玷也。𠂇，女病。𠂇，肠病。𠂇，芦。𠂇，𠂇𠂇。鱼𠂇。𠂇、𠂇，牡豕也。𠂇、𠂇，𠂇也。𠂇，赤色。𠂇，身低兒。𠂇，远也。𠂇，𠂇𠂇，颈铠。𠂇，赤云气。𠂇、𠂇，𠂇跟。𠂇，赭白色马。

鰕，鰕也，水虫，可食。

段、段誤混，在古籍中產生的訛誤：鄭公孫段（段）《左傳》訛作公孫段。《玉篇》：“鰕，履後，音遄。”鰕、鰕之訛字。

《說文》：“鰕，履後帖也。”鰕之訛字。鰕，《集韻》訛作鰕，韋音遄，因城。鰕為木名，似白楊，音段。鰕，《正字通》訛作“鰕”，非鰕、非鰕。《康熙字典》疑為訛字。

銘文中“段”的用法：

《曾伯簋》：“段（鰕、遄）不黃奇。”

《虢季子白盤》：“敢對揚天子不顯段（鰕）休命。”

《師寰》：“今敢博卑众段（鰕、至）”又：“今余弗段（鰕）組。”

《禹鼎》：“肆武公亦弗段（鰕）望（忘）賸（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

《曾伯鞶》：“為法無段（鰕）。”

《虢季子白盤》：“盤曰：天子不（至）段（鰕）不（至）其（基）。”

《克鐘》：“用勾屯段（鰕）永令（命）。”

《晉妻鼎》：“余不段（鰕）妄寧。”

段本義為段，即磨石，磨刀石。








康释：“象手执械由崖边斫石之状，与阿极近，甲文无段形。《诗·大雅·公刘》：“取厉取鍛”注：“鍛，亦作磬。”磬即段的晚起讹繁字，则此段字初意概指采取可以制造石器或冶铜的矿石青石（青铜是不能锤鍛的，与后来的铁不同，所以不能解段为后来的锤鍛）许“推物”。（浅说 p. 345）

康殷所释的“段”与“段”（象双争取石与手执械斫石）含义和形义来源略同（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他恰合否定了《说文》：“段，椎物也。从殳，𠂔省声。”所提供的宝贵线索。以及“取斤取鍛”的珍贵史料。

我们直接从字形看：⦿、= 是金属材料，右起形声字是饼状的“饼”和“冰”，康释：⦿为金，按物性言不误，饼作为金属原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金属，简称“金”，但作为文字学者来说，应知“金”与“饼”的相同的地方，和不尽相同的地方，首先读音不同，⦿可以代表“冰”，“金”不能代表“冰”。「为碇石的(省略)锤面，为锤子，手持锤，

錘：于「(鍛，石碓)」之上，是鍛鍊金屬的“鍛”初文，也是“鍛金的碓質”的“碓”初文。《詩·大雅》：“取厲取鍛”毛傳：“鍛，石也。”鄭箋：“鍛石所以為鍛質也。言取鍛厲斧斤之石。”陸法明音義：“本又作碓。”以後生產發達便以更堅固的鉄錘代替石碓，所以“鍛”和“碓”也是一字。

《說文》：“鍛，十冶也。”《倉頡篇》：“椎也。”《廣韻》：“打鉄”。椎物即錘物，从石器時代人們就用“段”(碓、鍛)法製造紅銅的器物了，到了青銅時代不能否定冷鍛法的繼續使用，千錘百鍊在加工兵器方面，尤為注重，不限于鉄器才錘鍊，有延展性的金屬都可鍛造。殷人墓葬中既有金箔存在，他們就可能在磨光的碓石(鍛)上鍛造金箔。這是物證(从原始紅銅制品的存在，考古發現的冷鍛制品，不勝枚舉)，同，是這種工藝行為的“素描”，音義、訓詁大量資料存在。《說文》說：“段，椎物也。”依康殷改為“錘物”，並沒有說“錘何物”，所以並沒有錯，我們說“鍛錘”的是金屬，也是从金文段所从：部件分析出來的。：省作二，康殷先生也不會不知道，但不知為什麼

他不“望形生意”释降字为“象手执槌由崖边斫金之状。”这回他一改常见，望二为石了。降、降，就字论字，在石碁上推物，是无可非议的，形音义都有根据，康氏“开石为段”的新说，没有语言材料可以印证。

段、鍛、碁是一字孳乳，原有鍛、碁石和鍛錘(推物)两义，一字的动、名两意。印段字子石，指的是碁石。也就是《诗》：“取厉取鍛”的“碁”。《正韵》：“段，同鍛，錘也。”《周礼·冬官·考工记》：“段氏为鑄器。”注：“鑄器，田器钱鑄之属。”疏：“《诗》云：序乃钱鑄，注云：钱鉞、钱鑄是也。”是打制金属农具的职官。又段氏，阙。许多内容散佚了。

段，推物。鍛，小冶、錘。碁，鍛质石碁。煅，《正字通》同鍛。緇，緇緇。本作段，《张衡诗》：“美人赠我锦香段。”瑕，石之似玉者。鞞、鞞，《说文》：“履後帖也。”檟，木槿，树名。亦作葭。股，股脯，《集韵》：“股脢捶脯施蔓桂也。”骹，《集韵》：“款骹，马行缓。《汉书·马援传》作款段。”鞞、骹，《说文》：“卯不孚也。”《淮南注》：“卯不成鸟曰骹。”

才转为生父的称谓。“父”作为人伦关系的
名词后，为了区别词义，才另加“𠂔”声作
“斧”代表本义。甲骨文作：𠂔。《说文》
误析为“从𠂔父声”的形声字，不知“父”
为“斧”初文，加“𠂔”为义符，转变成了
形声字。许慎没有金文“父”作父的感性认
识材料，所以因袭旧说。康殷释“父”为锥，
把“锥”与“斧”等同起来，完全置音义于
不顾。真不知他如何理解甲骨文𠂔字？

𠂔 𠂔 𠂔 金 象两父(斧)相搏的形状，疑为搏

斗的“搏”初文。《叔向殷》：“父明德，
秉威仪。”“父”（搏）通假为“葆”，意为
蕴藏、保持。《庄子齐物论》：“此之谓葆
光。”葆亦通葆。又铭文“司马父(搏)”为
人名。

𠂔 金 𠂔 篆 织也。从巾父声。

𠂔 金 《公侯鼎》 叔父口

口侯资(搏)安其口”又：“其
父(斧)辔马乘。”郭沫若释“资”为“资斧”
的“斧”本字。如休康说从“锥”，该释何字？
从“斧”、“布”等字看，均从父得声。

143, 释雹

𩇛 甲

𩇛 金

字从雨，𩇛(搏)击也，兼声，从人，表示雨雹击伤人的自然现象，当为甲骨文“雹”字。

卜辞文例，……贞：……不……雹？（粹1592）

金文《王孙雹簠》：“王孙雹作𩇛姬飢簠。”王孙名雹，或临产时适逢天降冰雹，因以为名。字从雨、从𩇛(搏)、从𩇛，𩇛、𩇛皆兼声符。

雹字甲骨文、金文皆有𩇛，象两斧相搏形，亦从父得声。连同前举从父得声的字看，康氏释“父”为“椎”实无据。

康殷先生书中也有他称《甲骨文编》未收的“雹”字，又未列书名出处，据他介绍

𩇛 甲

的字形如左，谓：“象一种阻塞门户的碎块状物，卜辞‘今夕其雨……？贞：翌辛丑不其𩇛？’时为降雨季，疑即雹的本字。仅见此一例，不能遽断是什么字，有待大家考定。”（浅说p. 383）

从文例和字形看，是头天下雨，卜翌日是非天晴的“𩇛”，旁有初文，当释𩇛(雹)。

144. 释穆



康殷谓：象禾穀或尚林硕大、成熟、穀皮自裂，穀、实穀之下落之状。本意指大熟，后来的“美也”“多也”……都是此意的引申。又用其穀、果实的不断下落之意——“穆穆”以形容文王的“令闻好声不已”与象沐髮时水不断淋下的“暨之”意同。……详（浅说 P.258）

甲骨文已经有“穆”字，它象向日葵花开在阳光下随风摇曳弄影的美姿，崇拜太阳神的商人，把随太阳转动的穆（葵）花，当作有灵性的植物，对它充满爱意和敬意，是很自然的，它在殷人心中也许就是“太阳之子”，父亲用“昭”来代表，儿子就用“穆”来代表，昭穆父子的关系，来源于太阳和向日葵的亲密关系，永远生生不息。

它象向日葵的花盘，禾属从禾，它不但美丽，而且结实，可供食用，它代表在阳光下随太阳转动的倩影，是向日葵的简笔速写

画，不但几笔勾勒出葵花轮廓，还写出了
般人崇拜太阳、崇拜祖先的意境和情感，令人叹绝。

康殷先生还是摆脱不了许慎《说文解字》
阴影的笼罩，他一边查复：“《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伪
古说之大成的书”的评语（钱玄同先生说），
还评价许慎说：“试想许氏这样一个不开眼
的汉儒，生平未见古文，又只有一双几乎是
盲目的双眼，带着一个充满腐朽反动的道统
思想，又夹杂着京房、方士等仙道……乌其
八糟、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头脑，可谓‘无
心无目’，他又怎能编出一部怎么样的字典呢？”
（新论 p. 376）一边他在考释古文字时，又
自觉不自觉地让许说影响他的思路，例如穆
字，他还是被《说文》：“穆，禾也”的框
框给框住，释为“象禾穀硕大、成熟，壳皮
自裂，穀、实穀穀下落之状。”

哦，非释“禾穀”不可吗？穀粒的硕大
用这样“独粒”和众与禾的大力比例来描绘
么？穀子成熟后也会象豆类成熟后那样自裂
“穀=下落”么？庄稼种在田里，未能收割
归仓，穀=洒落，劳动者的一年辛苦“泡汤”

能有“美的”、“多的”感受么？

好，象禾穀，还是象向日葵？凭眼力各有主张，可以讨论。我们认为“穆”的甲骨文、金文，是“葵”的象形字，葵是穆的后起形声字。联系语言和历史背景，必须解决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①世界和中国植物志，都说向日葵的产地是南美洲，从新大陆作为观赏植物首先传入欧洲，大约十七、八世纪再传入中国，这么说，古文字的“穆”和“葵”就不可能是“向日葵”了。

《左成十七年》：“秋七月壬寅，则鲍牵而逐高无咎。……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正义：“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言鲍牵居乱，不能危行言孙。”鲍叔牙曾孙鲍牵间兄子庆克和声孟子私通，流传出去，得罪了齐桓公大贵族，遭到了刖足的刑罚，孔子挖苦他才智不如向日葵，能照顾自己的脚，随太阳转动，保护立足的根部。

《说文》：“葵，卫也。倾叶向日，不令照其根。”葵的向日性，在文学语言中产生了“葵心”、“葵倾”的用语，以表示倾慕之情。范仲淹诗有：“但得葵心常向日，

何妨驾足未离尘。”李商隐诗文中也有：“值一人之有庆，当春日之载阳，心但葵倾，迹犹艷攀。”葵指向日葵是很清楚的，自古有之，不是舶来品，是土生土长的。甲骨文中“穆”，已作地名使用，是狩猎区，也许是以种植向日葵，或遍地有野生向日葵而得名。

蚩𪔐(穆)田亡戎(災)? (屯南4451)

王異其射𪔐(穆)眾? (甲3636)

庚子卜：𪔐𪔐，在𪔐(穆)? (京部3074)

(2) “穆”与“葵”在语言音义上的联系。字形上粹𪔐为“穆”代表向日葵的“葵”，是象形文字向形声字发展，是符合汉字发展的总方向的。葵和穆在语言发展中有没有对应的关系呢?

穆和睦是同音的，睦字的声符睦，在達字结构中就读与“葵”同，穆音与葵音在谐声偏旁系联中，古音是应该相通的。

𪔐的花形和太阳形状相似，称它为“太阳花”未尝不可，《尔雅翼》：“天有十日，葵与元终始，故葵从葵。”《王禛农书》：“葵，阳艸也，为百菜之王，备四时之饌。”

“穆”训“美”、“和”，是农业为主的商周劳动人民对太阳和葵的特殊感情产生的。

145. 释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雁 金 雁 初文 雁 篆 雁 籀文

康殷释：象大鸟——鹰啄人落肉之状（人腹边的1形，概示被啄落的肉块）用以表示此鸟为猛禽，非凡鸟可比。……（浅说p.185）

为了证明康殷“啄人落肉说”不确，我们摹录了新版《金文编》著录的十九个雁字，首先从宏观上看，象人形的仅七文，不象人形而象崖岬形的占十二文，可见象人形的少数是广形的讹误，我们不应以少数讹形立说。

其次，鹰虽为猛禽，并不象猛虎以食人为特征，人被老鹰叼走攫食的现象恐怕没有，或者说绝少发生，不合不致文字的典型性和常识性，去缔造如此离奇的“食人鸟”的表意字。人非死人，而是站立的活人，猛禽飞来从身上（康殷说人胸部，又说腹边）啄去一块肉，肉啄下后，不被叼走，却落到人腹

边，都是不符生活实际的，不知作者是否受了希腊神话中盗火者故事的影响，拍洛美修斯因为把天上的火种用芦管装了，传递给人间，神王宙斯把他锁在高加索山，并且派了兀鹰去啄食他的肝肠。古代中国养鹰助人狩猎，驯鹰供人役使，故称爪牙之辈为“鹰犬”，以啄食人肉作为鸟的特征造字缺乏一般性和典型性。

《唐书》记载过一则故事：唐太宗喜欢养鹰打猎，但又怕大臣谏议，所以背着大臣在宫禁中畜养爱鹰，有一回魏征有急事，不经通报闯进宫中，太宗收摄不及，只好把猎鹰藏在衣衿下，等大臣告退，才发现猎鹰已经闷死了。故事有些夸张，但反映了人与鹰的基本关系。

字本从鸟(隹)从𠂇(𠂇)，𠂇(𠂇)亦声。𠂇、𠂇是崖岸的象形字，𠂇代表鹰攫取的蛇兔鼠雀等小动物，不必是人肉。这就是我们平时习见的老鹰活动于山崖的场景。

另一形义来源：𠂇为臂初义，𠂇指臂腋的膂(胸也)，字从鸟(隹)从𠂇亦声。王国维：“古人养雁，常在臂亦(腋)间，故从此。”

前说基于方濬益，后说基于王氏，较有据。

146, 释三·释彡

三，康谓：“所象未明”，又抄录了于省吾释气，在卜辞中训造至、乞求，终说的三种含义的说法。

卜辞中不少：“王三令某工干某事”的文例，如：“贞：王三令裸河，爇？”（乙1989）“……王三令禽……”（珠780）“三令我更步伐吾方？”（殷古13.1）“三令畋田于夷侯十月”（前2.28.2）

以上文例主语“王”或有，殷王是号称“余一人”的集神权、兵权于一身，人间生杀予夺的主宰，他下命令都是“直截了当”的，不会以乞求的口气对臣下，三种含义显然不能概括这类文例。这类文例读“王刻命某工干某事。”是即刻、主刻的“雷厉风行”的意思。三是契、刻的象形初文，契、刻是它后起的形声字或表意字。三象刀具刻的道，人们在起点刻上道，在终点也刻上道，所以有起（造）、止（记）意，还有在仪表尺度上也刻上道，表示测度、量刻，时间的几点几刻，是铜壶滴漏上刻度计时的延中。作为“乞求”意义是“气”的同音通假。

彡、𠂇、𠂈、𠂉、𠂊、𠂋、𠂌等为“气”

的象形初文，象天空的云气，水边的蒸气和熟食的热气等，甲骨学者误以𠂇为勑、𠂇为彤，三为气，并以《书·高宗彤日传》：“祭之明日又祭”之说释𠂇。

卜辞祭名的𠂇、𠂇、𠂇、𠂇等字联系字形和文例内容，应释“气”为“飢”、“饑”的初文。飢，《周礼·秋官·司仪》：“致饗飢。”注：“小礼曰飢，大礼曰饗飢。”《地官·司徒》：“康人献飢。”注：“朱米也。”《仪礼·聘礼》：“飢之以其礼，上宾大牢，积惟鬻禾，介皆有飢。”注：“凡赐人以牲，生日飢，飢犹康也，给也。”《玉篇》：“飢，饑餉也。”

卜辞文例，辛酉贞：甲子𠂇（飢）？弱裸𠂇（飢）？（京都2265）上甲……角……𠂇？（伯2.36.4）丁未贞：久岁于𠂇舞？（粹431）辛卯卜贞：𠂇（飢）裸于上甲亡咎？九月。（粹107）𠂇（飢）夕二羊二豕宜？𠂇（飢）夕一羊一豕？（合195）庚戌卜贞：翌辛巳三（刻）裸𠂇（飢）村（祀）自上甲衣至于毓亡咎？（明192）丁丑卜即贞：王室父丁𠂇（飢）亡尤？（减158）又久岁舞上甲𠂇（飢）？（散1.8）……飢翌日勑𠂇（飢）日王弗每？（存1.1856）

147. 释衣

𠂔 𠂔 𠂔 𠂔 甲 𠂔 𠂔 𠂔 金



前衣

(原书背面形略去)

康殷释衣谓：象一件古代上衣形，字即下图的简化。古代上衣衿部很特别，作长斜的三角形，人着衣时，衿卷人胸腰际一周，在衿角上压系带，……《说文》误解作：“……象覆二人之形。”非常滑稽，岂有二人同穿一衣之理？连此类显而易见的字形，汉人每天身着之衣，篆文未失原形，许先生竟茫然不知其为何形，唯务巧说，可见其馀。（浅说P.5-23-524）







许慎并没有说“二人穿一衣”，他理解为“覆二人”的寝衣，即今人所谓被盖，孔子在《论语》中说：“寝衣长一寻有半。”硬要说成穿的衣裳，岂不拖在地上？篆文作𠂔，人理解为寝衣，即衾被；人理解为二人。理解有失误，但说的是“覆”即“盖”，没有说“穿”或“着”，所以并不滑稽，也非巧说，也不能因为某些字理解有失误，就说“唯务巧说，可见其馀”，全盘否定，这是


不公允的，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衣字的形义来源并不是象康殷先生设想得那样简单和“显而易见”，实际“衣”的会意，除穿的衣裳、被盖（覆二人之形的覆衣），还有“人生之初”的“胞衣”，《本草纲目》：“人胞，色人如衣，故曰胞衣。方家讳之，别立诸名焉。”

我们认为胎衣、胞衣的“衣”，至少也是“衣”的形义来源之一，有可能它是胞衣的象形字，以后引申、假借作衣裳的衣，才掩盖了它作为胞衣的含义。请看以下事实：


① 𠂔，可以分解为两个独立的部件，即人（入）代表人体下肢，即腿，在“衣”字结构中，指产妇产肢。另一个部件𠂔，𠂔，象胎衣，下有连结婴体的脐带。它是“衣”的省体。卜辞，无……贞：王……𠂔……？（佚312）金文“初”作：𠂔（蔡侯钟）也可省作𠂔（𠂔子中盃）。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皆象用刀割断衣胞的脐带，使产婴分离胎胞，表示“人生之初”，旧释“裁衣之初用刀”是不符事实的，先要织布才谈得上裁衣，已经成衣了，也用不着用刀，衣服主要是纺绩和缝缀，原始的衣服更是这样。金

文^參，郭沫若释“產”，从初，彡省声，《说文》：“產，生也，从生彡省声。”產子的產字从生，或从初，说明“初”本义是生产和人生之初。用刀割断脐带，正是人生脱离母体之始。始，从女表示母亲，从台，表示怀胎，自是胎初文。子象未成形的胎儿，也是人生的初始。甲骨文“禱”作、，也省作（合2.38.5）（佚880）、代表衣。

②从甲骨文“毓”字看，，彡代表产妇的彡，点表示产儿头下向出生，并有血水，产下后助产者将产儿扶正，割断脐带使产儿彻底分离母体，等从又持割断脐带后的胞衣，产在产儿刚生下还未洗净时，不会穿衣服，所以在“毓”（育）字结构中的彡（衣）当是衣胞的“衣”。彡也只能象胎衣，不会是无领口，先有衣衿的“衣服”。

③甲骨文，象怀子形，人^彡为母体下腹，^彡为衣胞中所怀的人，金文另有、，如果不是胞衣怀人，是人穿衣服，如康殷先生所画图的领口衣衿作，人穿上后，领口大到连头到脚都暴露在那里，^彡旧释“依”不确，它不是形声字的体例，形声字另有为“依”初文，犹甲骨文为“依”初文。


关于念字的音义，还不能确切知晓，罗振玉认为它是“衣”的本字，那末它的形体结构显示的是：人（母体下肢）产子在U中的人，个是产子，U是胞衣。U是带脐带的胞衣，U是不带脐带的胞衣，它使我们想起另一个尚未认识的金文，字从C怀孕（胚胎状态的人形），C与C。


《文已解》部 U与U形近，这个字是胞还是胎或其它有关文字的初文，尚难确定，但它的形体结构反映的图画信息，是有助于有关生育的文字参考的。《诗》：“有邇家室”，姜姓后。

念，多数专家释“依”，但从形体结构看，它原来不是形声字，是表示产儿依附于母体胞衣，以后才转变为形声字依或佝（未见），念字表示的形象，不是穿衣，穿衣者的足部不会和头部、腰身同时在领口出现，也不是正面的衣裳，侧着身子去穿衣，这是对绘画有高深造诣的康殷先生不难看透的。

联系卜辞文例，癸丑卜寇贞：我念……！
 （续1.52.6）癸酉卜寇贞：令多奠念敦琳郭？
 （合282）……念敦……？（前6.34.2）己亥卜奇贞：勿呼念敦……郭？（前7.2.3）……呼念……菴？（前6.34.1）……念……郭？（燕201）

念字，从人在衣胞之中，音义尚未确知，疑为“裔”的初文。《说文》：“裔，衣裾也。从衣肉声。”当非甲文从衣怀人之朔文，《正韵》：“裔，胃也。”《韵会》：“苗裔种类也。”《书·微子之命》：“德垂名裔。”《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苗裔、名裔、胃裔的“裔”疑本作念，篆文裔，为“衣裾”，兼并“念”而作苗裔字。裔行而念废。边民也称“裔”，有“四裔”之称。卜辞“戍裔”、“多奠裔”连文，似为边民应征或强制参战者。“敦”意为出击。裔

④  丁丑卜伐贞：王𡗗𡗗出戡亡若？（佚297）为地名，字从衣，下垂脐带作𡗗，为结紮形，生育小孩在割断脐带之前，先要加以结紮，才可以避免产儿多流血。𡗗，疑结之初文。

⑤  金 在脐带上加一笔，表示断离，生育终结，卒有终意。《尔雅·释诂》：“卒，尽也。”疏：“终尽也。”《诗·卫风》：“畜我不卒。”《释言》：“卒，已也。”《礼·曲礼》：“大夫死曰卒。”兵卒的“卒”意为“束人结事者”，位列末尾尽头的引申义。题识之说的确。

𠂔、𠂔为甲骨文，说象一片片的卜骨，上部为骨口，下部象骨版，上有卜兆，确实很象，这是郭老等释“骨”的依据。但是还有很多形体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明不象骨头、骨板，这一类形状明不象各式各样的瓦罐子、陶锅，陶罐是古代人们生活中普遍使用的器物，在文字中有所反映是很自然的。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形，以及郭老等释为“骨”的诸形，皆可视为罐形，𠂔𠂔为罐口，下为罐身，罐形本来多种多样，𠂔、𠂔象药罐，𠂔、𠂔象瓶罐，𠂔、𠂔为最习见的陶罐形状。唐兰先生曾经释𠂔不是毫无依据的，其中有些和𠂔的形状也很接近，但是甲骨文另有：𠂔、𠂔、𠂔、𠂔字为𠂔，“𠂔若干𠂔”连文可证。

𠂔、𠂔等皆象“罐”形，“锅”、“罐”原为一物，以后加以细分，分化为二。“卜”为破裂纹，声为破裂声，广没代表破裂意，不限于灼兆的裂纹，𠂔、𠂔表示打破了锅、罐，砸了“吃饭家伙”，闯了祸，是祸患的“祸”初文，正如锅、罐原是一字分化，祸与患也是一字一语，以后分化为二。卜辞中读“亡祸”、“亡患”以及“患夙有病”等。

可依内容和汉语习惯加以通读。

𡗗、𡗘，是“𡗗”的古字，是农业的害兽，所以在卜辞中也通作祸、患字。不再释。



①> 用为祸患字的卜辞文例，兹举唯祸？
(粹779) 月食，我其祸？(铁239·1) 贞：于一人祸？(别通1·3) 帝其降祸？(佚36) 贞：王弗病凶(患)？王固曰：勿病。(乙7452) 贞：王凶(患)多(瘳)？王凶(患)不其多(瘳)？(乙台264) ……卯卜：王日(患)元？(前4·32·4)








②> 姓氏人名，贞：日(罐、灌)允其娶女；(乙7161) 国称册呼人？(林2·11·11) 己卯卜王贞：兹其取宋伯缶，兹、罐载朕事，宋伯缶从兹？二月。(佚106) 小臣罐立。(甲2647) 妇罐 (乙7345)



③> 地名、国族名，成灌，弗雉众众？(邲3·38·2) 贞：翌甲子子大征灌？(铁149·4) 贞：呼兹取灌任伐，允？(续4·29·4) 丁丑卜王贞：令那、蔡伐于豸(灌)载朕事？(前8·14·2) 我唯卬直(豸)灌？(清华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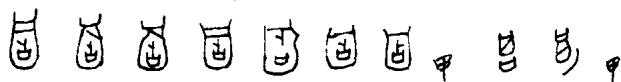
④> 作奴隶名称，有灌俘？亡灌俘？从个……(京津2988) 侯个(改)灌？允个。(乙513) 唯缶就灌用？(乙7752) 弗示四牙(豸)又一灌，邪。丙辰贞：有伐于父丁兹用？癸

丑，三灌一用，一……（明藏 620）丙寅，
夷二，灌一自……。甲辰，气（飢）灌十灌。
（櫟 63）曰其……擒六灌，其……（缺 246.3）
夷三、灌七自用（保）。（粹 1529）灌三自用。
（粹 1529）灌九（粹 1261）丁未，夷三灌六。
（粹 1524）辛酉，夷三灌八。（粹 1533）

⑤ 祭名“灌”通“裸”，卜辞多作，
音义相通，自（裸）于大（天）？（珠 717）贞：
大自（裸）告？二月。（京津 1876）王自告？
（缺 86.1）王自酉（酒）？（京津 953）战
争祈禱卜辞中多有“自（裸）告于大邑高”之
语。

⑥  《明公尊》：“唯王令明公遣
三族伐东国，在，鲁侯有自
工，用作彝。”容师《金文编》束定作，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释“卜辞读
为福，本铭读为，谓优越，工谓优越
之战功。”

夏沫以为“功”之语，文献无征。字
为，本为罐，破罐也是罐，此铭中通假为
“冠”。“冠工”即“冠功”为“首功”之
意，也即“功冠三军”为“冠军”之意，与
“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的上文吻合。



康殷先生：“表示用口解释卜出的结果，……后者作占。”（浅说P. 568）

《甲骨文编》置囙字于占字栏中，误会为“卜辞王自占之占皆从囙，日感卜具之器”实际上，占与囙是有内在联系的两个字，但它们并非一字，从形体看，一个是占，一个是占加上日符，我认为有声符，而非文符。从卜辞内容看，“占”是“占卜”，《说文》：“祝兆问也。从卜从口。”通过卜卦、龟卜，问吉凶祸福。占卜的一通程序，就是根据“卜兆”，观察神示的结果，这个作结论的神权是殷王牢牢掌握的，大卜仅偶尔为之。它从“占”，日（罐）声，是“观占”的专字，经书文献中以“观”字为之，终于取而代之，“囙”字消亡。

习见的卜辞文例：“王囙曰”读“王观曰”，是“祝”和“示”的含义。

《易·观》：“初六童观。”朱熹曰：“卦以观示为义，爻以观瞻为义。”

《周礼·保章氏》：“以观妖祥。”

《汉书》作：“以祝妖祥”

《易略例》：“寻象以观意。”

《淮南·原道》：“而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注：“常事曰视，非常曰观。”

又《脩务》：“以观祸福。”注：“非常曰观。”

《史记·天官书》：“观成潢。”章灼曰：“观，占也。潢，五帝车舍。”《汉书·天文志》引章灼：“观，占也。”

一篇完整的卜辞可以划分为①前辞、②命辞、③观辞、④验辞四个部分，今以《归藏·归藏》为例，









①前辞：甲申卜筮贞：

②命辞：妇妣妣妣(男)？

③观辞：王固(观)曰：其唯丁妣妣(男)。其唯庚妣，弘吉。

④验辞：三旬又一日甲寅妣，不妣(男)唯女。

观辞不下数百例，特殊些的有，王抗固(观)先卜曰：不吉，有希兹……乎来。(珠520)王固(观)卜曰：子昌其唯丁妣，其唯……不其妣(男)。(库1535)妇(常)固(观)曰(东1600)己卯卜……贞：今日辰？王固(观)曰：其辰，唯其母大辰。(后2.17.9)

























 甲. 罇。  金  金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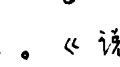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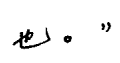



甲骨文罇、罇，各家多不释，康殷书中释金文罇为曾即甑本字，是对的，谓甲文未见。疑罇为甑罐之形，目象瓦器，三象蒸气，康殷诸家释目为骨，罇字望形生意，也许可以大胆假说为“卜骨上的刻字”，但还没有人这样大胆，有了，也经不起文词的验证。

金文“罇”字中的罇、罇形，康氏亦认为是甑。罇、罇作为蒸煮器，虽形稍异，当是一字，罇字中的横画，可视为甑箅田的平视侧西看，只有一画，分隔上下两层。

卜辞文例，以用牲法的烹蒸，读蒸。

甲中卜旁贞：夷于东三犬、三羊、圉犬，卯黄牛？（续 1.53.11） 贞：……于王亥，圉犬一羊一豕，夷三羊，卯九牛三豕三兔？（京部 609）
 ②疾病名称，当读热病的“疚”，王亦终夕圉（疚）。（菁 2.1） 贞：王圉异，其病不瘳？（乙 6819） 贞：子渔圉，唯母庚克？（京 481） 贞：妇好圉大觶征凶？（甲 674）
 ③天气闷热读蒸，如“圉雨”、“今夕圉蒸”、“其圉”等天气有关的刻辞。

“古”字看来也是一了“形义来源非一”的字。《说文》：“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似为较晚从篆文立说的会意字。甲骨文有，从从，为坚固的固本字，则久传，引申为古老的“古”，加旁表示城墙坚固代替本字。上揭诸文，从、注入瓶罐之口，似为沽酒、榷估的沽、酤、估本字，以后混合于古一形下不再区分。

卣，是倒酒于瓶罐的表意字，从卩（注）从缶（罐），有文作卣（以罐口代表金体）。

卜辞，癸卯卜贞：禽昌（诒）来归口若？
十三月。（河650）诒假为辜，罪犯，口假为诚，
禽为属国，逋逃归诚于大邑商，若否？

自 有 作 昌，卜辞多假借为罪辜、殊辜字，
 贞：子商 有 昌 (蠱)？贞：子 有 亡 昌？(乙2307)
 贞：有病 齿 不 唯 有 昌 (蠱)？有病 齿 唯 有 昌？
 (合203) 昌 读 蠱 亦 通。王 自 癸 巳 圉 (疾) 唯 有 昌
 (蠱)？(乙3823) 贞：圉 (疾) 瘥 亡 昌 (蠱)？
 (合278反) 贞：不 唯 有 昌 (蠱)？(金81) 丁酉
 卜 寺 贞：子 张 长 年 有 昌 (蠱)？(合2·30·4) 年 长

之意。丁未卜贞：王夕侖唯有吕（盞）？贞：不唯有吕（盞）？二月。（甲2123）①吕假为盞。
②吕读为辜，罪和怪罪之意，又乙吕（辜）先王？（乙6230）贞：父乙吕翦？（珠882）
王国（观）曰：不唯帝辜，唯吕（辜）？（乙7457）
贞：鬲吕（辜）？（存1·712）③吕用为磻辜的辜，甲申卜旦贞：夙灌不于立吕（辜）八人，苗（膊）五人？（续1·47·2）庚子卜：乙巳弗吕（辜）十禩不羞？（京都3071）癸未卜：囙在戎用……祖乙吕吕（辜）？（乙8526）丙午卜韋贞：吕一犬吕（辜）？（乙5086）侖，澹。
④吕用为赋税摊估的估，《正韵》：“估，市税。又论物资也。”贞：假弗其个吕（估）？（前1·46·1）贞：假弗其个吕？贞：假个有伯吕（估）？三月。（前1·46·3）贞：假个有伯吕（估）？（燕685）贞：假个吕？（金507）贞：勿令共吕吕（津，渡口）吕（估）取舟不若？（合303）贞：勿商（赏）练吕（估）可（帜）？（掇2·483）乙酉卜旁贞：呼禽于吕吕（估）？（柏27）戊子卜寇贞：王勿吕（估）啓往出？（珠403）贞：王勿往出吕（估）啓？（京都134）乙巳卜：巫吕（估）灌？（乙152）癸丑卜旁贞：今纛（夏）商（赏）练舟吕（估）？（存2·285）

以上卜辞反映了商代税收权估制度的存在，《韵笈》：“权酤是征税之法。”《前汉·武帝纪》：“初权酒酤。”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这方面的史料，《犬尊》：“王𠂤（估）攸田，赏犬，犬作父丁尊。”𠂤即甲骨文𠂤，唐兰、于省吾两位专家读为“由”，读铭文为“王由攸田赏犬作父丁尊。灋。”由某地至某地田猎，是常事，与铸器铭功无关，从文句看，可以通读于铭文内容看，殷王成了作器人，似有不足。

此
犬
尊
王
𠂤
攸
田
赏
犬
作
父
丁
尊

铭文如摹本“犬”下有“=”表示重文，也代表“犬”字，犬是作器人，是攸地的奴隶主贵族，殷王亲临攸地料理田赋税收，犬积极工作，受到殷王的奖励，犬觉得很光荣，作了

这件父丁尊（尊）以资纪念，并传之于后。

甲骨文𠂤、𠂤附释于下：

卜辞，庚午卜：王亥河征于𠂤？（佚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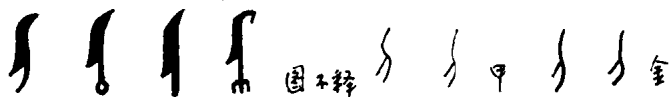
𠂤，从水𠂤声，𠂤即𠂤省写，可写作“沽”。

庚戌卜咎：虫翌日步射隹（彘）于𠂤？

（甲3003）𠂤为𠂤省文，亦“沽”字，为地名。

𠂤字的探讨，也是为了证明𠂤为罐初文。

152, 释刀



并释刀。甲文的刀、刀都即古图形的刀形之省——瘦化，刀身瘦为一线，遂作刀形了。……篆作刀，已完全失却刀形。（浅说P.229）
康殷先生释“刀”的形义来源，是正确的，也是超越前人的。

钱丁人赞同地释刀的上述见解，但基于“形义来源非一说”的观念，提供“刀”字的另一形义来源，即“刀”为“爪”的省文，由刀简化作刀。刀和爪在音义上本来可能具有内在联系，人兽的爪子，是天赋的刀子，以后将人造的“爪子”叫“刀子”，省去一笔以资区别，现将省变的现象介绍部分如下：

旨→旨、旨（召方）；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 𠂇→𠂇； 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 𠂇→𠂇。《说文》即《说文》。

爪、刀本为一字，后分化为二。

153, 释警

𡔷 (隸3.1) 𡔷 𡔷 𡔷 𡔷 𡔷 𡔷 𡔷

甲骨文𡔷，唐兰先生《殷虚文字记·释𡔷》认为𡔷、𡔷、𡔷是一字，通𡔷，用为艰难的“艰”，引《尚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易·大有》：“艰则无咎。”为证。

1980年古文字第三届全国论文集《学习古文字随记·释警》，我提出了𡔷，象一人踞在鼓边击鼓的形象，当为报警、警报的“警”初文。警、𡔷也是一字，以后分化为二。正如唐兰先生考证，也有“艰”的含义，但造字的本义是警和𡔷，艰是引申的含义。

康殷先生《释𡔷》来定作𡔷、𡔷、(𡔷?)，他也联系卜辞文例，根据“来𡔷”的内容，可见所谓𡔷，即“边警”、“边报”。这是经他独立研究，达到了我们类似的理解，我了人也认为这种理解是超越前人的。我在七十年代写了一篇《殷代的军事报警制度》，即明确指出“𡔷”为“警”和“𡔷”初文，可惜该文至今积压在《江汉考古》编辑部。

释𡔷为警，除字形外，主要依靠卜辞文

例内容，“来警”明显有方向性、地域性，如果指一般的“艰辛”、“艰苦”，苦难是没有方向性的。“自西有来艰”、“某人自某地来告艰”，这了“艰”的内容恰是军事情报，所以我们联系字形的“击鼓报警”释鼓为警初文。警为鼓后起形声字，引申为警、艰等含义。现举若干文例如下：

癸丑卜寺贞：旬亡祸？王固曰：有希，有难！甲寅允有来警，左告曰：有徒弱自温十人又二。（菁5） 四日庚申亦有来警自北，子婚告曰：昔甲辰方品（掠）于奴，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掠，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享。（菁6+续5·8·11） 癸巳卜寇贞：旬亡祸？王固曰：有希！其有来警。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自西，沚𠄎告曰：土方掠于我东鄙，戡二邑。吾方亦侵我西鄙。（菁2） 王固曰：有希！其有来警。迄至七日己巳，允有来警自西，遘友角告曰：吾方出侵我禾𠄎田七十五人。（菁1） 壬辰亦有来警自西，𠄎呼告曰：（吾方）掠我奠，戡四邑。（续1172） 允有来警自西，𠄎告曰：（吾方）戡𠄎、夾、方、相四邑。（珠1182）

卜辞习见：“亡来鼓（警）自方？”或自

东、西、南、北的卜问，也有发自主人的情报，如：“其自禽有来警？”“子雍不作警？”“羽不作警？”等，说明在殷代战争频仍的情况下，军事告警来自四面八方，处于提心吊胆的精神状态，“今日亡来警？”“丙，不来警？”“某日允有来警。”等，除来警的用语外，还有介警、至警、作警、希警、有警等，“王不其北有警？”（林1·22·7）

四方来警中以南方为最少，大体上可以评估殷朝和方国交争的形势，郭沫若先生曾作过：“足见殷人南方无劲敌”的推论。

“𩇑”（警）不限于军事警报，也有其他灾祸方面的神灵警诫，如：“贞：王梦不唯警？”（燕409）“其亦有来警。五曰丁卯，子昌媿，不凶。”（菁4）“贞：兹雨不唯告？贞：其大不介警？王固曰：出介警。（乙2285正反）

警和驚原是一字，警告使人震驚，家驚的事情在迷信头脑的反应中，视为神灵警戒。

壬午卜贞：王心亡𩇑（警）？（零拾78）呼取羊，弗𩇑（驚）？（粹1283）

较晚卜辞中𩇑字写作𩇑、𩇑、𩇑，“其有来𩇑自方”（河573）“艰”仍应读“警”。

《说文》：“殷，作乐之盛称殷。从𠂔从攴，《易》曰：‘殷荐之上帝。’”

于省吾教授《甲骨文字释林·释殷》：“古文殷字象人内腑有疾病，用按摩器以治之。商器《丰》有𠂔字（隶定作𠂔），象病人卧于床上，用以按摩其腹部。……魏三体石经《书·多士》的古文殷作𠂔，隶定作𠂔，是𠂔与殷古通用。”主张“作乐之盛”应订正为“疾病之盛”。

在于老的启发下，我认出了甲骨文𠂔字也是殷字和医字，后来在1980年古文字学会第三届全国论文集《学习古文字随记·释𠂔·释殷》等篇中，提出了殷的得名，应渊源于“巫医之盛。”详有关论文，就正于于老。

康殷先生释殷为后世医的初文，是在他独立研究下得出的成果，与钱丁人兄解相同，我认为正确的，而且在他手头资料比较欠缺的情况下，能作出超越前辈专家的成果，也是值得赞赏的。今将我们不尽相同的兄解略举如下，以便康先生赐教和读者参考。

①> 殷字所从的 立、彳、身部件，于省吾教授文中谓“按摩器”，康殷先生文中强调谓：“手持针刺人之状也，向我们揭示着以针刺疗人的奥秘。”有理解为针灸的针具和于省释为按摩器，都是不确切的。以可理解为针具，有倒钩，是外科穿刺脓疮的医疗器械，彳，或用于打胎、除去死婴等，总之都是“医疗器具”，不必说得太固定。

②>  金療

· 康殷释痾（浅谈 P. 562），夏涑以甲骨文有痾字作痾名，当为“痾”，以古代有“万病一火”的“熨痾”方法，此金文象置病人于室内，有个医疗具和大加于病体，为“療”字。

③> 甲骨文痾为医、殷字初文。



林 2. 25. 9

丙子卜贞：多子其征（徂）
学痾（医），不藉大雨？
（林 2. 25. 9）卜辞中也有大
学，贵族子弟学习面相当
广。痾，郭老误释“返”。

如女子痾（医）致痾（甲 2040）

痾（医）目，用鱼于……（序 1212） 今日痾痾？

（2964） 痾痾（医痾）（214712）……多例可证。

卜辞文例，……已卜出：今日𩇑(頌)𩇑(藥)？(存2.725) 今日𩇑(第)𩇑(頌)……日允……(京津3728)……卜出……𩇑(藥)……？(掇2.21)……𩇑(頌)……𩇑(藥)……(摩657)

商代王室似有一定的施舍医药的制度或社会习俗。甲骨文𩇑，从𩇑(病)在𩇑(廂)内从口，口兼声，当为“诘”或作“叩”初文。《正韵》：“诘，问也，同叩。”卜辞文例，

癸丑卜王贞：旬八庚申𩇑(诘)？允雨自西山……既……(京都3099)



字从皿，藥声。古藥、藥本一字。甲。(珠263)𩇑，疑为“藥”字异体。

从皿盛药汁以服用治疗疾病，藥声。



字从𩇑(祝)医声，是醫的古文。金 古代巫医不分，祝由以治病。

《素问》：“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十三科·自叙》：“有疾病者，对天祝告其由，故名曰祝由科。”既可视作𩇑、𩇑的后起形声字。

𩇑为医字，也代表殷字，……(奔)又(𩇑)𩇑(殷)王？(佚96) 贞：呼王族果𩇑(殷)？(续6.14.6) 勿呼王族凡于𩇑(殷)？(续3.7.9) 贞：勿呼𩇑(殷)人吴？十三月。(京都449)

散论

《简论汉字在宏观上的发展——简化、部件化和形声化》（P. 459-473）

《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P. 474-492）

供读者参考的论文简目：

《怎样考释古文字》（学习古文字随记·代序）
1980年古文字学第三届年会论文·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献通读与古文字》（华南师大：文献学
研究班讲演集 P. 99-104）1985年华师大出版

《试论古文字的穿合结构》（汉字的源和
流，P. 35-49）198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造字形义来源非一说》（武汉大学2报
1987年第2期，P. 86-94）

《古文字的一字对偶义》（武汉大学2报
1988年第3期，P. 84-91）

《论古文字的兼并与消亡》（武大2报
1991年第2期 P. 85-91）

《古文字编造与生产劳动》（原稿删减，
待刊）

简论汉字在宏观上的发展

汉字的简化、部件化、形声化和笔划化

我国劳动人民远在原始社会就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以部落为单位缔造一些零散的纪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文字。

恭敬的“恭”，从心共声，是后起的形声字，它的初文是象形表意文字作：𡗗，象双手拜龙，是原始民族图腾——龙蛇图腾崇拜的写照。“关：雝鳩……君子好仇。”仇的本字作雝，用双鸟相对代表配偶，以及古代贵族子弟的学校叫“辟雝”，雝亦作雍，古文字作：𡗗、𡗗、𡗗，都是凤鸟图腾崇拜的孑遗。汉字中至今都保存了许多以羊作部件组合的美、義、祥、善、详、養等具有善意的字，庠，也是学校，室内墙上绘有羊图腾，美（是诸善之意），群、達（达）等字都具有羊图腾崇拜的色彩。“龙凤呈祥”这样一句祝贺婚姻的贺词，至少包含和融会了龙、凤、羊三种中国古代的民族图腾。图腾是外来语的译音，汉语本来叫“姓”，也作生和性，至今姓字不从男旁、父旁，从女旁，母女本是一字，反映了母系民族从母方得姓的习俗。

旌旗的“旌”，因旌上绘有图腾，故从人从生，生亦声，“生”就是“性”和“姓”。

进入阶级社会后，国家统治者由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巫史阶层收集、整理了劳动人民初创的原始状态的文字，使之体系化、社会化，成为全民纪录语言的交际辅助工具。

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一了词配上一幅图画形体，使来自汉语的音义和来源于图画的形义相结合，便产生了一批象形表意文字。音义和形义的矛盾，是汉字发展的内因，语言音义是文字的内容，矛盾的主要方面；图画的形体是文字的外壳、形式，矛盾的次要方面，对立矛盾的相互作用，使汉语和汉字都在不断发展，而汉字的变化尤为显著。

从古文字的材料看，古陶文、甲骨文、金文和石刻、玉、帛、竹木简文，和以后纸张的书本上的文字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古篆体系，从甲骨文到小篆属古文字阶段；隶变到楷书，是汉字笔划化的飞跃发展，使汉字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属于现代汉字学的范围，关于笔划化的问题，也是内容丰富，十分重要的课题，当为研究现代汉字的重要内

容，本文着重古篆阶段的探讨，汉字笔划化的问题从略。

(一) 汉字的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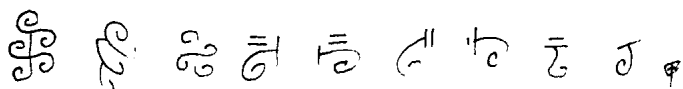
简化，实际上也是内容很复杂的问题，一个是简化和部件化、形声化结合进行，而非孤立进行的问题，但为了表述的方便，分别孤立起来加以介绍。一个是简化和繁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从书写的方便考虑，要求简化字形，从语言要求表达精确考虑，字形增加音符或意符，或附加区别符号，有所繁化，简化和繁化也是在交叉的矛盾斗争中不断进行的。但汉字发展总的趋势是简化，简化使文字便于书写，更有效的纪录汉语，成为社会交际的辅助工具。另外，简化还包括整个文字体系的改进，每个文字形体的简化，和笔型方面的简化（如肥笔变瘦笔，双钩变单线）对称、相复形体一边化，正西图形侧面化等等，都具有简化的性质。我们看看每一个字形体的有变，举例介绍如下：

1. 易



象醴(爵)酒形，引申为赏赐的“锡”。

〈5〉云



首三字旧不识，联系字形和卜辞文例：

卜：日征雨，戌雨？庚不？晶(云)并日阴。
(2.18)等内容，知为云字象形繁体，对比诸形，反映了简化的过程。

〈G〉 阴、影



金 𠂔 𠂔 𠂔 ;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 𠂔 𠂔 𠂔

白甲 向令金金 庚白 月月 吟往 金陰 陰象

阴、景、影原是一字孳乳分化而成，有光才有影，没有光的阴处形成影子。首一字金文“陰”字，象月亮照在仓库上，留下阴影。《大戴礼记》：邹夫邹妇相会于广阴，可谓密矣，明日则或扬其言矣。”上揭甲金文，有写男女阴、艸木荫的，最简的一体为A，尸，在人体腿下，画一画表日影，是阴、影的表形表意字。古人视日影定时辰早晚，太阳当头，影在身下，代表当时当令，引申为“今日”“今年”的“今”。另加云旁作舍，代表本意，因天阴往多云。在诸多繁简体筛选中，许多繁体被兼代消亡了。

“入”字上部为“入”即“腿”初文，是由许多从“大”的字，省去上肢作“入”总结出来的，如前释的𡗗、𡗘；𡗙、𡗚；𡗛、𡗜；𡗝、𡗞等，许多字的形义来源，不从简化的角度去考虑，永远无法理解，“入玉”为“全”、“入桀”为“乘”之类，谁又能说清楚呢？

《说文》：“𡗗，虎文。”实际是“虎省文。”孔广森说。是个简体字，甲骨文部件作𡗗，象虎口啣人。《说文》：“𡗗，𡗗相𡗗不解也。从𡗗𡗗，𡗗𡗗之𡗗不解也。”本身就是“𡗗”为“虎”字的书证。野猪和猛虎决斗才剧烈，和虎皮、虎文斗就没意思。

利用汉字简化的规律性，可以理解许多文字的形义来源，并提高考释古文字的能力。

如“奔”字，《说文》：“走也。从夭𡗗省声。”《石鼓文》有两个“奔”字，一作𡗗，一作𡗘，联系金文𡗗、𡗘等形，就可知道，它原是一个简化字，三个跑步的人省去两个，三个止，讹读为“奔”字了。

𡗗 𡗘 𡗙 𡗚 𡗛 𡗜 𡗝 𡗞 𡗟 𡗠 𡗡 𡗢 𡗣 𡗤 𡗥 𡗦 𡗧 𡗨 𡗩 𡗪 𡗫 𡗬 𡗭 𡗮 𡗯 𡗰 𡗱 𡗲 𡗳 𡗴 𡗵 𡗶 𡗷 𡗸 𡗹 𡗺 𡗻 𡗼 𡗽 𡗾 𡗿 𡘀 𡘁 𡘂 𡘃 𡘄 𡘅 𡘆 𡘇 𡘈 𡘉 𡘊 𡘋 𡘌 𡘍 𡘎 𡘏 𡘐 𡘑 𡘒 𡘓 𡘔 𡘕 𡘖 𡘗 𡘘 𡘙 𡘚 𡘛 𡘜 𡘝 𡘞 𡘟 𡘠 𡘡 𡘢 𡘣 𡘤 𡘥 𡘦 𡘧 𡘨 𡘩 𡘪 𡘫 𡘬 𡘭 𡘮 𡘯 𡘰 𡘱 𡘲 𡘳 𡘴 𡘵 𡘶 𡘷 𡘸 𡘹 𡘺 𡘻 𡘼 𡘽 𡘾 𡘿 𡙀 𡙁 𡙂 𡙃 𡙄 𡙅 𡙆 𡙇 𡙈 𡙉 𡙊 𡙋 𡙌 𡙍 𡙎 𡙏 𡙐 𡙑 𡙒 𡙓 𡙔 𡙕 𡙖 𡙗 𡙘 𡙙 𡙚 𡙛 𡙜 𡙝 𡙞 𡙟 𡙠 𡙡 𡙢 𡙣 𡙤 𡙥 𡙦 𡙧 𡙨 𡙩 𡙪 𡙫 𡙬 𡙭 𡙮 𡙯 𡙰 𡙱 𡙲 𡙳 𡙴 𡙵 𡙶 𡙷 𡙸 𡙹 𡙺 𡙻 𡙼 𡙽 𡙾 𡙿 𡚀 𡚁 𡚂 𡚃 𡚄 𡚅 𡚆 𡚇 𡚈 𡚉 𡚊 𡚋 𡚌 𡚍 𡚎 𡚏 𡚐 𡚑 𡚒 𡚓 𡚔 𡚕 𡚖 𡚗 𡚘 𡚙 𡚚 𡚛 𡚜 𡚝 𡚞 𡚟 𡚠 𡚡 𡚢 𡚣 𡚤 𡚥 𡚦 𡚧 𡚨 𡚩 𡚪 𡚫 𡚬 𡚭 𡚮 𡚯 𡚰 𡚱 𡚲 𡚳 𡚴 𡚵 𡚶 𡚷 𡚸 𡚹 𡚺 𡚻 𡚼 𡚽 𡚾 𡚿 𡛀 𡛁 𡛂 𡛃 𡛄 𡛅 𡛆 𡛇 𡛈 𡛉 𡛊 𡛋 𡛌 𡛍 𡛎 𡛏 𡛐 𡛑 𡛒 𡛓 𡛔 𡛕 𡛖 𡛗 𡛘 𡛙 𡛚 𡛛 𡛜 𡛝 𡛞 𡛟 𡛠 𡛡 𡛢 𡛣 𡛤 𡛥 𡛦 𡛧 𡛨 𡛩 𡛪 𡛫 𡛬 𡛭 𡛮 𡛯 𡛰 𡛱 𡛲 𡛳 𡛴 𡛵 𡛶 𡛷 𡛸 𡛹 𡛺 𡛻 𡛼 𡛽 𡛾 𡛿 𡜀 𡜁 𡜂 𡜃 𡜄 𡜅 𡜆 𡜇 𡜈 𡜉 𡜊 𡜋 𡜌 𡜍 𡜎 𡜏 𡜐 𡜑 𡜒 𡜓 𡜔 𡜕 𡜖 𡜗 𡜘 𡜙 𡜚 𡜛 𡜜 𡜝 𡜞 𡜟 𡜠 𡜡 𡜢 𡜣 𡜤 𡜥 𡜦 𡜧 𡜨 𡜩 𡜪 𡜫 𡜬 𡜭 𡜮 𡜯 𡜰 𡜱 𡜲 𡜳 𡜴 𡜵 𡜶 𡜷 𡜸 𡜹 𡜺 𡜻 𡜼 𡜽 𡜾 𡜿 𡝀 𡝁 𡝂 𡝃 𡝄 𡝅 𡝆 𡝇 𡝈 𡝉 𡝊 𡝋 𡝌 𡝍 𡝎 𡝏 𡝐 𡝑 𡝒 𡝓 𡝔 𡝕 𡝖 𡝗 𡝘 𡝙 𡝚 𡝛 𡝜 𡝝 𡝞 𡝟 𡝠 𡝡 𡝢 𡝣 𡝤 𡝥 𡝦 𡝧 𡝨 𡝩 𡝪 𡝫 𡝬 𡝭 𡝮 𡝯 𡝰 𡝱 𡝲 𡝳 𡝴 𡝵 𡝶 𡝷 𡝸 𡝹 𡝺 𡝻 𡝼 𡝽 𡝾 𡝿 𡞀 𡞁 𡞂 𡞃 𡞄 𡞅 𡞆 𡞇 𡞈 𡞉 𡞊 𡞋 𡞌 𡞍 𡞎 𡞏 𡞐 𡞑 𡞒 𡞓 𡞔 𡞕 𡞖 𡞗 𡞘 𡞙 𡞚 𡞛 𡞜 𡞝 𡞞 𡞟 𡞠 𡞡 𡞢 𡞣 𡞤 𡞥 𡞦 𡞧 𡞨 𡞩 𡞪 𡞫 𡞬 𡞭 𡞮 𡞯 𡞰 𡞱 𡞲 𡞳 𡞴 𡞵 𡞶 𡞷 𡞸 𡞹 𡞺 𡞻 𡞼 𡞽 𡞾 𡞿 𡟀 𡟁 𡟂 𡟃 𡟄 𡟅 𡟆 𡟇 𡟈 𡟉 𡟊 𡟋 𡟌 𡟍 𡟎 𡟏 𡟐 𡟑 𡟒 𡟓 𡟔 𡟕 𡟖 𡟗 𡟘 𡟙 𡟚 𡟛 𡟜 𡟝 𡟞 𡟟 𡟠 𡟡 𡟢 𡟣 𡟤 𡟥 𡟦 𡟧 𡟨 𡟩 𡟪 𡟫 𡟬 𡟭 𡟮 𡟯 𡟰 𡟱 𡟲 𡟳 𡟴 𡟵 𡟶 𡟷 𡟸 𡟹 𡟺 𡟻 𡟼 𡟽 𡟾 𡟿 𡠀 𡠁 𡠂 𡠃 𡠄 𡠅 𡠆 𡠇 𡠈 𡠉 𡠊 𡠋 𡠌 𡠍 𡠎 𡠏 𡠐 𡠑 𡠒 𡠓 𡠔 𡠕 𡠖 𡠗 𡠘 𡠙 𡠚 𡠛 𡠜 𡠝 𡠞 𡠟 𡠠 𡠡 𡠢 𡠣 𡠤 𡠥 𡠦 𡠧 𡠨 𡠩 𡠪 𡠫 𡠬 𡠭 𡠮 𡠯 𡠰 𡠱 𡠲 𡠳 𡠴 𡠵 𡠶 𡠷 𡠸 𡠹 𡠺 𡠻 𡠼 𡠽 𡠾 𡠿 𡡀 𡡁 𡡂 𡡃 𡡄 𡡅 𡡆 𡡇 𡡈 𡡉 𡡊 𡡋 𡡌 𡡍 𡡎 𡡏 𡡐 𡡑 𡡒 𡡓 𡡔 𡡕 𡡖 𡡗 𡡘 𡡙 𡡚 𡡛 𡡜 𡡝 𡡞 𡡟 𡡠 𡡡 𡡢 𡡣 𡡤 𡡥 𡡦 𡡧 𡡨 𡡩 𡡪 𡡫 𡡬 𡡭 𡡮 𡡯 𡡰 𡡱 𡡲 𡡳 𡡴 𡡵 𡡶 𡡷 𡡸 𡡹 𡡺 𡡻 𡡼 𡡽 𡡾 𡡿 𡢀 𡢁 𡢂 𡢃 𡢄 𡢅 𡢆 𡢇 𡢈 𡢉 𡢊 𡢋 𡢌 𡢍 𡢎 𡢏 𡢐 𡢑 𡢒 𡢓 𡢔 𡢕 𡢖 𡢗 𡢘 𡢙 𡢚 𡢛 𡢜 𡢝 𡢞 𡢟 𡢠 𡢡 𡢢 𡢣 𡢤 𡢥 𡢦 𡢧 𡢨 𡢩 𡢪 𡢫 𡢬 𡢭 𡢮 𡢯 𡢰 𡢱 𡢲 𡢳 𡢴 𡢵 𡢶 𡢷 𡢸 𡢹 𡢺 𡢻 𡢼 𡢽 𡢾 𡢿 𡣀 𡣁 𡣂 𡣃 𡣄 𡣅 𡣆 𡣇 𡣈 𡣉 𡣊 𡣋 𡣌 𡣍 𡣎 𡣏 𡣐 𡣑 𡣒 𡣓 𡣔 𡣕 𡣖 𡣗 𡣘 𡣙 𡣚 𡣛 𡣜 𡣝 𡣞 𡣟 𡣠 𡣡 𡣢 𡣣 𡣤 𡣥 𡣦 𡣧 𡣨 𡣩 𡣪 𡣫 𡣬 𡣭 𡣮 𡣯 𡣰 𡣱 𡣲 𡣳 𡣴 𡣵 𡣶 𡣷 𡣸 𡣹 𡣺 𡣻 𡣼 𡣽 𡣾 𡣿 𡤀 𡤁 𡤂 𡤃 𡤄 𡤅 𡤆 𡤇 𡤈 𡤉 𡤊 𡤋 𡤌 𡤍 𡤎 𡤏 𡤐 𡤑 𡤒 𡤓 𡤔 𡤕 𡤖 𡤗 𡤘 𡤙 𡤚 𡤛 𡤜 𡤝 𡤞 𡤟 𡤠 𡤡 𡤢 𡤣 𡤤 𡤥 𡤦 𡤧 𡤨 𡤩 𡤪 𡤫 𡤬 𡤭 𡤮 𡤯 𡤰 𡤱 𡤲 𡤳 𡤴 𡤵 𡤶 𡤷 𡤸 𡤹 𡤺 𡤻 𡤼 𡤽 𡤾 𡤿 𡥀 𡥁 𡥂 𡥃 𡥄 𡥅 𡥆 𡥇 𡥈 𡥉 𡥊 𡥋 𡥌 𡥍 𡥎 𡥏 𡥐 𡥑 𡥒 𡥓 𡥔 𡥕 𡥖 𡥗 𡥘 𡥙 𡥚 𡥛 𡥜 𡥝 𡥞 𡥟 𡥠 𡥡 𡥢 𡥣 𡥤 𡥥 𡥦 𡥧 𡥨 𡥩 𡥪 𡥫 𡥬 𡥭 𡥮 𡥯 𡥰 𡥱 𡥲 𡥳 𡥴 𡥵 𡥶 𡥷 𡥸 𡥹 𡥺 𡥻 𡥼 𡥽 𡥾 𡥿 𡦀 𡦁 𡦂 𡦃 𡦄 𡦅 𡦆 𡦇 𡦈 𡦉 𡦊 𡦋 𡦌 𡦍 𡦎 𡦏 𡦐 𡦑 𡦒 𡦓 𡦔 𡦕 𡦖 𡦗 𡦘 𡦙 𡦚 𡦛 𡦜 𡦝 𡦞 𡦟 𡦠 𡦡 𡦢 𡦣 𡦤 𡦥 𡦦 𡦧 𡦨 𡦩 𡦪 𡦫 𡦬 𡦭 𡦮 𡦯 𡦰 𡦱 𡦲 𡦳 𡦴 𡦵 𡦶 𡦷 𡦸 𡦹 𡦺 𡦻 𡦼 𡦽 𡦾 𡦿 𡧀 𡧁 𡧂 𡧃 𡧄 𡧅 𡧆 𡧇 𡧈 𡧉 𡧊 𡧋 𡧌 𡧍 𡧎 𡧏 𡧐 𡧑 𡧒 𡧓 𡧔 𡧕 𡧖 𡧗 𡧘 𡧙 𡧚 𡧛 𡧜 𡧝 𡧞 𡧟 𡧠 𡧡 𡧢 𡧣 𡧤 𡧥 𡧦 𡧧 𡧨 𡧩 𡧪 𡧫 𡧬 𡧭 𡧮 𡧯 𡧰 𡧱 𡧲 𡧳 𡧴 𡧵 𡧶 𡧷 𡧸 𡧹 𡧺 𡧻 𡧼 𡧽 𡧾 𡧿 𡨀 𡨁 𡨂 𡨃 𡨄 𡨅 𡨆 𡨇 𡨈 𡨉 𡨊 𡨋 𡨌 𡨍 𡨎 𡨏 𡨐 𡨑 𡨒 𡨓 𡨔 𡨕 𡨖 𡨗 𡨘 𡨙 𡨚 𡨛 𡨜 𡨝 𡨞 𡨟 𡨠 𡨡 𡨢 𡨣 𡨤 𡨥 𡨦 𡨧 𡨨 𡨩 𡨪 𡨫 𡨬 𡨭 𡨮 𡨯 𡨰 𡨱 𡨲 𡨳 𡨴 𡨵 𡨶 𡨷 𡨸 𡨹 𡨺 𡨻 𡨼 𡨽 𡨾 𡨿 𡩀 𡩁 𡩂 𡩃 𡩄 𡩅 𡩆 𡩇 𡩈 𡩉 𡩊 𡩋 𡩌 𡩍 𡩎 𡩏 𡩐 𡩑 𡩒 𡩓 𡩔 𡩕 𡩖 𡩗 𡩘 𡩙 𡩚 𡩛 𡩜 𡩝 𡩞 𡩟 𡩠 𡩡 𡩢 𡩣 𡩤 𡩥 𡩦 𡩧 𡩨 𡩩 𡩪 𡩫 𡩬 𡩭 𡩮 𡩯 𡩰 𡩱 𡩲 𡩳 𡩴 𡩵 𡩶 𡩷 𡩸 𡩹 𡩺 𡩻 𡩼 𡩽 𡩾 𡩿 𡪀 𡪁 𡪂 𡪃 𡪄 𡪅 𡪆 𡪇 𡪈 𡪉 𡪊 𡪋 𡪌 𡪍 𡪎 𡪏 𡪐 𡪑 𡪒 𡪓 𡪔 𡪕 𡪖 𡪗 𡪘 𡪙 𡪚 𡪛 𡪜 𡪝 𡪞 𡪟 𡪠 𡪡 𡪢 𡪣 𡪤 𡪥 𡪦 𡪧 𡪨 𡪩 𡪪 𡪫 𡪬 𡪭 𡪮 𡪯 𡪰 𡪱 𡪲 𡪳 𡪴 𡪵 𡪶 𡪷 𡪸 𡪹 𡪺 𡪻 𡪼 𡪽 𡪾 𡪿 𡫀 𡫁 𡫂 𡫃 𡫄 𡫅 𡫆 𡫇 𡫈 𡫉 𡫊 𡫋 𡫌 𡫍 𡫎 𡫏 𡫐 𡫑 𡫒 𡫓 𡫔 𡫕 𡫖 𡫗 𡫘 𡫙 𡫚 𡫛 𡫜 𡫝 𡫞 𡫟 𡫠 𡫡 𡫢 𡫣 𡫤 𡫥 𡫦 𡫧 𡫨 𡫩 𡫪 𡫫 𡫬 𡫭 𡫮 𡫯 𡫰 𡫱 𡫲 𡫳 𡫴 𡫵 𡫶 𡫷 𡫸 𡫹 𡫺 𡫻 𡫼 𡫽 𡫾 𡫿 𡬀 𡬁 𡬂 𡬃 𡬄 𡬅 𡬆 𡬇 𡬈 𡬉 𡬊 𡬋 𡬌 𡬍 𡬎 𡬏 𡬐 𡬑 𡬒 𡬓 𡬔 𡬕 𡬖 𡬗 𡬘 𡬙 𡬚 𡬛 𡬜 𡬝 𡬞 𡬟 𡬠 𡬡 𡬢 𡬣 𡬤 𡬥 𡬦 𡬧 𡬨 𡬩 𡬪 𡬫 𡬬 𡬭 𡬮 𡬯 𡬰 𡬱 𡬲 𡬳 𡬴 𡬵 𡬶 𡬷 𡬸 𡬹 𡬺 𡬻 𡬼 𡬽 𡬾 𡬿 𡭀 𡭁 𡭂 𡭃 𡭄 𡭅 𡭆 𡭇 𡭈 𡭉 𡭊 𡭋 𡭌 𡭍 𡭎 𡭏 𡭐 𡭑 𡭒 𡭓 𡭔 𡭕 𡭖 𡭗 𡭘 𡭙 𡭚 𡭛 𡭜 𡭝 𡭞 𡭟 𡭠 𡭡 𡭢 𡭣 𡭤 𡭥 𡭦 𡭧 𡭨 𡭩 𡭪 𡭫 𡭬 𡭭 𡭮 𡭯 𡭰 𡭱 𡭲 𡭳 𡭴 𡭵 𡭶 𡭷 𡭸 𡭹 𡭺 𡭻 𡭼 𡭽 𡭾 𡭿 𡮀 𡮁 𡮂 𡮃 𡮄 𡮅 𡮆 𡮇 𡮈 𡮉 𡮊 𡮋 𡮌 𡮍 𡮎 𡮏 𡮐 𡮑 𡮒 𡮓 𡮔 𡮕 𡮖 𡮗 𡮘 𡮙 𡮚 𡮛 𡮜 𡮝 𡮞 𡮟 𡮠 𡮡 𡮢 𡮣 𡮤 𡮥 𡮦 𡮧 𡮨 𡮩 𡮪 𡮫 𡮬 𡮭 𡮮 𡮯 𡮰 𡮱 𡮲 𡮳 𡮴 𡮵 𡮶 𡮷 𡮸 𡮹 𡮺 𡮻 𡮼 𡮽 𡮾 𡮿 𡯀 𡯁 𡯂 𡯃 𡯄 𡯅 𡯆 𡯇 𡯈 𡯉 𡯊 𡯋 𡯌 𡯍 𡯎 𡯏 𡯐 𡯑 𡯒 𡯓 𡯔 𡯕 𡯖 𡯗 𡯘 𡯙 𡯚 𡯛 𡯜 𡯝 𡯞 𡯟 𡯠 𡯡 𡯢 𡯣 𡯤 𡯥 𡯦 𡯧 𡯨 𡯩 𡯪 𡯫 𡯬 𡯭 𡯮 𡯯 𡯰 𡯱 𡯲 𡯳 𡯴 𡯵 𡯶 𡯷 𡯸 𡯹 𡯺 𡯻 𡯼 𡯽 𡯾 𡯿 𡰀 𡰁 𡰂 𡰃 𡰄 𡰅 𡰆 𡰇 𡰈 𡰉 𡰊 𡰋 𡰌 𡰍 𡰎 𡰏 𡰐 𡰑 𡰒 𡰓 𡰔 𡰕 𡰖 𡰗 𡰘 𡰙 𡰚 𡰛 𡰜 𡰝 𡰞 𡰟 𡰠 𡰡 𡰢 𡰣 𡰤 𡰥 𡰦 𡰧 𡰨 𡰩 𡰪 𡰫 𡰬 𡰭 𡰮 𡰯 𡰰 𡰱 𡰲 𡰳 𡰴 𡰵 𡰶 𡰷 𡰸 𡰹 𡰺 𡰻 𡰼 𡰽 𡰾 𡰿 𡱀 𡱁 𡱂 𡱃 𡱄 𡱅 𡱆 𡱇 𡱈 𡱉 𡱊 𡱋 𡱌 𡱍 𡱎 𡱏 𡱐 𡱑 𡱒 𡱓 𡱔 𡱕 𡱖 𡱗 𡱘 𡱙 𡱚 𡱛 𡱜 𡱝 𡱞 𡱟 𡱠 𡱡 𡱢 𡱣 𡱤 𡱥 𡱦 𡱧 𡱨 𡱩 𡱪 𡱫 𡱬 𡱭 𡱮 𡱯 𡱰 𡱱 𡱲 𡱳 𡱴 𡱵 𡱶 𡱷 𡱸 𡱹 𡱺 𡱻 𡱼 𡱽 𡱾 𡱿 𡲀 𡲁 𡲂 𡲃 𡲄 𡲅 𡲆 𡲇 𡲈 𡲉 𡲊 𡲋 𡲌 𡲍 𡲎 𡲏 𡲐 𡲑 𡲒 𡲓 𡲔 𡲕 𡲖 𡲗 𡲘 𡲙 𡲚 𡲛 𡲜 𡲝 𡲞 𡲟 𡲠 𡲡 𡲢 𡲣 𡲤 𡲥 𡲦 𡲧 𡲨 𡲩 𡲪 𡲫 𡲬 𡲭 𡲮 𡲯 𡲰 𡲱 𡲲 𡲳 𡲴 𡲵 𡲶 𡲷 𡲸 𡲹 𡲺 𡲻 𡲼 𡲽 𡲾 𡲿 𡳀 𡳁 𡳂 𡳃 𡳄 𡳅 𡳆 𡳇 𡳈 𡳉 𡳊 𡳋 𡳌 𡳍 𡳎 𡳏 𡳐 𡳑 𡳒 𡳓 𡳔 𡳕 𡳖 𡳗 𡳘 𡳙 𡳚 𡳛 𡳜 𡳝 𡳞 𡳟 𡳠 𡳡 𡳢 𡳣 𡳤 𡳥 𡳦 𡳧 𡳨 𡳩 𡳪 𡳫 𡳬 𡳭 𡳮 𡳯 𡳰 𡳱 𡳲 𡳳 𡳴 𡳵 𡳶 𡳷 𡳸 𡳹 𡳺 𡳻 𡳼 𡳽 𡳾 𡳿 𡴀 𡴁 𡴂 𡴃 𡴄 𡴅 𡴆 𡴇 𡴈 𡴉 𡴊 𡴋 𡴌 𡴍 𡴎 𡴏 𡴐 𡴑 𡴒 𡴓 𡴔 𡴕 𡴖 𡴗 𡴘 𡴙 𡴚 𡴛 𡴜 𡴝 𡴞 𡴟 𡴠 𡴡 𡴢 𡴣 𡴤 𡴥 𡴦 𡴧 𡴨 𡴩 𡴪 𡴫 𡴬 𡴭 𡴮 𡴯 𡴰 𡴱 𡴲 𡴳 𡴴 𡴵 𡴶 𡴷 𡴸 𡴹 𡴺 𡴻 𡴼 𡴽 𡴾 𡴿 𡵀 𡵁 𡵂 𡵃 𡵄 𡵅 𡵆 𡵇 𡵈 𡵉 𡵊 𡵋 𡵌 𡵍 𡵎 𡵏 𡵐 𡵑 𡵒 𡵓 𡵔 𡵕 𡵖 𡵗 𡵘 𡵙 𡵚 𡵛 𡵜 𡵝 𡵞 𡵟 𡵠 𡵡 𡵢 𡵣 𡵤 𡵥 𡵦 𡵧 𡵨 𡵩 𡵪 𡵫 𡵬 𡵭 𡵮 𡵯 𡵰 𡵱 𡵲 𡵳 𡵴 𡵵 𡵶 𡵷 𡵸 𡵹 𡵺 𡵻 𡵼 𡵽 𡵾 𡵿 𡶀 𡶁 𡶂 𡶃 𡶄 𡶅 𡶆 𡶇 𡶈 𡶉 𡶊 𡶋 𡶌 𡶍 𡶎 𡶏 𡶐 𡶑 𡶒 𡶓 𡶔 𡶕 𡶖 𡶗 𡶘 𡶙 𡶚 𡶛 𡶜 𡶝 𡶞 𡶟 𡶠 𡶡 𡶢 𡶣 𡶤 𡶥 𡶦 𡶧 𡶨 𡶩 𡶪 𡶫 𡶬 𡶭 𡶮 𡶯 𡶰 𡶱 𡶲 𡶳 𡶴 𡶵 𡶶 𡶷 𡶸 𡶹 𡶺 𡶻 𡶼 𡶽 𡶾 𡶿 𡷀 𡷁 𡷂 𡷃 𡷄 𡷅 𡷆 𡷇 𡷈 𡷉 𡷊 𡷋 𡷌 𡷍 𡷎 𡷏 𡷐 𡷑 𡷒 𡷓 𡷔 𡷕 𡷖 𡷗 𡷘 𡷙 𡷚 𡷛 𡷜 𡷝 𡷞 𡷟 𡷠 𡷡 𡷢 𡷣 𡷤 𡷥 𡷦 𡷧 𡷨 𡷩 𡷪 𡷫 𡷬 𡷭 𡷮 𡷯 𡷰 𡷱 𡷲 𡷳 𡷴 𡷵 𡷶 𡷷 𡷸 𡷹 𡷺 𡷻 𡷼 𡷽 𡷾 𡷿 𡸀 𡸁 𡸂 𡸃 𡸄 𡸅 𡸆 𡸇 𡸈 𡸉 𡸊 𡸋 𡸌 𡸍 𡸎 𡸏 𡸐 𡸑 𡸒 𡸓 𡸔 𡸕 𡸖 𡸗 𡸘 𡸙 𡸚 𡸛 𡸜 𡸝 𡸞 𡸟 𡸠 𡸡 𡸢 𡸣 𡸤 𡸥 𡸦 𡸧 𡸨 𡸩 𡸪 𡸫 𡸬 𡸭 𡸮 𡸯 𡸰 𡸱 𡸲 𡸳 𡸴 𡸵 𡸶 𡸷 𡸸 𡸹 𡸺 𡸻 𡸼 𡸽 𡸾 𡸿 𡹀 𡹁 𡹂 𡹃 𡹄 𡹅 𡹆 𡹇 𡹈 𡹉 𡹊 𡹋 𡹌 𡹍 𡹎 𡹏 𡹐 𡹑 𡹒 𡹓 𡹔 𡹕 𡹖 𡹗 𡹘 𡹙 𡹚 𡹛 𡹜 𡹝 𡹞 𡹟 𡹠 𡹡 𡹢 𡹣 𡹤 𡹥 𡹦 𡹧 𡹨 𡹩 𡹪 𡹫 𡹬 𡹭 𡹮 𡹯 𡹰 𡹱 𡹲 𡹳 𡹴 𡹵 𡹶 𡹷 𡹸 𡹹 𡹺 𡹻 𡹼 𡹽 𡹾 𡹿 𡺀 𡺁 𡺂 𡺃 𡺄 𡺅 𡺆 𡺇 𡺈 𡺉 𡺊 𡺋 𡺌 𡺍 𡺎 𡺏 𡺐 𡺑 𡺒 𡺓 𡺔 𡺕 𡺖 𡺗 𡺘 𡺙 𡺚 𡺛 𡺜 𡺝 𡺞 𡺟 𡺠 𡺡 𡺢 𡺣 𡺤 𡺥 𡺦 𡺧 𡺨 𡺩 𡺪 𡺫 𡺬 𡺭 𡺮 𡺯 𡺰 𡺱 𡺲 𡺳 𡺴 𡺵 𡺶 𡺷 𡺸 𡺹 𡺺 𡺻 𡺼 𡺽 𡺾 𡺿 𡻀 𡻁 𡻂 𡻃 𡻄 𡻅 𡻆 𡻇 𡻈 𡻉 𡻊 𡻋 𡻌 𡻍 𡻎 𡻏 𡻐 𡻑 𡻒 𡻓 𡻔 𡻕 𡻖 𡻗 𡻘 𡻙 𡻚 𡻛 𡻜 𡻝 𡻞 𡻟 𡻠 𡻡 𡻢 𡻣 𡻤 𡻥 𡻦 𡻧 𡻨 𡻩 𡻪 𡻫 𡻬 𡻭 𡻮 𡻯 𡻰 𡻱 𡻲 𡻳 𡻴 𡻵 𡻶 𡻷 𡻸 𡻹 𡻺 𡻻 𡻼 𡻽 𡻾 𡻿 𡼀 𡼁 𡼂 𡼃 𡼄 𡼅 𡼆 𡼇 𡼈 𡼉 𡼊 𡼋 𡼌 𡼍 𡼎 𡼏 𡼐 𡼑 𡼒 𡼓 𡼔 𡼕 𡼖 𡼗 𡼘 𡼙 𡼚

作：𧈧。容师《金文编》列入附录中，未加注释。甲骨文旧未识，字从网捕虎，金文从𧈧持网从又捕虎，虎即虎省文，皆生获虎会意，是俘虜的“虜”古文。联系文例，卜辞，壬午卜寺贞：身率（执）虜？（壹柒71）甲戌卜：翌乙亥𧈧（猎）虜，不往虜？（外116）乙亥卜：王猎，虜？（佚620）……家一虜不获？（存1.763）甲心燎于鬯𧈧虜？（信387）勿呼𧈧般纵虜？（南南1.63）

金文𧈧（虜），音假为“樂”，《颂鼎》：“祈乞康𧈧（乐）屯右，通录永命。”《虢姜匜》同上。《通录钟》：“授余通录，康𧈧（乐）屯右。”《吴生钟》：“用祈康𧈧（乐）屯鲁。”他铭或作“康𧈧屯右”，并假为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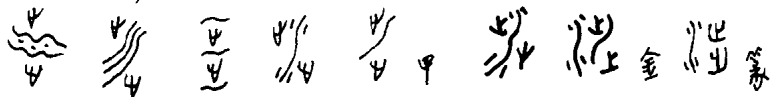
卜辞文例还有，壬申卜：令纵虜，抑？（续3.45.8）壬申子贞：征虜获？（沫421）虜获？不获？（乙4758）𧈧，读讖，猎，略掠。𧈧虜连文，可能是“掠取俘虜”。


(二) 汉字的部件化和美化

古文字的考释方法之一，唐兰先生称作“偏旁分析法”，他将它作为主要方法介绍给大家，因为符合“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汉字结构原理，所以它也是行之有效的方

法。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偏旁结构的，有不可分割的“独体初文”，也有复杂结构的“整体图画倾向”的古字。但是从若干古文字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存在着一种整体图画写实倾向，向部件化、偏旁化结构发展的倾向，将无数幅图画型的文字中，分析出若干比较固定的有限的元件，去组合大量的文字。类似有限的化学元素，组合大量的化合物，《说文》的基础理论除了“六书学说”外，就是以部首（540部）驾御十等九千字，起到“以简御（驭）繁的作用”。研究甲骨文、金文，同样可以掌握大约两三百个常用的初文（或称字素、部件）去驾御成千上万的古文字。下面通过古文字实例，介绍部件化的演变过程，及整个汉字发展过程中部件化的倾向。

（一）涉



甲、金文象双足涉水而过的形状，篆文演变为从水从步两个部件组合的会意字。甲骨文还有：（佚830）一字，大约也是“涉”字，用足涉水顺流或横断都叫“涉”。

(2) 𢇛



原象二人互相揪鬥的形狀，篆文部件化的結果，从𠂔从𠂔，失去了生動的圖畫整體形象，也不知𠂔、𠂔、𠂔、𠂔的演變過程，以至誤解為：“兩士相對，兵杖在後。”

(3)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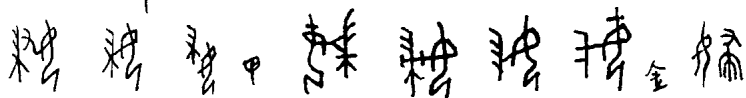
原象雙手解下牛角的整体描绘，篆文分解為：“从刀判牛角”，由角、刀、牛三个部件组合而成。

(4) 乳



甲骨文原象母亲抱小孩哺乳的整体图象，金文从𠂔从子从乃（奶），小孩的手还与乃相接，误会来定作𠂔。篆文分解为从𠂔从乙。

(5) 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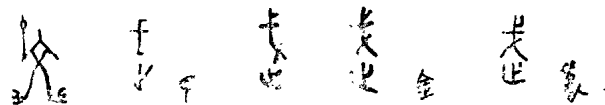
原象插秧形，分解为从女从帝，失原意。

(6) 是



原象悬首树梢或竹木竿形，或用手提持人头，表悬首之意，是一幅整体的图象，以后象文分解为“从系持果”两个部件。阶级社会州县所在，以悬挂人头（象首示众）为特色，故乡人以惊目惊心的“悬”名之。

敬、武



原象能矛盾舞的形象，以后简化、部件化，分解为从矛从文或从戈从止。从戈从止表示武装前进。楚庄王故意说“止戈为武”，宣扬和平主义的观点。武、舞音同意通。

部件化的同时，作文符的部件又分别类化，形成比较固定的类符。如犬，除了代表狗的本文，还成为猪、猴、狼、狐等兽类的“类符”。艸、木旁的字，除了艸木名称外，就代表艸木的形态。水旁的字，除了水名，就是代表水的状态。芙蓉本作夫容，加上艸头一望知花名，这些意符还起到分类的作用。部件化和类化都是逐渐发展形成的。

(三) 汉字的形声化

汉字发展过程中不具备标音符号的象形表意文字，逐渐形声化，这是语言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表现。甲骨文估计象形表意文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至篆文则倒过来形声字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象形表意字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大量古文字所谓“说文所无”的不认识的字，其实在《说文》中大都存在，只是转隶为起“形声字”，当然也有相当数量被兼并取代，真正消亡的。

古文字考释的严重任务之一，就是找到它们转变后的对应的形声字，因为同意字很多，要能对号，并非易事，当然必须强调形和音义的结合，运用训诂和文献等多方面知识作综合研究，“望形生音”只是起码功夫。试举例如下：


47 75

篆 金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象手招口呼之形，是招呼的“召”初文。原是象形表意字，以后形声化，更从刀作声符，作姓氏后，又增手旁作招。甲骨文召方一作吉方，亦作刀方。台、召、刀同音很明显。

“庚申卜于丁卯敦召方受祐？”（宁沪1·426）
 召方即召方。卜辞也有“刀”通“召”的文
 例，“令刀沚𠄎？”（库1875）“韶”陶文
 作𠄎。曾侯乙墓出土漆器名匾，一作𠄎、一
 作𠄎。《散盘》𠄎（通）字其形声化作𠄎，
 从𠄎得声，与《侯马盟书》：“见于行道”
 字作𠄎，略同。金文《召伯奭》𠄎字声符召
 有两例作𠄎。《楚子超鼎》字作𠄎，从𠄎，
 与从𠄎同，《史记·楚世家》：“楚康王名
 招。”《春秋》三传并作昭。详《语言研究》
 1982年2期夏泳《释𠄎》。又补《熊匡》。
 “使𠄎于会”𠄎读召，假为昭，为公布意。

②> 收

 甲 甲骨文从又持𠄎形，𠄎、𠄎为
 粟、粟之类粮食、果品，是表示收
 获、收成的表意字，形声化以后作
 𠄎或收。《礼·月令》：“农事备收。”又
 “孟秋其神蓐收。”《左传注》：“秋物摧
 蓐而可收也。”《易·井》：“井收勿幕”
 疏：“凡物可收成者，谓之收。”

卜辞，贞：勿呼妇妊往𠄎（收）𠄎？（坊间
 3·17）丁亥卜：其𠄎𠄎，𠄎今日丁亥？（屯南294）
 暮出𠄎受年？及兹日出𠄎受年？于生月出𠄎

受年？丁卯出戡受年？（屯南491）……卜在……
 ……贞：王……戡泰……往事……？（后1·18·11）
 𠂔形声化作收，从収声，文例可以通读。

③ 灌、裸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

甲、金文并有𠂔字，四释酒。卜辞酒为水名，饮酒的酒，甲、金文并作𠂔。𠂔是斟酒酬神酬宾的象形表意字，形声化作灌，也作裸，裸祭神灵，也用于裸宾宾生人，与卜辞、铭文皆合。详《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释𠂔》夏泳、傅天佑合写，1987年7月。

④ 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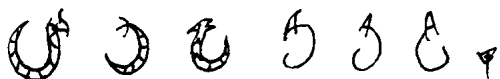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

旧释正，若征。以品简作𠂔，不确，卜辞二字文例井然有别，一例“正”为地名，误会用与品同。字象众足或两足陵蹠方城或方阵之形，即《楚辞·国殇》：“陵余阵兮蹠余行”之“蹠”初文，形声化后作蹠，通猎、掠、略。卜辞，品（猎）擒？获六十八……（甲3112）我弗其品（猎）彙？（林2·14·10）舌方品（掠）于我奠。（甲3361）详前释。

(5) 密

𡗗 字从三矢从眉，眉亦声，是密集
 𡗗 甲 的象形表意字，用眉毛和众矢表达密
 集之意。汉字形声化的主流中，转变
 为从山宀声的单纯形声字。卜辞文例，己亥
 卜永贞：翌庚子𡗗(裸)……？王固(观)曰：兹
 唯庚雨。卜之夕雨？庚子𡗗(裸)三啻，云密
 其既祈，啟。(燕2)



(6) 𧈧





象龙子无角的𧈧龙蟠曲形，是象形文字，
 后起形声字作𧈧，从虫乚声，亦作𧈧。卜辞
 文例，呼𧈧夷侯尊希权？(乙2000) 𧈧𧈧田
 (京都2365) 𧈧亡不若，不聿羌？(丙132)
 𧈧唯若？(晋5.15) 以上为方国名或人名。王
 𧈧𧈧甲？(粹272) 𧈧𧈧甲？(佚907) 𧈧
 子𧈧于𧈧甲？(前6.19.6) 𧈧甲即𧈧甲，即
 《史记·殷本纪》的沃甲。以上为祖先名。
 𧈧又假借为病愈的𧈧，贞：王疾𧈧，其病不
 𧈧(𧈧)？(乙6819) 贞：王患𧈧？王患不其
 𧈧？(合乙264) 病𧈧贞𧈧？(丙12) 贞：妇好
 病征𧈧？(甲2040) 其克𧈧王病？(乙4059)

47 貨

𠂔 甲 𠂔 金 𠂔 《正字通》古貨字 𠂔 義

甲骨文、金文，从貝（代表人，即奴隶作为商品）从贝，表货物交易，奴隶有价格和交换价值，所以“货”也有财贿的意思。《说文》：“货，财也。从贝化声。”是象形表意文字形声化的结果。

金文𠄎，旧释“真”，“真”为“颠”的初文，甲骨文有，是身的倒文，𠄎亦有𠄎之倒文，故有颠倒之意，与从贝的货形近致讹。《正字通》𠄎，古文货，此金文从片从贝，加一，为（𠄎）省文，当时已流行金属货币。

卜辞文例是：“贞日其遘？”（南2.1.170）
“贞日不遘？”（京津4353）“贞日”遘文，
贞日疑即货物交易之日，即后世赶集赶墟或
“逢场”的日子，农民三天、五天一集。

甲骨文有𠄎，疑“貿”初文，也是形声化的结果。也有买契等。卜辞“……我用𠄎廿……自兹（未）廿耕……”（京4822）𠄎象行经人、口市场，选购奴隶诸景，为“選”初文：都可通“选”，如《说文》：“𠄎，𠄎也。”

古文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 (摘要)

汉字不同于一般拼音文字，除了语音的因素外，还有来源于图画的形义因素，具有象形文字为基础的形体结构的特点。由于文字内在的来自汉语的音义方面和来自图画形义方面的矛盾，文字形体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古文字有关的历史资料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有许多文字的初始形体我们既不知道，有的发展的中间环节已经失传，无法将它与后来使用的汉字对上号。我们不但对现存的古文字有许多不认识的，即使最常见常用的初文、部首之类，也还有许多并未真正掌握它们的形义来源，但是经过我们科学的整理和研究，我们会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

文字学和音韵学、训诂学一样，它是一门基础科学，既和古汉语、古代史有关的人文科学有紧密的联系，又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和特殊规律性，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感知，而并未牢固掌握，有待于探索和完善的。殷骥先生出版了《古文字学新论》一书，应该说

三，有些文字形近易混

如古文字中山与火、月(夕)与肉、心与贝、矢与大……

四，一个字往往不止一个形义来源：

如弓，①𠂇，两弓相比。②彡，标识弓繫的象形表意字。弓为比初文，𠂇、彡系一字，后以彡代弓。刀，①象形字线条化(如康殷说)②𠂇(夕)有变刀(夕)。白，①𠂇(丝白色)省作𠂇、𠂇(王献唐先生说)②𠂇，象甌形，古以甌牖进光，虚室生白，白训光。商人崇拜太阳、光明，以白色为最尊贵的颜色。③作𠂇(𠂇)的省文，𠂇→𠂇→𠂇→𠂇。𠂇，①堆。②网坠。公，①𠂇初文。②𠂇，分物引中出公平意。③𠂇，篆文转变为“背么为公”的会意字。止，①足趾。②植物枝生形，𠂇、𠂇、𠂇、𠂇。黑，①烟燹熏黑。②黥墨，𠂇。

五，一个形体往往代表众多的不同事物，不同的音义。

口，①嘴巴：𠂇、𠂇、𠂇(𠂇)、𠂇(甘)、𠂇、𠂇。②声音、叫：𠂇、𠂇、𠂇、𠂇、𠂇(𠂇)。③器口：𠂇、𠂇、𠂇、𠂇、𠂇。④代表器皿：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⑤肉：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𠂇。

𠂔(祭)、𠂔(豚)、𠂔(公)、𠂔(將)、𠂔(夢)。
 ④代表出入口：𠂔(洞)、𠂔、𠂔、𠂔、𠂔、
 𠂔、𠂔、…… ⑤代表山谷峽口：𠂔、𠂔、𠂔
 (壑)…… ⑥鉗具：𠂔、𠂔、𠂔、𠂔(鉗)、
 𠂔(金文鉗，《戊寅鼎》：“王𠂔(鉗)𠂔隱，馬裸。”)
 ⑦穴、坎：𠂔、𠂔、𠂔(事)、𠂔、𠂔(裁)、
 𠂔(害)、𠂔…… ⑧代表石块：𠂔、𠂔。
 ⑨代表鋤耨：𠂔、𠂔、𠂔(鑿)…… ⑩𠂔代表
 甘(《韓非》：“唯王𠂔祀”)。⑪代表出生孔穴：
 𠂔(胎)、𠂔、𠂔、𠂔、𠂔(阴阳結合)…… ⑫
 代表耕地場所：𠂔、𠂔、𠂔、𠂔、𠂔……

A, 𠂔 A, 从入(腿)下有阴影一，《说文》从入一。甲骨文用为今天的“今”。𠂔
 (陰初文)、𠂔(阴)、𠂔(阴)、𠂔(阴)、𠂔(聚)。
 ②植物叶形：𠂔、𠂔、𠂔。③金属锐器形：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甲文金)、𠂔(金文金)、
 𠂔(齐，铸模箭簇等具，一了模子翻版)。
 ④动物的尖头：𠂔、𠂔、𠂔、𠂔、𠂔……
 ⑤屋顶：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𠂔。⑥器盖：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⑦筮具、伞盖：𠂔、𠂔、𠂔、𠂔。⑧代表肉：
 𠂔、𠂔、𠂔、𠂔、𠂔、𠂔…… ⑨圭瑞：𠂔、






邑、品、𡵓、𡵔、𡵕…… ①⑦代表土：𡵖、△、
 △…… ①⑧代表口向下：𡵗、𡵘、𡵙、𡵚、𡵛、
 𡵜、𡵝、𡵞、𡵟、𡵠…… ①⑨其他：𡵡、𡵢、
 𡵣、𡵤、𡵥…… ①⑩《说文》象三合形，读若
 集。




































彡，①《说文》谓象毛饰、纹画形：彩、
 彤、彤、彰、修、形…… ②胡须、毛穗：
 彡、彡、彡、彡、彡、彡…… ③水滴、酒浆：
 彡、彡、彡、彡、彡、彡…… ④鼓声：
 彡、彡、彡…… ⑤阳光：彡、彡…… ⑥人体
 斑疹：彡、彡…… ⑦虎豹斑纹：彡、彡……
 ⑧彡、彡、彡、彡、彡，甲骨文气，祭名读
 饘。⑨其他：彡、彡、彡、彡、彡、彡

○，①代表圆形：𠔁、𠔂、…… ②代表太
 阳：𠔃、𠔄、𠔅、𠔆、𠔇、𠔈、𠔉……
 ③代表玉环、玉器：𠔊（璜）、𠔋（环）、
 𠔌（璜）、𠔍（璧）、𠔎…… ④指示位置、
 或部位：𠔏、𠔐、𠔑、𠔒、𠔓、𠔔……
 ⑤代表头颅：𠔕、𠔖、𠔗、𠔘、𠔙……
 ⑥代表城邑：𠔚、𠔛、𠔜…… ⑦弹丸：𠔝、
 𠔞…… ⑧食物：𠔟（甘）。⑨其他：𠔠、𠔡……

<10> 代表屋：、 (参)、、、……

<11> 代表奶：、、、、……

<12> 代表靶的：、、、、……

艸，以艸木生形：、、、、、、、、、、…… <13> 人头髮和
人头有形： (夷)、、、 (戡)、 (若)、
<13> 丝端和结束形：、、、、、、、、、、、、、、、、、、、、、

字；一类是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甲骨文、金文中形声字只占百分之二、三十，篆形表意字约占百分之七、八十，发展到《说文》的篆文，形声字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左右，近代楷书识字形声字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

古文字虽然弄清了一个字组合的部件是什么，但要确定它们组合的方式是哪一类，也是关键的问题之一，否则还是会认错字了。我们结合专家们考释过的一些字来探讨一下。

𠂔



南永祚先生据《石鼓文》

𠂔甲（石鼓文）：“𠂔𠂔𠂔游。”𠂔字作：𠂔，𠂔𠂔为𠂔，即狩猎的“猎”。字从众止（趾）代表众多的狩猎者的足，在𠂔（𠂔）即田边地南行猎，𠂔声。












唐兰先生非之，认为从𠂔，他释羽，趾（音湿）声的形声字，隶定作：羽趾，认为“握羽饰”的“翬”初文。













𠂔并非羽字，形声字的声符趾应集中在𠂔的一侧或上下，不会分散三边，𠂔，也是于心𠂔𠂔（翼之）的“𠂔”初文，在田边地南行猎，也必须于心𠂔。卜辞因为地名，误为假翼为𠂔。两家考释的音义大不相同。

421

(12)   甲 文字释林·释杣》认为
是从木心声的形声字。杣，是木名，卜辞中
用为祭祀对象，未知所指，存以待考。

爰泳疑非形声字的体例，是从心从乇或
木的会意字，是农民“志”于种植，心中念
念不忘作物生长的“志”字。以后篆文演为
从心之声的形声字，《说文》：“志，意也。
从心之声。”《论语》：“志於道。”《诗
序》：“在心为志。”卜辞，出于志？（后
1.9.6）志为先公名。

(13)  甲  金 志，郭沫若、陈梦
家并释恩。《金文编》：
    释恩，谓从在心上示心之
多遽恩也。说文云从心，当是之变
形，又云亦声，乃由指事而变为形声矣。

新版《金文编》释为忤，、实当
为一字，以心会意，表聪明之意，是聪的
本字。字则以多表思路通之意，为
指示符号，也是聪明的“恩”初文。《克鼎》
：“恩（聪）置华心。”《蔡侯尊钟》：“休有
成庆，既（聪）于心，乍中（法），均保
大夫，建我邦国。”铭文又假借为。惇

即葱古文，植物以中空为特色，恩从囙，囙、窗亦本一字，为通气、通光孔，有通意，心通则恩，是会意兼形声字，以后又为耳聪的聰所取代，恩仅从声符、意符作为部件存在。《毛公鼎》：“恩黄”、《蓄生虫》：“錡朱市恩黄”，恩，假为纒，《说文》：“帛青色也。”

𠂔，𠂔字从𠂔从心，由于理解为形声字或是会意字不同，对字的音义和形义来源产生很大的差异。以至释𠂔为忤。

卜辞，……卜王……𠂔……自……？

（著11.4）文词残缺，《甲骨文编》附录中收有该字，《卜辞综类》未收。

（4）、、 甲 囙维、唐兰释朝

王褰、高承祚、郭沫若以及《甲骨文编》释萌，争论非常激烈，详唐兰《殷虚文字记·释朝》。从𠂔从日从月的结构部件并无异议，只是组合方式，认为“从𠂔明声”为形声字则释“萌”，认为“日月同在𠂔中”（唐说）表意则为“朝”字。

“望形生意”是很难决定释为“萌”或“朝”字的，隶书中只收金文“朝”，未列

此甲骨文，以此推论，他有更大的可能释朝。
但是只要联系卜辞文例，是非自然明白。

癸丑卜行贞：翌甲寅毓翌乙岁朝（朝）断（禄）？贞：翌（暮）断（禄）？（存1025）朝、暮对称，卜问禄祭是早晨好，还是日暮好，文义就非常明白，唐兰先生释为“朝”，是十分正确的。他辞：虫夕禄？虫晨禄？虫昼禄？虫暮禄？“暮”作𠄎，还有“虫章禄？”（存1037）章字从立地望不明，也很难定为朝或暮，对比诸文例，释朝的可能性大些。

丙寅卜契贞：孟田其徃（朝）又雨？（佚292）也可证“朝有雨”释“朝”为宜。

(5)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楚系金文

朱法照、袁锡奎教授释集，认为字从佳在木上，A声，A《说文》读若集。郭沫若、于省吾、李学勤诸大家皆从之，唯李先生质疑谓：“把集脰解释成楚太子的说法就很值得怀疑。……现在知道集脰是厨官之名。……集脰的集字，意义不详。”（《战国文字研究》）

袁、袁两先生分析部件从A从佳从木，隶定作：集，是完全正确的。但认为A是声符，就未免有“集”字就有商榷余地了。

如果我们把同样的三个部件，A、佳、木，组合为从木从佳，佳亦声，甲骨文天阴的“阴”作“𣎵”，这个字就是“荫”的古字，通作“阴”。古代朝廷在南为阳，后宫在北，称阴，管国王私生活的官吏就叫“阴尹”、“阴令”，相当于周代管理国王阴事的内官，“阴庖”、“阴脰”：“阴糒”、“阴醢”等，都是北宫管理御膳之属，李学勤先生谓“阴厨”为“厨官之名”实不可易。

商承祚先生释阴为郢（郢），其失误朱、裘二先生已经指出，但阴字从邑（邑）有作地名之可能，不容抹煞，楚地邑名朱闻“集”、“郢”名者。阴读阴，当即《左昭十九年》：“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令尹子瑕城郢。”之“阴”。杜注：“阴县今属南乡郡。”今湖北光化县西汉水西畔有古阴县城，即下阴邑也。阴，简化字作阴。

七，古文字中还有许多未识的字：

基于上述的种工文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还有许多古文字还不认识，读不出音义，也有的即使知道了音义，也还不知道它的形义来源，让我们举一些典型的例子。

47 甲骨文有𠂔，金文也有𠂔，从𠂔从人，

或释卩，或释节，看来它既不同于卩、𠂔，也不同于𠂔，还是一了未识的字，象这样似识未识的字，成千上万，打开《甲骨文编》和《金文编》的附录看之，字数数远：超过正编，而且正编中还有大量以“说文所无”的名义，将未识的字列入了正编。

就公字而论，公象跪着或蹲着的人形，头部胸部前方有一条弧线，康殷先生提倡“望形生意”，对这样简单明白的古文字为什么没有任凭眼力“望”出它的音义来呢？显然“望形”虽是“识字”的必要条件，但不经过形体结合语言材料的综合系统的科学研究，不但许多字不能认识，无法解释形义来源，就连大家已经认识的字，还会再次陷入困惑之中。如“顺”与“须”字。

康殷先生释𠂔（顺）谓𠂔（金）讹裂作𠂔（𠂔）稍转步而成𠂔（说文 p. 52），须是胡须的象形初文，和“顺从”的“顺”，除了有一个“页”作为共同具有的部件外，形义和音义都毫无内在联系，他因为“望”须与顺都有三笔，就“生”出了“𠂔”（𠂔）是“𠂔”（𠂔）“稍转而成”。“顺”字来源于“须”字讹变，女人没有胡须，顺字只用于男性么？他

在该书紧接的下一字：顏（顔）下又说：从须产声。……（浅说 p. 52）颜是由容、面兒，转意为颜色，和胡须并无必然联系，常言称年青美兒的女子为“红颜”，无非说年青气色好，真不知怎么会把“颜”字“望”成了“从须”的字。顺也好，颜也好，《说文》从页（代表头面）没有错，是康殷先生“望”偏了，“望”歪了。

“顺”，《说文》：“理，从页从川。”段注：“川之流，顺之至也，故字从页川会意。𠂔徐作川声，训、驯皆曰川声，形声兼会意。”

𠂔是“顺”的古字，从字形看，可能是𠂔的音义有内在联系的字，𠂔为跪形，丿表点头或叩头，总之是顺从的姿态。单纯“望形生意”识字，𠂔字何尝不可“望”成人头落地呢？我对这个尚不认识的字释“顺”，主要还是根据青铜铭文和卜辞文例。

《师觶鼎》：“臣保天子，用𠂔刺（烈祖）公德，”亡友于豪亮先生不同意唐兰先生释𠂔为𠂔即御，认为𠂔即𠂔，“公德”读为“节德”，就是正德。就铭文而论，是可以通讲的，我们所以另释顺，是因为甲骨文𠂔

和公，显然是两个不同音义的字（下详）。

“公德”读“顺德”，铭文“用卒（厥）刺（烈）祖公（顺）德”与古汉语文献中的有关词汇相合。

《诗·大雅·下武》：“媚侯一人，应侯顺德。”正义：“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疏：“顺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

《易·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正义：“以顺行其德。”

《左襄二年》：“诗曰：其唯哲人告之诂言，顺德以行，季孙於是弗不哲矣。”

《国语·晋语》：“顺德以孝子。”

《汉书·高帝纪》：“顺德以昌，逆天德以亡。”

《说苑·君道》：“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

顺法是古代习语，公与顺是古今字。

又《饴飧》：“亦既片（顺）乃誓，”和前面的“今汝亦既有片（顺）誓，”顺，遵循，是遵循的意思。“顺誓”连文，顺训和，是和解的意思，“顺誓”是“和解的誓。”

卜辞文例，贞：王其出曰多尹若？贞：
 出（顺）？王国曰：若。王国曰：出（顺）。
 （乙868）戊午卜内贞：若出？贞：由不若？
 王国曰：由唯其出（顺）。（乙1255正1256反）
 贞：禽不其出？（乙4053）贞：巫比不其？
 （京津757）贞：昌侯虎其出？（存1667）
 辛丑卜贞：王国曰：“好其有子；出（顺）。”
 （琰620）王强号（锡）出（顺）？王强号顺。
 （金449）贞：征不其（顺）？（乙285）王
 台出（顺）曰解事？（后2.20.18）

以上卜辞读顺，为顺利、顺从的意思。
 某出？某又出；以及“贞：出（顺）？”的文
 例很多，读节或御，却不如读顺，文从字顺。

还有大量将错卜辞：王曰出不雨？（京
 都1965）出于狩亡灾？（京都1842）戊申
 王卜贞：王田孟，往来亡灾？王国曰：吉。
 兹出获鹿六。乙未王卜贞：田喜，往来亡灾？
 王国曰：吉。兹出获鹿四麋。戊戌卜王贞：
 田燕，往来亡灾？王国曰：吉。兹出获鹿四。
 （前2.35.1）壬寅卜贞：王田辛，往来亡
 灾？王国曰：吉。兹出获虎一，牡六。（存
 1.2373）翌日戊，不雨兹出？其雨兹出？
 （前3.17.5）出为顺，通巡，读巡狩的巡。

(2) 甲骨文出，它的读音和含义，在某些场合通有和又，或用作侑。如，贞：出(有)来自西？亡其来自西？(丙87) 贞：犬追豕出(有)及？犬追豕亡其及？(合302) 辛卯子卜……妇出(有)子？(京津3014) 贞：宰出(又)牛？六月。(甲2124) 帝雨二旬出(又)六日……(存1.108) 允擒鞞畀六，豕十出(又)，毘百出(又)九(十)出(又)九。(乙764) 祐大甲出(侑)十羌？(珠864) 乙亥卜宰贞：出(侑)牛于□(成)？(殷1.25.6) 庚午卜：望(彗)大乙卅？(合28) 望同出，假为侑。也还有一些文例词义不明的，如勿燎帝于出昌？(乙4915) 邪于出个？(前6.20.3) 贞：呼子安出(侑)于出祖牢？(乙8462) 出个和出祖在一版，还有出毋咎意义也不明白。

听说于省吾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风趣地说，谁能讲出出字的形义来源，可以授予博士学位。这尽管是开玩笑，但象出这样一个形体并不繁杂的字，许多专家思索了几十年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可见古文字学领域，提倡望形生义之类的把一门科学片面化、简单化的作法，是无补于事的。

(3) 𠂔、𠂔，有关的甲骨文、金文形体和字例不下数十了，它们的形义来源也都还不清楚，似乎也不是“望形生意”能解决问题的。康书“𠂔”下谓：“象鬲或敦足鼎足部分，或象被烧得炽热的鬲足。”（浅说P.484）

𠂔，不是火烧，而是水流下。𠂔，如康说，岂不烫手？𠂔字也看不出鬲足之意。

𠂔，鬲足朝天放在鬲足上，干什么呢？

𠂔，箭头是穿过鬲足，还是靠在鬲足上，

𠂔，𠂔放在鬲足上，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𠂔、𠂔、𠂔、𠂔、𠂔……许多明在𠂔上，不加系统研究，是很难从𠂔这样一个孤立的形体，望出它的音义和形义的。望出以后，不能通读有关的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顺便检拾一下康殷先生书中承认：“所象不明”、“意未明”之类的字：

三，𠂔象未明。𠂔，未明𠂔𠂔。𠂔，意未明。𠂔、𠂔，形未明。𠂔，形未明。𠂔，形未明。𠂔，未明𠂔𠂔。𠂔，形意未明。𠂔，未明𠂔𠂔。𠂔，形未明。𠂔、𠂔，𠂔𠂔未明。𠂔，𠂔𠂔不明。𠂔，𠂔，不知何形之𠂔。𠂔，字形不可识。

巢，初文所象之形，仍未甚明。丌、丌，形未甚明。牙、才，所象未甚明。与，古意未详。𠂔，幼儿乳上有物，未明。……

康殷先生对以上的文字研究以后，认为形义来源尚未明了，这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简单地“望形生意”，我想康殷先生自己也会从科学的立场，说明“望形生意”即使对简单的字形，也往往无能为力，何况古文字本身具有钟表的复杂性。

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将文字学当作一门语言的科学，历史人文的科学，必须将文字图画形体符号，结合语言的音义去研究，图画形象只是象形表意文字的形式和外壳，语言的音义才是文字的内容，离开内容，片面强调形式外壳给人的印象，是一种脱离语言倾向，脱离文字内容实际的理论。

我们对康殷先生考释的许多字作了不同见解的评论，自己限于水平，也许把本来对的东西，反而说成错的了，在所难免，希望康殷先生和广大读者，特别是同行师友多多指正。我们所以要讨论这些字例，并无私人恩怨，只是想通过事实证明“望形生意”的文字学理论，是一种有很大片面性的理论。

后 记

本书甲骨文引书名称，基本依照甲骨学界习用的简称名目，即陈梦家先生《殷虚卜辞综述·附录三·甲骨著录简表》，本书不再罗列，读者需要，可以查找该表。该表未录的：丙——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
屯南——《小屯南地甲骨》 合集——
《甲骨文合集》

本书原稿曾由武汉大学出版社聘请著名商史和古文字学家 胡厚宣先生审稿，他是我的导师容庚先生尊敬的挚友，多年来对我关怀爱护备至，特别对本书化了他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提了不少宝贵意见，让我在此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康殷先生是容老的座上客，也是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也有一面之雅和书信交往的情谊，没有什么令人恩怨，极左路线摧残下的知识分子命运也差不多，学术问题容有不同见解，各叙己见，有失言之处，请康先生原谅。我自己水平很有限，无论著作和抄写过程中都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九年九月夜录于武汉大学北三区廿九栋